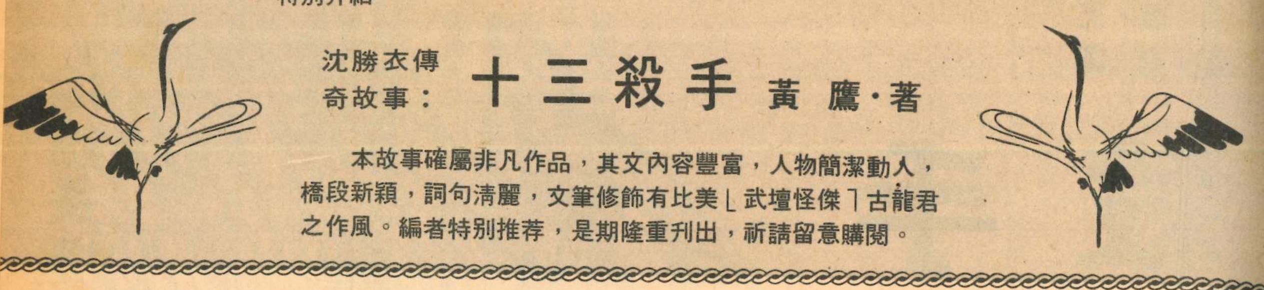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762

·特別介紹·

沈勝衣傳奇故事：**十三殺手** 黃鷹·著

本故事確屬非凡作品，其文內容豐富，人物簡潔動人，橋段新穎，詞句清麗，文筆修飾有比美「武壇怪傑」古龍君之作風。編者特別推荐，是期隆重刊出，祈請留意購閱。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6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烟鎖長堤柳　劍飛殘月天

楊柳岸，曉風殘月。

月色蒼白，長堤蒼白。

沈勝衣一身白衣，獨立在月色柳影之中。

人與綠楊俱瘦。

風吹，柳舞，人也似要凌波飛去。

人畢竟並未被風吹走，霧却已隨風飄來。

烟霧。

烟霧中突然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也是一身白衣，頭上一頂白范陽笠子，低壓眉下，遮去了一大截面龐。

這個人身裁同樣瘦長，右手低垂，左掌一支長劍。

綠鯊皮鞘，黃金吞口，劍長足有六尺，名符其實，的確是一支長劍。

這個人一移步，地上就是兩個腳印，一個圓洞。

敢情這支劍還是這個人的手杖？

這個人走得很小心，腳步起落，一點兒聲息也沒有。

這個人從沈勝衣背後走來。

沈勝衣竟似完全沒有覺察。

七丈已走過，還差一丈。

一丈對別人來說也許仍遠，對這個人來說却已足够有餘。

別人的劍不過三尺五。

這支劍，六尺！

這個人立即收步。

沈勝衣幾乎同時回過身來。

巧合？

沈勝衣一笑。

這個人一怔，手一緊，哧的劍鞘入地一尺！

「六尺劍……」沈勝衣的目光落在劍上，「高歡？」

「認識我？」白范陽笠子冰冷的語聲中飛起，露出來的是一張刀削也似面龐。

「不認識。」沈勝衣抬手一招，半空的笠子猛的一旋，飛入了他的手中，「也想不到是你，只不過……」

「敢用六尺劍的只有我高歡，也只有我高歡，能用六尺劍！」

「可惜！」

「可惜甚麼？」

「高歡一代名俠。」

「名俠，也是人，名俠，也需要享受的！」

「可惜！」

「這次你又可惜甚麼？」

「懂得享受的人絕對不會成為一個優良的殺手！」

「可惜！」

「你也可惜？」

「我本來想給你證明一下，但今朝我只想賺上一千兩黃金，殺一個價值一千兩黃金的人！」

「這個人二十四五年紀，七尺長短身裁，衣白配劍，髮長披肩，一如我！」

高歡一怔。

「拂曉時份，城東的柳堤上一定沒有人，但明天拂曉這個人一定在柳堤上！」

高歡的面色在變。

「如今正是拂曉時份，這裏正是城東柳堤。」沈勝衣一笑，「這裏只有我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你！」

「你早已想到，你只是故作不知吧了。」

高歡兩聲冷笑。

「你故作不知然後才好乘我不備。」

高歡冷笑兩聲。

「十個殺手有九個見不得人，鬼鬼祟祟自是當然之事，怪不得你。」

「你說够了沒有？」

沈勝衣傳奇故事／

十三殺手

黃鷹·文
盧令·圖

「急着要賺千兩黃金？」

「不急，但要你少說一點似乎只有一種辦法——」高歡一沉腕，劍鞘入地又一尺，「砍掉你的腦袋！」

「好辦法！」沈勝衣大笑，「你肯定今朝要殺的人一定是我？」

「一定是你！」

「要殺我的人你又可知是誰？」

「是誰也沒有關係。」

「你不想知道？」

「誰？」高歡也有好奇心。

「我！」

「你？」高歡又是一怔，冷笑，「你硬要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亦無不可！」

「要不要知道原因？」

高歡沉默了下去。

「七年前開始，江湖上有十三個職業殺手合成一夥，共同經營殺人的生意，這十三殺手分駐在十三處不同的地方，互通消息，是以被殺的人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不管走到那一省，前途總有等候着取他首級之人，總難免一死！」

「例外也是會有的。」

「但無論如何，這十三殺手的工作效率已稱得上空前，有口皆碑，生意當然不少！」

「人間偏就有這許多仇恨，又怪得誰來？」

「但七年下來，這十三殺手殺的人實在已經够多，要追究，想阻止的人不是沒有，問題是，這十三殺手的本來身份已是一個謎。」

高歡忽然插口問上一句：「你也要追

究，想阻止？」

沈勝衣點頭。

「你是在找死！」

「我早就已活得不耐煩！」

「我會成全你的！」高歡劍鞘再入地一尺，「難得你第一個就找到我！」

「不是你！」

「誰？」

「柳展禽！」

「斷金手流雲袖的滋味怎樣？」

「我還活着！」沈勝衣只說這一句就已經足够。

高歡的目光突然暴縮。「那麼柳展禽就一定經已死了。」

「駐吳的是柳展禽，駐浙的又是誰？我費了二十八天，用了十四種方法才找出接頭的中間人，到此時此刻，才知道是你——高歡！」

「一宗生意來得太突然，太容易，我早就懷疑到其中必有蹊蹺，但，我還是到來！」

沈勝衣道：「千兩黃金，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呀！」

「況且，在我從來就沒有所謂知所趨避！」

「你自負必勝？」

「十五年來我身經大小九十六戰，殺人百二十三！」高歡挺起了胸膛。

「柳展禽不比你少。」

「我不是柳展禽。」

「只因為你還活着。」

「你化千兩黃金是請我取你頸上的人頭，並不是聽你廢話！」

「我沒有忘記。」沈勝衣目光一寒，「就算是廢話，也只還有一句。」

「說！」

「除了你，柳展禽之外，還有的十一殺手又是何人？」

「你可以繼續用你自己的方法追查，如果你活得過今天的話！」

「這一次是無可奈何，毫無疑問，我用的方法遠不及由你口中得知來得簡單而有效。」沈勝衣語聲一頓，「我喜歡選擇簡單而有效的方法！」

「可惜！」

「這是第二次說可惜！」

「舌在我口，話在我心，你並無選擇的餘地！」

「未必！」

「何況首先你還得問一問……」

「你手中六尺青鋒？」

高歡大笑。「你實在是聰明兒童！」劍鞘猛一沉，又再入地一尺，四尺！

好驚人的腕力。

他的腕力若是不驚人，也使不動這六尺長劍。

隨即他鬆開了握住劍鞘的手，從懷中取出一方白巾，輕拭劍柄。

沈勝衣沒有說話，只是冷眼旁觀。

嗆的猛地一聲，劍六尺突然出鞘。

沈勝衣連動也不會稍動。

白巾輕拭在劍鋒之上。

雪亮的劍鋒更雪亮。

劍光如一泓秋水，連天邊的殘月一時都為之失色。

「可惜！」高歡又一聲。

「第三次。」

「好好的一方白巾只能用上兩次。」

高歡歎了一口氣。

第一次拭的是劍鋒，第二次拭的必然是鮮血。

染了血的白巾還能再用？

怪不得高歡可惜。

他從容將白巾放回懷中，以指輕彈劍刃。

劍作龍吟。

「好劍！」沈勝衣脫口一聲讚歎。

高歡眉飛色舞。「伴我一十五年，殺人百二十三，劍鋒還未損缺分毫，當然是好劍！」

「劍是好劍，只不知道，劍術又如何呢？」

「你想知道還不容易！」

沈勝衣不做聲，目光更寒。

高歡一鬆手，劍忽又入鞘，眼瞳中殺機却已閃動。「我殺人向來不問對方姓名，這一次，例外，貴姓？」

「姓沈，沈勝衣！」

「沈，勝，衣！」高歡一字一頓，眼中七分懷疑，三分震驚。

「正是沈勝衣！」

「用左手劍的沈勝衣！」

「天下只有一個沈勝衣！」

「十八歲就與『一怒殺龍手』祖驚虹戰成平手的是你？」

「是我！」

「擊敗金絲燕，柳眉兒，雪衣娘，滿天星，擁劍公子的也是你？」

「也是我！」

「好！」高歡眼角肌肉猛起了一陣顫動，「怪不得柳展禽死在你手，怪不得你有此豪氣，怪不得你有此胆量！」

「還有的十一殺手是誰？」沈勝衣忽又再問。

高歡一怔，突然仰天狂笑。「就憑你沈勝衣三字以為便可以令我俯首聽命？令我改變初衷？」

沈勝衣不答。

「這樣的話，你也未免太不將我高某放在眼內，不錯！」高歡面色一沉，「你沈勝衣飲譽江湖非比尋常，可是，我高某人的聲名也不是輕易得來的。」

沈勝衣只有閉咀。

「高歡二十歲成名江湖，走遍大江南北，十五年來，未逢敵手！」

沈勝衣也相信這是事實。

「今時今日來的那怕是祖驚虹，我也要與他一戰，何況是你沈勝衣嘛……」

「又怎樣？」

「只要你敢胆出手，我一樣奉陪！」

「你不說我就一定出手！」

「我一定不說！」

「我一定出手！」沈勝衣雙眼逐漸收縮，瞇成了一條縫，眼縫中目光閃爍。

閃爍的目光比劍光還要峻冷，還要凌厲。

高歡的目光同樣峻冷，同樣凌厲，手背青筋怒突，握劍更緊！

月落更西，風吹更急。

柔柔柳絲舞西東。

染柳烟濃。

殺氣亦濃如烟霧！

一聲長嘯突起，漫天烟霧狂飛！

高歡瘦長的身子箭矢一樣射入長空，劍同時閃電般拔出，閃電般擊下！

沈勝衣一笑，白范陽笠子脫手，身形却倒射開去！

笠子一刹那迎上劍光，中裂，兩片，四片，八片，激飛！

高歡這凌空一擊竟然隱藏三式變化，七下殺着！

六尺青鋒竟能施展得出如此迅急，複雜的劍術，高歡的聲名，果然不是輕易得來的！

劍勢居然還未絕，飛虹似緊追着沈勝衣的身形！

沈勝衣身形一變，再變，三變！

劍勢亦緊接三變！

每一變，每一劍都隱含致命之力，必殺之威！

幸好，沈勝衣的身形，總是快上了一些。

他的劍竟還在鞘。

「拔劍！」高歡一聲輕叱，劍勢三變再變！

沈勝衣閃身又避開，一反腕，劍終於拔在左手。

他用的只不過是一支普通的長劍。

「還手！」高歡再聲輕叱，劍勢又再變，飛刺沈勝衣的咽喉！

劍尖未到，劍氣已迫人眉睫！

沈勝衣這一次可就不聽話了，左手劍低垂，箭也似倒退！

高歡冷笑，運劍，追擊！

人劍合一，竟似要化作一道飛虹！

沈勝衣退得更急！

烟霧中就只見兩條人影飛燕驚虹，穿梭在長堤婆娑柳影中。

柳枝柳絮催落如雨，還未着地又被劍風激起，又被劍鋒擊碎！

碎的像創傷之心，碎的像幸酸之淚。

一片片，一絲絲。

雖已是春暮，柳色尚葱蘢，綠只是濃愁，要是紅，豈非成了傷春淚？

沈勝衣身形倒飛，越過的柳樹沒有一百，這下都已有九十九。

柳堤總算寬，柳樹只是植在兩旁，不過例外也會有的。

沈勝衣的腦後竟似也長着眼睛，倒退的雖快，背後若是擋着了柳樹，總能及時一偏身，從旁邊越過。

比較起來，高歡辛苦得多，吃力得多了。

在他的眼中，兩旁的柳樹簡直就像是長了翅膀似的，一根根凌空拔起，迎面向他撞來！

誰若是飛馬在這綠柳夾道的長堤之上，少不免都會生出這樣的錯覺。

高歡的身形這下子正是快如奔馬！

他又怎能例外！

要命的他還是逆風使劍。

逆風刀一樣迎向他的眼睛！

人的眼睛，總是比其他地方，來得敏感。

高歡也是人。

他逐漸覺得眼睛開始發酸，刺痛。

一棵樹在他看來有時竟會變成兩棵。

他仍不罷休，他只希望沈勝衣的身形也有一慢的時候。

對他來說一慢就已足够。

只可惜沈勝衣的身形始終如一！

一下子他飛上了柳樹梢頭，驚起了漫天宿鳥，一下子他又掠到了水邊樹下，連棲息在附近的青蛙也給嚇出來了。

再一閃，他的人就從兩棵柳樹之間穿過。

兩棵柳樹之間竟還有第三棵柳樹。

這棵柳樹不過五六尺距離，沈勝衣身形如電，眼看就要撞上去，電光石火之間，他的右手突然翻出，搶先拍在柳幹之上，身形借力就勢從旁飛了出去！

高歡緊接追來，他也看到了這第三棵柳樹。

他也懂得隨機應變。

他的心意絕對不比沈勝衣緩慢。

不幸的是他用的劍實在太長，他心意才動，劍尖已碰到柳幹！

劍本就蓄勢待發，這下子立時如箭離弦，一發不可收拾！

嗤的劍穿樹而入！

六尺青鋒竟穿過了五尺有餘！

這一劍當眞可以開碑裂石！

能够使出這一劍的只怕沒有幾人！

能够立即將這支劍收回的更就完全沒有了！

高歡不由得當場怔住！

沈勝衣也收住了勢子，一面的笑容。

這笑容看在高歡眼中却不是滋味，好比給人狠狠的砍了一刀。

他的嘴角在抽搐，勁透右腕，拔劍！

劍出樹幹才一尺，沈勝衣人已閃到了他身旁，左手劍一引，筆直劃向他握劍的右手手腕！

高歡只有鬆手，只有棄劍！

沈勝衣想不到也是一個得勢不饒人的人，緊迫着高歡，連隨就是十一劍！

他的左手就好像是完全沒有骨頭似的，靈活到了極點，一劍刺出，第二劍就蓄勢以待，變招換式盡在刹那之間完成，幾乎就無需挫腕抽臂！

高歡向來自誇快劍如閃電，到如今他才知道劍快如電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這才大吃一驚，看準了劍勢，跳，躍，騰，挪，閃避的功夫一口氣全用上。

他怎還敢怠慢。

只可惜沈勝衣的出手還不是他所能够看得出來的。

一下子他連換了十四種身法，但沈勝衣的十一劍還是將他迫退了六尺，在他的白衣之上刺了三個洞！

沒有血，高歡的面上更無血色！

這三劍之中最低限度有一劍可以再刺入半尺，洞穿他的胸膛！

這一劍即使他能避開，沈勝衣的第十二劍出手，一樣可以致他於死地！

他已退到了水邊，他已不能再閃避！

沈勝衣的第十二劍並沒有出手。

十一劍刺過，劍便已收回，劍便已入鞘。

他眼望高歡，面上依然還帶着笑容。

高歡一頭冷汗，後背的衣衫更已冷汗濕透。

沈勝衣的笑容只有令他難受。

一向他以為只有鐵青着臉才能使人害

怕，沒想到一面笑容同樣也能教人魄動心驚。

笑有時也是一種武器。

笑裏藏刀豈非就更令人防不勝防？

沈勝衣笑中並沒有藏刀。

他的目光却比刀還要凌厲！

「我要殺你，易如反掌！」他一步跨前！

「我知道！」高歡木立當場，也根本無從後退，「但我劍若是在手……」

「也是一樣，敗你殺你，不外遲早問題！」沈勝衣的語聲中，充滿了自信，第二步跨出，「我喜歡選擇簡單而有效的力法！」

「你早已這樣說過。」

「在你未來之前，我已徹底清楚了解這附近的環境，天時地利，盡在我心，盡爲我用，算你功力劍術與我相等，我還是穩操勝券！」

第三步！

「何況我根本不如……」高歡長歎。

對着一個這樣可怕，連天時地利也爲之所用的敵人，他實在只有服輸。

「再問你，其他的十一殺手是誰？」

第四步，沈勝衣語氣一片肅殺！

高歡慘笑，唇間突然露出一截舌尖！

「你要死盡可自斷心脈，用不着在舌頭上下功夫，斷舌自盡只不過女孩子的玩意！」沈勝衣眼中閃着揶揄之色，第五步，「你還年輕，你賺的錢尚多餘，你也未享受得够，你怎捨得死！」

高歡的面色不由更白。

沈勝衣的說話正擊中他的要害！

「你若是和盤托出，你若是立誓從此洗手不幹，倒霉的只是十一殺手，否則，一定是十二個！」

第六步，够近了！

高歡的面色蒼白如死，嘴唇緊緊的抿起，不作聲。

「說！」第七步，沈勝衣突然一拳！

高歡想不到沈勝衣會用拳頭，到他想得到的時候，沈勝衣的一拳已打在他的面頰上。

這一拳的力道眞還不小。

高歡張嘴一口鮮血，整個身子猛飛了起來，重重的摔在丈外的一枝柳樹下。

血比淚更難嚐。

自己的血更不是滋味。

高歡面上的肌肉在扭曲，眼中充滿了憤怒，也充滿了恐懼。

恐懼之色比憤怒更濃。

一直他都以爲還是十五年前的他，到如今他才知道已不一樣。

十五年前的他簡直不知道有所謂恐懼，但如今，他不單止知道，而且深切的感覺得到。

一個人學會了享受又怎還會虧待自己？又怎能不珍惜生命？

他掙扎着站起了身，隨即就發覺沈勝衣又已到了身前。

他眼中恐懼之色更濃。

「我知道你很英雄！」沈勝衣的語聲比箭還利，比冰還冷。

高歡忽然有一種想笑的感覺。

英雄？他那裏還有一分英雄的模樣？一絲英雄的氣概？

「只可惜我對付英雄最少也有一百種力法！」沈勝衣跟着補充了這一句。

高歡眼中是時盡是恐懼之色，身子不其而往後退縮。

後面是樹幹。

「我可以將你身上的骨頭一根根扳下來，再一根根放回去，而要你不死！」沈勝衣口裏說着，人又欺上。

高歡貼着樹幹斜縮向樹後。

這十三殺手之一，意志氣力這下子都似已完全崩潰。

旻安鴆毒，這未嘗沒有道理。

懂得享樂，能够享樂，實在不算得上是一件壞事，只不過，切莫忘了舒適的生活最容易消磨一個人的雄心壯志。

例外當然會有的。

只可惜高歡並不是在例外之內。

沈勝衣看得出來，他怎肯錯過，他怎會放鬆。

他步步緊迫！

「說！」霹靂一聲在樹後響起！

樹後立即傳出高歡悽厲已極的兩聲慘叫！

他的人連隨乾蝦一樣曲着身子，掩着胸腹，踉蹌着轉了出來。

沒有人知道他在樹後吃了什麼苦頭。

但毫無疑問，這種苦頭一定不是容易吃的。

這只是沈勝衣一百種力法之中的一種，還有九十九種。

九十九種！高歡的心在收縮。

「這是第一種！」沈勝衣相繼自樹後轉出，「第二種麼——」

他還未走近，高歡已跳開幾步，嘶聲狂叫：「我說，我說——」

「你這又何苦來由，你本來連第一種也無需嚐試的。」沈勝衣收住脚步，一笑，「先說第一個！」

「說！」

高歡囁嚅着，似乎還要考慮。

「不了！」高歡給這一喝就喝出了話來。

「百歲宮的不了？」

「只有這一個不了。」

「這和尚聽說文武雙全。」

「所以他不是和尚，是高僧。」

「高僧？」

「只可惜高僧也是人。」

「我就想不出高僧也有理由要拚命賺錢。」

「他有九房妻妾，比我還多五房。」

沈勝衣只有苦笑。

「他的九房妻妾之中佔了六房是懂得享受的名妓。」

沈勝衣總算明白。

「高僧，名妓本來就是絕對，這其中……」高歡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好笑的事情，忍不住失笑。

沈勝衣知道高歡在笑什麼，他到底也是男人。

他並沒有笑。

高歡又怎還笑得下去？

「第二個？」

「蝙蝠先生！」

沈勝衣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第三個又是……」

「步烟飛！」

「還有？」

「温八，風林，張鳳！」

「還有？」

「還有曹金虎，殷開山，放天龍，常三風……」

「只剩一個了，這一個——小心！」

沈勝衣這一聲小心實在不能算慢，只不過高歡身後突閃而來的一道飛虹實在太快。

高歡才一怔，飛虹已擊在他身上！

一支長只五尺的利劍！

劍從高歡後背釘入，前心穿出，尺五經已足够有餘！

高歡一張口，一頭栽向沈勝衣！

沈勝衣的身形幾乎同時飛起，越過高歡頭頂，射向不遠處濱水的一枝柳樹！

劍就從這裏飛來！

人還在半空，一艘扁舟已箭也似自柳蔭底射出，衝破水面，衝破曉霧！

沈勝衣半空一聲長嘯，雙臂後抛，身形更急！

呱呱的兩隻棲鴉驚起！

沈勝衣落在柳樹梢頭！

扁舟已在七丈開外的水面！

一個青衣人手操長竿，標槍也似直立在扁舟之上！

青衣人似在回頭。

曉霧迷離，青衣人也迷離在霧中！

水烟陡合，人舟刹那俱杳！

沈勝衣極目遠望，腦海中一下子閃過了七八個念頭。

只要有一葉輕舟，他深信就能追上！

舟在何處？

沈勝衣苦笑，飄下柳梢，趕回。

他只望高歡氣還未絕。

只要高歡還有一口氣就能說出這十三殺手的最後一人。

殺高歡的一定是這最後一人！

也只有這最後一人還需要殺人滅口！

可惜他只有失望。

高歡連半口氣都已吐盡。

劍齊柄沒入！

劍只是普通的劍！

高歡懷中的白巾又已在手。

這方白巾第二次抹的果然是血，高歡自己的血。

傷在後背，傷在前胸，奇怪高歡的右手也滿是鮮血。

原來白巾上的血不是抹上去，而是他用指頭留下來的。

在劍他也算得是天才，在畫他實在應該藏拙。

只可惜他不能不獻醜。

他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一團血，再分開，有眼，有爪，居然好像還有一對鉗子。

沈勝衣足足看了好一會才分辨得出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蟹！」他聳然動容，「無腸君！」

水烟中似有笑聲回應。

水烟淒迷，人在何方？

× × ×

四更已過，五更將近。

霧濕，霧濃。

山中的曉霧濃於柳堤。

百歲宮霧中迷離縹緲，簡直就像是天上的宮闕。

霧中居然還有歌聲。

可惜竟是男人的歌聲。

幸好這歌聲還不難聽。

挨着靠着雲窗同坐，

偎着抱着月枕雙歌，

聽着數着愁着怕着早四更過，

四更過情未足，

情未足夜如梭，

天哪，更閏一更兒妨甚麼？

好擒旎的一曲紅繡鞋。

歌聲尚在曉霧中留連，這唱歌的男人已下了小小樓台。

這男人竟然還是一個和尚。

一面叫天閏一更兒，一面却已溜出了院子，這和尚似乎並不老實。

和尚一身月白袈裟，風華絕代，年紀好像還不過三十左右。

春雖盡，院子裏的花還未落遍。

一朵杏花搖曳在風中，霧中。

「杏花！」和尚驚喜的走近去，將杏花折在手中，又唱起歌來。

小名兒牽掛在心頭，

總欲丟時怎便丟，

渾如吞却綫和鈎，

不疼不癢常拖逗，

口落得一縷相思萬縷愁……

和尚莫非認識了一個叫做杏花的女孩子？

風中突然傳來了冷笑聲，還有人的說話聲：「我本以爲和尚只有唸經，原來和尚還會唱歌，還會鬧相思。」

和尚應聲回頭。

一個獨立在海棠花下，白衣如雪。

沈勝衣！

和尚拈花微笑。「和尚也是人，和尚還年輕，年輕人豈非總喜歡鬧相思？」

「和尚未免多情。」

「年輕人怎能不多情？」和尚一長身，忽然問：「沈勝衣？」

沈勝衣一怔。「和尚不簡單！」

「人本來就絕不簡單。」

「不了？」沈勝衣反問。

「百歲宮只有一個和尚。」

「和尚所以就一定是不了。」沈勝衣目光一轉，「這裏地方不少。」

「住得下一百個和尚，原來也有九十九個和尚，只可惜和尚不是太監。」

「做了太監當然就不用再做和尚。」

「和尚有九房妻妾，和尚不在的時候很多，和尚實在放心不下。」

「其他的和尚只好走了？」

「沒有走。」

「這裏只有一個和尚？」

「廟後却有九十九處新墳。」

「和尚好辣的手段！」

「阿彌陀佛，我佛慈悲！」

「和尚就不怕下地獄？」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好一個和尚！」

「好一個沈勝衣！」

「不好也不會到來！」

「不好又怎能破斷金手，流雲袖，六尺劍？」

「和尚全都知道？」

不了和尚的劍雖具快、準，狠三字訣，但沈勝衣却比他更快、更準、更狠。

「和尚剛收到飛鴿傳書，本待這就前去蝙蝠那裏，大夥兒好好的商量一下，看怎樣子來接待你才是辦法，沒想到你這就找到來，和尚也只好就這裏奉陪了！」

「大夥兒這下都在蝙蝠那兒？」沈勝衣眼瞳突然一亮。

「沒有這麼快。」

「還要等多久。」

「這兒到蝙蝠那裏，總要二十日路程的……」

「蝙蝠在翼城？」

「你這也探出來了。」

「蝙蝠的名氣向來就大得很，這並非難事。」沈勝衣沉吟，「此去翼城，必經洛陽，無腸君家在洛陽？」

「無腸君？」不了一怔。

「我若是趕程前往，十五日必到洛陽，無腸君最好未去！」

「未去又如何？」

「翼城之役我便可少戰一人！」

不了笑，笑的好神秘。

沈勝衣沒有在意，只問：「和尚還有甚麼話要說？」

「你不問，和尚根本就無話可說。」

「放得下？」

「放下不也要放得下。」

「不了也要了？」

「想不到你也是一個妙人。」不了大笑。

「一會兒你就會覺得我實在無趣得很了。」

「一會兒？還要等一會兒？」

「你比我還要着急？」

「和尚一些也不急，你喜歡的話，就是等上三天三夜和尚也一樣奉陪。」

「三天三夜？我現在巴不得人在洛陽，人在翼城！」

「這儘管放心，一顆人頭並不重，和尚一定給你送到去。」

「和尚原來並不謙虛。」

「和尚只是老實。」

「哦。」沈勝衣抬眼遠望。

遠處的羣山已有了青葱之色。

「時間不早了。」

「不早了。」不了微喟，手中的杏花已飄落地上。

再沒有說話。

風仍在吹，風中好像有血腥味。

不了的手中已多了一支劍，劍一出鞘，血腥味就來。

劍一出鞘，不了就連半分也不像和尚了。

這支劍的確已飲了不少血，這和尚實在已殺了不少人。

沈勝衣皺了皺鼻子。「我看你連和尚都不像，但有人居然說你是高僧。」

「這個人沒有說錯。」

「我倒懷疑對於這門子學問你到底懂得多少。」

「足夠做一個高僧有餘。」不了冷笑，「但一劍在手，我就只懂得一件事！」

「請教……」

「殺人！」

殺字出口，劍已刺出，人字出口，濃重的血腥味就直迫沈勝衣的咽喉！

好快的一劍！

這一劍不單止快，而且狠，而且準！

他向來主張速戰速決。

他練的劍法並不複雜，也不巧妙，更不奇詭，只是快，只是狠，只是準！

這已經足夠！

快，狠，準，加起來的意思已經等於死亡！

他只是要對手死亡！

出道十年，殺人十年，到今時今日他依然活着。

這證明他用劍的方法並沒有錯。

沒有錯的方法當然可以用下去。

所以他一直都沒有變換。

這一次也不例外。

只可惜這一次他遇到的是沈勝衣！

殺字入耳，沈勝衣的劍亦出鞘，人字未到，沈勝衣的劍就刺向不了的咽喉！

這才是快劍！

這一劍更狠，更準！

一剎那，兩道飛虹半路交錯閃過，眼看就要互擊在雙方的咽喉之上！

不了突然一聲悶哼，頭一仰，手一顫，刺出的一劍就失了準頭！

劍不準，快也沒有用，狠也沒有用！

飛虹閃逝，血激濺在半空！

不了的血！

血從咽喉上標出！

不了一沉腕，劍插在地上。「我沒有做錯！」

一句話才說完，他的人已倒了下去。

他的確沒有做錯，要說錯只是他不應該遇上沈勝衣。

沈勝衣可是自己找到來的。

「第三個！」沈勝衣一抖腕，劍尖上的鮮血飛洒在不了的月白袈裟之上，濺開一朵朵的血花。

這和尚總算是死在花下。

第三個，這只是第三個，還有十個！

沈勝衣嘴角含笑，眼中却連一點笑意也沒有。

一個人若是知道在自己的面前等候着十個可怕的殺手，十支鋒利的長劍，又怎能由心笑出來？

沈勝衣還能夠嘴角含笑已經是很難得了。這種笑只是無聲的在訴說：他有信心，他並不怕！

一個人只要有信心，別說是十支，就算面臨一百支鋒利已極的長劍，也不會恐懼。

劍也的確並不可怕，可怕的只是人！

劍是人用的！

十双寒燈影　一劍耀星光

劍的確並不可怕。

可怕的只是人。

這個人一面的疤痕，一面的皺紋。

每一道皺紋都象徵着一段魄動心驚的歲月，每一條疤痕都留下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這個人非比尋常！

燈火照耀下，這個人面上的每一道皺紋，每一條疤都在發着光。

這個人的眼睛却比燈還要輝煌，比火還要明亮！

這雙眼並無絲毫老態。

試問又有幾多個年青人的眼睛能夠這樣輝煌？能夠這樣明亮？

人却已不再年青。

不單止滿面皺紋，這個人就連鬚髮都已根根發白。

頭髮並不長，鬍鬚也很短，風穿窗而過，這個人鬚髮俱張，簡直就像是怒獅一樣。

這個人榻上盤膝而坐，氣勢已迫人！

這個人雖然沒有動，但人劍都已呼之欲出！

劍！十口劍！

十口劍交搭斜掛在這個人的胸前！

劍只是普通的劍。

劍身只是尺五，不是長劍。

劍未出鞘，鋒芒也盡掩在鞘內。

這十口劍還不如這一個人來得可怕！

沈勝衣就在這個人面前。

迎客的兩個青衣配劍少年這下子已退到大廳兩旁。

大廳兩旁還有八個衣飾一樣的配劍青衣少年。

這十個青衣少年右手始終不離劍柄。

這十個青衣少年目光如隼如鷹，如火如餤！

這十個青衣少年的目光加起來竟似乎還比不上當中盤膝榻上的這一個青衣老人來得凌厲！

這凌厲的目光正落在沈勝衣面上！

沈勝衣面上竟無懼色！

「無腸君？」沈勝衣的語聲也始終是那樣子峻冷，穩定！

「我可不識你！」無腸君的語聲更峻冷，更穩定。

「沈勝衣！」

兩旁十個青衣少年聞聲齊皆動容，目光閃亮。

這目光之中充滿了羡慕，也充滿了妒忌。

無腸君眼內也閃過了一絲驚異之色。

「你就是沈勝衣？」

沈勝衣冷笑。

這根本不是問題，這根本無須回答。

「好，英雄出少年！」

沈勝衣只是冷笑。

「你找我？」

「我找你！」

「找我何事？」

「你知！」

「我知甚麼？」

沈勝衣不答，一揚手，尺五長短的一支利劍穿着一方白巾飛出，釘在無腸君坐榻前的地上。

白巾上一隻鮮血染成的螃蟹！

劍普通，却曾殺名人，高歡！

「這又算是甚麼？」無腸君一軒眉，眼中五分疑惑，五分煩惱。

「只告訴你甚麼我都已知道！」

無腸君眼中七分懊惱。「知道了又如何？」

「知道我就來找你！」

「你找我又能怎樣？」無腸君眼中經已十分懊惱。

「殺你！」

無腸君一怔，突然放聲大笑。「你來就是要殺我？」

沈勝衣默不作聲。

沈勝衣幾乎就等於承認。

「爲名？」無腸君笑聲忽歛。

「我已有名！」

「爲利？」

「我不好利！」

「你我不識，定然亦無仇怨，不爲利名，你來，莫非就是……」無腸君雙眉齊飛，「只爲殺我？」

「只爲殺你！」

「好，好，好！」無腸君一連三聲好，青筋畢露，鳥爪也似的雙手，斜掃在交搭胸前的十劍之上，「四十年來，存心殺我的不下千人，完全沒有動機的却只你一個！」

「千中無一，這未嘗不是一種榮耀，只可惜還落不到我的身上。」沈勝衣冷笑，「我此來目的何在，動機何在，你豈非早已心知肚明？」

「知也好，不知也好，明也好，不明也好，對於存心殺我的人，我一向都歡迎得很，歡迎得很！」無腸君鳥爪也似的雙手又拂在胸前十劍之上。

叮叮噹噹的一陣金鐵聲響，十劍隨着無腸君輕拂的雙手上下跳動！

莫非這就是歡迎的舞樂？

這舞樂未免驚人。

沈勝衣似乎並無感覺。

「只不過，這種人最好不要令我失望！」無腸君語聲一頓，倏變的冷酷非常，「我失望之餘，心情總是特別惡劣，我心情惡劣之下，總是特別喜歡殺人！」

「這也就是說……」

「生死之間，別無選擇！」無腸君語聲更冷酷，「這是一種教訓，也是一種代價！」

「這種教訓未免太重，這種代價未免太大！」

「不重，不大，誰找到來，誰就得準備接受這種教訓，誰就得準備付出這種代價，誰也不能例外！」無腸君眼中寒芒暴射，迫視沈勝衣，「所以你最好還是別教我失望！」

「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這句話最少已有百人對我說過！」

「結果那些人都令你失望！」

「我是活着在跟你說話！」

「那些人却都已是死人！」沈勝衣冷眼一瞟無腸君，「我不是死人！」

「也差不多了！」

沈勝衣冷笑。

「我祇希望你能多接我幾劍，好像那些人，有的連我一劍都不能接下，實在不是滋味！」無腸君長歎，眼瞳中湧現落寞之色。

「你放心！」

「放心？」無腸君落寞的眼瞳中再添了幾分揶揄，「那些人也曾叫我放心！」

「我不是那些人，我只是沈勝衣！」

「我沒有忘記你就是沈勝衣，我亦聽說過沈勝衣不比普通！」無腸君說着猛一翻右掌，拍在榻旁的矮几上！

叭一聲，矮几四分五裂！

這掌力可眞不弱。

無腸君一笑。「這種木頭聽說也是不比普通，怎的一拍就碎了？」

「沈勝衣不是木頭！」

「我一掌拍下，人跟木頭都一樣！」

「不一樣！」沈勝衣面寒如鐵，左掌緩緩按在劍柄上。

他這只是輕輕的一動，一股無形的殺氣便已蘊斥廳堂！

劍還未出鞘，這殺氣莫非是從他的身上散發出來？

左右十個青衣少年的氣息逐漸變粗，殺氣已迫人！

好重的殺氣！

無腸君似乎也感覺到這殺氣的存在，神情亦逐漸變的沉重起來。

「果然不錯！果然不錯！」他連連點頭，眼瞳中竟是一片興奮！

「本來就不錯！」沈勝衣左掌劍柄上一緊，「除非你劍遜於掌，否則我勸你最好還是用劍！」

「我當然用劍，我這十把劍本來就不是用來裝飾的！」無腸君雙臂陡振，嗆啷的兩聲，左右已一劍在手！

沈勝衣劍仍在鞘。

無腸君右手劍一指沈勝衣。「你還等什麼？」

「祇等你站起身來！」

「站起身來？」無腸君面色一變，慘笑中右腕一沉，一劍把長衫的下擺劃落！

裂帛聲暴響，斷衣與劍光齊飛！

沈勝衣目光及處，不由得怔在當場！

無腸君的雙腳赫然已齊膝斷去！

怪不得他一直盤膝坐在榻上！

——青衣人標槍也似直立扁舟！

無腸君又怎會是那青衣人？

沈勝衣的面色在變動。

怪不得不了聽說就笑，笑得那麼的神秘！

沈勝衣的肺腑在抽搐，一聲呻吟：「你的雙腳……」

「我的雙腳已斷！」無腸君大笑，「燕雲十六寇，橫江一窩蜂，青城三把刀，聯手伏擊我於殺虎口，硬要以六十四條人命，換我頸上一顆頭顱，我只用雙腳就接下了這一宗交易，你說值不值，算不算吃虧！」

沈勝衣苦笑。「這什麼時候的事？」

「還不到一年！」無腸君的笑聲更響亮，更狂放！

還不到一年，記憶正猶新。

無腸君恍惚又回到了當日殺虎口！

× × ×

怒雪、狂風！

屍積如山，血流成河！

「喝！」一聲驚心動魄的狂嘯突起，無腸君雙劍齊飛！

嘯聲雷霆，劍光電閃！

燈光一時也似要爲之黯淡！

本來只像是怒獅，這下子簡直變成一隻發瘋老虎！

沈勝衣不其雙眉打結。

劍光嘯聲一下子忽又停下。

「痛快，痛快，痛快！」無腸君笑聲亦絕，噗血一樣的眼瞳猛射向沈勝衣！

沈勝衣苦笑，一抱拳。「抱歉……」

「抱歉什麼？」

「我看來是認錯人了……」

「你不是找我來的？」

「不……」

「不是我是誰？」

「我也不清楚……」

「不清楚你又怎知道找的不是我？」

「我要找的人雙腳未斷。」

「我的雙手也還在！」

沈勝衣只有苦笑，目光左右一閃，竟似要開溜了。

無腸君也竟似看出沈勝衣的意圖，猛一聲暴喝：「來人哪！」

兩旁十個青衣少年應聲一齊搶前！

「關大門，設劍陣！」

靠門的兩個青衣少年立時身形斜起！其餘八個青衣少年同一時亦身形展動，左右交錯，當門七尺雁行成陣，却留下兩個空位！

轟的大門重重的閉上！

兩個青衣少年連隨抽身，正好補上雁陣的兩個空缺！

劍陣立成！

「未得我許可，任何人不得擅離半步！」無腸君再聲吩咐，「誰若擅自離開，格殺勿論！」

廳堂之中只有沈勝衣一個外人，無腸君這番說話分明就是針對沈勝衣而發。

十個青衣少年的目光一下子全都落到沈勝衣身上！

沈勝衣只有苦笑。

「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你當我無腸君是什麼人，你以爲這無腸門是什麼地方？」無腸君笑聲又作。

沈勝衣長歎。「這只是誤會……」

「就算是誤會，如今來說，未免太遲了！」

沈勝衣還有什麼好說。

無腸君的說話可就多了。「一怒殺龍手祖驚虹名動江湖，我早就想找他一見高下，只可惜一直都沒有機會，風聞你十八歲的時候就與他戰成平手，怎也差不到那裏去，找不到祖驚虹，找你豈非也是一樣，難得你送上門來，我怎肯錯過，我怎能錯過！」

「我……」

「你什麼？你不動手，我可就要動手了！」

語聲甫落，狂嘯劃空而起，無腸君人亦凌空，雙手一分一合，左右兩劍就彷如螃蟹的雙鉗，斜剪而下！

這兩劍之迅急，凌厲竟似還在高歡不了兩人之上！

這兩劍之刁、之狠，更是出人意表！

無腸君果然名不虛傳！

沈勝衣苦笑搖頭，劍電閃出鞘，又閃電退後！

他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他當然不會接這出人意表的兩劍！

他的身形居然比無腸君的劍勢還快！

無腸君雙劍走空，雙手連隨互拍，交錯的雙劍立時相撞在一起，猛一分，脫手，飛擊沈勝衣，人借勢凌空一個翻滾，寒光一閃，又是雙劍在手！

劍在手又脫手！

無腸君凌空又一個翻滾！

寒光再閃，兩劍再出鞘，再飛擊！

無腸君第三個翻滾！

第七第八劍同時出鞘，分握左右！

這一次，劍不再脫手，人劍竟合而爲一，射向沈勝衣！

他胸前十劍果然不是用來裝飾的！

也虧他一下子竟能用上這許多把劍！

這連環八劍雖則不是同時而來，劍與劍之間可也沒有讓人喘息的餘地！

沈勝衣才震飛第一第二劍，第三第四劍已來！

才讓開第三第四劍，第五第六劍又到，總算他眼明手快，劍走偏鋒，劍尖彈飛第五劍，劍柄同時將第六劍撞跌地上！

也幾乎同時，人劍已破空飛至！

第七第八劍更急，更刁，更狠！

劍到，人到，劍取上盤，無腸君半身一曲，一雙斷腳向沈勝衣的腰腹踢到！

驟眼看來，他變動的身形簡直就像是螃蟹一樣！

無腸君不愧是無腸君！

沈勝衣又何嘗不愧是沈勝衣！

嗆啷啷一連串金鐵交擊聲響，寒光暴閃，三劍齊飛半空！

沈勝衣居然硬硬接下了無腸君的第七第八劍！

這三劍交擊之威當眞是驚天動地！

兩人的身形立時震開！

無腸君的雙腳連隨亦够不上位置，左腳踢空，右腳勉强踢在沈勝衣左腰之上！

這一腳自必然難以發揮全部的威力。

沈勝衣只是身形一幌，右掌一揮，反拍在無腸君腿旁！

他不錯右不如左，也不見得差到那裏去，這一掌擊中，無腸君下落的身形又飛起！

好一個無腸君，半空中又一個翻滾，卸去掌力，就勢斜瀉而下，竟然恰好坐回榻上，那雙手一翻，第九第十劍出鞘！

這兩支劍一尺還不到，劍鞘看來一樣，劍身原來比其餘八劍更短！

沈勝衣一點也不比無腸君稍慢，右掌揮出，左手半空一抓，只一抓就抓住了震飛的長劍，腰一擰，身形就竄向榻前，無腸君人才坐落，劍才在手，沈勝衣身形已到，劍已指着無腸君胸膛！

還是沈勝衣快！

劍並未刺出！

劍若是刺出，似乎不難穿入無腸君的胸膛！

無腸君居然面不改容。

「好，你竟能敗我於劍下！」他居然還能够大笑出聲，「但我先前八劍只不過僅及昔日八成威力，我雙腳若是未斷，你要接下我這八劍只怕還沒有這麼容易！」

沈勝衣只有點頭。

無腸君目光一轉，落在左右手第九第十劍之上。「我這兩劍，本來用腳施展，我雙腳若是還在，方才一着定能傷你於劍下！」

沈勝衣也承認這是事實。

「我也只是僅能傷你於劍下！」無腸君一聲長歎，「即使這一劍我能將你重創，憑你的功力，你仍有反擊之能，憑你的劍術，我還是非敗不可！」

沈勝衣沒有話說。

無腸君目光再轉，投向指着胸膛的一劍。「我既然已敗，你既然已勝，你這一劍爲什麼還不出手？」

「早說過，這只是誤會，你我並無仇怨……」

「但無論如何，你我勝敗已分！」

「你未敗，我未勝……」

「我已敗，你已勝！」無腸君又笑，狂笑，「勝則榮，敗則辱，無腸門中人寧死不辱！」

笑聲未絕，語聲未散，無腸君雙手暴翻，第九第十兩劍突然反刺入自己的左右脅下！

噗噗的兩劍齊柄沒入！

笑聲語聲散絕！

無腸君雙手一鬆，仰倒在榻上！

沒有血，血還來不及流出！

無腸君這第九第十兩劍並不慢！

勝則榮，敗則辱，寧死不辱。

勝敗在他來說竟比生死還要緊。

有生以來他難道還沒有遭遇過挫折？遭遇過失敗？否則他又怎能活到如今？

失敗果眞是一種恥辱？

失敗只能當作是一種教訓。

對於那些有自信心而不介意暫時成敗的人，沒有所謂失敗，對於那些懷着百折不撓的堅定意志的人，沒有所謂失敗，對於那些別人放手自己依然堅持，別人後退自己依然前衝的人，沒有所謂失敗，對於那些每次跌倒，每次墜地，立即就能站起，跳起的人，沒有所謂失敗。

人生的光榮，的確不在於永不失敗，而在於能夠屢仆屢起。

沒有失敗，也根本就沒成功。

無腸君以前的成功，以前的聲名，誰又敢說不是從失敗中吸取經驗，一點一滴的積聚得來？

只是一個人，一旦成名就很少人敢，會去追究他過去的失敗，日子久了，不難自己都忘掉。

人本來就善忘。

失敗對於一個寂寂無名的人來說無疑算不得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對於一個已有名，已成功的人來說卻不能不算是一種重大的打擊。

名譽豈非正就是人的第二生命？

無腸君又怎能忍受這第二生命喪失的苦痛，更何況——

他已不再年青，他的氣力已在衰退！

他雙腳已斷，他已難復當年雄風！

這一跌，他勢必不能再起！

這一敗，他勢必飲恨終生！

他的自信又怎能不動搖？

他的意志又怎能不崩潰？

一個人不怕失望，只怕絕望！

無腸君已絕望！

這種複雜的心情又有誰能了解？

沈勝衣？沈勝衣也不能！

他若能一定來得及制止。

他並未來得及制止。

這下子不由得他怔住在當場。

但連隨他又驚醒！

十劍一同出鞘的聲勢實在驚人！

十人一齊驚呼怒叱的聲音，更是非同小可！

他目光才轉，就看見當門雁行成陣的十個青衣少年血紅着眼睛，咆哮着握劍掩殺前來！

這十個青衣少年顯然受過嚴格的訓練，驚怒之下，陣勢竟然未亂，左手一引劍訣，身形急上，兩翼先飛左右弧形交剪！

這那裏還像是雁陣的兩翼，分明就是螃蟹的雙鉗！

沈勝衣正在雙鉗當中！

雙鉗開始收縮！

沈勝衣握劍左手冷汗濕透！

不是怕這雙鉗，只是不願再殺無辜。

「退下！」他衝口一聲輕叱！

十個青衣少年回以一連串冷笑，不退反進！

雙鉗更近！

沈勝衣似乎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他眼角一陣跳動，劍出鞘一寸，兩寸，三寸！

「住手！」一聲暴喝突然在一扇屏風後面響起！

寒芒一閃，屏風嗤的中分，左右跌下，一個淡青衣衫的少年當中大踏步而出！

這少年年紀更輕，二十歲也不到，劍眉星目，直鼻方腰，胸前十口劍交搭斜掛，四劍已出鞘。

出鞘的四劍兩劍在手，兩劍却是鑲在他的履底，踩在他的腳下！

他人才現身，沈勝衣也就感到一股迫人的氣勢！

不成是你？

沈勝衣心念一動！

十三殺手七年前就已成名江湖！

七年前這少年還只是一個孩子！

沈勝衣心念再動，不由得一聲輕嘆。

十個青衣少年，却一聲驚呼道：「公子！」

「我都看到了！」公子一揮手，「你們不是他的對手，退下！」

十個青衣少年在猶疑。

「退下！」公子再一聲，聲如霹靂！

十個青衣少年霹靂聲中慌忙退開去。

公子目光一轉，落在沈勝衣身上。

一股寒意連隨襲上沈勝衣的心頭！

這公子的一雙眼睛簡直就不像是人的眼睛！

人的眼睛是有變化，有感情的，是喜，是悲，是冷酷，抑或是溫柔，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公子的眼睛根本沒有變化，完全沒有感情！

這公子的一顆心只怕也是一樣，否則，又怎會只在屏風後面觀望，直到如今才現身？

公子忽的一牽唇，笑。

只是嘴唇在笑，死冷的眼瞳中連一絲笑意也沒有！

「沈勝衣？」

「無腸公子？」

「好說！」

「幸會！」

「彼此！」無腸公子雙手一翻，雙劍入鞘，「我剛從江南回來！」

「江南想必依然萬花錦綉。」

「公孫接的亂披風劍法同樣絢爛！」

「琴棋第一，詩酒第二，暗器第三，劍術第四的公孫接？」

「正是這一個公孫接！」

「這一個公孫接又怎樣？」

「不怎樣，只不過約戰家父！」

「約在何時？」

「月前！」

「令尊沒有去？」

「沒有去，我去！」無腸公子一軒眉，「苦戰半日，我拚盡全力，僅堪與他戰成平手！」

「難得！」

「過獎！」無腸公子唇邊的笑意消失不見，「公孫接暗器第三，劍術只是第四，暗器方面他還不如滿天星，一度敗在滿天星暗器之下！」

「哦？」

「滿天星却早在五年之前就已敗在你劍下！」無腸公子深深的吸了口氣，「我不是你的對手！」

「哦？」

「但即使不敵，你若是要一戰，我還是奉陪，捨命奉陪！」

「我如今只是想離開，儘快離開！」

「你要離開誰也阻不了，我也還懂得自量，不過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記着！」無腸公子一字一頓，「無腸門中人記恩，記仇，有恩必報，有仇必報！」

「我記着！」

「家父雖非死在你劍下，却是因你而死，此仇此辱，無腸門中人永誌於心，要你就今夜趕盡殺絕，要不是，錯過今夜，無腸門中人遲早一定找你洗此恥辱，雪此血仇！」

「我等着！」

「好，你保重，你好好保重！」

「我會保重，我會好好保重！」

無腸公子再也不望沈勝衣，霍地一拍手，厲聲吆喝：「撤劍陣，開大門，掌燈，送客！」

語聲一落，他人亦轉身，背向大門，頭也不回。

嗆啷的羣劍入鞘！

依呀的大門盡開！

噗哧的燭影搖紅！

十燈齊動，十個青衣少年腳步齊展。

燈分左右，人分左右。

沈勝衣走在燈當中，人當中。

燈遠，人遠。

無腸公子噗的終於跪倒在榻前！

× × ×

燈未遠，人已遠。

燈只送到門外，人已走在街頭。

長街寂寂，長空寂寂。

星，月。

有星，有月。

今夕何夕？

× × ×

「今夕何夕？」

張鳳沉吟在星光月色之下。

今夕的星更光更多，今夕的月更亮更圓。

星光閃爍，月色凄清。

一條枯枝穿月而過，一隻貓頭鷹蹲在枯枝之上，圓月之中。

咕——

貓頭鷹在叫。

張鳳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

貓頭鷹的叫聲的確恐怖。

這地方也是一樣。

深夜，荒郊，小徑，齊膝的野草，半枯的老樹，樹上的貓頭鷹……如此的環境，今夕就算是中秋，只怕也沒有人願意在這地方徘徊。

今夕不知是何夕。

星雖亮，月雖圓，秋還遠，今夕還不是中秋。

張鳳也奇怪自己居然會在這樣的地方停下腳步。

貓頭鷹一叫，就連月光也似乎變的詭異起來。

張鳳連半刻也不願意再逗留了。

他舉步，突然又收步！

咕——

貓頭鷹又在叫。

張鳳沒有作聲，眼珠子却睜的比貓頭鷹的更圓更大，瞬也不瞬的瞪住丈許外的一叢野草之上。

一個人緩緩的正在野草叢中冒起來！

雪白的衣衫，蒼白的臉龐，冰冷的眼瞳，好可怕的一個人！

目光劍一樣交擊在半空！

張鳳突然感覺到一股無形的殺氣排山倒海般猛壓了過來！

拔刺的貓頭鷹突然枯枝上飛起，刹那間消失在夜空深處。

連貓頭鷹也感覺到這股殺氣，連貓頭鷹也不敢逗留！

張鳳的目光突然收縮，面龐突然繃緊，一隻右手已移向劍柄！

風吹過，野草沙沙的一陣响動！

白衣人披肩的散髮亦飛揚！

張鳳的衣衫也在起伏，後背就是一陣冰凉的感覺！

不知何時他後背的衣衫已冷汗濕透！

他的一雙手也在冒着冷汗，移動的右手已停留在劍柄上。

「沈勝衣？」他忽然開口，出口的語聲異常的沙啞。

「張鳳？」白衣人反問。

「正是張鳳！」張鳳的右手握劍更緊，「消息果然沒有誤傳，你果然已洞悉我們十三殺手的來歷！」

「還差一個！」

「這一個當然不是我！」

「是你的話你我又焉能遇於今宵？」

「你是在這裏等我？」

「我是在這裏等你！」

「你怎知道我會打從這裏經過？」

「北上翼城只有這一條路！」

「你我素未謀面！」

「素未謀面！」

「難得你居然能夠辨認得出我來！」

「這只能說是巧合，我雖然不認識你，認識你的人可眞不少，我喝酒在樓上，你才從樓下走過，幾個走鏢的就將你認出來了！」

「我張鳳本來就不是寂寂無名之輩！」張鳳倏的大笑，「掩飾的方法不是沒有，只可惜我這種方法不能用於光天化日之下！」

說話間，張鳳的左手懷裏一掏，面上一抹，面上立時多了一張顏色鐵青，猙獰可怖的鬼怪面具。

這張面具相當之精巧，一戴在面上，張鳳簡直就連半分人氣都沒有了。

「果然是見不得天日的！」沈勝衣淡笑，忽然問：「翼城離這裏不過半日路程

，你貪夜趕路，莫非就約在明天拂曉？」

「我還以爲你是一個呆子，原來你一些兒也不笨！」

「幸好我在這裏遇着你，否則如今我一定還在夢中，一定趕不上這個約會。」

「幸與不幸如今尚言之過早！」

「哦？」

「你既然是一個聰明人，怎麼偏偏要做這種糊塗事？」

「什麼糊塗事？」

「挑戰十三殺手！」

「哦？」沈勝衣摸了摸鼻子。

「只有呆子才會向十三殺手挑戰！」

「我不是呆子！」

「你只不過活得不耐煩！」

「總算給你說對了！」沈勝衣大笑，笑得好開心。

張鳳一怔，雖然戴着面具，看不到他的神情，說話的語氣已明顯的帶着幾分懊惱。「原來你眞的是活得不耐煩，這就好辦了！」

沈勝衣只是笑。

「我就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情比對付活得不耐煩的人來得容易！」張鳳也在笑，冷笑！

「怎樣容易？」

「只是這樣容易！」張鳳長長的嘆了口氣，一個身子突然烟花火炮也似的飛射向沈勝衣！

張鳳的輕功原來也很高明！

一口氣才吐盡，他的身子已飛射到沈勝衣面前！

人還在半空的時候劍就已出鞘！

劍狹長，尖銳，碧光燦爛！

劍一出鞘，劍尖就在跳動！

劍一到沈勝衣面前，劍尖已如滿天繽紛星雨！

劍雨飛洒而下，劍芒閃亮了沈勝衣的臉龐！

「倒！」張鳳即時一聲暴喝！

沈勝衣果然應聲倒下！

張鳳歡喜還來不及，一道閃電突然從下飛起！

閃電比星雨更輝煌，更奪目！

「散！」閃電中一聲厲叱！

沙的一陣砂礫激烈磨擦也似的聲響暴發，漫天劍雨一時飛散！

閃電未絕，一直飛入張鳳的咽喉！

張鳳一聲悶哼，身子倒飛而出，一飛兩丈，倒在野草叢中！

閃電就釘在張鳳的咽喉之上！

不是閃電，是劍，沈勝衣的劍！

劍尖只有三寸進入張鳳的咽喉！

一擊震散漫天星雨，劍上的力道已去十之八九，剩下來的力道只不過十之一二，劍尖也就只能够三寸進入張鳳的咽喉！

三過已足够！

沈勝衣半跪在草叢之中，左手外伸，還是奮力擲劍一擊的姿勢！

他的身上並沒有傷痕，他倒下只不過因爲劍雨太迫近，這樣子他才能有足够的時間，足够的空間擲劍一擊！

這判斷何等準確，這一劍的威力又是何等驚人！

這一劍似已耗盡他混身的氣力，就草叢中半跪，他連站起的餘力都似已沒有。

「四個！」他仰首向天，滿頭汗落淋漓，連語聲都起了顫抖。

風又起，野草又在搖，沈勝衣披肩的散髮又在飛揚。

天邊的月還是那麼圓，天上的星還是那麼亮。

這樣的星光，這樣的月色，張鳳是再也欣賞不到的了。

星月終古長照，人？

人又怎能？

× ×

不是星，不是月。

只是一盞小小的油燈。

燈光沒有星光這樣閃亮，也沒有月色這樣清明，但若換是在別的地方，這如豆的一燈對普通人也許仍嫌不足，對於如今團坐在桌旁，燈旁的這八個人應該足够有餘！

這八個人都是殺手中的殺手！

這八個人都已習慣了黑暗！

只要有光，這八個人的眼睛就能適應環境，這八個人的手就能殺人！

只可惜這地方實在太黑太暗，多了這一盞小小的油燈，八個人也是只能够勉强分得出彼此的容貌，身形。

這一燈有等如無。

有門的地方多數有光透入，有窗的地方也一樣。

這地方窗雖然沒有，門可少不了。

光還是透不進來，這地方有門也沒有用。

門的後面根本又是牆。

這第二道牆也有門戶，在另一端。

門後又是牆，第三度牆！

一折再折，外面就算是中午，光綫也一樣透不進來。

光綫還不懂得一轉彎，再轉彎！

這地方那裏像是人住的地方。

可是這地方偏偏有人住着。

蝙蝠先生！

也只有蝙蝠先生才會建造一幢這樣的屋子，才會住在這樣的地方。

這地方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沒有人願意進入地獄。

這八個殺手也不願意。

不願意也得願意。

誰要見蝙蝠誰就得進入這地方。

這叫做無可奈何。

人世間多的正是這一種無可奈何。

能够從心所欲，對任何事情都有絕對的選擇的權力的人試問又有幾多個？

所以這無可奈何本來就不能算是一種悲哀。

但同一個人，遇着的多的偏就是這種無可奈何的事情，却就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了。這樣的人豈非多的很？

× ×

地獄的氣氛當然不是容易抵受的。

有人在輕咳，有人在拭擦兵刃……

居然還有人在玩弄着衫角。

這個當然是女孩子，八人中惟一的女孩子，十三殺手！

步烟飛！

她的眉目是這樣的清秀，神態是這樣的温柔，腰肢是這樣的窈窕，擧止是這樣的嬌憨……

這樣的一個女孩子竟會是十三殺手之一，你相不相信？

× ×

人只有八個，椅子却有十三張，空出了五張。

十三殺手只到了八個，還差五個。

柳展禽，不了，高歡，張鳳，這四個是永不會再到的了，還差的一個是誰？殷開山？

殷開山正在拭擦着他那一柄重足三十斤的開山巨斧。曹金虎還在輕咳，步烟飛却已不再玩弄衣角。

温八爺肥胖的臉上淌滿了汗珠，手中一柄寒鐵摺扇在搖個不休。

風林戴了鹿皮手套的一雙手也始終不離腰畔的豹皮囊，這是他的習慣，他這一雙手如果沒有需要，一離開豹皮囊，暗器就必然出手。

對任何人他都抱着戒心。

他只相信自己。

沒有人願意坐在這樣的一個人身旁，常三風也不例外，他寧可坐遠一點，所以他和風林之間就隔着兩張空椅。

多了這兩張椅子的距離，憑他的輕功，憑他的劍術，他相信就算來不及閃避，來不及封擋，總可以來得及反擊。

他的手就在劍上！

他身旁就是放天龍。

放天龍並不像龍，並不神氣，八個人之中最高算的是他，最瘦的也是他，沒精打采的挨在椅上，倒像是一條剛從泥塘裏撈上來的黃蟮。

放天龍身旁是步烟飛，步烟飛對面才是這八個人中最後的一個。

這個人一身青衣。

一個銅壺滴漏放在這人面前，這人的一張臉龐全部隱沒在銅壺滴漏的暗影下。

這個人到底是誰？

蝙蝠先生？

蝙蝠翔怪屋　殺手會沙洲

暗影中閃着光，目光！

青衣人的目光是這樣的峻冷，閃亮，銳利！

目光不曾離開過銅壺滴漏。

銅壺的水終於滴盡！

「時候到了！」青衣人第一個開聲，語聲同樣的峻冷。

「不了，張鳳還未來。」第二個開口的是步烟飛。

步烟飛不單止人漂亮，聲音也是一樣的動聽。

「再等半刻也無妨！」温八爺接上一句，手中摺扇仍在搖動。

「不必再等了！」青衣人冷笑，「這時候還不見人，他們兩人是永不會再到來的了！」

温八爺一怔，摺扇已停下。

曹金虎的咳聲中斷，殷開山拭擦着巨斧的一雙手幾乎落向巨斧鋒利的邊緣。

一陣子異常的靜寂。

「蝙蝠呢？」常三風忽然開口問。

「蝙蝠在樑上！」青衣人一揮手。

青衣人原來並不是蝙蝠，青衣人又是那一個？

「這還等什麼？」常三風再問。

「不等了！」一個沙啞，蒼老的語聲突發自樑上！

呼的連隨就是一股陰風吹下！

油燈噗地熄滅！

燈火熄滅的刹那間依稀可見一條黑影幽靈也似的凌空飄落在其中的一張空着的椅子上！

這才是蝙蝠！

黑，更黑！

黑暗中只有紅色的一點燈蕊的餘燼。

餘燼的光影中突然出現兩隻鳥爪也似枯瘦的手指。

這兩隻手指一合，連餘燼都滅絕！

蝙蝠不在的時候還可以亮燈，蝙蝠一來連燈的餘燼都不容許存在！

蝙蝠竟是如此的畏光！

這下子倒好了。

「開始開始，可以開始了！」沙啞，蒼老，又是蝙蝠的聲音。

黑暗中聽來這種笑聲份外陰森恐怖。

蝙蝠連笑也笑得特別難聽。

笑聲終於停了下來。

黑暗中一個聲音緊接的响起，是温八爺聲音：「這沈勝衣到底是什麼東西？」

「不是東西，是人！」青衣人峻冷的聲音。

「這人到底與我們有什麼仇怨？」

「天曉得！」

「十三殺手各自一方，竟會同時結怨一個人，這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他同時挑戰我們十三人究竟又爲了什麼？」

「這人腦袋莫非有什麼毛病發生？」

「一點毛病也沒有！」青衣人在冷笑，「至今爲止，我還沒見過第二個頭腦有他這樣冷靜，身手有他這樣敏捷的人！」

「這眞是好沒由來，我壓根兒就不認識這一個人！」温八爺在歎氣。

「我也不認識！」銀鈴也似一陣清脆的笑聲，難得步烟飛笑得出來，「我倒希望能够認識他！」

「你一定不會失望！」青衣人悶哼，「先是柳展禽……」

「柳展禽的流雲袖飄忽，斷金手沉雄！」是蝙蝠在插口，「沈勝衣這小子的劍術定必更沉雄，更飄忽！」

「然後高歡……」

「高歡……向來自誇運劍如閃電！」又是蝙蝠，「這小子用起劍來莫非比閃電還要迅急？還要凌厲？」

「再就是不了……」

「不了劍快，劍狠，劍準，一劍便見血！」蝙蝠竟是如斯的不甘寂寞，「這小子的劍一定更快，更狠，更準，否則倒下的一定是他，不是不了！」

「我們十二人你到底知道多少？」突然有人插口問上這一句。

「不多不少！」

「我如何？」

「你的暗器手法已算得一流，只可惜還不懂得控制情緒，你實在太緊張，我不担心你的暗器擊不中目標，只担心你殺錯人！」

「你……」

「我雖然瞎了眼睛，鼻子總算還靈，

耳更靈！」蝙蝠在笑，「你的氣息不是很急速？」

這人沒有作聲，這人當然就是風林！

蝙蝠原來瞎了眼睛，根本看不到東西，只憑兩隻耳朵，一個鼻子。

他的耳朵，實在靈，他的鼻子，實在靈！

只憑聽覺他就能分辨得出別人的所在，判斷得出武功的深淺！

火燄一吞吐就有聲響，燈花爆裂的時候就算是普通人也聽得出燈火在是那裏。

蝙蝠一下子就滅了燈火實在不算得是本領。

火蕊雖然沒有聲響，油烟的氣味總還是有的，蝙蝠的鼻子若是靈，也不難一下子揑熄餘燼，這也不能算得是本領。

憑聽覺就能判斷得出別人武功的深淺，優劣，這就不能不算是本領了！

只可惜鼻子即使再靈，耳朵即使再靈，一個人要是沒有了眼睛，總是比較吃虧的。

這所以蝙蝠住在這樣的地方。

有燈沒有燈在這裏對蝙蝠來說其實都已一樣，只是沒有燈更好。

黑暗無疑就是瞎子的王國。

蝙蝠沒有理由不選擇黑暗！

黑暗中蝙蝠佔盡優勢，這裏本來就是蝙蝠的王國。

在這裏蝙蝠就算說錯了話也沒有人敢說不是，何況他似乎並沒有說錯？

風林這只有閉嘴。

一陣子死寂，難堪的死寂！

「張鳳呢？」青衣人再一次打破這種恐怖的寂靜。

「張鳳一劍飛星雨，勝在詭異，勝在巧幻，沈勝衣這小子的劍法不成還詭異？還巧幻？」蝙蝠忽的歎了一口氣，「沉雄，飄忽，閃電，驚虹，快，狠，準，詭異，巧幻，唉……這小子用的到底是那門子的劍術？怎樣子的劍術？」

「五年前我一度敗在他的劍下，當時他的劍術雖然高强，出手之間還有劍路可尋，可是到日前，我看他追殺高歡，竟然無法看得透，猜得出他身形的轉換，劍勢變化！」青衣人也在歎氣。

五年前敗在沈勝衣劍下的人還不多，只有五個——金絲燕，柳眉兒，雪衣娘，滿天星，擁劍公子！

青衣人到底是那一個？

「沈勝衣追殺高歡的時候你在那兒？」黑暗中突然響起一個陌生的聲音。

這聲音有氣無力的，滿是懶洋洋的味道。

聽到這聲音你就不難想起放天龍。

這人莫非就是放天龍？

青衣人似是早料到有此一問，立即就回答：「我就在一旁！」

「他沒有發覺？」

「我不是活生生的在跟你說話？」

「你就只懂得袖手旁觀？」

「我只是偶然作客高歡家中，無意知道這件事，他又不是找我，我為什麼要多事？」

「如今呢？」

「如今我總算知道他並非針對高歡一人，目的在十三殺手，我也是十三殺手之一！」

「這……」

「這叫做事不關己，已不勞心，這叫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放天龍還有什麼話好說？

「就算是我當時插手也是沒有用！」

「我倒不相信他有這麼厲害！」風林的聲音。

「你以暗器見長，你自比『神手』于謙如何？」

「我的聲名沒有他來得響亮！」

「實至名歸，你的暗器本領只怕也是一樣！」

「哼！」風林冷哼，哼得好大聲。

「兩個月前有人看見『神手』于謙，『雷鞭』崔鞏，神槍十三郎，雙斧開山馬老六一行七人夤夜闖入江寧沈家，結果一個也不見出來！」

風林又一聲冷哼，輕聲得多了。

「兩個不成，三個如何？」這一次插口的是温八爺。

「我想總有五分可勝的機會！」

「四個呢？」

「七分！」

「九個又如何？」

「必勝！」

「這還不簡單！」温八爺一柄鐵扇搖的颯颯地響，「我們九個人併肩子一起上，還怕他不死！」

「他一定不死！」

「你不是說過九個必勝？」

「我這是指九個人齊心合力而言，我們九個人誰敢担保能够齊心合力，你？」

「我……」温八爺停下了扇子，「這可難說了……」

「我們九個人，要是不能齊心合力，要是全部藏私，要是各自就輕避重，只怕不單止不能必勝，保得住性命已是僥天之倖！」

「這倒是實話！」常三風微喟，「不能够齊心合力，人再多也是只有亂成一堆，反予沈勝衣可乘之機！」

「即使齊心合力又怎樣？必勝又怎樣？」又一個陌生的聲音大聲疾呼起來！「一戰之下，誰又敢担保我們九個，全都能够保得住性命！」

「開山這番說話也是道理，沈勝衣末路窮途之下，一定拚盡他所有餘力，反擊之威，一定驚天地，泣鬼神，他雖然必死，我們九個人能够有五個人保得住性命已是萬幸了！」這一個也是陌生的聲音，「倒霉的四個之中說不定就有我曹金虎一份，温八爺，你也有一份亦未可知！」

「我胆子小，你別嚇我！」温八爺又在搖動扇子。

曹金虎大笑。「有誰願意這樣死！」

沒有人答話！

蝙蝠咯吱咯吱的笑了兩聲，似乎想說什麼，但還未出口，温八爺的聲音已搶先響了起來：「我看還是躲開他算了！」

「躲開他？怎樣躲？」青衣人連隨就一連串冷笑，「暗地裏我們是職業殺手，表面上我們可都是一時俊彥，一方豪雄，名譽，地位、金錢、田產，應有盡有，說好聽的，這些都是身外之物，倒要問我們九人有誰能够放得下！」

「放得下我何必做勞什子的職業殺手？」放天龍懶洋洋的應了一聲。

「我剛買了好幾塊便宜地，這就丟下未免太對不起自己！」曹金虎淡淡的接上一句。

「九個人之中田地買得最多的還得數我，你們都丟不下，我居然丟得下豈非好笑的很？」温八爺終於說出了心裏話，「我口裏說躲開他，心中可連一點躲的意思也沒有。」

「躲又能躲到何時？躲又能躲到那裏去？他既是立心要來，遲早還是會找到來的！」青衣人語聲陡寒，「只有殺他才是萬全之策！只有殺他才能永絕後患！」

「不成你還有什麼辦法？」

「辦法當然有！」

「請教！」

「很簡單，挑一日，擇一處地方，我們九個人與他決一死戰！」

「這算是什麼辦法，剛才你不是說過我們九個人沒有可能同心合力？」

「難道我又說過這一次我們九個人要同心合力？」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九個人這一次雖然同在一起，却不是併肩子一齊上，而是一個一個來？」

「正是這意思！」

「誰先上？你？」

「說不定是我，也可能是你！」

「這話怎樣說？」

青衣人輕咳一聲，清了清嗓子，忽然問：「你們可知道西湖？」

「連西湖都不知道這還像是走江湖的。」常三風冷笑接口，「我不多，只到過三次。」

「西湖附近的西溪呢？」

「也到過一次。」

「秋雪菴！」

「在西溪之東。」

「秋雪菴四周皆水，散佈着十幾個沙洲！」

「這倒沒留意。」

「沙洲與沙洲之間只有水路可通，我們九個人盡可以各據一洲！」

「幹什麼？」

「挑一日我們就約戰沈勝衣沙洲之上，沈勝衣乘船而來，誰也不知道他會先泊在那一個沙洲！」

「每一個沙洲之上只有一個人，沈勝衣一來，這個人就得拚命，沈勝衣不死，這個人必死！」

「這簡直就謀殺！」温八爺嚷了起來，「反正是賭命，我到不如安坐在家中等他，第一個也未必會找到我！」

「但最後他還是會找來，只要他找來，你就只有死！」

「未必！」

「未必？」青衣人冷笑，「他若是個別擊破，在未找到你之前即使他已負傷，到找到你之際他的傷勢必然經已痊癒，人劍必然又在巔峯的狀態！」

温八爺沉默了下去！

「他人劍要是都在巔峯的狀態，我們九個人誰有把握取勝！」

沒有人回答。

「誰？青衣人再問！」

蝙蝠恐怖的笑聲忽起。「我本來不相信有這樣厲害的一個人，但先是柳展禽，再而高歡，不了，張鳳，連我也不敢自負必勝了！」

「温八爺呢？」

「你別針對我好不好？」温八爺歎了口氣，「你明知道我的一把摺扇是比不上蝙蝠的雙爪的！」

「在沙洲上可就不同了！」青衣人轉回話題，「沈勝衣先後得連戰九人，他一負傷，後來的一人就多一分取勝機會！」

「有道理！」

「沈勝衣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不是鐵打的，一戰再戰，一傷再傷，要是沒有時間調養，你就不殺他，他自己也得倒下！」

「對！」

「除非我們九個人連傷他的本領也沒有！」

「如果是這樣，我們九個人乾脆拿刀子往自己脖子一抹算了！」

「是以沈勝衣必傷！必死！」青衣人聲音陡高，「他殺得我們第一個人，殺得我們第二個，未必殺得我們第三個，我們第一個雖死，我們第二個雖死，我們第三個未必會死！」

「第一個倒霉，第二個倒霉，第三個以後的走運，話雖說聽天由命，這對第一個第二個來說，未免，咳！」曹金虎一聲輕咳，「未免太不公平了！」

「的確不公平！」青衣人立即接上，「是以我這計劃還有一個附帶的條件！」

「請說！」

「我們九個人，各出黃金千一百一十一兩，合共萬兩，賞給第一個殺死沈勝衣的人！」

黑暗中又是一陣靜寂。

「千來兩黃金雖然不是一個小數目，我還拿得出，問題是——」温八爺在沉吟，「沈勝衣這小子的腦袋值不值得這個價錢？」

「值！」曹金虎在笑，「多了這萬兩黃金，我們九個人是必都振奮得多，無論那一個當先遇上沈勝衣，都必然竭盡全力，說不定第一戰沈勝衣就得伏屍沙洲之上，只不過千來兩黃金就買得自己的生命安全，你難道說不值？」

「我倒希望第一個遇上沈勝衣！」放天龍懶洋洋的聲音也變得振奮起來，「有萬兩黃金好拿，我的身手最少敏捷了好幾倍！」

「萬金一殺手，亦未嘗不是一種榮耀呀！」

「有名有利，這才有意思！」

「原則上你們都同意了？」青衣人揚聲再問。

沒有人作聲。

不作聲就是默認，不作聲就是同意！

作聲就是表示有異議了。

蝙蝠有異議。

「我不是不同意！」蝙蝠驀地裏開聲，「只可惜我實在拿不出這千來兩黃金，我殺的人雖然不少，只可惜我向來殺人都不是為了賺錢，我殺人只不過為了喜歡血腥的氣味！」

「血腥的氣味！」再一聲，蝙蝠咯吱

咯吱的破聲笑了起來！

好恐怖的笑聲！

周圍的空氣一時間都似已凝結！

「只要你不笑，你這一份算在我頭上！」青衣人輕歎。

蝙蝠好容易收住了笑聲。

八個人最少有四個鬆過一口氣。

溫八爺連隨就問：「這萬兩黃金如何處置？」

「折合銀票放在一個盒子裏面！」

「這盒子又如何處置？」

「就把它放在沙洲環繞中的秋雪菴內如何？」

「安全？」

「有我在！」

「你在秋雪菴？」

「是！」

「這……」

「秋雪菴在沙洲當中，沈勝衣乘船而來，一入沙洲的範圍，秋雪菴就已在望，不難就發現我在菴內，不難第一個就找上我！」

「你有必勝的把握？」

「我沒有！」

「那為了什麼！」

「但求第一個出戰沈勝衣！」

「錢你出的比別人多，拚命你也要搶在別人之前，哈，我實在猜不透你葫蘆裏賣的到底是什麼藥？」

「你在懷疑？」

「些少！」

「你有沒有正當如日中天的時候給人擊敗？」

「似乎沒有……」

「你想像不想像得到正當如日中天的時候給人擊敗會是怎樣的滋味？」

「嗯……」

「你知不知道我就正當如日中天的時候敗在沈勝衣劍下？」青衣人的語聲逐漸激動起來。

「……」溫八爺連一聲也不響了。

這幾乎人盡皆知的事，青衣人剛才也曾一度提起，他又豈有不知的道理。

「我飲恨五年，等的就是這一日！」

青衣人的語聲更激動，「五年後的今日他的武功雖然更高深莫測，這五年來我也可不是白過的，何況正如放天龍所說，多了萬兩黃金的鼓勵，一個人的本領是必然比原來厲害得多！」

「難得你有此決心，我們若是連這都不幫忙不成全，未免太不夠朋友！」溫八爺的口風這一次又兩樣了，居然還給青衣人問上這一句：「放天龍呢？」

「沈勝衣第二個才找上我更好！」放天龍居然也不反對，但聽他口氣，青衣人就好像死定了似的。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還差一樣！」

「什麼？」

「日期未定！」

「七月初七這個日子好記，就七月初七如何？」

「這麼一個充滿詩意的日子，唉！」

「溫八爺幾時變成了詩人的？」

「剛剛……」

「我們索性就約戰沈勝衣當日拂曉，當夕就留給溫八爺作詩好了。」

溫八爺大笑。「要是活得到當天晚上，我就不單止作詩，還要泛舟西湖樓外樓，設盛筵，傳鼓樂，大大的慶祝一番！」

「我若是有命一定叨光一杯！」殷開山隨亦大笑。

「賞面，賞面！」溫八爺笑得更大聲了。

蝙蝠倏的打斷兩人的笑聲。「你們預算幾時通知沈勝衣？」

「時間反正是多着，遲一些早一些也無妨。」

沈勝衣半跪地上，左手劍力擲而出，破去凌空下擊的一片劍雨，劍尖直透張鳳咽喉。

「現在呢？」

黑暗中突然靜了下來，八個人顯然都因為蝙蝠這一問一時間怔住。

「我這裏設有竹節傳音，來人只要一進入院子，我這裏就能聽到？」蝙蝠跟着說：「院子裏有人！」

「我們怎麼聽不到？」溫八爺第一個接口，語聲中充滿了疑惑。

「你們的耳朵還不如我的耳朵靈！」蝙蝠笑，「你們方才也實在興高采烈！」

又是一陣靜寂。

靜寂中依稀果然聽到微弱的腳步聲。

「莫非是張鳳？」有人問。

「張鳳的步伐不是這樣子，也沒有這麼輕盈！」蝙蝠連各人的步伐輕重也竟分辨得出來。

「也許是不了……」

「絕不是！」蝙蝠斬釘截鐵回答。

「然則來人到底是那一個？」

「還有那一個？」

「沈勝衣？」

蝙蝠只是笑。

「這小子！」溫八爺的語聲似乎已起了顫抖。

「這小子來得正好！」蝙蝠仍在笑，「橫竪我出不起錢，西溪之約少我一份亦無妨！」

「……」

「既然找到來，我何不一盡地主之誼，索性就在這裏歡迎他？」

「你……」

「我也好趁此機會替你們給他通知一聲！」

「你要是未及通知……」

「還有我！」步飛烟的聲音，「反正我早就想認識一下這個人！」

「步飛烟的輕功一向就獨步武林，就算通知這小子一聲才走相信還是來得及的！」青衣人補充一句。

「那末步飛烟就在屋外等着好了！」蝙蝠並沒有反對。

風林一旁突然冷笑了起來。

「你又笑什麼！」

「我們是經由院子進來，這屋子的門就正向着院子，沈勝衣既然已在院子，我們這裏一出去就得與他碰面，不成他只會眼巴巴的就這樣讓我們離開……」

「我可曾說過要你們原路出去？」

「這……」

「這裏還有一度暗門，通往屋後！」

「……」風林只好閉咀了。

「蝙蝠！」溫八爺忽的這樣問：「你又有幾分把握？」

「在外我不知，在這裏——」蝙蝠一沉聲，「我說有十分把握你信不信？」

溫八爺沒有答話。

這種情形下他也知道最好還是沉默。

「我原就不大相信這小子有那麼厲害，何況這裏是我的王國！」蝙蝠又笑了，「在自己的王國也沒有充份把握對付一個人，這未免說不過去！」

沒有人作聲。

「現在我多說也是廢話，西溪的景色聽說不錯，你們就算沒有事，到那兒一遊也是好的，七月初七那一天，沈勝衣若是不來，我必來，你們給我預備好那萬兩黃金就是了！」

「你若是不來？」

「沈勝衣必到！」蝙蝠笑的更響亮，「聽到了沒有，這小子人已在第一重門戶之前！」

語聲陡落，砰的一聲巨震突然傳來！

「居然敢就此破門而入！」蝙蝠笑聲一斂，「這小子簡直胆大包天！」

「暗門在那裏？」溫八爺猛地叫了起來。

噗的桌上的油燈即時重亮！

燈火一燃起，黑暗中軋軋的就是一陣異响！

燈火一燃起，黑暗中就出現了骷髏也似的一顆人頭！

這顆人頭只有疏落的幾根白髮，尖咀，削腮，塌鼻，眼眶枯陷，就像是兩個深黑的洞孔，這兩個深黑的洞孔之中又竟似閃爍着碧綠色的磷光！

突然看到這樣的一顆人頭，胆子最大的人只怕也不免大吃一驚。

「蝙蝠先生！」步飛烟更就不由得失聲驚呼！

蝙蝠先生咯吱一笑，鳥爪似的右手一把抓住桌上的油燈擲向身後，殭屍一樣瘦長的身子緊接沖天飛起！

「門就在那裏！」蝙蝠的聲音已在樑上！

溫八爺應聲一長身，追在油燈之後！

他人雖然肥胖，身形倒也快的可以，居然讓他追上了那盞油燈，他手中摺扇一展，居然又讓他用扇面將那盞油燈接下！

微弱的燈光照耀下，果然看到後面的牆壁上出現了一道暗門。

暗門已打開，溫八爺閃身而入！

砰的第二下巨震即時傳來！

第二重門也給破了！

常三風那裏還敢怠慢，一個箭步標上，緊跟在溫八爺身後！

然後風林，曹金虎，殷開山……

×　×

黑，又是漆也似地黑！

軋軋的暗門正在關上。

砰！第三聲巨震！

黑暗中一股狂風暴湧而入！

砰！又一聲，這一聲輕得多了！

蝙蝠的笑聲，語聲立時暴發！

「你何必這樣心急，你小心一點，又怎會撞倒那張椅子？」

「幸好我這個腦袋比你那張椅子堅硬得多！」破門衝入的這個人笑應！

這種環境之下還能夠這樣說話的除了沈勝衣又還有誰？

蝙蝠不由得歎一口氣。「你這小子果然是胆大包天！」

「過獎過獎！」

「入來這樣的地方難道你一點恐懼也沒有？」

「未入之前些少是有的，入來之後就完全沒有了！」

「有這回事？」

「沒有也得有，恐懼的結果往往就是死亡，這我倒是懂得的！」

「你難道還想活着離開這裏？」

「我本來就不是打算來送死的！」

「只可惜你便現在想離開也不成了，

你踢破了我三道門戶，撞壞了我一張椅子，這筆賬，我少不免要好好的跟你算一算了！」

「好在我根本沒有意思這就離開，這筆賬你儘可以慢慢的算，但算完了賬我還是要走的！」

「你似乎完全沒有將我看在眼內！」

「這可怪不得我，你這地方實在太黑，我想將你看在眼內也不成！」

「好一個沈勝衣，好一張利咀！」蝙蝠不怒反笑。

這一次的笑聲更陰森，更恐怖！

沈勝衣似在歎氣。「別笑得這樣難聽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那我這雙耳朶只好活受罪了！」

「你可以不聽的！」

「如何？」

「讓我抓碎你的腦袋！」

「你也可以不笑的！」

「怎樣！」

「讓我搬掉你的人頭！」

「我實在奇怪！」蝙蝠的語氣已開始有點着惱。

「奇怪什麼？」

「你到底是否眞的知道我是何人？」

「你難道不是蝙蝠先生？」

「哦？原來你眞的知道！」

「知道又怎樣？」

「你怎敢在我面前這樣說話！」

沈勝衣大笑！

「你就一點兒也不怕我蝙蝠？」

「怕我還會到來？」沈勝衣突然反問，「其他的人呢？」

「都走了！」

「可惜！」

「你無需可惜，你知不知道西湖？」

「到過好幾次！」

「西湖附近的西溪？」

「也有一點兒印像！」

「秋雪庵？」

「聞名！」

「七月初七拂曉後他們八人就在西溪秋雪庵附近的沙洲等你！」

「你呢？」

「我不是在這兒？」

「你不去？」

「我去你就不能去！」

「亦即是你不能去我才可以去？」

「正是這意思！」

「你可有遺言？」

「要是你不死，就讓我死在這屋子之中，黑暗之中！你？」

「我？我死後你即使拿我的骨頭餵狗也不要緊！」

「唉！」蝙蝠突然歎了一口氣，「怪不得了，高歡幾人先後都死在你劍下，怪不得你完全不怕我蝙蝠，怪不得你敢胆挑戰十三殺手，原來你一開始就準備拚命，一開始就抱着必死之心，一開始就以生命作賭注，一個人敢以生命作賭注又還有什麼不敢做的事情？一個人抱着必死之心又還有什麼可懼？一個人準備拚命又還有什麼力量能夠抵擋？」

「依你說這一戰我豈非又是必勝？」

「本來是的，只可惜這一次你遇着的是我！」

「你又如何？」

「我年已七十，我雙睛已瞎，我嗜武如狂！」

「這又有什麼關係？」

「人生七十古來稀，雖死我亦已無憾，目不能視終日就只有生活在黑暗之中，這種生活方式我早已厭倦，你實在是難得一見的高手，既然嗜武如狂我又怎能不傾力與你一戰？」

「哦？」

「我生亦不歡，死亦無憾！」

「我生亦有何歡？死又有何憾？」

「好！」

隨着蝙蝠這一聲「好」，黑暗中錚錚的一連串金屬聲響！

同一時嗆啷一聲，亦似有劍刄出鞘！

「我這一雙鬼爪特取北海寒鐵，爪七寸七，柄二尺二，各重六斤六！」

「我這一口劍精鋼淬煉，把手八寸八，鋒刄三尺三，全重五斤五！」

「好劍！」

「好爪！」

「劍何在？」

「爪何在？」

「爪在你頭上！」

衣，掠風聲，兵刄破空聲一齊暴發！嗆的金鐵交擊聲響處炸開一蓬火星！

火星中隱約可見蝙蝠手揮雙爪，凌空飛舞，沈勝衣劍隱肘後，面色凝重！

火星閃逝！

蝙蝠笑在半空。「果然好身手！」

「本來就是好身手！」

「再接我一爪！」

破空聲又起！

火星又迸射！

這一蓬火星才閃逝，第二蓬火星又已炸開，緊接第三蓬，第四蓬……

火星到處飛閃，蝙蝠陰森恐怖的笑聲亦到處飛揚！

沈勝衣反而一聲不發！

蝙蝠顯然已搶盡先機！

× ×

蝙蝠應該可以搶盡先機，蝙蝠本來就是佔盡優勢！

沈勝衣並不是沒有過黑暗中與人交手，但在他的經驗中，雖然在黑暗，黑暗之中還有光！

燈光，火光，星光，月光！

這裏有的却只是黑暗！

這裏簡直就是人間的地獄！

蝙蝠呢？

蝙蝠終年生活在黑暗之中！

蝙蝠更就早已摸熟了這裏的一切，習慣了這裏的環境！

蝙蝠本來就是這裏的主人！

黑暗是瞎子的王國！

這裏原來就是蝙蝠的王國！

× ×

裂帛聲突響！

蝙蝠的笑聲更陰森，更恐怖！

「血腥味，我嗅到了血腥味！」

「是我的胸膛在流血。」

「這是我的第十七爪，我這第十七爪終於傷你在爪下！」

「可惜入肉還不到半分！」沈勝衣的

語聲竟是異常的沉着！

他若是不沉着，只有加速接近死亡！

他當然省得！

他又怎能不沉着？

「這一爪不到，再來一爪就會到的了！」蝙蝠大笑中激盪起一連串破空聲！

蝙蝠的雙爪又已揮出！

× ×

火星閃逝，閃逝，閃逝！

又一聲裂帛！

沈勝衣悶哼！

蝙蝠大笑。「這一爪如何！」

「好！」

「傷在那裏？」

「右肩！」

「幾深！」

「半分！」

「我可有說錯！」蝙蝠笑得更得意，更尖銳！

蝙蝠的笑聲一得意，一尖銳，一定更陰森，一定更恐怖！

沈勝衣微喟：「你知不知道你笑起來有多麼難聽？」

「哦？我一直還以爲自己笑得很動聽呢！」

「你就是只懂得笑？」

「笑似乎沒有什麼不好。」

「你懂不懂得唱歌？」

「不懂得！」

「這就沒有辦法了！」沈勝衣又在歎氣，「你若是懂得唱歌，即使唱得難聽一點，我的耳朶比現在最少好受得多！」

蝙蝠不由得又笑，大笑！

× ×

蝙蝠只懂得笑，蝙蝠並不懂得唱歌，這地方雖然也是蝙蝠的地方，這歌聲却絕不會是蝙蝠的歌聲。

這根本就是女孩子的歌聲。

這歌聲也並不是在黑暗之中。

這歌聲是在風靜雲凝的蒼天之下，荒草齊膝的小院之中，霧迷烟鎖的白楊樹之上。

歌聲很美，很動人，這唱歌的女孩子更美，更動人。

歌詞却凄涼，這女孩子唱的原來是相思曲。

相思本自雙，未必雙思想，
兩下裏難平，與相字兒渾無當，
他情有盡頭，我意難丟放，
獨自牽思，這單字應非慌，
單相思另是一個相思樣……

這那裏還算得是相思，這分明就是單思。

相思已苦，單思更苦。

相思雖苦，最低限度還有一個彼此相思相念的人，單思呢？

單思病死了，也只有自知，也只是自已孤零零一個。

每一個人都有自由選擇自己心目中的對象，每一個人都有自由鍾愛自己喜歡的人，單思實在不能算是一種罪過，但只是思念而不敢表白，只是懂得將感情埋在心底，這就罪無可恕了。

你若是不說別人又怎能知道？

你若是不能開心見誠又怎能要求別人了解？

說出來一定沒有壓在心裏那麼難受，說不定因此單思就會變成相思。

最低限度也總可以有一個答覆。

一個人難道連這一點兒勇氣都沒有？

這唱歌的女孩子有胆量爬上這麼高的白楊樹，似乎並不是連這一點兒勇氣也沒有的人。

她的口裏在漫聲輕唱，目光却始終不曾離開過蝙蝠那幢怪房子的門戶。

歌詞雖然凄涼，她的面却連一絲凄涼的意味也沒有。

莫非她思念的人在她的心目中這下子還不如沈勝衣來得重要？

她正是在等待着沈勝衣出來。

她當然就是步烟飛！

除了步烟飛又還有那一個女孩子能够唱得出這麼美，這麼動人的相思曲？

× ×

黑暗中只有笑聲，蝙蝠的笑聲！

笑聲說不出的陰森，恐怖！

蝙蝠這樣笑沈勝衣是必又倒霉。

笑聲在半空。

蝙蝠兩隻手一停下，一張嘴就忙了。

「你居然能够接下我搜魂九九八十一爪！」

「你居然能够連傷我七次！」

「想一爪就要你的命似乎很難！」

「想避開你一爪似乎也不容易！」沈勝衣應的倒也輕鬆，一個人還能够這樣輕鬆即使倒霉相信也不會倒霉到那裏去。

「小心，我的爪子又要來了！」語聲乍落，蝙蝠的笑聲又開始在黑暗中迴盪，一時在東，一時在西，彷彿在前，又彷佛在後！

沈勝衣這次却聲也不聲了。

蝙蝠的笑聲倏的亦停下。

「你以爲不作聲，我就不知道你在那裏？」

蝙蝠的語聲連隨在東面響起，但說到最後一個字的時候，語聲似乎已在西面。

蝙蝠的輕功未必比沈勝衣高明，但在這樣的黑暗之中還能够來去自如的却就只有蝙蝠了。

沈勝衣仍不作聲。

蝙蝠又笑了。「你怎不小心一下自己的衣衫？衣衫碰在那椅子之上，你不是在那椅子的旁邊又還會在甚麼地方？」

沈勝衣沒有回答。

「你還是在那裏，唉，你何不連呼吸都閉住？」

蝙蝠好靈的耳朶！

黑暗中仍是聽不到沈勝衣的聲音。

「閉住呼吸也沒有用！」又是蝙蝠在說話，「除非你不再移動，否則我還是會察覺的！」

「哦？」沈勝衣終於應了一聲！

破空聲同時響動，旋即就是砰的重重一下聲響！

「好响的聲音，你即使受傷，輕功也不會一下子變成這樣不濟？音散而不聚，這不是一張椅子又還會是甚麼東西？」

沈勝衣沒有答話，黑暗中又是砰的一聲！

「又是一張椅子，幸好我這些椅子都不怎樣値錢！」

砰的又一聲！

「唉，你又何苦拿我的椅子出氣？就算你眞的能够擾亂我的聽覺，連門口在那兒這下只怕你都不清楚，你又怎能逃出這裏？」

蝙蝠倒也不是瞎說，沈勝衣雖則是破門而入，黑暗中這一陣苦戰，實在沒有可能再分辨得出方位，弄得清楚門口在那裏的了。

連逃走都不成，沈勝衣當然死定了！

蝙蝠那能不開懷大笑？

沈勝衣沒有笑，也沒有理會蝙蝠的說話，一口氣突然接連擲出了七八張椅子！

這七八張椅子幾乎全都撞在牆上，那麼大力，鐵打的只怕也得支離破碎，何況木造的！

椅子撞碎在牆壁上的聲音當然驚人！

一時間整座房子就像是在倒塌似的！

「我這裏總共只有十三張椅子，你已擲出了十二張，這最後一張難道你都不肯給我留下？」蝙蝠居然還能够笑得出來！

說話一出口，就給驚天動地的椅碎聲，四壁的回聲掩沒！

沈勝衣似乎沒有聽到，最後的一張椅子也擲了出去！

緊接就是一聲更响亮，更驚人，震耳欲聾的巨震！

不成他連桌子也踢翻了？

蝙蝠大笑！

笑聲尖銳刺耳的連椅碎聲也爲之撕裂，也爲之截斷！

好得意的笑聲！

笑聲未絕，突然合成極其怪異的一聲震撼室中！

這一聲更尖銳，更刺耳，更驚人！

這一聲半空中急落！

蓬的地面就是一聲異响，錚錚的同時又似有兩支兵刃墮地！

然後大笑聲突起！

這竟然是沈勝衣的笑聲！

「我這飛劍一擊比起你的一雙爪子豈不是更難閃避？」這也是沈勝衣的聲音。

蝙蝠呢？

「好厲害的飛劍一擊！」蝙蝠在呻吟，在地上呻吟！

「這一劍如何？」

「要命！」

「我擲椅子目的在擾亂你的聽覺！」

「我早就知道！」蝙蝠的語聲漸趨微弱。

「擾亂了你的聽覺我的一劍才好脫手擲出！」

「我現在也知道了！」蝙蝠的語聲更微弱。

「但你若是不語不笑，我這一劍還是沒法出手的，你不語不笑，我根本就無法肯定你在甚麼地方！」

「哦？」

「天生我們兩隻耳朶，一張嘴巴，就是要我們多聽少說，這道理難道你也不明白？」

蝙蝠沒有作聲，他已完全靜了下來。

這道理如今就算他明白也太遲了。

天生我們兩隻耳朶，一張嘴巴，就是要我們多聽少說。

明白這道理的人試問又有幾多個？

× ×

步烟飛並沒有說話。

步烟飛只是在唱歌。

話應該少說，歌無妨多唱。

唱歌總沒有說話那麼容易闖禍。

唱歌也總比較說話來得動聽。

只可惜眞正懂得唱歌的人並不多，嗓子好的人更少。

更可惜的是眞正懂得唱歌而嗓子又好的人總是很少開口，不懂得唱歌而嗓子又不好的人却是生怕別人不知似的，一有機會就唱個不休。

步烟飛也是很少開口。

很多時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她才唱歌。

蝙蝠的院子到這下子似乎還是只得她一個人。

她似乎一直都沒有停過。

相思曲也本來就不止一支。

單憔悴，自淒惶，
怎把單字兒連相厮混講，
只爲多情打不過情兒障，
加一字在相思上，
替他思想爲他忙，又似各牽腸！

加一字在相思上，這豈非又變成了單思？

單憔悴，自淒惶，還是要替他思想爲他忙。

單思的確不是滋味。

這一首相思曲更淒凉，步烟飛唱得更動聽，更好！

白楊荒草，蝙蝠這院子本來就像他的人一樣，陰森，恐怖！可是多了步烟飛的歌聲，這陰森，恐怖的地方也好像變成了人間的天堂。

步烟飛簡直就像是雲中的仙子。

沈勝衣還沒有看見步烟飛的人，但只聽到步烟飛的歌聲，他就已經醉了。

歌聲才停下，他已拍起手來。

「早知道外邊有這麼動聽的歌聲，怎我也想法子趕快溜出來了！」

他拍手拍得很用力，說話也說得大聲，就慌死人家不知道似的。

步烟飛實在給他嚇了一跳，幾乎沒有從樹上摔下。

「小姑娘，你單思的又是那一個？」

沈勝衣的嘴巴原來也並不怎樣老實。

步烟飛這才看清楚懶洋洋的挨在門邊的沈勝衣。

沈勝衣居然在笑，笑得就像是個賊一樣。

他臉上兩道血口，身上還有五道，難得他還笑得出來。

「沈勝衣！」步烟飛却不由的脫口一聲驚呼。

沈勝衣不禁大笑。「原來你單思的就是我！」

步烟飛的一張俏臉立時紅了起來。

「你就是沈勝衣？」她忽的這樣問，她似乎還不相信眼前這笑得像賊一樣的小子就是名動江湖的沈勝衣。

「這倒怪了，你雖然爲我單思，原來並不是眞的認識我的。」

步烟飛瞪着沈勝衣，似乎要沉下臉來，但這張紅紅的俏臉才一沉下，噗哧的又笑開了。

這一笑好比百花吐艷。

「我還以爲你如何與衆不同，原來也

不過是兩隻眼睛，一個鼻子！」

「哦？」

「蝙蝠又怎樣了？」

「他似乎並不知道自己笑得實在難聽，告訴他他也不相信，我只好設辦法閉起他的嘴吧！」

步烟飛面色一變，道：「他還會不會再笑？」

「你放心，我用的辦法永遠生效！」

步烟飛一聲歎息。「你知不知道西湖附近的西溪，西溪附近的秋雪庵……」

「蝙蝠都說過了。」

「你又知不知道我是那一個？」步烟飛這句話才說完，人已飛烟一樣，無聲無息的隨風飄下了白楊樹！

她的人看來似乎比飛烟還要輕盈，難怪她的名字就叫步烟飛。

沈勝衣看在眼內，也不禁爲之動容。

「輕功高明到這地步的，本來就沒有幾多個人，你若不是步烟飛又還會是那一個？」

步烟飛笑了。「原來你還懂得討好女孩子！」

「我只是說老實話。」

「說老實話的人聽說都是傻瓜。」

「我不是傻瓜！」

「哦？」

「你倒像是個傻丫頭！」

步烟飛撇了撇嘴。

「你若不是一個傻丫頭現在又怎還會留在這裏？」

「我只不過……」

「你只不過擔心蝙蝠來不及給我說明白，唉，傻丫頭到底是傻丫頭，蝙蝠就算來不及，你只要在門邊留張字條我還是一樣會看到，會知道的。」

「我留在這裏又有甚麼不好？」

「這你還要我說明白？」沈勝衣不懷好意似的笑望着步烟飛。

「你想怎樣？」步烟飛下意識往後退出一步。

沈勝衣不答，一隻左手已摸到了劍柄之上。沈勝衣只是笑。

「我們約好了七月初七……」

「十三殺手去了五個，還有八個，七月初七那一天我要同時應付你們八個人，但現在我若是將妳宰掉，到時就只需應付七個，七個不是總比八個容易應付？」

「你……」

「這樣好的機會我當然不會輕易錯過的！」

「你敢！」

「我又還有甚麼不敢！」

步烟飛反而笑了。「憑你的武功，我一定打不過你，憑我的輕功，你可也一定追不到我！」

沈勝衣也笑。「憑我的武功，你一定打不過我，憑我的輕功，我却未必追不到你！」

這句話一說完，他的人就飛起，箭一樣射向步烟飛！

步烟飛早就提防有此一着了，沈勝衣身形才動，她的人亦飄了開去！

她的輕功果然比沈勝衣高明，沈勝衣的身形才落在她原來置身的地方，她的人已在五六丈之外！

沈勝衣也不慢，身形陡落又起，緊追在步烟飛身後，他身上的七處傷口似乎並不怎樣嚴重，那份矯活，輕捷，簡直就像是完全沒有受過傷似的。

他的輕功本來就不錯，雖然還不及步烟飛，這下子全力展開，居然能够在步烟飛六七丈的地方緊緊跟着！

步烟飛無意中回頭一看，不由得皺起了眉頭。

「這人說的原來眞的是老實話！」她嘟喃一聲，身形更快了！

一口氣她飛越了好幾十丈，再回頭一看，沈勝衣居然還是跟在身後六七丈！

步烟飛這才眞的吃了一驚！

她那裏還敢怠慢，就像是一隻給老虎趕着的兎子，連停也不敢一停了。

花草樹木，飛一樣自兩人的腳下倒退，接着一片片的田野，一條條的道路，然後又是一條條的道路，一片片的田野……

秋染蘆花白　血冷溪水紅

蝙蝠那幢怪屋原來是在翼城北郊。

這其間好些道路，好些田野。

過了這些田野，這些道路，翼城就在望了。

步烟飛這下子更就在翼城城門之外。

沈勝衣還是追在她的身後，距離却不足五丈了。

路上的行人雖然不多，可也不少，看到在追逐的這兩個人，不其而都吃驚的收住了腳步。

沈勝衣一身血污，散髮飛揚，誰見到他都不難吃一驚的。

步烟飛？

步烟飛長裙飄舞，簡直就像是雲中的仙子，只可惜已不能再出塵了。

這一路急奔，就算是眞的仙子，只怕也難免蒙塵。

她已在喘氣。

女孩子的身子輕盈，天生就是練輕功的材料，所以輕功練得比男孩子高明實在不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但說到氣力方面，女孩子顯然就比較吃虧了。

例外當然也會有的。

步烟飛却並不是在例外之內。

這下子她只想趕快擺脫沈勝衣，找一處地方好好的歇歇。

是以一來到城門之前她幾乎連想也懶得一想就飛了入去。

城內的屋宇店肆一定很多，橫街小巷一定不少，憑她的輕功，憑她的經驗，應該可以從容擺脫沈勝衣的追踪。

她心中一得意，不由得回頭一望沈勝衣。

沈勝衣離她只有四丈了。

這本來還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只是在她這回頭一望。

她實在不該回頭一望的。

一行人正踏着白石大街，打從城中向城門的方向走來，她這回頭一望，就疏忽了這行人的存在。

她的身形何等迅速，到她察覺的時候她離那行人當前的四個已經很近很近了！

這四個人一直眼向前看，可也冷不防步烟飛閃電也似撞來，又抬着東西，轉動

中來就不够靈活，那裏還來得及躲避？

步烟飛才回過頭，眼前就出現了兩張極其年輕的臉龐！

兩下眼看就要碰在一起！

步烟飛到底是步烟飛，驚呼未絶，左右雙掌已向那兩張臉拍了出去！

叭叭的那兩張臉上立時各自出現了一個飛紅的掌印！

步烟飛情急之下，掌上用的力道當然不輕，那兩個青年空有一身武功，也不由的左右飛開，猛的挨了這重重的一掌，抬着的東西不其亦蓬的摔在地上！

步烟飛兩人中穿過，正好落在那東西之上！

那東西赫然是一副棺材！

步烟飛一看見是棺材，脚就軟了！

難得她居然還有氣力，從棺材上跳下來。

她脚下才一着地，耳中就已聽見了錚錚的連串利刃出鞘的聲音。

她目光才一抬起，眼旁就已瞥見了閃亮的劍鋒！

劍，十口劍！

十個衣飾一樣的青衣少年，十雙如隼如鷹，似火似燄的眼睛，十張充滿了憤怒的臉龐，其中的兩張還留着飛紅的掌印！

目光一齊射着步烟飛，劍尖一齊指着步烟飛！

咆哮雷霆！

十個青衣少年雷霆中同時展動身形，十口鋒利的長劍雷霆中螃蟹的爪鉗一樣剪向步烟飛！

這威勢何等凌厲，這聲勢何等驚人！

步烟飛不由的面色發白！

她也知道不妙了，正想抽身離開，那知道才一移動，一股無形的壓力就從四面八方追來！

這十劍分明已封死了她的身形！

即使是平時，陷身這「無腸劍陣」之中，她要逃出去也不是一件易事，何況這下她實在已有些乏力？

又一聲咆哮，劍陣終於發動！

這無腸劍陣一發動就再沒有人能够制止！

這十個青衣少年的精、氣、神、力已溶爲一體！

這十劍刺出已成有去無回之勢！

劍氣在流動，劍光在閃動！

劍芒十點、百點、千點、萬點，交織成了一道綿密已極的劍網！

劍網一落下，困在劍陣中的人只怕就得粉身碎骨！

劍網已在落下！

森寒的劍氣砭人肌骨，步烟飛的冷汗剛從鼻尖上滲出就凝結在劍氣中！

一種前所未有過的恐懼猛然襲上她的心頭！

「斬！」一聲霹靂暴起！

劍網暴落！

也就在這刹那，一道飛虹一樣，閃電一樣的劍芒突然破空飛來！

劍光輝煌而迅急，猛擊在劍網之上！

錚錚錚的一連串暴響，劍芒飛散，劍網飛散！

十個青衣少年踉蹌後退，十把劍竟有六把散落在地上！

步烟飛的身旁却多了一個人！

這個人左手一劍，手壓在唇下，劍脊却壓在鼻樑上，眉心上！

劍光閃亮、銳利，這個人的目光更閃亮，更銳利！

「沈勝衣！」十個青衣少年突然同時一聲驚呼！

這個人當然就是沈勝衣！

除了沈勝衣，還有誰能施出這麼輝煌，這麼迅急的一劍！

又還有誰能一劍就擊破無腸劍陣！

這一劍顯然已傾盡他所有的力量，他站立在那裏，突然汗落如雨，一身濕透！

他的胸膛不住起伏，但目光依然堅定，手更堅定！

十個青衣少年怔怔的望着沈勝衣，眼瞳中又是驚，又是怒，其中的六個一長身，連忙執回給震落地上的長劍！

劍一在手，這六人眼中的驚懼之色便少了三分！

二十道目光一交錯，十個青衣少年的身形又展動！

劍光再起！

「住手！」一聲暴喝適時劃空傳來！

沈勝衣目光一轉，就看見負手站立在那裏的無腸公子！

無腸公子的一雙沒有感情，沒有變化的眼睛也正在望着沈勝衣！

「人生何處不相逢！」

「幸會！」沈勝衣只有這一句說話。

「只可惜這一次你我相逢仍然不是時候！」無腸公子淡笑，「家父的靈柩正等着北歸故里，恕我未便在此多留，失陪—

—起棺，啓程！」

最後這四個字當然是說給那十個青衣少年聽的。

這四個字一說完，他就大踏步走了出去，頭也不回。

他竟然完全不追究無腸君的靈柩給撞倒地上的一事。

他甚至連問也不問步烟飛是什麼人？

沈勝衣又爲什麼要出手？

十個青衣少年恨恨的瞪了沈勝衣一眼，也自回劍入鞘，抬起棺木，默默的跟住無腸公子身後。

沈勝衣目送遠去，苦笑。

他當然知道這一筆賬無腸門是必又完全算在他的頭上。

他當然也想像得到無腸公子心中的怨毒，憤恨！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他歎了口氣，忽然想起了步烟飛，目光霍地轉回。

步烟飛並沒有走。

步烟飛正在望着他，一見他回頭就問：「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無腸門中的人！」

「無腸門？」步烟飛一驚，「那死魚眼的莫非就是無腸公子？」

「你也知道他？」

「我還知道你擊敗了無腸君。」

「你知道的似乎不少。」

「聽說無腸君因此飲恨自盡？」

「嗯！」

「他們抬着的就是無腸君的棺材？」

「你沒有聽清楚無腸公子的說話？」

「怪不得方才他們對我那麼兇了！」

「我對你難道就不兇？」沈勝衣右手霍地暴長，抓向步烟飛！

相距那麼近，又是出其不意，步烟飛那裏還來得及閃避，驚呼才出口，一隻右腕已在沈勝衣手中。

「這次你還走得了？」沈勝衣一面兇光殺氣似的。

步烟飛却笑了。「你要殺我方才就不會救我，方才你還狠不起心腸不成現在就狠得起來了？」

沈勝衣一怔！

「你方才爲什麼要救我？」

沈勝衣冷哼一聲，沒有回答。

實際上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爲了什麼，只記得那會子一股熱血突然湧上心頭，人就飛起，劍就刺出！

「不管你是看不過眼還是爲了什麼，你既然救了我，我……」步烟飛瞟着沈勝衣，「我還是感激你的。」

「你最好忘掉。」

「我怎會忘掉？我怎能忘掉？」

沈勝衣只有閉咀。

步烟飛的目光落在沈勝衣握着她右腕的手上，一張臉忽然又紅了起來。「你怎麼還不放開人家的手？」

沈勝衣這才省起，就像是給毒蛇在手背咬了一口似的，慌不迭的鬆開。

步烟飛驚呼才出口，一隻手腕已在沈勝衣手中。

「他們剛才施展的就是無腸劍陣？」

「好像是的。」

「看來並不像傳說中的那麼厲害。」

「是麼？」

「我雖然不能像你這樣一劍就將它擊破，但若是一劍在手，在劍陣發動之前，憑我的身手，相信亦不難突圍而出！」

「是麼？」

「只可惜我從來就不帶劍……」

「那你平時殺人用什麼？」沈勝衣目光一寒，「用手？」

「我沒有殺過人！」

「是呀！」

「你是十三殺手之一？」

「是呀！」

「殺手之所以成爲殺手就是因爲替人殺人？」

「是呀！」

「你不殺人，又怎會成爲十三殺手之一？」

「我表哥也是十三殺手之一！」

「哦？」

「由開始他就認爲一省的生意還不够做，但說好了一人只管一省，他想多做一省的生意就得多找一個人！」

「哦？」

「這個人，身手不單止要好，還要願意聽他擺佈，在他的心目中，我就是這個人！」

「所以他找上了你？」

「所以我的一省雖然也死人不少，却完全跟我沒有關係。」

「人都是你的表哥殺的？」

「不是他就是他的助手！」

「他眞的是你的表哥？」

「眞的！」

沈勝衣一怔。

他盯着步烟飛，似乎是要從她的面上，她的眼中，找出說謊的跡象。

步烟飛並沒有迴避他的目光。

兩人的視綫相觸相凝。

步烟飛的眼瞳是這樣的清朗，是這樣的純潔。

無論怎樣看她也不像是一個會說謊的女孩子。

沈勝衣終於移開了目光。

「你知不知殺手並不是一個值得欣賞的名詞？」

「知！」

「你知不知十三殺手聲名狼藉？」

「知！」

「你既然都知爲什麼還要聽你那混賬表哥擺佈？」

步烟飛的面上突然浮現出一種難以言喻的落寞之色。

「我本來是有點喜歡他的！」她幽幽的歎了口氣，垂下了頭。

沈勝衣又是一怔。

女孩子若是喜歡上了一個人，又還有什麼不可以爲那個人犧牲的？

「你那混賬表哥到底是誰？」

「柳展禽！」

「柳展禽？」沈勝衣眼中的瞳孔立時

收縮，面上的肌肉立時翻緊！

「聽說他已死在你劍下？」

「嗯……」

「你雖然殺死了他，我並不怎麼樣恨你。」

「……」

「他雖然死了，我並不怎樣難過。」

「……」

「我雖然傻氣，還不至於什麼也不知，儘管我對他怎樣怎樣，在他的心目中還是沒有我的存在，在他的心目中就只有一個叫做霍秋娥的女孩子！」

步烟飛一直低着頭，並沒有留意到沈勝衣的面色這刹那一下子變的蒼白如死！

「我眞想見見這霍秋娥，看看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

「住口！」沈勝衣猛一聲斷喝！

喝聲陡落，他的人已狂奔而出！

步烟飛實在吃了一驚，到她定下心，抬頭看去的時候，沈勝衣已走的無影無蹤了。

「這人的腦袋莫非有什麼毛病！」

步烟飛苦笑，她實在莫名其妙。

× × ×

沈勝衣的腦袋當然沒有什麼毛病。

他心中的痛苦還不是步烟飛所能夠知道，所能够了解的。

已近黃昏，未到黃昏。

斜陽透過這小酒肆的窗櫺，照在他的面上。

他的目光已矇朧。

「西溪秋早，七月初七，蘆花只怕已盡開了。」

他的語聲亦模糊。

苦澀的酒，苦澀的心。

他難道不知道酒入愁腸愁更愁？

他難道不知道，酒醉還醒，愁來又依舊？

× × ×

七月初七！

西溪果然秋早，七月初七，西溪的蘆花就差不多開盡了。

風吹蕭蕭，淺渚皚皚，一望無際，盡是雪白的蘆花。

蘆花盛處，蘆葦深處，一座小小樓台，臨風婀娜，經秋蕭瑟。

四圍皆水，葭蒹滿目，一望如雪，這座小小的樓台當然就是有名的秋雪菴。

還是拂曉，曉霧凄迷，風吹蕭索。

一個青衣人臨風獨立在秋雪菴中。

菴中有椅有桌，他却寧可站立。

他右手握着寶劍，左手按在身旁桌上的一個檀香盒子之上。

他看來還不到三十歲，一面的忠厚，但一雙眸子却說不出的靈活。

沒有人的時候，他這一雙眸子才靈活，有人的時候，他這一雙眸子有的也只是忠厚！

最可怕的就是這一種貌相忠厚的人！

秋雪菴中這下子只有他一個人，他的這一雙眸子當然靈活！

這一雙眸子始終不離菴外的沙洲，洲畔的蘆葦！

蘆葦中忽然飄起了歌聲。

水淨沙明，輕烟小岫，

西溪一帶清光，

溪花深處，中有雁兒藏，

舟過風葦動，

雁兒驚起，飛向何方？

好悅耳的歌聲！

「步烟飛也來了！」青衣人一笑。

笑意還在他的唇邊，那蘆葦深處已然欸乃的蕩出了一葉輕舟。

舟上人正是步烟飛。

除了步烟飛又還有誰能唱出這麼悅耳的歌聲？

青年人目送步烟飛一舟蕩過秋雪菴。衝上了一個沙洲，目光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沈勝衣亦應該到了！」

他喃喃自語，握劍的右手不覺一緊！

× × ×

沈勝衣果然到了。

舟行在蘆花深處，沈勝衣右手揮槳，左手就在劍柄之上！

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大意的人，如今更就一點兒也不敢疏忽！

蘆梗根根幾丈高下，望不到巔。

舟過，葦搖，風動，雁飛，沙沙之聲，不絕於耳。

更入，不但見不到天，連水也見不到，扁舟就彷彿蕩在細竹編成的籬笆之中。

人瘦得就正如籬中的黃菊。

再入，前面終於見到水光，沈勝衣奮力一槳衝開水面，秋雪菴立時在望！

扁舟並沒有蕩向秋雪菴，只是斜斜衝向一處沙洲！

舟還未到，沈勝衣人已舟中站起！

他人才一站起，脚下扁舟就猛的一震，碎裂！斷折！

沈勝衣冷不提防，那裏還站得住脚，噗通的翻身落水！

他這邊落水，一個人就從那邊的水面冒了出來！

放天龍！

放天龍手中一雙分水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又沒入水中！

一到了水中，放天龍簡直就像是變成了一條龍！

水冰冷，水清澈！

沈勝衣的頭腦本來就冷靜清醒得很，這下子更冷靜，更清醒！

他才一睜開眼，就看見一個人鯊魚一樣標來！

兩支分水刺緊接左右刺到！

沈勝衣水中一偏身，劍急忙迎上！

劍在水中沒有分水刺那麼靈活，放天龍在水中更是比沈勝衣來得矯活！

沈勝衣才封開放天龍右手的一刺，放天龍左手的刺就從不可思議的角度劃破了他右臂的衣衫，肌肉！

一股鮮血水中漂起，漂上了水面！

× × ×

青衣人的眼睛當然沒有可能那麼遠也看得眞切，他看不到水面漂起的鮮血，也無法知得到水底的情形，但他的目光還是瞬也不瞬的凝注着這遠遠的那邊的水面！

「沈勝衣在水中十成武功應該祇剩八成，放天龍應該還有三分可勝的機會！」

「三分必敗，八成必勝！」

「沈勝衣必傷，放天龍必死！」

青衣人沉吟着嘴邊挑起了一絲冷酷的

笑意！

× × ×

破舟仍浮在水面之上。

嘩啦怒的水花濺飛，一個人突然舟旁冒了起來！

沈勝衣！

沈勝衣的身上最少也有十處傷口，但身手依然矯活，右掌猛一翻，叭的擊在破舟上面！

破舟猛一沉，沈勝衣瘦長的身子箭一樣離水射上半天！

放天龍幾乎同時亦浮出了水面！

他實在不該跟着浮出來的！

沈勝衣半空中腰一折，瘦長的身子就倒衝而下！

劍在先，劍閃電一樣擊下！

放天龍才弄清楚沈勝衣人在那裏，閃電已擊在他的身上！

水花狂飛，沈勝衣人劍筆直插入了水中！

一股更大，更紅的鮮血連隨湧上了水面！

一個人跟着浮現，分開血水，游向靠近的沙洲，唉，沈勝衣？還是放天龍呢？

× × ×

「放天龍必死！」

青衣人冷酷的笑意仍在嘴邊，仍未消逝！

「殷開山應該準備應戰了！」

× × ×

殷開山已在準備應戰！

他看着沈勝衣浮出水面，看着沈勝衣淋向他存身的沙洲！

他的眼開始睜大，他手背的青筋開始怒起，他滿面的虬髯也在怒起！

他的人簡直就像是一頭怒獅，一頭蓄勢待發的怒獅！

× × ×

沈勝衣的脚下已接觸到地面。

他吁了口氣，一步一步的涉水而上！

水在他的胸膛，水在他的腰腹，水在他的膝脛！

突然他看到了水中巨大的倒影。

他目光一抬，就接觸到野獸一樣的兩隻眼，怒獅一樣的一個人！

殷開山！

殷開山的開山巨斧已擧起！

一聲咆哮，震撼長空，殷開山的人已怒獅一樣撲出！

水花怒濺，飛激！

殷開山落在沈勝衣面前，雙脚一插進水中，巨斧就已激蕩起驚人的呼嘯聲狂揮而出！

沈勝衣急一偏身，巨斧就從頭頂上空急掠而過！

一蓬斷髮連隨飛揚！

好利的一張巨斧！

劍更利，劍光已飛起！

沈勝衣一出手就是三七二十一劍！

殷開山居然也不慢，翻斧護在胸前，連擋了二十一斧！

斧一貼身，根本就已是一面盾牌！

斧一離身，却是犀利的砍殺！

殷開山馬上還了七斧！

沈勝衣連擋七斧，一隻左手竟已被震的發麻！

殷開山沒有千斤神力，也用不動這張開山巨斧！

沈勝衣立時驚覺！

殷開山連隨又是七斧出手！

他只希望沈勝衣再硬接七斧！

這七斧的聲勢更駭人！

沈勝衣若是再接這七斧，他的一條左手就休想再聽使喚！

幸好他連一斧也沒有硬接，只是盡量利用自己的長處！

劍快是他的長處，身形輕捷矯活同樣也是！

他閃開了這七斧，方位已與殷開山互易，他突然起步，往岸上奔去！

殷開山一怔，涉水急追！

水在狂飛，水在激濺！

還是沈勝衣的身形矯活！

殷開山竟連再給沈勝衣一斧的機會也沒有！

一到了岸上，沈勝衣的身形更輕捷，一點地，人飛在半空，再一個翻滾，就落在三丈外的蘆葦中！

這一片蘆葦只及人腰，蘆花皚皚，沈勝衣驟看來就像是置身雪海一樣。

殷開山一點也不放鬆，追入雪海中！

風在吹，蘆花蕩起一層又一層的雪浪，秋意更蕭瑟！

沈勝衣沒有再動，就站在原地！

殷開山看在眼內，脚步亦緩下！

一步，一步，他一步比一步沉重！

他混身的氣力又已凝聚！

這開山巨斧再揮出，是必更驚人！

斧已揚起，距離已不足兩丈！

沈勝衣突然一揮劍，砍飛雪花一樣的一簇蘆花！

沈勝衣背風，殷開山逆風！

蘆花飛起，隨風飛向殷開山的眼目！

殷開山沒有理會，繼續迫前！

沈勝衣再揮劍，揮劍，揮劍。

蘆花一時間漫天飛舞，怒雪也似沒頭沒腦的蓋向殷開山。

殷開山這才吃了一驚！

他放目望去，眼前盡是雪一樣飛舞着的蘆花！

沈勝衣竟似要隱在雪花之中！

殷開山又驚又怒，咆哮着身形暴起，殺奔沈勝衣！

一蓬更大的蘆花適時撞上殷開山的面門！

殷開山怒嘶，揮斧！

蘆花四下激盪，雪白的蘆花突然大半變成了血也似紅！

怒嘶聲突斷，殷開山咽喉鮮血狂噴，連人帶斧倒在蘆葦中，蘆花中！

沈勝衣就悍立在殷開山身旁，左手一劍低垂，劍尖血滴如縷！

× × ×

青衣人的目光亦已轉向沙洲！

他看不到沈勝衣詭異絕倫的一劍，也聽不到殷開山絕命的怒嘶！

他却在冷笑！

「沈勝衣即使在放天龍的分水刺下負傷，殷開山也不會是他的對手！」

「午前一定有雨！」他仰天望了一眼，面上的笑容更冷，「午前可不知沈勝衣又怎樣了？」

× × ×

午前果然有雨，暴雨！

沈勝衣在暴雨中，蘆葦中站了起來。

他身上的傷口已完全包紮好，他更還在這蘆葦中睡了好一覺！

這一覺醒來，他混身又已充滿了活力，人又在巔峯的狀態！

應該休息的時候他就休息。

還有機會可以休息的時候他也絕不錯過，他也一定休息。

沒有必要他絕不會在心力交疲的情形下出戰。

在這種情形下出戰他知道幾乎就等如在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他並不怕死，但他向來就反對這樣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這實在沒有價值。

今日是七月初七！

十三殺手是約戰他在今日！

這一約是死約，這一戰是決戰！

十三殺手今日不死，他絕難安息！

他今日不死，十三殺手也絕難甘心！

所以他放心安睡，他毫不着急！

他知道，他肯定，十三殺手一定不會離開，一定還在等着！

× × ×

曹金虎一直就在等着！

他的一身衣衫已在風雨中濕透，他的人還是盤膝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他的健康似乎並不怎樣，一張面龐瘦長而青白，不時還有一兩聲咳嗽。

他的一隻右手也始終不曾離開過橫放在他的膝上的那支長劍的劍柄！

這隻右手這下子突然收緊！

風雨中多了一股濃重的殺氣，他已感覺得到。

他緩緩的站起了身，又緩緩的回過了頭！

一個人站立在他身後兩丈的短葦中！

他沒有見過沈勝衣，但他知道，他肯定這個人就是沈勝衣！

他咳了一聲：「沈勝衣？」

沈勝衣點頭。「你？」

「曹金虎！」

「你在這裏等我？」

「我在這裏等你，我已等了整整一朝！」曹金虎又咳，「我不想再等了！」

嗆的一支劍鞘突然飛落在一旁，出鞘的劍已在曹金虎掌中挑起！

沈勝衣的劍早就出鞘，早就在手了！

四道目光劍一樣突然交擊在半空！

暴落的雨點刹時竟似要冰結在兩人之間！

好森冷的四道目光！

兩人的脚步，刹那同時舉起，同時跨出！

兩人的長劍亦同時刺出！

脚步移動的很慢，劍勢却是變化的很快！

相距仍遠，劍已攻守在空中！

三步跨出，兩人已互拆了二十一劍！

沈勝衣的面色越來越凝重！

這曹金虎的劍術赫然還在高歡，不了，無腸君等人之上！

曹金虎的一張臉却是越來越青白！

沈勝衣正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可怕的用劍高手！

又是三步，這三步之間，兩劍竟然虛空互拆了差不多五十劍！

兩人的心，劍，已合而爲一，心意變動的同時劍勢亦已變動！

這劍勢比平時何止快了一倍！

這三步差不多五十劍互拆，兩人的氣息漸趨迫促，滿面水珠紛下，也不知是汗水還是雨水！

這遙遙的運劍對拆雖然不能傷人身體，却能摧人心魄！

劍尖仍未接觸！

相距已在咫尺！

再一步，複雜的劍勢刹那簡化成一劍，全力刺出！

這一劍已能傷人，死人！

這已是決定勝負的一劍！

劍一刺出，曹金虎的腦海之中就閃起了一個念頭！

「我這一劍必傷他左臂，他這一劍必入我胸膛！」

他青白的臉上立時痙攣起一絲苦笑！

這一絲苦笑才現，森冷的劍氣已襲上了他的胸膛！

劍光飛閃，劍鋒交錯而過！

嗤的一聲裂帛，一道血口，沈勝衣左臂上直裂上肩頭，鮮血怒激！

曹金虎的面色同時死白，沈勝衣的一劍已插在他胸膛之上！

「我的判斷果然沒有錯誤！」他大笑，放聲大笑！

笑聲未絕，人已倒了下去！

沈勝衣也在笑，苦笑。

他的目光停留在自己的左臂之上，他知道，這隻左臂十天八天之內是不能再用的了！

他再看自己的右手，這隻右手曾以一支銀劍替他闖出「銀劍殺手」孫羽的威名，這隻右手雖然還不如他的左手，已絕非尋常可比！

但十三殺手又豈比尋常！

他實在沒有多大把握。

十三殺手還有五個！

這五個之內更有十三殺手之中機心最重，手段最辣的一人！

此去實在凶多吉少！

但即使眼前的是一條死路，他還是要去！

他立心要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成功爲止，他絕對不是會半途而廢的那一類人！

他撕下了一片衣襟，裹住了左肩的傷口，劍交右手！

他的眼神依然堅定，他的右手同樣堅定！

「生有何歡！死有何懼！」

他大笑，大踏步而去！

×

雨還在下着。

青衣人還在秋雪庵中。

「堪與沈勝衣一戰的只蝙蝠，我，柳展禽三人，可望勝他的獨曹金虎一個，沈勝衣若死，曹金虎必傷，重傷！」

他目注着簷前滴水，喃喃自語。

「曹金虎若死沈勝衣必傷，重傷！」

對十三殺手武功的深淺，他竟似瞭如

指掌！

十三殺手之中心機最重，手段最辣的一人不是他又還是誰？

「沈勝衣要是重傷，我有七分把握取勝，溫八風林四人設若不負我所望，沈勝衣必再負傷，我必勝！」

「只不知他們四人能否如我所望？」

× ×

雨還在下着。

溫八爺嘆息在雨中。

平時這樣的天氣，他一定留在家中，臥最舒服的軟榻聽最旖旎的小曲，嘗最豐富的佳看，品最香醇的美酒。

如今他能不嘆息？

他早就已學會享受，他早就已懂得養尊處優。

這本來就是不難學會，這本來就是不難懂得，問題不過在有沒有足够的金錢，有沒有充足的體力。

金錢方面，他已不再缺乏，至於體力方面他雖然已不再怎樣年青，但總算還年青。

近這一年以來，他幾乎已沒有再接過生意，他實在不想再冒險。

一個人有錢，最關心，最愛惜的，當然就是自己的生命。

沒有命有錢也沒有用。

嘆息着溫八爺看着自己發胖的肚子，又看看自己手中的寒鐵摺扇。

他實在懷疑自己能否接得住沈勝衣的左手劍一劍。

他一身的錦衣早已濕透，緊貼着他的肌膚，他的肌膚早已感覺到錦衣帶來的寒意！

他的心中陡地亦升起了一股寒意！

他猛的回頭。

沒有人。

他吁了一口氣，目光四下一閃，突然弓身竄入了一旁的蘆葦叢中。

他並沒有這樣停下來，小心的分開蘆葦，一步一步的繼續深入。

他要躲入蘆葦的深處。

他希望沈勝衣最後一個才找到他！

連番血戰，沈勝衣就算是鐵打的也難以支持得住！

沈勝衣若是最後一個才找到他，沈勝衣就算不死，他自信單憑他的一柄鐵扇也可以將沈勝衣殺死！

他笑了。

那裏才是蘆葦的深處？

× ×

雨漸細。

青衣人忽的搖頭。

「溫八貪生，風林多疑，貪生必然畏死，畏死必死！」

「多疑必然漫無目標，沈勝衣未見人風林的心神只怕已先自動亂，崩潰！」

「這兩人只怕幫不了我多少忙！」

× ×

風林的確多疑！他的身子弓伏在一叢蘆葦之中，他的雙手抓滿了暗器！

他的雙眸不住的在閃爍，在移動！

他的心神一如拉緊的弓弦，雖然未動亂，未崩潰，已然呼之欲出，一觸即發！

他的人最可怕就是在這種狀態之下！

（前方的蘆葦不正是沙沙响動？）

風林的目光在收縮！

（不是有人正在分開蘆葦出來？）

風林雙目暴睜，一聲怪叫，一個身子如箭離弦一樣蘆葦中標起，雙手狂揮，滿手暗器怒射而出！

慘呼聲暴發！

一個人從蘆葦中跌出！

風林身形半空中落下，狂笑！

笑聲，突起突斷，風林的雙睛又睜大了！

「溫八爺！」他脫口一聲驚呼，目定口呆的怔在那裏！

來的竟是溫八爺！

風林的暗器並沒有落空，全部打在溫八爺身上！

溫八爺一面的痛苦，一面的訝異！

「沙洲並不是只有水路可通！」

「我們上……上當了……」第二句話勉强說完，溫八爺就氣絕！

風林出手的暗器本來就沒有打算留活口！

風林又是一怔！

「他敢欺騙我！」他的面上突然浮現出一片怨毒之色！

蘆葦又在動！

風林似並未覺察。

他突然驚覺！

他的雙手才按上載暗器的豹皮囊，一道耀目的劍光已破空飛射而來！

風林大驚失色，一聲悶哼，一個身子猛標起，倒飛入身後的蘆葦叢中！

一串血珠隨着風林倒飛的身形凌空飄洒而下！

沈勝衣收劍！

劍尖有血，不少，也並不多！

他皺了皺眉，橫劍護在胸前，進入蘆葦叢中！

這一片蘆葦更高，更密，更深！

這一片蘆葦通往何處？

× ×

青衣人在皺眉！

他已聽到了溫八爺的慘呼聲，風林的怪叫聲！

溫八爺風林置身的地方離秋雪庵已不遠！

「溫八爺已死，風林只怕亦難活命，一舉連去二人，沈勝衣的傷勢，莫非並不重？」

「唉，要看常三風的一劍了！」

× ×

蘆葦中並沒有路。

沈勝衣手劍並用，分開蘆葦，一步一步向前推進！

（他已傷，他未死，他那裏去了？）

沈勝衣眼瞳中充滿了疑惑。

（他善用暗器，蘆葦中不易閃避，我一定要小心！）

他小心翼翼的分開前面一叢更密的蘆葦。

蘆葦一分開，當中就出現了一張面龐，一張陌生的面龐！

常三風！

沈勝衣一怔，常三風一笑！

寒光暴閃！

× ×

青衣人已換了一個方向站立。

這個方向面對溫八爺的慘呼聲，風林怪叫聲傳來的那邊。

「常三風心思比較精密，應有出人意表的一劍！」

青衣人的眼中洋溢着希望！

× ×

常三風出人意表的一劍已出手！

劍若是自上而下，劍若是平胸而出，沈勝衣劍在胸前，憑他的身手，實在不難化解。

常三風的一劍却是從下挑起！

沈勝衣驚亂之下難得還能够一錯步讓開下盤要害，但右腿無論如何讓不開的了，常三風的一劍就倒削在他右腿之上！

鮮血泉水一樣狂噴！

沈勝衣脚下不由一軟！

這一劍傷的實在够重！

常三風的第二劍跟着刺出！

沈勝衣悶哼，勉力一頓左脚，身形倒飛，嘩啦啦的撞倒一大片蘆葦，終於讓開常三風這第二劍，人却已倒在地上！

常三風獰笑，欺前，四三一連十二劍，追殺沈勝衣！

沈勝衣連站都已站不住，他心中又還有什麼可懼？

沈勝衣人在地上，已退無可退！

他也並沒有想到要退，右手劍一翻，閃電般迎上！

雙劍立時交擊在一起！

寒芒閃處，四下的蘆葦，支支斷碎，飛激！

沈勝衣擋了十二劍，竟然還能够再回敬三劍！

他的右手雖然不如左手，還不是常三風所能匹敵的！

這三劍反擊，常三風只能接下兩劍，第三劍就刺中了他的小腹！

劍還够不上尺寸，劍並未能够深入，常三風已然變了面色，他知道自己錯了！

沈勝衣可怕的並不是他的脚，而是他的劍，他只不過傷了沈勝衣的脚，又怎能認爲沈勝衣已無再戰的能力？又怎能自負必勝？

常三風的一個念頭還未閃過，沈勝衣已一挺腰從地上彈起！

人劍立時化成一道飛虹射向常三風！

只看劍勢常三風就已喪膽，他一聲驚呼，冲天急拔而起！

劍光從下飛過，一大片蘆葦斷碎，摧落在劍光之中！

沈勝衣左足一頓，劍勢一變，人劍急追而上！

常三風的輕功居然不弱，就踩着搖曳在半空的蘆花飛掠而去！

沈勝衣的輕功本在常三風之上，但這下只得一隻左脚使用，自然打了一個折扣，只能追在常三風身後，相距却可也未及一丈！

常三風當然感覺得到後背劍氣侵肌，連頭也不敢回，沒命的急掠向前！

兩個人飛馳追逐在蘆葦之上，蘆花之上，一如驚起的兩隻雁兒！

雁兒驚起，飛向何方？

× ×

青衣人秋雪庵中看見這驚起的兩隻雁兒，也知道這兩隻雁兒要飛向何方。

他瞬也不瞬的注視着這兩隻雁兒。

彷彿從中找出什麼。

忽然他笑了！滿意的笑了！

「沈勝衣只用右手使劍，左手必然遭到重創，他的左手不能用劍，他的人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他只用左脚施展輕功，身形快而不靈，捷而不活，右脚必然受傷，所傷必然極重，哈！步烟那邊要是再助常三風一臂之力，我差不多就已不用出手了！」

他笑着左手抄起桌上的檀香盒子，突然移步向欄邊！

× ×

蘆葦已到盡頭。

蘆葦的盡頭是一片沙灘。

常三風一掠下沙灘，就看到坐在一堆亂石上，白衣飄飄，一如雲中仙子的步烟飛！

「步烟飛，攻他身後！」常三風大叫一聲，奔向步烟飛！

步烟飛好像沒有聽到，坐在那裏，動也不動。

常三風不由得着了慌！

他顧得說話，身形已慢了一步，再一慌，又慢了一步！

沈勝衣的人已到了！

人到，劍到！

常三風猛可又是一聲大叫，身形突然快了好幾倍，飛越沙灘，一頭衝入水中！

水花嘩啦的怒激，激起的水花鮮紅如血！

常三風後背狂噴而出的鮮血已染紅了這附近的水面！

憑他的武功，以沈勝衣目前的狀況，要殺他眞還沒有那麼容易，只是他已喪胆在先，再絕望在後，方寸大亂，奔來的又是沈勝衣着地後一頓足，借力使力，與人齊飛的一劍，就想不死也不成！

沈勝衣一劍刺出，人就滾跌在地上，連站也站不穩了。

沈勝衣也只是一個人！

以這麼重的脚傷，他還能飛馳那麼遠擊殺常三風，不過是一鼓作氣！

常三風一倒下，他也只好倒下了。

這亂石上坐的若是第二個人，他或者還會支持下去，但這是步煙飛，他實在放心，一放心，凝注的眞氣那能不散？

他已知道步煙飛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他相信步煙飛絕對不會對他不利。

他重重的喘了好幾口氣，坐起半身，望了一眼步煙飛，笑。

他居然還能够笑得出來。

步煙飛就笑不出了，她只是望了一眼沈勝衣，目光就移開，面上赫然帶着驚惶的神色！

沈勝衣也覺得奇怪，順着步煙飛的視綫望去，立時看見對開水面上的秋雪庵，秋雪庵中凭欄而望的青衣人！

青衣人一笑，終於騰身越過欄干，飛出了秋雪庵！

他左手托着檀香盒，右手緊握配劍劍柄，只用雙脚遊弋，那脚尖一點再點水面的蘆葦，身形兩個起落，就橫越水面，落在沙灘之上！

沈勝衣終於見到這十三殺手的最後一人，他的目光突然收縮！

「是你！」

「是我！」

「我早就應該想到是你的了！」

「哦？」

「高歡在白巾上留下來的其實不是螃蟹，而是蟛蜞——擁劍公子！」

擁劍公子！

這十三殺手之中機心最重，手段最辣的青衣人原來是五年前敗在沈勝衣劍下的擁劍公子！

擁劍公子只是笑。

「我認識你，也知道你住在什麼地方，高歡若是說出你的姓名，下一個我必然找你……」

「所以我非殺高歡不可！」擁劍公子替沈勝衣接下去，「我本來就不是你的對手，所以我一殺了高歡，亦非走不可！」

「高歡死在你劍下，殺人的罪名我想你一定推在我身上！」

「這正是一舉兩得！」

「如此他們才會繼續相信你，如此你才好安排今日的計劃！」

「你也知道是我的計劃？」擁劍公子笑的好開心。

眼看自己的計劃一步一步進展，一步一步成功，他又怎能不開心。

沈勝衣却歎了一口氣。「你竟能使他們一個一個替你賣命！」

「這其實算不了什麼，我只不過盡量利用自己對這裏環境的認識！」擁劍公子一瞟建在水上的秋雪庵，「秋雪庵不錯是遊人必到的地方，但你並不是遊人，蝙蝠相信只知告訴你約戰在沙洲之上，是以我雖然選擇秋雪庵等你，你雖然扁舟一出蘆葦，秋雪庵就在望，你還是不會催舟直向秋雪庵，我在秋雪庵之中反是最安全不過，而你只要一踏上沙洲，就得一戰再戰，你要是到得這裏，見得着我，十三殺手必然死傷殆盡，你亦必然身負重傷！」

擁劍公子一沉聲接道：「你若是身負重傷，我就有八成把握取勝！」

沈勝衣冷笑。「十三殺手無一是尋常可比，你與他們聯手本來就已有十成把握取勝，捨十成不取而取八成，你到底是聰明還是愚蠢？」

「聰明！」擁劍公子緩緩的踱着方步，「我若與他們聯手，你雖然必敗必死，他們未必盡死，我目的却是在他們盡死在你劍下！」

「你這又爲了什麼？」沈勝衣大感訝異。

步煙飛一旁忽然接口：「爲了那萬兩黃金！」

「哦？」沈勝衣一怔。

擁劍公子却大笑，左手猛一翻，將手中檀香盒子摔在沙灘上！

盒蓋噗的彈開，好幾張銀票就飛了出來，隨風飄滾在沙灘上！

盒子裏頭還有厚厚的一束！

擁劍公子却連看也懶看一眼，冷笑一聲：「萬兩黃金還未放在我眼內！」

「那你到底爲了什麼？」步煙飛不由亦好奇心大起，追問下去。

「兩件事！」

「第一件？」

「接收十三殺手全部生意，財產！」

好狠毒的心腸，好狂妄的意念。

沈勝衣忍不住問一句：「你幾時開始有這種念頭的？」

「在知道你挑戰十三殺手之時！」

「第二件？」

「要你的一條狗命！」擁劍公子的神態陡地變得猙獰已極，他心頭的怨恨，怨毒亦盡在這猙獰的神態中畢露無遺！

沈勝衣沒有作聲。

他混身浴血，連站都再難以站得穩，但握劍的右手依然堅定！

站不穩還可以坐下來，劍若是握不穩，就得送命！

他的生命正就繫在他這右手的劍上！

擁劍公子盯着沈勝衣浴血的身子，盯着沈勝衣握劍的右手，突然冷笑。「你還想一搏？」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甘心束手待斃的人！」沈勝衣的語聲平靜得很。

擁劍公子的聲調却是激動非常。「好，我就成全你！」

嗆的他的劍連隨出鞘，連隨劃落！

沈勝衣的身子幾乎同時地上彈起，閃開一劍，還了一劍！

他居然還有氣力還手！

擁劍公子猛喝一聲：「好！」不閃不避，腕一翻，劍一挑，硬硬架住了來劍！

他的左手適時拍上劍柄！

他的左手右手一合一分，掌中劍錚的突然一變爲二，左手劍仍架住沈勝衣的劍，右劍却飛刺沈勝衣的胸膛！

沈勝衣做夢也想不到擁劍公子的一劍竟是兩柄同樣大小，劍身平薄的劍合成，那裏還來得及閃避！

總算他臨敵經驗豐富，反應敏銳，勉强一側身，讓開胸膛要害，右肩却已迎上了劍鋒！

嗤的利劍穿肩而過，沈勝衣右手劍再也把持不住，嗆啷墮地，腰腹連隨又挨了擁劍公子一脚！

血雨飛激中，他的肩頭脫出了劍鋒，身子倒飛一丈，倒摔地上！

受傷的右手右腿再給這一碰撞，沈勝衣只痛的幾乎沒有昏倒當場！

擁劍公子竟不放鬆，一個箭步欺前，再一脚！

沈勝衣立時又飛摔一丈！

擁劍公子縱聲狂笑，一滑步，移到沈勝衣身前！

「要你的一條狗命如今豈非已是易如反掌？」

沈勝衣居然還撐得住，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流下來的鮮血，歎了一口氣。「你善用雙劍，我方才還奇怪你爲什麼改用單劍，原來你畢竟還是兩劍雙飛！」

「這一劍二合爲一，一化爲二，豈非更出人意表，更令人防不勝防？」

「你這一劍的確在我意料之外，的確令我防不勝防！」

「這幾年來我可也不是白過的，爲了這一劍我也不知費盡多少心思，如今總算未負我所望，這一劍終於傷你，終於敗你，終於替我雪恨，終於替我雪恥！」

「這也算敗我？」沈勝衣幾乎忍不住要笑。

擁劍公子惡狠狠的瞪着沈勝衣，猙獰

一笑。「不管怎樣，今日你都得死！」

死字出口，他的劍已舉起！

就在這刹那，一條纖細的人影突然從他身後凌空撲來！

步煙飛！

擁劍公子耳聽風聲，人已回身！

步煙飛身形正好落下，揮手一巴掌摑向擁劍公子的面頰！

擁劍公子應該還來得及閃避，但他沒有閃避！

吧的他右邊的面頰出現了五條殷紅的指印，他左右雙劍即時飛起，脚亦飛起！

步煙飛可料不到擁劍公子是有意挨她這一巴掌，只顧歡喜，冷不防寒芒暴閃，雙劍齊來，饒是她輕功最強，也不及閃躲了！

嗤嗤的裂帛聲過處，她右肩左腿齊裂血口，人跟着給踢飛了出去，血珠長條一樣隨着她飛出的身形飛洒而下！

她人才摔落地上，擁劍公子已閃身來到她面前！

「你以爲我不清楚你的底細？」他冷笑，「你雖然也是十三殺手之一，死在你那裏的人，可完全是你表哥柳展禽下的手，你根本就沒有殺過人，你從來就不帶兵刃！」

步煙飛忍痛半坐起身，驚愕的望着擁劍公子。

「憑你的一雙手，你又能奈我如何，但憑你的輕功，我可也追你不到，我拚挨你這一巴掌就是要你吃我兩劍，有這兩劍，你又還能跑到那裏去！」

「你簡直是魔鬼！」

「罵得好！」擁劍公子雙劍一揚，「你一定要幫助沈勝衣，我倒也不能拂你的意，那你就先走一步，黃泉路上替沈勝衣引路！」

劍就要劈下！

一股勁風猛可從擁劍公子背後襲來！

擁劍公子一回身，只見沈勝衣躍身半空飛脚踢到！

來勢只弱不強，沈勝衣這凌空一脚已是強弩之末！

擁劍公子當然看得出來，也不閃避，迎着來勢踢出一脚！

兩脚半空相交，擁劍公子紋風不動，沈勝衣却倒飛了回去爛泥一樣摔做一堆！

「你要先死亦無不可！」擁劍公子旋即一個虎跳上前，劍指沈勝衣！

沈勝衣還感覺得到劍上的寒氣，他勉力抬起頭，勉力張開眼！

他凝望着擁劍公子，眼中既沒有乞憐，更沒有恐懼！

「視死如歸，好，我成全你！」

擁劍公子狂笑中揮劍！

劍尚未刺出，他忽的看到沈勝衣的眼中似有一絲笑意，一個很奇怪的笑意！

他一怔，突然聽到身後一下機簧響動的聲音！

他面龐的肌肉立時扭曲！

他猛可回身，在他的後背之上赫然已釘上了七支藍汪汪的鋼針！

他目光及處，就看到一個人踉蹌着從那邊的蘆葦中走了出來！

這個人左手撫着胸膛，指縫間滿是鮮血，右手緊握着一個長方形的鐵盒，一面的怨毒！

「風林！」擁劍公子脫口驚呼！

「正是風林！」

「七步斷魂針！」

「正是七步斷魂針！」

「給我解藥！」

「你還想要解藥！」風林大笑，他一張開口，血就從嘴角流下。

擁劍公子眼中又是驚，又是怒，一聲怪叫，撲向風林！

七步，他只奔出了七步，就痙攣着倒了下去，一張面龐已變成了紫醬色！

七步斷魂針果然名不虛傳！

風林冷冷的看着擁劍公子倒下！

「你欺騙我你就得死！」冷冷的說了這一句，風林亦倒下！

他竟是爲了報復而支持到現在！

這片刻間的變化，就連沈勝衣，步煙飛兩人也爲之瞠目。

步煙飛的眼珠子似乎比較靈活，比沈勝衣的先動，她看看擁劍公子，又看看沈勝衣，忽然問：「他眞的死了！」

「風林的是七步斷魂針，不是繡花針！」沈勝衣一笑，「這實在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他若不死，你我就死定了！」

「謝謝天！」步煙飛一下子跳起身。

「你傷的似乎並不重？」沈勝衣也爬了起來。

「好像是的，你呢？」步煙飛踉蹌着走向沈勝衣。

「也沒打緊，我還支持得住！」沈勝衣口裏說的輕鬆，一個身子其實已散了一樣，痛得要命。

他似乎也是大男人主義的信徒，不想在女孩子面前示弱。

步煙飛好像明白沈勝衣的心意，忽的苦笑了一下。「我倒有些支持不住了，你伴我回去，沿途照顧一下我好不！」

她說的當然是反話。

她關切的望着沈勝衣，眼中似乎還蘊藏着一些什麼。你若是曾經愛過，你就不難明白這一些什麼到底是什麼。

沈勝衣也看得出。

他皺了一下眉頭，目光投向那放着銀票的檀香盒子，忽的這樣說：「這些銀票相信不會是假的，你我還用得着，有幾張給風吹到了那邊，你辛苦一點，過去拾回來好不好？」

步煙飛並沒有想到那許多，眞的依沈勝衣說的，走了過去。

那邊的地上果然散落着五六張銀票。

步煙飛拾起了第一張，第二張……到她拾起第六張滿心歡喜的回過頭來的時候，才發覺沙灘上已不見了沈勝衣的踪影！

「沈勝衣！」

她這邊着急的叫了一聲，一葉扁舟就從她方才坐着的那塊亂石後箭一樣標出！

扁舟上就坐着沈勝衣！

「沈勝衣，你好！」她急的直跺脚，眼淚也快要掉下來了。

這葉扁舟本來就是她的。

沈勝衣回頭大笑。「我實在不好，我這一身傷勢最少也要一個月才會痊癒！」

笑語聲漸不可聞。

天遠，山遠，水遠。

舟更遠，人更遠。

（完）

三期完俠義恩仇故事

文·南玉
圖·令盧

復仇劍（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赤龍屯土霸甘貴壽恃强勒令新寡方大娘母子離境，夜遭俠士寄柬警告，只好作罷，十數年後，甘貴壽重起惡念，命手下往方家栽贜嫁禍，誣指方大寶兄弟盜刼甘家，押赴縣衙，當晚，縣官爲一俠士留柬告誡，方大寶兄弟遂獲釋，甘貴壽迭施奸計，均不得逞，又散佈謠言，宣稱方大寶，方小寶兄弟之名犯忌，致令赤龍屯迭遭旱災之禍，擬鼓動鄉民，羣起將方家逐出赤龍屯，方大寶心中忿忿不平，擬殺甘貴壽爲鄉民除害，方大娘嚴詞制止，她說，殺，並不是辦法，方小寶向母詢問有什麼好主意——

凄聲荒野號　血濺夜空紅

方大娘道：「娘要他學會忍耐學會教人，更要他武藝練好！你和戊生好，娘知道，生見個可靠的孩子，娘不會反對你們相好的，不過，由今天起你得暫時和他疏遠，跟娘學點東西，你別瞪眼，你的技藝比大寶差得遠了，除了輕功一門之外，都很差，你以爲娘不知道？娘看得出來！」

「娘，你笑人，我不依你！」

「小寶，你聽着，娘不是笑你。娘說的是實在話，娘雖然要你哥哥再苦練一年，以期大功告成，其實，也是爲你！」

「爲了我？爲我甚麼？」

「你的武藝太差，娘實在不放心你一個人留下來，你今年只有十五歲多，又不懂事，娘怎放心把你留下來？可是再過一年，你十六歲多，或者十七歲，娘再督促你學一些東西，娘就放心了！」

「娘，你打算跟哥哥眞要離開？」

「當然要離開，你以爲你娘要在這兒躲一輩子？」

「甚麼？爲甚麼是躲呢？」

「哥哥沒告訴過你？」

「沒有！」

方大娘嘆口氣，道：「唉，大寶這孩子，眞難爲了他！」

「娘，你說甚麼，怎麼我聽不懂！」

「你哥哥已然不說，娘也不便說，還是等你哥哥將來大功告成之後，再對你說吧！」

「娘，你現在就說！」

「不！不能說！」

「爲甚麼？」

「女子有三從四德，三從就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你哥哥不說，娘也不便說！」

「娘，你說嘛！你說嘛！」

「別胡鬧，由今天起，你要跟娘學手藝了！你先在一旁看着！」方大娘把一根針斜斜插在桌邊，然後投出一根綫，綫頭穿過針眼，一連幾次，屢投屢中，十分準

縲，她講解指力，目力，投法之後，便叫小寶自己去練，直至練到有成再告訴她。

自這一天起，小寶很少隨哥哥外出，常陪在母親身邊，別人問起來就說娘的身子不大舒服，要人侍候。事實也是如此，方大娘似乎是身子越來越衰弱了。

謠言是可怕的，但年輕一輩都不大相信這一套，且卞丙生他們早已料到會有此一着，所以更不相信，每當長輩提起，他們就說方大娘醫好了不少人，方氏兄弟教會大家捕魚打獵，更指出天旱的不止赤龍屯，何以別處也天旱？還有人提事實，證明這幾年大家的日子好過了，和大家懂得捕魚打獵有關！這麼解釋，是有力的，所以謠言起不了大作用，倒是暗算一着，都威脅着赤龍屯的人

有一晚，周福生夜歸，發現有兩個人到赤龍屯放火，周福生是急性子，叫了起來，嚇跑了對方，也吵醒了大家，很快撲熄了火，未致成災。不過，經過這一趟之後，大家都担上了心事，生怕有一天注意不到，便會給人家燒了房子！

「我們分班值夜，多養幾頭獵犬，就不怕有人來搗蛋了！」卞丙生提出具體的意見，受到歡迎，很快就編了班，分了隊，大寶小寶也值了夜，而且，爲了有人照顧方大娘，把他們分開在兩個不同的晚上值夜，算是給他們特別照顧。

大寶這時正在加緊練功，白天在家練，晚上在赤龍山練，這是秘密，不讓人知道的，可是有一晚，却有個不速之客打擾了他。

那一晚，二更左右，大寶正在練完內功，舒展手足，忽聽得有人經經嘆息：「弟兄有這樣的傳人，確有眼光！」

「誰？」方大寶驀然驚覺，身子一閃，便低聲喝問。

「請問你跟方天龍方大俠是甚麼關係？」來人神沉氣定的穩步走來。

「你說的方大俠是甚麼人？你和他是甚麼稱呼？你又怎麼稱呼？」

「你不用懷疑，我姓石，單名一個珏字，玉字旁個玉字！我跟方天龍是好朋友，也是好對頭，你是他的門人？」

「我是方大寶……」

「哦，你是大寶賢侄，想不到，你長得這麼大了！你爹呢？他怎會來到這地方的？」

「先父已經過身快十四年了！」

「可惜！可惜！故人別我先駕鶴，空留寂寞待故人！方兄，你大志未達身先死，我則空懷絕學對手無！青城一別，竟成永訣！你爲我，曾苦研三載，我爲你，也少睡十年！現在，我技已成，你竟先去，方兄，你……」石珏陡然盯着大寶道：「賢侄，讓我試試你的功力，較你爹當年如何！」

「小輩不敢！」

「快動手，我要發招啦！你盡力，不用顧忌，你爹當年也傷不了我，諒你也不能傷我！」他說時，果然就發掌進攻，第一招已十分凌厲，不容方大寶猶豫了。

「你要用劍，不能用手！」石珏見方大寶要插劍歸鞘，急忙制止，大寶見他攻勢凌厲，也不敢棄劍，但是，石珏料得不錯，方大寶果然有劍在手也佔不到便宜，常常遇險，還看得出，石珏是手下留情，未下殺手。

石珏忽而展眉，忽而皺眉，打了一會之後，他說：「賢侄，你的功力已不弱了，可惜缺乏經驗，常常判斷錯誤，而且失去了機會。不過，你不用心焦，從今之後，我每天來陪你餵招，你漸漸就會有經驗了！現在，你且歇一會，把劍給我，我給你一點見面禮！」

方大寶果然停了手，他接過劍，說：「你看清楚了，這是你爹在生時，最得意的一招，名爲『祥雲拱日』，但因爲他當時只能練，不能用，因爲他氣力不足，輕功未能配合，練來看看倒是好看，用來攻敵却支持不住，招未用實，人已落地了，因此，他除了在我和你娘面前練過之外，從未在別人面前練過，我答允代他想個辦法，使他可以實用，我爲這一招花了幾年時光，總算是練成了，想不到你爹却看不到，我就用這一招送給賢侄做見面禮吧！你看着，先向上跳，打個跟斗，環劍全身以防對方暗器，然後，拳足塌腰，轉身，挺足，揮劍，圈劍，再抖劍！本來，這抖劍與圈劍，是可以連環不斷的，在我自己練時，可以做到三抖三圈，但如果實用起來，大約只能做到兩抖兩圈；若果對手太强，震力太大我也許只做到一抖一圈。」

石珏的畫原來畫得很不錯，他先用炭在地上畫圖解釋，然後再表演，到第三次，他以竹枝代劍，與方大寶過招，第一抖，便撥斜大寶的劍，一圈一絞，大寶劍已脫手，他再抖劍進攻，大寶已無法應付。

「你看清楚了？你不忙練劍，有空可以先練躍跳，拳足塌腰，轉身，挺足，等到練純熟了，再練抖劍，圈劍！我想，三個月之內，你該可以練成了！」

方大寶再三稱謝，一有空就練，還想到叠足，振臂，吸腹，呼氣，吐勁等辦法，前後剛好一個月，石珏又來了，他叫方大寶練「祥雲拱日」給他看，大寶把加上了自己創新的花招，使出來威力更大，變化也更大，看得石珏連連稱讚。這一晚少不了又是大戰一場，打到盡興方休。

三個月過去了，方大寶本來要練一年多才能練完的武藝，都練完了。有一晚，他問：「娘，江湖上可是有一個叫石珏的人？他是爹的朋友還是仇人？」

「大寶，你怎麼這樣問？可是他找上了你？」

「是，我見過他！他自稱是爹的好朋友，也是爹的好對頭！可是眞的？」

「不錯！他是你爹的好朋友，曾經幫過你爹不少忙，但他確又是你爹的好對頭，他們常常打架，雙方都受傷！」

「娘，我不懂！」

「你聽下去就懂了！姓石的是個練武成痴的人，他見到人家會武，就纏着人家比武，死纏爛纏，日纏夜纏，非得人家和他打不可！只要人家肯打，勝敗他倒不在乎！你爹就常常給他纏得脫不了身，結果還要打一場才能作罷，你給他纏上了，可有麻煩！」

「娘，你放心！只要他不是壞人，不是與爹有仇，就行了，別的，我不怕！」

「不，最好還是別惹他！」

大寶道：「不行了，我已經和他打了

三個月了。」

「你和他打了三個月？你這三個月不是在練功？」

「娘，你誤會了，他一邊打一邊指點我，還教了我一招『祥雲拱日』，又把他自己的所學也傳給我，他說，只要我肯陪他打架，他保證在一年之內將他所學的盡傳給我！讓我完成爹當年的大志！」

「唉，石珏這個人，眞是太迷於武學了！這也許是個機緣，你既然碰上了他，就看你的運氣吧！」

「娘，他給了一柄七首，我看，留給小寶吧，七首易於收藏，小寶也許更合使用！」

「好鋒利啊！當眞是吹毛可斷！」方大娘拔了根頭髮，放在鋒口上一吹，頭髮果然斷了。

天氣由夏而秋，進入冬季，天氣轉冷了，尤其晚上，氣候更冷，值夜的人都穿上了大衣了。

這是一個陰沉沉的晚上，夜風呼嘯，甚爲勁猛，值夜的是卞丙生，林大盛和何金生！午夜過後，突然傳來鄰屯一陣繁密的狗吠聲。一狗吠影，百狗吠聲，卞丙生精神一振，注目四望，什麼也沒看到，亦沒聽到。

林大盛守另一邊，他依稀看到有個影子閃動，但看得不眞，一閃就沒有了，以爲是眼花，怕惹人笑話，沒有出聲。

何金生躲在樹上睡覺什麼也不知道。

原來林大盛沒有看錯，確是有兩個人入了赤龍屯，他們是走向郝大春家去，目的却未明。

突然，有人發出冷笑，嚇了那兩個人一跳，不自禁的停了步，伏下來。

「趁我未動手，快滾回去！你學狗爬低也沒用！還是快滾吧！」

這話聲並不大聲，那兩個人都聽得十分清晰，心知是給發現了，便恃着一身武功，索性站起來，拔刀待敵，準備厮殺！

「怎麼？不願意滾？那麼我就不客氣了！」

仍是只聞其聲，未見人影。兩個人立即以背靠背，提防偸襲。

突然，幾枚暗器破風有聲，嘶聲勁銳，兩個人還沒有看到是什麼人發暗器，暗器已分別射到他們的刀上「噹噹」聲响，清脆異常，夜又靜，聲音傳得很遠！

兩個人都覺得對方手勁甚大，握刀的手竟被震得虎口發痲。注目刀鋒，天呀！刀鋒竟被射出缺口，勁力之大，遠遠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走！回去再說！」一個說。

「是，回去再說！」另一個說。

「嘿嘿！回去？走得這麼容易？剛才叫你走不走，現在，可沒這麼容易！」話聲落，暗器發，那兩個人發出狂呼，發出慘叫，丟了刀，狼狽而逃。

赤龍屯的狗在吠，狂吠。

後來，大家找到了兩柄刀，看到血漬，找不到人。傷人的與被傷的都不見了。

「以後，我們可要更加小心了！今晚要不是有人暗中相助，可能會有不幸事發生呢！」

各人都同意這話，林盛生則懷疑傷人的是方大寶，因爲他找到一顆鐵彈子，認得是方大寶獵槍的彈子，但他沒有說。他知道方大寶不想別人知道，所以替他隱瞞了。

方大寶如常地練功，轉眼又過了幾個月，歲末了。就在歲末那一夜，石珏帶着渾身鮮血，跌跌爬爬的去見方大寶，對他說：「我活不成了，你不用費心了！快練一趟『祥雲拱日』給我看看！快點！」看完之後，他又說：「可以了！來，賢侄，聽我說！金大鵬快來了，還有，黑妖狐！你回去，告訴你娘，快躲開他！他們，找你娘，報仇！

「還有，你在我的鞋底，可以找到：……秘方！

「記着，金大鵬，就要來！」

「叔叔！可是金大鵬傷了你？我替你報仇！」

「是他！你，快躲，他，他毒……得厲害……」

石珏死了。他告訴了方大寶一個消息，還催方大寶躲避，但方大寶却要替他報仇！雖然他知道金大鵬能傷得石珏，石珏又勸他逃避，金大鵬一定厲害，但他還是要找他一拚！

金大鵬是怎樣一個人，方大寶全不知情，他所知道金大鵬這個人，只是在石珏瀕死之前才提到的，還有黑妖狐，也不知是什麼人，怎會與他母親有仇，要找他母親報仇！方大寶一邊埋葬石珏，一邊思索着這些問題，幾乎連在石珏鞋底找秘方也忘了。

「娘，石叔叔死了！」方大寶忍不住眼淚直流，才踏入家門就向母親報告了。

方大娘聽得吃了一驚，倏然變色，急聲喝問：「你失手誤傷了他？」

「不！是金大鵬殺的！」

方大娘又變色，帶着震顫道：「金大鵬來了？他在那裏？」

「不知道！石叔叔傷得很重，他說是金大鵬傷的！還有黑妖狐！石叔叔沒說黑妖狐和金大鵬在那裏！」

「他還說什麼？」

「他叫我和娘快點躲開！」

「還有什麼？」

「他給了我這張秘方！」

「沒有了？」

「沒有了！」

「這麼說，金大鵬的武功比過去又進步了！連石痴也傷在他手中，比過去是進步得太高了！」

「娘，你認識金大鵬？」

「認識！」

「你也認識黑妖狐？」

「認識！」

「你們有仇？」

「誰說的？」

「石叔叔說的！他說黑妖狐要找娘報仇！」

「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由他來好了！」方大娘十分鎭定，對兒子說：「你的武藝到底練得怎樣了？練一趟給娘看看！」

「娘，這裏怎麼行？我一練，只怕連屋也毀了！」

「眞有這分功力？」

「眞的！」

「那是說，你的外功練得不錯，火候仍然不够，未能做到收發隨意，以後還得多多練習！」

「是！」

「現在睡吧，我也要睡了！」

方大寶告退，却沒有睡覺，剛才石珏受傷的情形，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拭也拭不去，不斷出現心頭，使他無法入睡。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方大寶躺在床上又想起慘死的石叔叔，想起他臨死還記着他，指點他的武功，心神激動，總是無法入睡。

過了不知有多久，他聽到有人走動的聲音，便起身觀察，他很快就看出是他的娘出了屋外，手執白綢帶，迎風一抖一收，抖得筆直，收得巧妙，而一抖一收之間，竟無半點聲響，若非目擊，不知有人在揮練。

方大娘這一條白綢帶，長達八尺過外，手中還握有一團，如果全揮出去，恐怕超過一丈以上。但她玩得十分瀟洒，時而張開一幅，如橋石，如瀑布；時而束成一棍，横掃斜刺，絕不下垂，內力之厚可以想見。

「娘的功力只有在我之上，絕不在我之下！娘使這條綢帶，太好了，我只怕怎樣也練不成呢！」

方大寶在暗暗稱讚母親，方小寶也在暗暗稱讚母親，深爲母親的精妙招式所感動與吸引。

「好！練得好！十幾年不見，原來躲在這裏練功，眞了不起啊！」這是一個女人的口吻。

「我以爲是那一位，原來是你黑大姐，你的嗅覺眞了不起，我已經躲起來了，還給你掏了出來，眞不簡單！」

「客氣話，我們都不必說了，明天是大年晚，二更鼓响，我在赤龍坡等你！你可以帶一個人來收屍！」

「怎麽，過了廿五年，還未消這口氣？不惜以死相拚？」

「少廢話，我明天晚上等你！」

「值得嗎？」

「非常值得！」

「你不後悔？」

「方夫人，你太會說話了！」

「沒有別的？只有決鬥？」

「不錯，只有決鬥！」

「那好吧！我去就是！」

「但你要記住，不准驚動官府，只可以帶一個人去收屍！要是你違約，到時別怪我不出來！」

「你也一樣，只帶一個人？」

「當然！我也只帶一個人了！」

「好！你還有說的？」

「沒有了！明天見！」

「好，明天見！」

方大娘說完，看到有個影子閃了一下知是黑妖狐走了，也不追趕，也沒興緻再練，收起綢帶，回轉屋中。這下半夜，方大娘也不能安睡了！

方大娘無法入睡，便思前想後的想着過去和黑妖狐結怨的經過。

「唉！那時眞是少不更事，如果在今天，這事就不會發生了！」方大娘暗暗嘆息。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候，黑妖狐並未變成妖狐，只是一位較爲刁蠻狠辣的少女，也和方大娘本來相識，但兩人性情不同，黑妖狐爲人狠辣，恃技凌人；方大娘爲人爽直，好打不平，因此，爲了凌人與助人，她們兩人之間便有齟齬，但事過之後，也就算了，並未成仇，她們成仇，主要還出在方天龍。

方天龍成名得早，俠名遠播，人又長得英俊，早爲年輕少女所心儀，爭欲結交，更希望結成伴侶，黑妖狐是這衆多少女之一。因爲她有一身武功，人也長得很美，所以很容易受到方天龍注意。

但是，方天龍也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且享有俠名，對黑妖狐的言行大爲不滿，雙方只停在一般朋友的階段，沒有進一步發展。這情形，在方天龍來說，並不重要，但黑妖狐則甚爲焦急，因爲她無法再進，其他人便會乘機而進了。

這時候，方大娘的名聲開始有傳聞了。她比黑妖狐年輕了五歲，比方天龍年輕了八歲，對於婚姻並不着急，而且名氣剛起，刺激了她的豪氣，她要自己闖出名堂，不想倚靠任何人，因此，對於各人爭相結納的方天龍，她竟不屑一顧。

方大娘這做法也是出自少女的矜持與傲氣，照理應激起方天龍反感的，但事情却恰恰相反，方天龍不但不恨方大娘，反覺得第與衆不同，反過來要接近她。若果換了別人，可能是求之不得，倒履相迎了，方大娘却怕人家說他要借方天龍名氣，避不與方天龍見面。世上偏偏就是這樣，容易得到的東西不重視，得不到的東西却夢寐以求，非到目的不肯罷手。方天龍也這樣，他不肯放棄和方大娘結交。

黑妖狐這時正熱戀方天龍，可說是單戀着，對方天龍的一舉一動都十分注意，也十分敏感。她很快就知道方天龍追求方大娘這件事，她感到十分煩惱，對方大娘又妒又羡，便去見方大娘，警告她說：「我警告你，方天龍是我的，你休得染指，我有話在先，要是我發覺你與方天龍有往來，我不會客氣的。你記住才好！」

黑妖狐這番話，弄巧反拙了。方大娘起了反感，她說：「方天龍是你的也好，是別人的也好，我都不理，你放心，我決不會去找他！可是我也有話在先，我不怕任何人恫嚇，要是他要和我做朋友，找上門來，那是他的事，我和任何人做朋友，我自己有主意，別人休想干涉！」

「你這是算什麽？算是要跟我爭個高下？」

「隨你怎麽說，我不在乎！」

「好，你等着吧！我們騎驢讀唱本，走着瞧好了！」

「隨你怎麽說，我還是那一句：我不找他！我不怕任何恫嚇，也有自己主意選擇朋友！」

黑妖狐收不到效果，開始恨上方大娘，便設法造方大娘的謠言，阻止方天龍去找方大娘。但方天龍却不理謠言，終於找到方大娘。一見之下就給方大娘的氣質所吸引，愛上了她，終於兩個結了夫婦，成爲名重一時的江湖俠侶不知羨煞幾許人。

黑妖狐在大寶出生不到三個月時間，曾經去尋仇，要把方大娘母子置於死地。

方大娘苦戰之下受傷，危急間方天龍恰回來，才把黑妖狐擊退，此後，方天龍甚少遠離妻兒，更把自己所學與妻子共研同參，一起進步。

這已經是陳年舊帳了，方大娘久已塵封，不再想它了，想不到黑妖狐又找上門來，使她重想過去，陷入了往想，產生了愁思。

方大娘此時所想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她這十多年來雖說養育兒女，但也是教導兒女。她在教導兒女時才眞正了解到「學而後知不足，教而後知困」這兩句話的眞義。過去她和丈夫同參共研，丈夫在各方面都較她爲勝，她不用怎樣傷腦筋，根本未知到教如何會困。及至丈夫過後，她母兼父職，這時才覺得教導兒女的不容易，開始認眞鑽研了。經過鑽研後，她有新的發現：自己的功力大進，比和丈夫同參共研時進步更大，更速。這個發現使她信心大增，興趣也大增。這十多年來的進步，使她有足够的信心對付黑妖狐。但是，這是她自己而已，對於兒女，她還是不放心的。當她想到對方除了黑妖狐之外，還有一個金大鵬，自己最多只能應付其中一個，而大寶小寶決難對付另一個，這怎麽辦呢？如何應付這場災刼？

方大娘想到一個辦法是把兒女遣走，自己則不惜拚老命，和敵人作一死戰！但她了解大寶小寶的性格，不管自己用任何方法，都不易獲得成功的。因爲，她知道，他們決不肯在這倉卒時間離開自己，不管他們知不知道實情，他們都不會同意。

方大娘沉思未已，更鼓已經三响了。她輕輕地嘆了口氣。

「娘，你還未睡？你該早點睡覺，養足精神！」大寶的聲音突然响自方大娘的耳邊。

方大娘一怔脫口問：「你說什麽？」

「娘，你不用瞞我了，你不是約了黑妖狐明天晚上見面？」方大寶直白地說。

「你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剛才，我看到娘在練功，黑妖狐來了！」

「你既然知道，我也不瞞你，但你不可讓小寶知道！」

「不，小寶已經知道了！」

「什麽，小寶也知道了？」

「知道我剛才看到小寶匆匆回去！」

「這就麻煩了！黑妖狐只容許我和一個人同去！」

「娘，黑妖狐的話怎能相信？我們也不該受她限制！」

大寶這話使方大娘心頭一凛，也一亮，不由的想起死去的丈夫，他在生時就常說：「我行我素，於人無損，於心能安便是好事，便值得幹，何必處處遵守什麽規矩，別人定上的規矩未必全對，敵人，壞人的話更多不對，我更沒有遵守的必要，我只行心之所安，別人如何說，我理不得許多！」

這是方天龍在生時不止十次對妻子說過的話，而且，從他後來的行事中，的確如此，而事實證明他的話是對的，敵人確實多說謊話，壞人亦多說謊話。

方大娘驟然想起丈夫生前的言行，心眼一亮，不禁多看一眼兒子，心想：一點不錯，他眞是天龍的好兒子，連這一點也跟他爹爹一樣。

「娘，你想什麽？你眞相信她？」

「大寶，我不是相信她，我是太不相信她！」

「太不相信她？這話怎講？」

「娘是怕她埋伏有許多人，那時，我們將會無一倖免了！」

「這個，娘你大可放心！」

「你有什麽妙法可以對付？」

「等一會就有了，現在還沒有！」

「你打算找戊生他們相助？千萬不可，他們對付鼠竊小匪還可以，對付黑妖狐，可不行，千萬別找他們，白白要了他們的命！」

「娘，你猜錯了，我不會找他們的，我是另有辦法，足以打敗黑妖狐和金大鵬的！」

「你有什麽辦法？你說出來給娘聽聽看！」

「不用找別人，我自己就可以了！」

「胡說，你怎可以如此自大？娘還担心打他們不過，你却一點也不担心！」

「娘，老實說，我不是自大，我是瞧不起他們。」

「你有什麽道理瞧不起他們？」

「石叔叔在遇害前兩晚還和我交過手，說我的功力和他相去不遠了，他遇害是給金大鵬與黑妖狐輪戰至重傷的，他說他也打傷了金大鵬，最少也有三幾天才能復原，自從那一晚之後，我曾苦苦琢磨，這幾天來，我自覺功力最少增了一半。到明晚，可能會增至一倍，你想，以我增加一倍功力之後，幾乎等於我與石叔兩個人的功力，還不能打敗他們？」

「你幾天時間，怎會增進這許多？」

「這個連我自己也不明白，但却是事實。」

「你怎會發覺的？」

「我過去練功，練一個時辰就開始覺得疲乏，氣力不如開始時充沛有勁了，我練的碎石掌法，拍到三五十下便感到手掌發麻，隱隱作痛，打到五掌以上，才能擊碎石塊，練完之後，要歇好一會兒才能氣血順行，回復原狀！」

「現在呢？有什麽分別？」

「這兩天我沒有練碎石掌，專心於練『祥雲繞日』，『流雲出岫』，『幻影千重』，『風旋水聚』，『曲水流觴』這些，和專注內功心法，可是一練就忘了時間，根本不知疲乏！」

「你一直未練過碎石掌？」

「今早練過，才第一掌就擊碎了石塊，而且是那麽輕輕的，隨意的一掌，倒把我嚇了一跳！再試一下還是一樣，多試幾掌，還是一樣，這樣我才相信，功力倍增於前，不過……」

「不過什麽？」

「我今後可苦了，不能隨便拍任何人一下，要是忘了，準會出人命！」

「這怎會呢？當你練到收發隨意時，就不會隨便傷人的了！不過，你這麽說，我還是不能相信，你試給我看看，可是眞的？」

「這兒沒石塊，怎麽試？」

「這兒有個鐵砧，你試試看！」

「鐵砧？這個……」

「這雖然不是石，你一試，娘就看出來了！」

方大寶沒法，只好以鐵砧作石塊一試，擊下一掌，這一下，可試出眞僞了，鐵砧也給打碎了一角，石塊更不用說了。

「這是眞的？」方大娘怔怔地看着鐵砧又看看兒子，眼看得淸楚了，却仍不能相信，就是方大寶自己也給這個意外怔住了。

他早先對母親所說，雖然不全屬子虛，却也不全是事實，他是有意誇大自己的進步安慰母親的，用心倒並不壞，想不到母親要他當面一試，這一來他便圖窮七現了，但這一掌却使他母親相信了，激動得抱住兒子。

「娘，你現在可以放心啦！相信我可以對付他們兩個啦！」

「不！他們是人，是活的。鐵砧是鐵，死的，鐵砧可以放在這裏讓你打，人可不同，他們積有數十年打鬥經驗，又心狠手辣，還會放毒香，你不能小看他們！千萬不能！」

「娘放心，我會把他當作勁敵的，我只是不怕他們，我不會大意的。」

「這樣，娘就放心了。」

「那麼，娘快去睡吧！養足精神，我們好好的捉着這隻老狐狸！」

方大娘這一夜當然不能再好好睡覺，但却是放心許多了，她眞正覺得大寶是長成了，是一個大人，可以當得起大任了。小寶呢？也不小了，她知道，經過這一仗之後，小寶的成長必然加快，那是說，她的精神負担該減輕了！

大寶小寶遵照母親的訓示，不敢把消息傳給任何人知道，免得他們嚷着要去幫忙，白白犧牲。

第二天下午，方大娘的心情開始不寧，越接近傍晚越苦，她雖然已經目睹大寶的功夫，但她到底是母親呀！母親對於兒女的生命，往往都是看得比自己而看得更重的，黑妖狐，金大鵬都不是等閑之輩，可能還會再有其他人在。她想，大寶說得對，敵人的話絕對不可相信，我得好好想想才對！

「娘，你太緊張了，這會造成過失的，何必如此緊張！我已經詳細考慮過了，他們絕不會是兩個人，但我有信心消滅他們三個，你和小寶人可以消滅一個，這樣，即使他們多兩倍，我們也未必會輸，若只是一倍，我們就勝定了！石叔叔說，打架他最有經驗，各式各樣的架他都打過，他認爲，武藝固然重要，胆量同樣重要，兩個武功相若的人，胆大的一個必勝，强弱相去不太遠，胆大的一個仍然會勝。他說，胆大的人會掌握機會，會製造機會，亦不放過機會，胆小的，怕這怕那，猶豫不決，最失敗的原因，所以，我第一次跟他打，他就說我像爹爹一樣，胆大！娘，今晚，我們只許勝，不許敗，是不能退縮，沒第二條路可走了，但我有信心，我們會勝！」

方大娘給兒子激起豪情，也說通了心竅，想到這一仗只許勝，不許敗，想到勝則共存，敗則共亡，實是生死存亡之戰，再也無法不激動了。

「小寶，你聽到哥哥說的話了？今晚，你要好好照顧自己，到時，只怕娘與哥哥都無法分身照顧你了，你要小心啊！」

「娘，你放心吧，不是我誇口，今晚，可能要我幫你和哥哥呢！」小寶口氣之大，使哥哥與母親，都爲之一愕，注目相看。

「小寶，你這話當眞？」方大娘問。

「當然眞，這時候，我怎敢亂說！」

「你也跟哥哥一樣，功力倍增？」

「我不是功力倍增，我是增加了十倍，也許不止十倍呢！」

「胡說，我未聽你說過！」

「我不敢說，我答應過，不告訴任何人的！」

「但你現在不是說了？」

「現在，我不能不說呀！」

「好，你且說說，你怎會無端端功力增加十倍的？」

「娘，哥哥！我不是無端端的，我是辛辛苦苦，練了一年多啦！」

小寶越說越奇，方大娘更難相信了！但聽他的口氣，似乎又不是僞假，便問：「你跟誰練的？怎麼練了三年，我們全不知道？」

「是一位老人家教我練的，他說，他與我有師徒之緣，願意收我做個門人，傳他衣鉢，但他聲明，如果我不能遵守秘密，他就不再和我見面，他沒說是誰，也沒說住什麼地方，只是他來找我，我從來未去找過他！」

「他什麼時候來找你？」

「晚上！」

「晚上？胡說！」

「不！我睡了之後他就來了！他說他有一宗心事未了，就是他練了一身武功，未有傳人，感到可惜，所以傳給我！」

「越說越胡塗了，簡直是做夢！」

「是啊，我就是在夢中學的，可是那不是夢，是事實，醒了之後，我仍然記得清清楚楚，再練，一點不疏，由此，自覺功力有進步了。娘如果不信，我可以試給娘看！」

「你怎麼試？」

「娘，你不是教我『飛綫穿針』嗎？我就來一招『飛綫穿砧』好了！」說完，拈起一根白綫，一投手彈指，白綫向前射去，竟揷進那鐵砧上，方大娘又驚又喜，拔出來看，入砧近寸，這份功力，實在到了驚世駭俗境地，比母親和哥哥都高出不知幾許，難怪口出大言，說到時會幫忙母親與哥哥了！

小寶露了這一手，正合了一句一個比一個强，方大娘再也不用愁苦了。

初更響，方大娘便擬起程，方大寶反對，說太早，不用這麼早。他此時的道理是：二更碰頭是黑妖狐提出的，用不着遵守，爲什麼要聽黑妖狐的話？另一個道理是：黑妖狐這麼訂約，必定不安好心，可能早在那兒安排了什麼，我們若果依時到達，必然中計，那反爲不美！

「依你怎麼說？」

「我認爲從這裏到赤龍坡不太遠，很快就可以趕到，不如扳上赤龍峯，居高臨下，看他們跳天魔舞，待他們等得不耐煩了，再引他們上山個別消滅，這樣，他們

再多人也不怕了！」

「嗯，這倒是個辦法！」

「小寶輕功好，你和娘在半山截擊，他們跑得快的武功必高，跑不快的會差些，容易下手，我們由弱者入手，然後再鬥强者，我不和他們接觸，等你們上來，這樣，他們必然大亂，死傷必慘！」

方大娘同意大寶的提議，於是三個人逕奔赤龍山的高峯赤龍峯。因爲去得早，又不是約定的地方，所以沒有人迹，這也是黑妖狐的疏忽，不會想到方大娘會有此一着。

二更鼓响了，更鼓聲遠遠傳到赤龍峯，方大娘三個注望着赤龍坡，在一株樹後冒出兩個人來，從身形舉止，看得出是一男一女，大約是黑妖狐與金大鵬吧。方大娘見對方只有兩個人，內心有點歉意，自己太不够大方了，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大寶似乎看出母親心意，悄聲說：「娘，你太老實了，他們不會是兩個人的，他們不過怕我們發現，未敢完全出現罷了，我絕不相信他們只有兩個人，不信，再等一會就知道了！」

夜很靜，山風獵獵，草虫唧唧，倒是一個很靜的夜。

山峯上的人下望，山坡中的人等待人，心情當然不同。

時間已經過了好一會，大約有頓飯時光了，赤龍坡還只有兩個人，這一來，連方大寶也感到奇怪，有點動搖了。

他想：「怎麼？難道我眞猜錯了？他們竟是如此遵守信約？」

方大寶正這麼想，突聽得小寶驚叫：「看，那邊火燭，是不是我們赤龍屯？」

「好賊子，居然用上調虎離山計，我們上當了！」

方大娘十分激動，就要衝下山去。

「娘，不可衝動，他們既有計劃，必更有毒計，我守在這兒，你和小寶且潛到半山去，但千萬別衝動，我肯定他們會追上山來，你等他們過後，再由後殺上，等他們回頭時，我再回去！」

方大娘和小寶兩個悄悄的落到半山以下，因爲近了，聽得黑妖狐的咒駡聲了：「這老賊婦，竟是如此的狡猾，難道逃跑了？」

另一個男的說：「時間已經過了這許久，看來是不會來了，不如叫他們出來吧，他們也憋得够受了！」

「好吧！我看他們是逃回老家去了。哼，不管他逃到那裏，老娘都不會放過他！」說完，拍了兩下手掌，毫無禮貌地說：「不用躲着了，你們都出來吧！」話聲一落，便由四週走出十三四個人來，男的女的俱全，面目則不大看得淸，但方大娘仍依稀認得其中幾個是唐中鶴，陸萬行，梅桂芳，季尙業，霍一鳴。她悄悄指點給小寶看，講述他們早年的劣行與所練的武功路子。

「娘，哥哥說得不錯，他們眞個埋伏有這許多人，要不是哥哥堅持，我們眞會上當了！」

「是啊，所以，你以後得多聽哥哥的話！」

「我會的！我一直都聽哥哥的話！娘，你看，又有人來了！」

方大娘遠望，果然又見到幾個人快步跑向赤龍坡了。

「見到老賤婦不？」

「沒有！她一家全沒人！」

「其他人呢？」

「他們來滅火，我們殺了幾個，傷了幾個，也不知是什麼人！」

「你們沒事吧？」

「傷了兩個，其他沒事！」

「這麼說，老賤婦是逃走了，我們白等了半夜，將來碰到她，不剝了她的皮才怪！」

「剝她的皮……」

突然，山頂上傳來一聲長嘯，一個青年男子跟着叫道：「黑妖狐，你的鬼伎倆我娘早看透了，你說只帶一個人來收屍，怎麼有這許多人送殯？你回答我的話呀，怎麼不出聲？」

這是方大寶的聲音，黑妖狐雖然不熟悉這聲音，但聽他的口氣，已知他是什麼人了。

「你可是姓方的小子？叫你娘給我說話！」黑妖狐大聲說。

方大寶道：「你這個言而無信的臭狐狸，你不配，我娘才不跟你這種無信無義的人說話！」

黑妖狐給氣壞了，正要再說什麼，對方已經先開口了，聲音傳下來：「臭狐狸，今晚這個約會，拉倒啦，我娘說，等你幾時學會了守信義再約過時間見面。現在，我們走啦！」

黑妖狐如何肯讓他走，一聲「追」，一班人就急急追上山峯，開始時大家都跑得很快，難分先後，但跑了一會，漸漸分出了相互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走到前面的跟最後的隔了幾十丈，而且還在不斷擴大。除了兩個傷了的留在赤龍屯外，其他的都向山上跑，最後的幾個也到半山了，前頭的已經接近了山頂。可是就在這一刹間，跟在後邊的突然連續傳出慘叫，一聲連續一聲，纏綿不斷，凄厲處，眞叫前頭的人聽得驚心動魄，毛骨悚然。

黑妖狐這時已經快到山巔了，亦不得不停下來喝問是什麼事。方大娘嘿嘿冷笑道：「黑妖婦，你不是要找我算賬嗎？我已經先收利息了，你聽清楚沒有，死了五個啦！這是第六個，第七個了！」聲落，果然又有兩聲慘叫相繼傳出，證明她沒有說謊，之後，又有兩聲慘叫，是九個人死亡了！這一聲聲的慘叫震撼着夜空，也震撼着黑妖狐等每一個人的心弦。黑妖狐已經轉了回頭，朝山腰反撲下去，要直接找方大娘算賬了。

黑妖狐和金大鵬兩個上山是走在最前頭的，他們停下步，後面的人便跟上來了。那些人和金大鵬等本來相距就不太遠，聽得背後慘叫連聲，嚇得亡魂喪魄，一急之下，無不拚命向上扳，希望護庇於黑妖狐和金大鵬，得免於難，怎想到黑妖狐却被方大娘引誘下山，那些人便失去憑藉，深感不安了。不過，他們也有可以安慰的地方，那就是他們雖然失去黑妖狐和金大鵬的庇護，却也沒有强敵攻擊他們，他們大可以等待黑妖狐與方大娘決鬥的勝敗，再作其他打算。

（下期續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羯鼓天戈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身藏半壁山河的石楓爲神箭帮帮主常乃風率衆圍攻，石楓久戰力疲，被擊落湖，隨波逐流，已陷昏迷，醒來發覺被年滈主婢救起，身中箭傷也獲年滈治癒，他傷疲盡復後，堅決拒絕了年滈主婢伴遊江湖的請求，逕自離去。秋夜，洛加湖畔，遊人已杳，石楓又遭遇到水月山莊莊主郭紹箕率衆圍攻，要迫他發生半壁山河，石楓誓死不允，雙方立卽發生混戰，水月山莊的主人雖死傷纍纍，但石楓也自負重傷，危急間，一紅衣姑娘突現身解圍，喝令郭紹箕立卽率衆離開，她絕不許可有人在此行兇——

****

難消美人恩　神駝遭鎩羽

郭紹箕微微一楞，迅卽哈哈一笑道：「姑娘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難道妳不知道躺在地上的都是在下的部屬，而且他們全是傷在石瘋子手裏了？」

紅衣姑娘道：「可是找碴的是你，姓石的只不過自衞吧了。」

郭紹箕怒道：「這麼說姑娘是存心架樑來的？」

紅衣姑娘道：「隨你怎麼說，這件事本姑娘非管不可。」

郭紹箕哼了一聲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姑娘何不乾脆說妳是爲了半壁山河來的？」

紅衣姑娘道：「你以爲天下之人都像你這麼無恥麼？快滾回你的水月山莊去吧，否則本姑娘三招內就叫你躺在這兒！」

郭紹箕心頭震怒無比，但他明白，憑一隻柔軟的竹竿能夠震開他的鬼頭長刀，這位姑娘的身手，決不是他所能力敵的，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口氣說甚麼也得忍受下去。紅衣姑娘已瞧出郭紹箕的心意，柳眉一掀，道：「郭大莊主，咱們失陪了，這兒的善後你慢慢收拾吧。」

嬌軀一旋，笑靨如花，瞅着石瘋子咳了一聲道：「走吧，石公子。」

石瘋子傷勢十分沉重，他雖是勉力支撐着，但已氣機微弱，搖搖欲倒，此時忽然睜開雙目，道：「走，到那兒去？」

紅衣姑娘道：「石公子功力深厚，招法詭異，小妹未能向你領教，豈不是一件終身的恨事。」

石瘋子娘道：「好，勞妳的駕替我將兵刃拾來。」

紅衣姑娘依言拾起金戈交給石瘋子道：「你現在身受創傷，我縱然勝了你也不見得光榮，這樣吧，我那兒有治傷靈藥，待你傷勢好轉，咱們再過幾招玩玩。」

石瘋子說道：「就這麼辦，姑娘請帶路。」

紅衣姑娘道：「跟我來。」

嬌軀一擰，返身急奔，朝向山路放步馳去。

她走的速度並不快，只是一般常人的步法。

起初石瘋子還能亦步亦趨，後來他就漸漸的跟不上了。

爬山是需要充沛的體力的，石瘋子遍體鱗傷，眞力衰竭，他能夠不倒下去，已經是奇跡了，像這麼一陣緊走，他如何還能支撐下去？

終於，吭的一聽，他仆倒了，但一蹶即起，仍跟蹌着跨出幾步。

這幾步似乎已用盡了他生命的餘力，當他再度仆倒之際，已然不省人事的昏了過去。

×　　×

紅色的傢俱，紅色的墻壁，紅色的地氈，紅，連搖曳的燈光都是紅的。

只有一點例外，那是睡在床上的人。

他面色蒼白，雙目緊閉，像是一個纏綿病榻之人。

良久，他醒來了，雙目才一張開，便顯出一絲詫異。

因爲他瞧到滿眼紅光，又嗅到一股濃厚的脂粉氣息，那麼他置身之處，應該是女兒家的深閨了。

被人目爲瘋子的人，居然獲得這麼享



受，他還能不大爲驚奇麼？

是的，他確是有點詫異，但半點也不驚惶，對人生，他的感受就是這麼平淡。

此時房門輕輕一响，走進來一個身着青衣，年約二八的丫環，他向床榻投下一瞥，立卽啊了一聲道：「公子醒來了。」

床上睡的石瘋子，已然記起跟隨紅衣姑娘的往事。這間閨房，自然是屬於那位姑娘了。

紅衣姑娘是約他比鬥的，他竟然佔住了別人的床榻。這縱然不是他的本意，總難免有一些唐突佳人之心。

因此，他身形一挺，掀開錦被坐了起來。

「啊……」

一個天塌了都會毫不動容的石瘋子，此時却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原來他身無寸縷，這一掀開錦被，豈不是醜態畢露？

而且還有一位陌生的姑娘正目光灼灼的瞧着他，那份尷尬之情，只怕有地洞他也會鑽下去的。

青衣丫環估不到石瘋子會這般冒失，急忙擰轉身形，大發嬌嗔道：「你這是做甚麼？也不怕……哼……」

石瘋子道：「對不起，姑娘，在下是無心之失。」

一頓接道：「煩厤姑娘替我將衣衫取來，在下要起床了。」

青衣丫環道：「好的，我這就去。」

片刻之後，她携來一包衣物，衣衫鞋襪，件件俱全，而且質料精美，決不是一般升斗小民及江湖浪子所能穿着的。

石瘋子瞅着這些衣物道：「姑娘！這是給我穿的麼？」

青衣丫環道：「不錯，是小姐替公子準備的。」

石瘋子道：「這些衣物太華貴了，在下有點不慣。」

青衣丫環道：「咱們只準備了這些，公子將就一點吧。」

石瘋子道：「我原來的衣衫呢，還有一隻小皮囊，請姑娘替在下拿來。」

青衣丫環道：「衣衫丟掉了，那些東西既髒又破，公子怎能穿着，小皮囊我沒有瞧見，也許是小姐拿去了。」

石瘋子無可奈何，只得勉强的穿着起來。待他着好衣衫，青衣丫環已携來洗臉用具，及一份精美的夜點，他當眞像一位公子哥兒，在享受着豪門的生活似的了。

「姑娘！這……」

他內必難安，也實在有點不慣，想推却，却又有點難於解說。

青衣丫環嫣然一笑，兩隻明媚的大眼向他深深的一瞥道：「我叫秋兒，公子就叫我的名字吧。」

「哦，秋兒，妳們小姐呢？」

「她進城給你配藥，就快回來了。」

「這是甚麼地方？」

「洛，山，此地是咱們的別墅。」

「妳們小姐是誰？」

「咱們小姐姓王，名叫家玉。」

「姓王？武漢一帶，似乎沒有一個姓的武林世家。」

秋兒道：「咱們原本就不是武林世家，只不過咱們小姐喜愛習武罷了。」

石瘋子道：「妳們小姐的功力不凡，她的師父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這個麼，小婢也不太知曉，啊，小姐回來，公子有話待會當面問她就是。」

果然，蹄聲急驟，及門而止，秋兒剛剛迎出，一片紅雲已帶着香風湧了進來。

她果然是那位紅衣姑娘王家玉，此時的打扮，眞個俏麗已極。

紅色的風氅，紅色的勁裝，連脚上的小蠻靴都是紅的，當眞嬌紅耀眼，美勝么桃。至於她的容貌，稱得上杏眼桃腮，嬌艷絕俗，只是那眉梢眼角之間，有一股令人骨軟神酥蕩意，是惟一美中不足之處。

她向石瘋子打量一眼，由衷的稱許着道：「好一條威武的漢子，你的傷怎麼樣了？」

石瘋子道：「多謝姑娘關懷，在下的傷不要緊了。」

王家玉由懷中掏出一粒蠟丸道：「不要大意，你的傷實在不輕，快吃下去運功調息一下，可以幫助你提早復原。」

石瘋子道：「好意心領，這點傷在下還撐得下去。」

王家玉撇撇嘴道：「別忘了咱們還有一搏之約，快吃吧，這不是毒藥。」

石瘋子道：「姑娘既如此說，在下不便再作峻拒了。」

他接過蠟丸剝開吃下，並依言運功幫助藥力運行。

半晌，他一躍而起，向王家玉抱拳一禮道：「姑娘！這是甚麼靈丹？在下似乎憑空增加了十年以上的功力。」

王家玉嫣然一笑道：「你猜呢？」

石瘋子道：「在下孤陋寡聞，實在猜不出這是甚麼靈丹妙藥。」

王家玉道：「是大還丹，你信麼？」

石瘋子愣然道：「少林寺的大還丹？姑娘原來是少林門下。」

王家玉沒有承認，也並未否認，只是微微一笑道：「你的名字就叫瘋子麼？」

石瘋子道：「在下姓石名楓，那是江湖朋友開玩笑的。」

王家玉道：「叫瘋子也不賴，石瘋子可是一個大大有名之人。」

石楓心頭一懍，但仍神色不動的淡淡道：「被別人稱作瘋子，應該是一種悲哀，姑娘如此說法，是在諷刺在下了。」

王家玉道：「石兄不要誤會，小妹是有感而發。」

她忽然改了稱呼，好像他們之間十分親近似的。

按說，這位令人莫測高深的姑娘，對石楓不啻恩同再造，改改稱呼，是極爲自然之事。

但石楓視同生命的小皮囊被她取走，再加適才那句驚人的言語，使他不得不加上幾分戒心。

他暗中凝聚功力，做好了應變的準備，微微一笑，道：「在下不懂。」

王家玉道：「武昌城風聲鶴唳，高手雲集，你知道這是爲了甚麼？」

石楓一呆道：「此話當眞？」

王家玉道：「我何必騙你，如果我猜得不錯，咱們此間可能有來訪客人了。」

石楓畧作沉吟道：「在下不能讓姑娘受到牽連，就此告辭。」

王家玉道：「石兄如此做法是瞧不起王家了。」

石楓道：「在下決無此意，只是不忍讓姑娘受到池魚之殃。」

王家玉道：「你認爲離開此地，他們就會放過我麼？石兄如若這般想法，你就不配闖盪江湖了。」

她說的不錯，不管半壁山河會不會落入那般江湖豪客的手中，王家玉既已插手此事，她就決難擺脫牽連。

只是江湖之上險惡無比，王家玉不是已取去他的小皮囊麼？誰能担保她不是別有居心！

石楓心中的猜疑，王家玉似已察覺，她面色一整道：「石兄……」

石楓道：「王姑娘有甚麼指教？」

王家玉道：「那皮囊之內，就是半壁山河麼？」

石楓估不到王家玉會直言相詢，他呆了一呆，道：「不錯。」

王家玉道：「小妹已經瞧過，像是藏寶圖的半幅。」

石楓道：「是的，是一筆極爲可觀的財富。」

王家玉道：「我不稀罕這些，只是覺得好奇罷了，拿去。」

纖掌一抖，小皮囊緩緩飛向石楓的身前。

他們相距不過五尺，縱然是常人也可一揮即到。

但如果小皮囊是一寸一分的緩緩飛行，而又成直綫不墮的話，那就不是等閒之人所能辦到的了。

石楓接着小皮囊道：「姑娘功力如此高深，實在令人佩服。」

王家玉撇撇咀道：「我這是孔夫子門前賣文章，現醜而已。」

一頓接道：「打開來瞧瞧吧，掉了可不是好玩的。」

石楓依言打開皮囊，查看過後立即縛於手臂之上，然後抱拳一揖道：「多謝姑娘。」

王家玉道：「天色已晚，石兄請安歇吧。」

石楓道：「這個……」

王家玉道：「石兄放心，對別墅警戒之事，小妹已有安排。」

石楓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想換一個睡覺的地方。」

王家玉道：「石兄是覺得，這兒不舒適？」

石楓道：「不，是太過舒適了，舒適得使在下難以心安。再說，這是姑娘的閨房，在下怎能反客爲主，鳩佔雀巢呢！」

王家玉嬌媚的一笑道：「這麼說，石兄是接受小妹的勸告，不離開這兒了？」

石楓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天明之後，在下還是要離開的。」

王家玉一嘆道：「石兄既如此堅持，小妹倒不便再說什麼了，秋兒，擺酒。」

酒席移在後廳，那兒仍是一個雕樑畫棟，美奐美侖的所在。

室頂佈滿垂纓吊燈，及五色繽紛的彩帶繡球，地下鋪着紅色絨氈，步行氈上，令人有飄飄欲仙的感覺。

席間主客只有他們兩位，但桌上山珍海味，擺的竟是滿漢全席。

一旁侍候的，除了秋兒，還有三名與秋兒年歲相若的少女。

此等排塲，如非巨商大賈，必然是官宦豪門，石楓雖是信得過王家玉，內心總是感到一絲不安。

王家玉似乎興緻極好，舉起面前的酒杯，向石楓投過來一瞥勾魂攝魄的眼神道：「石兄，小妹敬你，乾。」

酒，似乎是自釀的甜酒，但其味芳醇，與一般自釀的甜酒頗有差異。

此等甜酒，應該屬於婦女專用，石楓雖是不善飲酒，仍能酒到杯乾。

三巡之後，石楓輕咳一聲道：「王姑娘，在下有幾句冒昧之言，希望妳不要見怪。」

王家玉說道：「你說吧，我不會怪你的。」

石楓道：「瞧王姑娘的生活，必然是富貴之家，但抛棄家人，獨居別墅，似乎已離開了生活的常態。」

王家玉說道：「石兄，你忘了咱們都是武林人了，你如若生活正常，別人會叫你瘋子？」

石楓道：「王姑娘說的是，不過，在下是一個男人……」

王家玉撇撇嘴道：「石兄是瞧不起女人了？」

石楓道：「不，在下決沒有此等陳舊的想法，好啦，咱們不談這些。」

語氣一轉，接道：「在武昌城，令尊一定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了，姑娘能否替我介紹一下？」

王家玉道：「你猜錯了，石兄，家父只是靠先人餘蔭，享受着安閒的生活罷了。來，咱們再乾這杯。」

石楓原想對王家玉的身世多作一點瞭解，但只要提到她的父母及師門，她總是巧妙的廻避過去。

現在她乾脆令秋兒叫來幾名樂師，由秋兒等四名婢女翩翩起舞，使這場飲宴掀起了高潮。

石楓原本不善飲酒，而那芳醇可口的甜酒，却有頗爲霸道的後勁，因此，他的精神在恍惚着，血液也似乎在加速的流行着。

醇酒美人，翩翩艷舞，在人生中，是一種難得的享受。

於是石楓迷惑了，他也被王家玉擁着舞了起來。

忽然，一聲尖銳的哨音刺入他們的耳鼓，王家玉神色一怔，立即揮手令樂師退出後廳。

石楓道：「出了什麼事？王姑娘。」

王家玉道：「有警。」

石楓道：「要來的終歸會來的，只是在下對王姑娘有一點請求。」

王家玉道：「什麼事？你說。」

石楓道：「讓在下自己處理，請王姑娘不要插手過問。」

王家玉畧作沉吟道：「我可以答允你，但來人只要損傷了別墅的一草一木，小妹就無法袖手不問了。」

石楓道：「如若在下將他們引開，我想是可以避免的。」

王家玉道：「但願如此，秋兒，去將石公子與我的兵刄取來。」

秋兒剛剛取來兵刄，一名彪形大漢已闖進後廳，他向王家玉單膝一屈道：「稟小姐，驛道已現敵踪，人數似乎不少。」

王家玉道：「接近別墅十丈以內者，殺。」

彪形大漢應一聲，返身一躍，向廳外急馳而去。

石楓不願意使王家玉受到連累，立即雙拳一抱道：「姑娘相救之情，石某當永銘心版，告辭了。」

「慢一點，姓石的，你如是這麼一走，人家妞兒豈不怨上咱們兄弟。」

石楓身形一旋，冷冷道：「閣下是何方高人，先報個名兒讓在下聽聽。」

適才說話之人又嘿嘿一笑道：「金沙雙義，知道麼？咱們兄弟找上了你，嘿嘿，你應該感到一份光榮。」

石楓心頭一懍，他知道金沙雙義老大杜保興，老二杜保成，是數十年前就已成名江湖的前輩高人。

這雙兄弟以一柄奇門劍，一袋燕尾鏢，當年曾經打遍大江南北，闖過黃河兩岸，實在是一對棘手的人物。

不過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心神一定，遂冷冷一哼道：「憑虛名，果然是石某的榮幸，只是兩位已是形將就木之人了，如此不保晚節，令人不無遺憾！」

金沙雙義的老大杜保興沉聲叱喝道：「小子，你敢教訓老夫？」

石楓道：「在下說的是實話，閣下何

不三思？」

杜保興冷哼一聲，道：「小子死在目前，還敢妄逞口舌之利，老二，給他一點苦頭嚐嚐。」

杜保興語音甫落，兩點寒星挾着扣人心弦的破空之聲由屋面勁射而來，寒星所指，正是石楓的肩井雙穴。

金沙雙義潛身的屋面，距石楓站立之處最少也有三丈以上的距離，但燕尾鏢的來勢竟如此之强，可見他們決不是浪得虛名之人。

石楓身形微側，伸手一抓，兩隻燕尾鏢都被他接了下來。

他不願使對方過份難堪，只是輕輕一哼道：「金沙雙義，果然不凡，不過有一點在下十分不解。」

杜保興道：「閣下有什麼不解了？」

石楓道：「咱們素昧平生，朋友爲什麼要找上在下？」

杜保興嘿嘿一笑道：「你瞧到人們獵麝了麼？只怪牠長了一個香香的肚臍。」

石楓道：「很好，不過此間主人與此事無關，要怎樣咱們到山頭去解決。」

杜保興道：「這個麼，抱歉得很，咱們不能讓你溜掉，只好借用一下這兒的場地。」

王家玉哼了一聲道：「侵犯王家別墅，就是本姑娘的敵人，放開石兄的事，我要瞧瞧金沙雙義究竟是兩個什麼東西！」

語音一落，彈身即起，她已帶着春花秋月四婢躍登屋面之上。

待石楓跟踪躍上屋面，春秋二婢已向兩名年約六旬的灰袍老者展開攻擊。

春秋二婢使的是「降龍棒」，出手幾招，全是丐幫打狗棒法中最爲精奧的招式，金沙雙義功力雖高，乍上來就碰到震撼武林的丐幫絕學，仍被迫得連連後退。

好在杜氏兄弟憑藉數十年的精湛內力，及身經百戰的打鬥經驗，雖被迫落下風，還不致馬上失敗。

只不過對手是兩名年青青的女孩子，這口氣實在難以嚥它下去。

因此，杜保興哇哇一陣大叫：「原來妳是丐幫的，好，這筆賬老夫非找老叫化子姓金的算個一清二白的不可。」

春秋二婢冷笑一聲道：「你再瞧瞧這個……」

她們招式忽然一變，招招大開大闔，式式玄奧精深，竟是少林一派的鎮山絕技「降龍杖法」。

金沙雙義神色一呆，噗噗兩巨響，他們各自挨了兩下重擊，所幸他們功力深厚，雖被震退數步，並未跌下房去。

「小賤人，老夫跟妳拚了。」

這兩位成名多年的武林前輩，被春秋二婢打出了眞火，口中一聲暴叱，奇門劍展開了瘋狂的反擊。

春兒咭咭一笑道：「三妹小心點，老牛發威了，咱們給他兩下狠的。」

秋兒道：「不要緊，大不了咱們不要這兩條畜牲，宰了煨湯就是。」

小丫頭一面迎敵，一面嬉笑怒罵，弄得金沙雙義幾乎氣破了胸膛，奇門劍雖是全力進攻，却一點也奈何她們不得。

此時人影颼颼，又撲上來二十餘名勁裝大漢，眼看這幢美好的別墅，就要變作血腥遍地的殺人屠場了。

石楓不安的說道：「眞是對不起，王姑娘……」

王家玉微微一笑道：「事到如今，石兄就不必再說客氣話了，咱們風雨同舟，待打完了這一仗你再感謝不遲。」

他們說話之間，來人已撲近身前，石楓冷哼一聲道：「閣下當眞寃魂不散，竟又找到洛加山來了。」

原來領頭的正是神箭帮主白額神駝常乃風，及副帮主關九節，他們身後緊跟着總護法車河，白額神駝的獨子常桓，女兒盼盼，以及黃衣九使等十餘人。

與神箭帮同時現身的，還有劍門四傑紀氏兄弟，長江青龍會主曾非，副會主魯才，及武漢香堂的三位香主。

白額神駝還沒有答話，石楓又冷冷道：「高人到了如此之多，這倒是一椿難得的盛會，常駝子，這都是你搬來的？」

白額神駝輕蔑的一哼道：「不要往臉上貼金，對付你石瘋子何須仰仗他人。」

關九節道：「僥倖不會再有第二次的，聰明一點，姓石的。」

王家玉撇撇嘴道：「聽閣下的口吻，似乎半壁山河非交給你們神箭帮不可，請問，憑你們神箭帮這幾塊廢料，就不怕懷璧其罪，惹火燒身？」

青龍會主曾非哈哈一笑道：「說的是，儻來之財，見者有份，這件事咱們倒要好好的斟酌斟酌。」

白額神駝冷冷道：「本帮追踪姓石的已有半年之久，凡事應該講過先後。」

青龍會主曾非道：「常帮主是想獨吞這項財富了，嘿嘿，閣下別忘了這兒是咱們青龍會的地盤。」

白額神駝道：「這麼說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曾非冷聲道：「不錯，閣下不妨劃下道來。」

常桓踏前幾步，冷冷道：「別人怕你們青龍會，少爺可不賣你們這筆賬，來，咱們先試試。」

青龍會主曾非，是一位風姿綽約的半老徐娘。

江漢一帶，藏龍臥虎，她能够領導此地的草莽豪傑，必然有他的過人之能。

常桓的挑戰，她似乎並沒有放在心上，只是媚眼斜挑，撇撇嘴：「神箭帮人多勢衆，高手如雲，自然不會將其他的帮派放在眼裏，只不過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咱們總不能任人騎在頭上。何況，半壁河山又不是你們神箭帮的，閣下憑什麼這般霸道？」

她在說理，但語氣之中，盡是一些挑撥之詞。

劍門四傑的老三紀曉凱第一個答上了喳，鋼刀一橫，冷冷道：「曾會主說的不錯，儻來之財，人人有份，神箭帮要想獨吞，紀家兄弟第一個就不能答允。」

紀曉凱語音甫落，兩條人影已像流星似的向場中奔來。

他們是金沙雙義，在別墅首先挑起戰端之人。

這一雙老兄弟久戰春秋二婢不下，早已有了退意，此時聽說神箭帮要獨吞半壁山河，他們的拚鬥就變作毫無意義了。

因此，他們一招迫退了春秋二婢，雙雙向神箭帮奔了過來。

人還未到，杜保興就拉開了嗓門。

「什麼？神箭帮想獨吞？憑你常駝子，哼，份量還差了一點！」

神箭帮的少帮主常桓現身挑戰，原是吃定了青龍會的，估不到被曾非幾句輕描淡寫的挑撥之言，竟弄得四面楚歌，形勢大爲逆轉。

但，羞刀難入鞘，神箭帮場不起這個台。

於是，他怒叱一聲道：「不錯，半壁山河神箭帮是要定了，那位不服，常某一律接着。」

紀曉凱道：「好大的口氣，三爺先教訓教訓你。」

年青人的火氣特別旺盛，一言不合，拔刀相向，他們就這樣鬥了起來。

但神箭帮的劍箭環，是一種威力極大的外門兵刄，常桓年歲雖青，已獲乃父眞傳，出手幾招凌厲的攻勢，紀曉凱便有點接應不暇。

「嘿嘿，姓紀的，就憑你這點能耐，也敢要想半壁山河？哼，還是回去再向你師父學幾招吧，否則劍門四傑的招牌就要砸在這兒了。」

常桓口中不斷諷刺，手上的攻勢却半點也沒有減弱，使這位名震西南的高手，幾乎氣得章法大亂。

紀曉凱的兩名兄長，一位弟弟見勢不佳，一起向門場撲來，但他們只走出幾步，便被黃衣九使中的三人攔了過去。

這一場狠鬥打的非常激烈，正主兒石楓卻像局外人似的在一旁欣賞熱鬧。

忽然一股濃烟由別墅的後進冲霄而起，緊跟着前面及左右兩方也同時冒出熊熊的火光。

石楓大吃一驚道：「不好，有人放火，咱們下去瞧瞧。」

王家玉搖搖頭道：「烟中硫磺味道很濃，有人蓄意要燒掉咱們的房屋，咱們人手不够，這場火是救不成的。」

石楓萬分歉疚的道：「那怎麼辦？咱們總不能讓別墅就這麼付之一炬！」

王家玉道：「錢財是身外之物，石兄不必放在心上。」

語音一頓，立即提高嗓門呼叫道：「各位如果還有打鬥的興趣，不妨到前面山坡上去較量，石兄，咱們走。」

不管別人怎樣，她拉着石楓就走，春花秋月四婢緊跟在他倆的身後，一逕躍下屋面，奔向前面的山坡。

在山坡上，他倆沒有走，因爲別人也不慢，脚跟脚的圍了上來。

其實他們並沒有逃走之意，單憑別墅被焚，王家玉會善自罷休。

她目射煞光，向場中四面一掃，櫻桃小嘴之旁，湧起一片冷酷的笑意。

原因是山坡上的人數，較適才多了一倍，只瞧瞧他們的裝扮及兵刄，一眼就看出全是神箭幫的部屬。

王家玉總算找到寃家對頭了，一聲冷哼，衝着白額神駝道：「說，咱們怎麼了，你爲什麼要燒掉王家別墅？」

白額神駝哈哈一笑道：「不爲什麼，這只是給妳一個小小的警告，妳如若還要跟石瘋子一夥，咱們不僅放火，而且還要殺人！」

白額神駝够橫，王家玉却氣得鳳目暴睜。

「好，丟開半壁山河不談，姑奶奶先鬥鬥你這個駝子。」

「賤婢大胆。」

一條人影像狂風似的捲了出來，劍箭環向前一推，寒芒急如閃電，猛砸王家玉的心窩。

噢的一聲巨響，還夾着一記悶哼，那人影來得快去得更急，一飛兩丈，爬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他是黃衣九使中的頭一名惡狼白標，論功力算得上一流的人物，但只是交手一招，他的前胸便生出了兩個冒着鮮血的小窟窿。

在場之人無一不是當今武林的頂尖高人，但他們自信一招廢掉惡狼白標，誰也沒有這份能耐。

全場鴉雀無聲，只有數十雙驚惶的目光在投向王家玉，沒有人認識這位美麗的妞兒，自然更不知道她的身手如此之高，出手又是如此之毒。

良久，一聲暴吼，餘下的黃衣八使一起湧了上來，兎死狐悲，他們自然要替白標報仇雪恨。

春花秋月四婢不能讓她們主人孤身應戰，石楓自然也不能閒着。

於是，惡鬥再度掀起，較適才春秋二婢鬥金沙雙義要險惡過百十來倍。

王家玉主婢使的都是棒，黃衣八使所用的全屬劍箭環，這是前所未見的一項特色。

其實最令人矚目的，還是王家玉主婢及石楓的身手。

對石瘋子，江湖上早有傳聞，他功力雖高，人們的心中總還有一個底。

至於王家玉主婢，不僅沒有人見過，更無人知道武林之中竟有幾名煞星，因旁觀者的目光，全被她們主婢所吸引。

可惜的是這場打鬥太短，使旁觀者未能多飽一點眼福。

石楓與王家玉一人招呼兩個，春花秋月四婢各自接下一人，也不過三招兩式。

名滿江湖的黃衣九使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連他們環上的短箭都無暇發射就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這在神箭幫來說是一項嚴重的打擊，對旁觀者也是當頭棒喝。

因爲事實告訴他們，神箭幫固然不是好相與，但石楓攀上了這幾名幫手，也就如虎添翼，心存大慾之人，難免要大爲警惕了。

自然，最痛心的要算白額神駝常乃風，他費了不少心血所訓練的九名高手，竟輕易的被別人毀去。

損兵折將是一回事，神箭幫不能就此摘下招牌。

因此他眼紅了，口中一聲狂吼，縱身撲向石楓。

神箭幫在白額神駝領導下，全部投入了戰火，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迅即展了開來。

副幫主關九節找上了王家玉，常桓與常盼盼鬥上了春秋二婢。

餘下的神箭門下還有四十來人，他們大部份在圍攻花月二婢，有些則散佈四週，抽冷子對石楓等來一記暗箭。

如此一來，石楓等立陷危境，他們既要拚鬥強敵，還得分心去防禦那些可怕的暗器。

情況最糟的是石楓，因爲他拚鬥的是神箭幫主白額神駝。

別看此人背上背着一個高大的肉峯，行動之間可是敏捷無比。尤以他掌中的一柄劍箭環，使的神鬼莫測，威力無匹。

不過石楓金戈翻飛，一身功力並不在白額神駝之下。他們惡鬥數十招，竟是秋色平分，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白額神駝不明白石楓何以憑空增加了十多年的功力，他認爲這位石瘋子深藏不露，因而打得十分小心，不敢眞個放開手脚。

其實他是太過謹愼了，憑他數十年的精湛修爲，與劍箭環的精奧招式，石楓是難於招架的，現在他們都是一發卽收，石楓自然是有驚無險，可以分神防禦冷箭的偸襲了。

王家玉拚鬥的關九節，是神箭幫第二號人物，功力之深，並不在白額神駝之下，但他晦星照命，偏偏碰到一位心狠手辣的女煞星。

他的劍箭環幾乎一招都沒有遞出，便被王家玉的雙頭棒震得連連倒退，空具一身罕絕的功力，竟無從發揮出來。

王家玉的雙頭棒長約三尺，只有握手五寸的地方是金屬，其餘二尺五寸是以鮫筋編織而成。

棒頭五寸之處分岔，岔頭是兩個金光奪目的小小圓球。

這只能說是鞭，但她偏偏稱作棒。

不管棒也好，鞭也好，揮舞着兩隻觸鬚，關九節的劍箭環才遞出一半，雙頭棒已用神龍擺尾之勢迎了上來。

叮叮噹噹一陣脆响，關九節如同碰上不可拒抗的颱風，他無法穩住身形，只得連退八尺。

在神箭幫的副幫主來說，這是罕見的，但罕見的還不止如此，連他的獨門兵刄也出了問題。

當關九節穩住脚步之後，他立卽感到手上的傢伙與平常有異，及低頭向劍箭環一瞥，竟忍不住連打兩個寒噤。

敢情劍環依舊，環上的兩排短箭却全部折去了箭頭。

神箭幫的門下，在與人過招之時，折損劍環上的短箭不算稀罕，如是一招之中，被人將十二隻短箭全部折毁，自有神箭帮以來，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關九節傻了，他呆呆的瞅着王家玉，面頰上是一片死灰之色。

忽然一聲暴吼，他紅着眼縱身猛撲。

兵刄被毁，是不可饒恕的侮辱，不管王家玉的武功多高，關九節必須跟她拚命一搏。

然而烏芒亘空，勁風掠到，他只是撲上兩步，便一頭栽倒下去，再也爬不起來了，兩邊太陽穴在冒着血水，他想爬起來也不成！

輕輕兩招就放倒了神箭幫的副幫主，使一旁觀戰之人，直瞧得聳然動容。

自然，關九節的不幸遭遇，白額神駝也瞧得十分明白，他那威猛的面頰，立卽佈滿駭人的殺機。

一聲震耳的長嘯，他發出了總攻的命令，掌中招式同時一變，向石楓展開了兇猛的攻擊。

關九節的死，使他兇性大發，他不再顧慮什麼，招招都是殺着。

白額神駝是當代武林有數高手之一，他這一亡命進攻，石楓立陷險境。

而且機簧之聲此起彼落，神箭幫的嘍囉正以冷箭向場中偸襲。

月兒冷不防左肩上掛了彩，春兒右腿也被利箭撕了一道血槽。

王家玉瞧得大爲氣惱，嬌軀一旋，晃身撲向那般放冷箭的神箭幫徒。

雙頭棒像狂風，烏光匝地，滿場飛旋，神箭幫徒像被雷轟電殛似的，一個個哀豪着跌倒下去。

這不過是指顧之間，她已清除了暗施冷箭的嘍囉，然後身如輕烟，撲向白額神駝。

可是她身形剛剛躍起，忽然擰腰一個轉折凌空急遽下撲，同時遙遙一指，已點中神箭幫少幫主的「志堂，神封」二穴。

「看住他，春兒，但不可傷害他的性命。」

春兒腿部受了傷，雖然並無大礙，可是褲裂肉綻，血漬殷然。此時抓住了少幫主常桓，怎能不藉此解解恨意。

劈拍兩聲脆响，來了個左右開弓，常桓的面頰立時暴起十條清晰的指痕，嘴角也冒出了鮮紅的血水。

「打不得，大姊，妳瞧瞧那邊。」

秋兒提出了警告，春兒轉向她所指之處一瞥，糟，石楓不僅身負重傷，還被白額神駝抓着手腕。

這就勿怪王家玉去而復返，出其不意的制住常桓了，以少幫主換石楓，白額神駝必須就範。

此時搏鬥全部停頓，王家玉已俏立白額神駝之前。

「放了他，否則老夫劈死石瘋子。」

父子連心，白額神駝終於以石楓作爲要挾。

王家玉撇撇嘴道：「你如果高興劈死姓石的，閣下請便。」

白額神駝一怔道：「難道他不是妳的朋友？」

王家玉道：「閣下勞師動衆，千里追踪，原來是想跟姓石的交個朋友！」

白額神駝沉聲道：「那麼妳也是想謀奪半壁山河了？」

王家玉冷聲道：「這個麼，我還不想答覆。」

白額神駝道：「好，老夫認栽，咱們一個換一個，如何？」

王家玉道：「這是你開的價？」

白額神駝道：「咱們公平交易，姑娘還待怎樣？」

王家玉道：「不怎樣，只有兩個附加的小小條件罷了。」

白額神駝道：「神箭幫不是好欺侮的，希望姑娘的要求不要過份。」

王家玉道：「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誰勉强你了？」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長嘯

鐵筆峯頭劍光寒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靈珠在岳懷冰酒中下蠱，使得岳懷冰痛昏倒地，然後騙走尉遲鵬，向岳懷冰誘引，正當危險關頭，岳懷冰驀地念咒發出雙相鐶光，將靈珠擊傷倒地，此際尉遲青幽與蒼鬚奴已聞聲趕到，一見靈珠已傷重不治，遂合力助其兵解，將靈珠元嬰收入一磁瓶，容俟岳懷冰他日爲她超渡。事後，蒼鬚奴發覺岳懷冰已中了靈珠施放的蠱虫，尉遲青幽一驚之下，便欲施展劍炁將蠱虫殺死，蒼鬚奴急忙制阻，說出蠱虫已與靈珠元神相合，萬一不甘受死，反使岳懷冰受苦，尉遲青幽聞言後也不禁暗怪自己魯莽——

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看來確是有其道理存在！

尉遲青幽想到這裏，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禁不住向着岳懷冰溜了一眼——

無巧不巧的，岳懷冰也正在看她，二人眼光一接觸，各自急速的把眼睛轉向一旁。

奇怪的是兩個人的臉都紅了！

尉遲青幽心裏一驚，暗忖道：我這是怎麼了？莫非此人眞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不成？

心裏一驚，由不住第二次的又把眸子瞟了過去。

巧的是，岳懷冰正與她是同樣一般的心思。

兩個人眼光第二次會合！

這一次彼此都不再逃避，四目相視之下，兩個人都像是呆了一般的怔住了。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這番情景自是逃不開老於世情的蒼鬚奴之目，甚至於連尉遲鵬也看出來了。

二人俱知尉遲青幽嬌寵任性，又愛施小性子，可是不敢招惹。

話雖如此，尉遲鵬仍然是忍不住「噗！」的笑了一聲。

這一聲笑，才使得當局者猝然一驚！

岳懷冰忙將目光轉向一旁，一顆心却是「通！通！」急跳不已。

尉遲青幽面現紅潮，頗有下不了台的樣子，却把一雙含有責怪的眸子，轉向尉遲鵬盯去。

尉遲鵬早先已嘗過厲害，見狀趕忙忍住笑聲，甚至於連臉口「笑」的表情也絲毫不敢帶出來！

尉遲青幽看了一會兒，才轉望向蒼鬚奴道：「爲岳二哥驅蠱之事，你看着辦吧！我先走了！」

說吧掉過頭來，一路姍姍而走。

蒼鬚奴並不知岳懷冰與尉遲青幽，乃是三生情侶，今生相聚，本屬緣份之中，此事已詳尉遲眞人「碧簡金批」之中！

他因屬奴才的身份，並未將該批示整個拜見，僅由前主人尉遲弓，在眞人飛昇之後，將「碧簡金批」中有關記述蒼鬚奴之事，片段的交其過目，是以他才多此一舉的空代小姐與岳懷冰二人担心，生怕二人一不愼墮入愛河，爲此着了魔相，廢棄了未來功業！

不言蒼鬚奴內心暗自担憂，此刻他目送小姐離去之後。才轉望向岳懷冰，說道：「岳少主，請先行返回『冷香閣』，老奴尚要拿一些東西，隨後就到！」

言罷躬身一拜，轉身自去。

岳懷冰此刻早已方寸大亂，祗覺得一顆心既感傷靈珠之死，復又牽掛着尉遲青幽之去！

這些都大異於他昔日性情——然而他終是成就大器之人，腦中一經思及，頓時有所省悟。

當下轉望向尉遲鵬道：「鵬哥方才上

那裏去了？」

尉遲鵬道：「我心急你的病，去找妹妹和蒼鬚奴，誰知找遍了前後山，都沒有他們兩個的踪影，想不到回來以後，却發生了這件大事——

岳懷冰輕嘆一聲，說道：「靈珠的後事，……」

尉遲鵬一笑，道：「這件事我先前糊塗，可是後來也就明白了，靈珠的事我早就聽說過，你用不着爲她難受，其實這眞是她意想不到的福份呢！」

岳懷冰似悟而非的看着他。

尉遲鵬道：「我祗知靈珠的母親，爲千年桃樹魔精所姦而受孕，一年之後生出了靈珠，雖然她母親是虔誠向道之人，到底先天根本不正，這類人很難修成正果，不久天刼來到，她萬萬難逃得過，到時一定形神俱滅，現在因禍得福，非但我妹妹用那口至陰之劍，幫助她『兵解』成功，蒼鬚奴的『青蜃瓶』更保全了她的元神完整，只等機會到來，找一個上好的軀殼，就會令她再世爲人，聽他們方才口氣，好像這個功德，以後還要應在你的身上呢！」

岳懷冰道：「要眞是這樣，我一定盡力完成！」

尉遲鵬一笑道：「所以你心裏實在不必爲她難受，反倒應該爲她高興才是，我們道家把『生』『死』看得很淡，肉體我們稱它爲『色身』，更是不必重視，只有永生的靈魂，我們叫它是『元神』，才值得珍惜，要是一個人元神死了，那才是眞正的死了！那才值得傷心呢！」

倒也不要小看了尉遲鵬，如不是他這一番話，岳懷冰還眞開不了茅塞！

聽他這麼一說，他也不再爲靈珠傷心，只默默記憶着今後眞有那一天，自己一定要排除萬難，幫助靈珠修成正果！

二人又談了幾句閒話，遂即步出「聽雷閣」！

只見好好一座石閣，一半却已破碎，想是爲尉遲靑幽蒼鬚奴法力所摧。

尉遲鵬笑道：「這聽雷閣早先就是蒼鬚奴按照我爺爺所設計的畫樣，親自採石所築，現在他自己弄塌了，當然由他自己修補，一點也難不住他，這老傢伙看上去很笨，其實心細如髮，什麼事他都知道，一肚子的鬼主意，要不然他豈能長得這麼矮小？」

二人邊說邊走，已來到了「冷香閣」外。

老遠就見蒼鬚奴立候在門口，手裏拿着一個形式特別的笛子，另有一個白木匣子，也不知裏面裝着些什麼。

見面之後，蒼鬚奴道：「這兩樣東西還是老奴兒媳當年留下來的，現在也許正好用得着——」

說到這裏又自發出了沉長的一聲嘆息，好似深深責怪靈珠臨死也自爲他添了許多麻煩似的！

三人進入室內！

蒼鬚奴看向尉遲鵬，說道：「少君不走麼？」

尉遲鵬笑道：「你何必攆我走？我從來還沒看過蠱是個什麼樣子，今天倒想看看！」

蒼鬚奴道：「那有什麼好看的！」

尉遲鵬笑道：「我要見識見識！」

蒼鬚奴遂即不再答話！

他首先打開木匣，由裏面拿出了兩盞銀質燈盞，指甲微彈，即由指尖彈出了兩點火星，火星落處，遂即引燃了二燈，發出兩團銀光！

蒼鬚奴遂向岳懷冰道：「岳少主請在蒲團坐好！」

岳懷冰依言行事，盤膝坐好！

蒼鬚奴又由匣內，取出了一個三足小鼎——

尉遲鵬好奇地問道：「這是幹什麼用的？」

蒼鬚奴笑道：「天下事少君不知道的多得很，老奴總不能一一的解說！」

尉遲鵬碰了他一個軟釘子，冷冷一笑道：「你就敢對我這樣，對我妹妹，你却是不敢！」

蒼鬚奴一笑道：「老奴對少君與小姐，都是一樣，只是小姐却沒有少君這般多問！」

尉遲鵬眼睛一瞪，正想發作，蒼鬚奴忙自笑道：「少君先莫動怒，老奴解說就是！」

說着搖頭一笑，似乎一副拿尉遲鵬無法的樣子！

他一面取出一個圓圓的紅色藥，看上去約有桂丸般大小，一面解說道：「這丸藥名叫『天香丸』，是產在苗疆的一種特有藥材所提煉製成！」

把「天香丸」放置在三足小鼎之內，他才又接道：「這種藥丸具有一種特殊的香味——」

尉遲鵬聞了聞道：「沒有味！」

蒼鬚奴道：「現在當然沒有——」說時手指再彈，由其指尖上再次飛出了一點火星，落向那枚「天香丸」上！

即見那丸藥之上即刻冒出了一縷淡淡的白烟——

遂即有一股奇異濃郁的香味飄散閣室之內。

「這種香味據說是蠱虫最喜愛的——」蒼鬚奴接下去道：「再加上這種笛音的引誘，料必那條潛伏在岳少主腹內的蠱虫是非出來不可了！」

他邊說邊自把那支扭曲怪樣的笛子湊近嘴邊吹奏了起來——

那是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奇怪聲音，音調尖細刺耳還不說，最難令人忍受的却是那種奇怪的韻律，透過彎曲的笛管，一經奏出，簡直令人耳鼓發麻，頭腦發昏！

岳懷冰由於定力功深，尙還勉强可以忍受，尉鵬遲却聽得刺耳生痛，大聲怪叫起來！

蒼鬚奴一邊吹奏着，忙向他擺了擺手，示意他不要出聲，尉遲鵬皺了一皺眉，全身像是打擺子一般的戰抖起來！

尉遲鵬情知有異，暫時不敢出聲。

即見一物件，自岳懷冰鼻中探出頭來，蒼鬚奴這時吹奏得更加起勁！

漸漸的，遂見由岳懷冰鼻孔內爬出來一條怪異的軟體物件，那玩藝兒通體不過四寸長短，和一般所養的蠶極爲酷似！

尉遲鵬還是第一次見過蠱虫，不免仔細瞪眼看着，即見這條蠱虫一經爬出，遂即仰起前半截身子，四下觀望顧盼不已！

這玩藝兒也同蠶一般的腹下生有兩排對足，只是較蠶足爲長，像是還有指爪，通體爲血紅顏色，只是隨着牠體內呼吸，不時變爲淡紅深紅，看上去晶瑩透徹，隱隱而有光澤！

牠像是醉於蒼鬚奴所吹奏的樂聲，又似對於三足鼎內所燃飄的「天香丸」異香頗爲欣賞！

漸漸的牠順着岳懷冰的鼻樑，一直爬到了岳懷冰頭的頂之上，在這段爬的過程裏，牠的身軀却漲大了一倍有餘的，看上去足有半尺來長，粗如姆指，像一條小蛇般的，迎着嬝嬝飄起的那股白烟，整個軀體全都向空中伸延開來，僅僅靠着尾部下方一對足爪支持，半尺長軀在空中曲伸自如！

驀地——

只見牠身軀向外一展，尾下對足輕輕彈動，整個軀體隨卽騰空而起。

看上去牠身子像是烟一般的輕飄，在空中緩緩移動，到處的追逐着環繞香烟。

正在吹奏樂器的蒼鬚奴，忽然中止了吹奏。

岳懷冰也睜開了眸子！

空中的那條蠱虫，也自四下裏飄忽的飛着，剎那間似乎又長大了許多，儼然一條紅色巨蛇！

岳懷冰與尉遲鵬看得不勝驚駭！

蒼鬚奴却由木匣內取出了一個小小的瓷瓶，揭開瓶蓋，同時將座前那具三足小鼎移近了一些，使與瓷瓶併排列在一起！

鼎內「天香丸」燃燒將盡，蒼鬚奴却打開了一個布包，由裏面拿出了一對黑色圓頂的木筷！另外打開一個小木瓶，由瓶內倒出一些黃色的藥粉，使之遍塗於筷身之上。

這時空中的香烟，已吃那條巨蠱呑食了個乾淨——

牠身子在空中緩緩盤繞着，越飛越低，追逐着飄起的一縷烟絲，不時的吸向肚內！

漸漸的，距離着那具三足小鼎越來越近！

蒼鬚奴一手持筷，只管目不轉睛的盯着牠看！

空中巨蠱越飛越近，已離着蒼鬚奴座前不過數尺！

岳懷冰與尉遲鵬才注意到，這條蠱虫前額正中，生有一條觸角，也似蝸牛那雙觸角一般的靈活，不時的伸縮着！

牠那條晶瑩透明的長軀之內，甚至於可以清晰的看見牠所呑食入內的香烟，雲霧也似的在牠肚腹之內聚集洶湧不已！

這時，牠身軀已離着蒼鬚奴身邊更近了。

蒼鬚奴兀自沉着氣，並不出手！

眼看着那條長蠱已經飛到了蒼鬚奴面前尺許左右——

這時候蒼鬚奴驀地擧起手中長筷，倏地向着那條巨蠱身上夾去！

一下子夾了個準！

只聽見「吱！」的一聲，那條長蠱身軀倏地向着筷身上纏去！

蒼鬚奴早已料定了牠會有此一手，是以事先在筷身上塗滿了黃色藥粉。

那些黃色藥粉，看上去深爲蠱虫所懼，是以在牠軀體上一觸及之時，頓時發出了「吱——吱——」兩聲尖叫！

奇怪的是那麼長的軀體，在身子一觸及筷身的當兒，陡地一陣暴縮，瞬息間已縮爲三四寸長短。

蒼鬚奴忙自把牠向着瓷瓶內一放，迅速的把瓶蓋蓋上用力扭緊！

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總算是大功告成！

「岳少主可以安心了！」他站起身子來道：「爲了靈珠的安危，目前還不能傷害牠，只待雷雨之夜，放牠逃生便了！」

岳懷冰目睹一切，驚異不置，幸虧這條蠱虫被蒼鬚奴所收服，否則這般龐然巨物若聽任牠留在體內那還得了？

他一時想起，兀自感覺猶有餘驚的！

這時候蒼鬚奴已把各樣制蠱物件收歸匣內，一切收好之後，他目覷向岳懷冰道：「適才老奴與小姐已經探過前山——」

尉遲鵬一驚道：「原來你們上摘星堡去了？我說怎麼找不着你們呢！」

岳懷冰一怔道：「發現了甚麼？」

蒼鬚奴面色沉重的道：「摘星堡主原來請來了一個厲害的幇手，看情形，似乎意圖對我們有所不利！」

「他們請來了誰？」尉遲鵬緊張的道：「你們見面了沒有？」

蒼鬚奴道：「少君可知道無相居士這個人麼？」

「怎麼不知道？」

「這個人就是他的妻：——」

「是『玄都仙子』郭仙姑？」

「不錯——」蒼鬚奴感慨着道：「正是郭彩雲！他們夫妻久已仳離，這個女人，却是一個又厲害又聰明，十分難以招惹的人物！」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頻頻皺眉道：「奇怪的是——這麼聰明的一個人，怎麼會爲『摘星堡主』沈海月所利用？眞是叫人想不透！」

尉遲鵬道：「當年我爺爺對他們夫婦一向很好，我想不會吧！」

蒼鬚奴苦笑道：「這也是老奴所想不透的，當時老奴趕到之時，小姐正在與她答話，如非老奴從中斡旋，看情形雙方幾乎動武！」

尉遲鵬冷笑道：「眞要動起手來，她不一定能是我妹妹的對手！」

「話是不錯！」蒼鬚奴苦着臉道：「以目前我們的情形，實在不宜再多樹强敵，眞要是小姐傷了她，豈不等於間接的又與無相居士結上了樑子？不過，看情形這個樑子似乎已經結上了！」

「怎麼結上了？」尉遲鵬問：「郭彩雲說些甚麼？」

「詳細情形老奴却是不知！」蒼鬚奴道：「大概是小姐出手破了郭仙姑的禁制，使得郭仙姑臉上無光，聽她口氣，她好像是在問小姐討取一些甚麼東西！」

「我妹妹怎麼說？」

「小姐一口拒絕！」

「後來呢！」

「郭仙姑似乎對於小姐深具戒心，不過她一再强調說，她想要的東西一定要到手，而且警告小姐到時候不要因小失大，後悔不及！」

蒼鬚奴說到這裏嘆了一聲，道：「小姐却說她生平做事絕不後悔，雙方就鬧僵！小姐警告郭仙姑，不許她擅闖後山，郭仙姑也警告小姐不許她再落摘星堡——」

尉遲鵬笑道：「笑話，摘星堡本來是我們的地方，不過是借他們住的，憑甚麼不許我們走動？」

「小姐當時也這麼說！」蒼鬚奴道：「就是因爲這樣，雙方才差一點打了起來！是老奴好說歹說，才把小姐勸回來！」

尉遲鵬怒聲道：「想我爺爺和父親在時，天一門是何等的氣勢，那一個人敢輕易招惹？現在二位老人家不在的時候！哼！就連一個女人也敢上門欺侮我們！」

蒼鬚奴長嘆一聲，道：「老奴不成材……少君你又……」

尉遲鵬怒吼道：「不要再說了……」

他悲憤的又道：「……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好！好！」

「少君說那裏話，老奴豈敢……老奴只是提醒少君，不可妄自菲薄！」

他似乎很傷感的又轉過身子來看向岳懷冰，道：「還有岳少主……天一門未來的興亡，全在二位的身上了！」

他邊說邊自跪下來，向着二人深深一拜，遂即站起轉身踉跟而去！

午夜——

岳懷冰盤膝在坐！

他默憶着尉遲青幽所傳授的劍術入門口訣，強自將丹田內力提吸而起，過「黃庭」合「泥丸」，然後經「祖竅」化爲眞氣，一口一口的向着面前所懸的「聚螢」仙劍劍身上噴去！

如此「九出一進」，待吞下那口劍氣時，小腹內即會不由自主的發出「咕！」的一聲，他身子亦會因爲吞入冷森森的劍氣，而不由自主的打上一個寒顫！

「天一門」劍術較一般練劍者所不同處，乃在入門這第一步，如果沒有極深之內氣功力根底，即使根骨再好，品質再厚，一時也是無從練起，是以多年來門下弟子極爲單薄，往往尋到了可造的後生之後，却先要在練習道法劍術之前，傳授他甚長時日的一般功夫，這期間長長要在數年之久！

岳懷冰的確是個幸運兒！

因爲他原本就有極深的內功底子，雪山深居三年苦練刀法，日夕以冰雪洗體，正巧與劍術入門前的準傳功夫不謀而合！

三年來，使他在吐納，心靈靜養方面，紮下了極爲深厚的功力——

這樣使得他很幸運的能够在初進「天一門」的第一天，即可以輕易的接受「天一門」曠世仙緣的玄門正統道法與入門劍術！

練習這種入門劍術起步工作，甚爲不易，主要的難在練者本身的心性須要與「劍」的靈性相接合，這第一步的結合工作成功之後，才能够再談到練習劍的駕馭與收發，甚至於日後最難的「身劍合一」地步。

岳懷冰已經體會到他本身在「天一門」內重要地，是以半點不敢偷閑。

他悟性既高，根基又紮得結實，復經尉遲青幽親自指導，是以一經着手，頓時就有了深刻的感應！

那口「聚螢劍」，他曾經親眼見識過它的無上威力。

此刻他將一口口的本身眞氣噴向劍身，使「眞氣」與「劍氣」融成一片，最後再以眞氣包含着劍氣，硬生生的吞入到丹田之內！

這種「盜氣」的功夫，練者又稱爲「吃劍」，端看本身的內功造詣深淺而定，大體上來說，初習者能够一天吞服上十口這類所謂「劍氣」，已經是甚爲難能可貴的了。

今夜，岳懷冰竟然一連吞下了一十七口！

當他吞下最後一口劍氣時，只覺得雙眼銀星亂冒，兩耳耳鼓自鳴，一股冷森森的氣機由其脊後「尾椎」處直貫而入，頗有上衝之勢！

岳懷冰忙自由丹田運力吸住它，如此冷熱之氣兩相糾結，足足糾纏了盞茶之久，才自化爲一片祥合氣息，融滙全身！

燈下的岳懷冰這算作完了一日最難的功課！

由蒲團上站起來，他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神清爽智，彷彿初飲芳露甘泉一般，全身上下三萬六千個汗毛孔，好像全都張了開來。

透過雕花格扇的長窗，他發覺到今夜的月色極美。

深山極靜，所能聽到的，只是遙遠的松濤，和涓細的淙瀑流水之聲！

甚久以來，對於孤獨，他久已習慣，有時候他偶而也能由靜極孤獨的環境裏，發掘出一些屬於自己的樂趣！

今夜，他忽然想到要借着這番月色，在各處走上一轉——

由枕下，他拿出了那口他久已忘記了斬馬長刀！

這口刀在以往的歲月裏，幾乎成了他不可分離的伙伴，而如今，環境的變遷，頗使得他感覺到，對於這日夕形影不離的老夥件，頗有遺棄的感覺！

署呈彎度的刀身，在月色的映襯之下；閃爍着一片寒光——

這樣使得他不得不記起，以往無窮的日子，消耗在這口刀上的時間……

他當然忘不了，自己手持着這口刀，在斬殺下雪中令，夏侯忠，貫大野，三顆首級時，那種快意淋漓熱血怒張的無窮感受！忽然想起來，似乎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曾幾何時，自己竟然由一個持刀殺人的野客傖夫，搖身一變，而成爲仙俠領域中，未來重要的一員。

多少個想不透的謎結！

多少悲歡離合？

多少失落！

多少收穫！——

多少恨！多少愛！多少冷酷！多少溫馨！多少聲黑夜的嘆息，多少虛擲了的歲月！

這一切的一切，又豈能是一聲長嘯，一聲哭笑，一聲嘆息，或是幾行眼淚所能包括得了的？

就像今夜，在他方自慶幸欣慰着自己有此收穫之時，他忽然又發覺到自己又像是失去了什麼似的！



緊隨着蒼鷹驚起之後，一道彩氣直向岳懷冰照射過來。

「一得一失」，就像佛家慣常所引用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那句禪語一樣，細想起來，這其中大可玩味，一切早就在冥冥中，像是爲你安排好了一樣！

還刀入鞘！

他提着這口入鞘的刀，來到了「冷香閣」外！

天空是一片清爽，萬里無雲，就只有那彷如冰盤模樣的一輪明月，高高懸在天中央，萬籟俱靜，玉宇無聲。

月色似霜！

佇立在冷香閣外，鳥瞰着大雪山後山櫛次鄰比的諸峯，一片雲氣氤氳，白雪冰樹一片月光對映，變幻出漫天流光，萬點銀芒，美景當前，寧不爲之心醉？

目睹着這片奇異的景緻，岳懷冰一時心曠神怡。

他雖然來至冷香閣已近四十天，只是，來去之處亦不過限於冷香，聽雷，紅梅閣，平素既勤於練功，很少有雅興遊山玩景！

這時他忽然心血來潮，想到要在附近玩耍一番！

後山諸嶺，以冷香閣所在這座山峯爲主峯，也是最爲寬敞高峻的一座峯頭。

是以佇立於此，下瞰羣山，無不一一畢現！

他心裏正自度量着，將要由何處開始起步，忽見面前白光一閃，蒼鬚奴忽然現身而出，他左手挽着幾面三角形的旗幟，似由山下駕遁光來此！

岳懷冰方自一驚，發現是他之後，才笑迎上，說道：「蒼鬚前輩，怎麼還沒有休息？」

蒼鬚奴道：「方才小姐找出了幾面『風火旗』，命我在各處要道埋設，怕前山的郭仙姑再來侵犯，有了這幾面旗子雖然不一定困她得住，起碼可以事先告警，我正在下面埋設的時候，忽然發現到嶺上有人跡出現，想不到竟是岳少主，倒使我嚇了一跳！」

頓了一頓，又道：「少主怎地這般時候還不休息？」

岳懷冰道：「我是一時練功累了，隨便走走！」

蒼鬚奴笑道：「今夜月色甚好，少主你隨便走走就是，只是附近各峯，氣候寒冷，少主須多穿些衣服爲是！」

岳懷冰道：「那倒不必，我早先已習慣了寒冷氣候，即使不穿衣服，也不會受涼！」

蒼鬚奴道：「這附近有百十座山峯，岳少主打算先遊玩那裏？老奴可以送你一程！」

岳懷冰笑道：「那倒不必，我只隨便走走，興之所至，玩那裏都是一樣！」

蒼鬚奴道：「既然這樣，老奴可以代爲介紹一下——」

說罷他手指眼前山峯道：「這座山峯名叫『玉池』峯，上有玉池一座，乃古仙人『玉池上人』修眞之所，洞府年久陰晦，沒啥看頭。」

又指一峯道：「這座山峯，名叫『文來峯』，乃當年各眞人聚會，舞文弄墨之處，上有亭閣十數處，只是都經小姐仙法封鎖，少主人只怕還進不去！」

又指向一處山峯，說道：「這座山峯，名叫『鐵筆峯』，因爲峯頭很像筆鋒，故名——」

說到這裏，眉頭微微一皺，又道：「關於這座山峯，外面傳說很多，最是怪誕離奇——」

岳懷冰月下試看這「鐵筆」峯，只見孤獨一峯卓然而立，高出衆峯之上，峯頂爲白雪所蓋，月色下一片銀光燦爛，觀其外表，果然像是倒插着的一支判官鐵筆，看上去白雲齊腰，似乎別具一種天地靈秀氣質！

以目前自己所在之地，下觀各峯，似乎也只有這「鐵筆」一峯，鶴立鷄羣，可望與冷香閣一較短長，雖然峯上看來不過里許方圓大小，不足以與冷香閣所在之主峯抗衡，然而觀其座向，似乎獨佔天地之靈，却又較主峯有過之而不及。

這「鐵筆峯」一經看入岳懷冰眼中，竟然使得他怦然爲之心動，說不出的一種意念，使他爲之大大的生出了興趣！

蒼鬚奴又這麼一說，更令他大爲嚮往，不禁問道：「外面有些什麼傳說？」

未言先笑——

蒼鬚奴搖着頭道：「荒唐得很，鐵筆峯純是因爲其狀酷似鐵筆，他們却牽想到是三百年前久已坐化的前輩眞仙『鐵筆太歲』修眞之處，實在可笑得很！」

岳懷冰當然不會聽說過「鐵筆太歲」這個古仙人的名字，可是這件事，再加上「鐵筆太歲」這個足够震撼人心的名字，却使得他精神大振。

「鐵筆太歲……？」他奇怪的道：「這位古仙人是個惡人麼？」

「不……」蒼鬚奴道：「你弄錯了，關於這位前輩仙人的事跡，我也只是由老主人尉遲眞人嘴裏聽說過些，據說這位老前輩當年嫉惡如仇，他自身並不屬於任何一門派，反正他老人家看不順眼的事情，一經插手，對方必死無疑！因其爲人行事過於辣手，才會得了這麼一個外號，其實人倒是最正派不過的了！」

說到這裏，蒼鬚奴搖頭道：「最無稽的是，因爲這位老前輩當年所用的一口仙劍，劍名『蒼鷹』！名列宇內七十九口太古仙劍之首，傳說此老得道之前，將此劍藏之靈山，留待日後有緣者得之！」

他笑了一下，接道：「因爲這樣，才激起了各門派大起貪心……這些人因『鐵筆太歲』與『鐵筆峯』，頂上二字相同，就聯想到『鐵筆峯』爲『鐵筆太歲』當年修眞之處，又因爲鐵筆太歲一向病足，晚年甚少出山，就聯想到那口『蒼鷹神劍』，一定埋在鐵筆峯上，是以在過去兩百年來，這座鐵筆峯實在爲『天一門』惹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他不勝太息的搖頭笑道：「如果不是『天一門』兩代眞人法力無邊，簡直鎭壓不住，只怕鐵筆峯早已爲這些喪心之士夷爲平地了！」

岳懷冰打量着月下聳峙的那座「鐵筆峯」，心中忖思着原來所謂的仙道之士，也分正邪，也像武林中一般的貪狠無極！

蒼鬚奴感嘆着道：「這件事後來經過本門二眞人親自探索，証明外傳之說純屬謠言，乃聯合『青雲九老』共同遊賞鐵筆峯後，昭告天下，這件外傳的謠言至此才不攻自破，從此以後，這裏才算眞正的安靜了！」

說到這裏，他頓了頓，忽然想起來一笑又道：「岳少主你隨便走走，我也該走了！」

言罷肩頭微幌，白光閃得一閃，已駕遁光消逝而去！

月下，岳懷冰兀自打量着面前的鐵筆峯，只覺得峯上的雪似乎較別處峯上爲多，除此以外，山上更多的是奇形異狀的石頭！幾片輕雲，飄浮在峯半山腰。

山上似乎還修有一座石亭，以及通向石亭的蜿蜒石階，多少年來，從沒有人登臨過這座石峯，那些石階上更都生滿了綠色的苔蘚，再結以堅冰，月光射處，閃閃晶晶，顯現出一片翡翠的顏色！

他忽然潛生出一番勇氣——決定攀臨到鐵筆峯上的勇氣！

好在兩者距離雖然不近，當中却有一片山脊串連着，月色之下，這片串連着的山脊更是曲折延伸，有如怒蛇伸展，極盡蜿蜒之能事！

岳懷冰收拾了一下身上，把足下鹿皮套靴緊了一下，刀揹好背上，遂即開始向着這片山脊上翻了下去！

從原先立處之主峯看這條兩峯聯接的山脊很窄，很狹，可是到人行其上，才發覺到並不如想像之狹窄，足可十人併排前行。

尤其稱妙的是，這條蜿蜒的山脊兩側，竟然每隔數丈，都樹立着一根石柱子，石柱與石柱之間，連繫着野生的山籐！如此一來，卽形成一半人工一半自然的漂亮欄杆。

岳懷冰輕功本佳，在冷香閣月餘潛修內氣功力以來，更使得他身輕如燕！翻山履險，有如康莊大道般，並不覺得難於行走！

他已經很久沒有施展輕功馳奔了，正可借此機會練習一下脚程。

他足足奔馳了有半個時辰之久，才橫穿過這條兩山串連的山脊，到達了彼岸對山！

站在山脊一端，抬頭上觀鐵筆峯！夜空之下，只見一峯向天，高插入雲，形勢尤見其險！

這一陣疾快的奔馳之下，使得他全身筋骨俱已活動開來，在奇寒的氣溫之下，他反倒覺得身上暖洋洋的。

他原來以爲鐵筆峯只是單純的一座孤峯，那裏知道此刻就近一看，並不盡然。

當他縱身翻上那條環山上昇的翡翠石階時，才知道這鐵筆峯雖然較諸自己下榻的主峯要小得多，可是山徑曲折，石階道此進彼出，左右上下盤繞進出，龍飛蛇舞，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這等景像確又非在主峯之上所能一目了然！

岳懷冰細細打量了一番，深深覺出有一探幽徑之雅興與衝動。

足下踏着蛇般彎曲的翡翠冰階，他一口氣揉昇了五七十丈，不知覺間，已深入叢石與谷道之間。

抬頭當空，雖仍舊是那輪明月，但是看來，却又是一番趣味！

他忽然發覺到這「鐵筆峯」，實在饒富趣味。

如果只從外表上看過去，鐵筆峯實在只像「鐵筆」，除了這點怪處之外別無異狀，然而身入其境之後，才忽然覺出內裏實在大有千秋！

在一片銀霧香光的繚繞之下，岳懷冰停住了脚步，細細領畧着這寒谷小佇的超然情趣！

眼前，大小數百奇石怪丘，或大或小，或高或矮，有的差參怒生，有的橫出半空，如就各石之外表上看去，却又大是不同——

這條翡翠石道，正是由這些石隙之間怒伸而過，高高昇起！

空谷極靜，岳懷冰儘管是輕輕的落足，亦傳出動人心魄的錚鏘之聲！

驀地驚起了幾隻怒鷹——

怒鷹起處，乃在谷半一片雜亂石叢之間！

緊隨着這幾隻蒼鷹之後，倏地有一道墨綠色的彩氣，自叢石間暴虹般的直射而起。

怒鷹已使得岳懷冰嚇了一跳！隨後的這道墨綠彩氣，更不禁使得他大爲驚愕！

他幾乎驚嚇得呆住了！

更怪異的是這道乍起的彩氣，並非垂直向空中射起，却是直迎着自己這邊照射過來！

說得更切實際一點，簡直是迎着他立身之處射過來，是以岳懷冰全身上下，都在這道墨綠色的光氣籠罩中！（未完）



千里胭脂馬　閃電秀鸞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靈邱李家一門四傑，爲義輕生，李四公子遺孀奉夫骨返鄉，因恐玉娘子尋仇，請托楊光達鏢局鏢頭護送，城中其他五家鏢局聞訊，派林達三爲代表，說是護鏢路經靈邱，願參加行列，以報李四公子生前對彼等恩澤，由是六家鏢局一同上路，途次一鎭甸，大伙包下一家客棧，迄晚突有一艷婦強欲投宿，客棧掌櫃只好將自己住房讓出，林達三等疑那艷婦就是玉娘子，一鏢師願往探，不久回來，未及言語卽告仆地死亡，林達三率衆往責問艷婦，一腳踢開房門，驀見那艷婦只穿小衣，這種情形看得衆人一呆——

那女人倒也不怕薄薄的綢衣，令得她肌膚隱現，對着林達三等一伙人，冷笑道：「想怎麼樣？」

林達三吸了一口氣，道：「玉娘子，你殺了人，這次你走不了哩！」

那女人陡地怔了一怔，兩道柳眉，向上一揚，俏艷粉白的臉龐上，透出一股奇訝的神色來，這時，林達三已疾向前跨出了一步，可是就在此際，那女人身形倏地後退，緊接着，「砰」地一聲，門已關上，門關得如此之疾，幾乎重重地撞在林達三的臉上。

林達三一聲大喝，毫不考慮，一掌就向門上，拍了出去，他號稱「鐵掌」，這一掌之力，何等之重，只聽得「蓬」地一聲響，整扇門，已被他擊得歪倒在一邊。

林達三身邊，一個壯大漢子，提脚再踹，整扇門就向着房內，直飛了進去。

這時，整座客店，如臨大敵，幸而客店是叫五家鏢局包下來的，人雖多，但終究全是見過大陣仗的人，雖然人人緊張，倒是一點不亂，每一個客商的住房前後、大堂放置財物的那一角落，仍全有人守護着。

房門一踢開，林達三就準備衝進去，可是，他向前一看間，却不禁呆了一呆。

原來那女人剛才將門疾關而上，並不是爲了逃走，只不過是爲了穿外衣，這時，她背着門，剛好穿了衣服，門一踹，她就轉過身來，領前還有幾個鈕，沒有扣起，看來更是銷魂。

她一轉過身來，便道：「你們弄錯了，我不是玉娘子！」

她一面說着，一面向外走了出來，擁在門前的衆人，在她向外走了出來時，不由自主，一起後退了幾步，那女人來到了院中，四面看了一看，又道：「你們剛才說玉娘子殺了人，死人呢？」

林達三和衆鏢頭互望着，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搭腔。

那女人一面向前走着，一面扣上了領上的鈕子，又道：「死人在那裏，帶我去看看！」

衆鏢頭中有心急氣躁的，厲聲喝道：「殺人的就是你，有什麼好看？」

那女人臉色微微一沉，道：「我再說一遍，以後不再說了，你們弄錯了！」

那鏢頭手中持的是一根鑌鐵短棍，那女人話才說完，他一聲吼叫，揮棍向那女人的頭上便砸。雖然，她曾兩次否認，但是所有的人，仍然認定了她就是玉娘子、毒觀音，也人人覺得應該和她動手，可是那鏢頭這一棍，去勢如此之猛，直擊向她的頭頂，剎那之間，人人那想到，將這樣出色的一個美人兒，一棍打得腦漿迸裂，鮮血滿面，那實在是天下最可惜的事情了。連站在最近的林達三，在那一剎間，心中也有一個衝動，想要揚掌，格開那鏢頭的一棍，他的手掌，甚至已向上，翻了一翻，但是他終於忍住了，沒有出手。

那鏢頭的攻勢極猛，鐵棍呼呼地砸了下來，那女人現出了一股不耐煩的神色，手向上一伸，便已搭住了那鏢頭右手的脈門，緊接着，只聽得「噹」地一聲響，那鏢頭手中的鐵棍，便落了下地，鐵棍在地上，彈跳了一下，那女人足向前一伸，踏在鐵棍上，而鐵棍又恰好壓在那鏢頭左脚的脚背之上。

這一壓之力，敢情不輕，那鏢頭急叫了起來，那女人手臂一振，輕輕一推，那鏢頭一面向後倒去，跌倒在地，雙手捧住了脚背，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痛得臉如死灰。

這一切，實在發生太快，以致衆人根本未曾看清事情是怎麼發生的，那女人一推開了那鏢頭，就疾聲道：「快帶我去看死人！」

可是她的話，却沒有人在意，又是兩個大漢，撲了上來，那兩個漢子的腰際，全插着皮鞘的短刀，可能他們認爲對付一個赤手空拳的女人，還要用刀，未免丟臉，所以是揮着拳攻上來的。

那女人一聲冷笑，直迎了上去，眼看兩個狠霸霸揮着拳攻上來的大漢，隨着「叭叭」兩下響，身形陡地凝止，那女人却已在他們兩人之間穿過，疾步向前，走了

出去，再看那兩個鏢頭時，一個左頰，一個右頰，清清楚楚，都有五條手指印，分明是剛才大家眼睛一花之間，他們兩人，已然各捱了重重的一巴掌！

那女人向前走，在她前面的鏢頭，全將兵刃拉了出來。

那女人身形略停，一手叉在細腰上，道：「我交在櫃上的那柄緬刀，想來你們看過了？」

她突如其來問了這樣一句話，衆鏢頭的臉上，不禁全有些掛不住，那女人倏地轉回身來，黑白分明的一雙眼睛，直視着林達三，手指却指着那已然掙扎起身，但還雙手抱着脚背，和那各捱了一記耳光的兩人，又道：「要是我這柄緬刀在手，現在是什麼光景？」

這一問，連鐵掌林達三，也答不上來，他雖然不出聲，可是心裏明白，要是那女人緬刀在手，那麼，這三個人可能早已進了枉死城！

那女人又連聲冷笑，道：「那你們還不明白？我要是黑道上的，會這樣做？」

那女人不但艷光懾人，而且氣概非凡，圍着她的，是十幾二十個久歷江湖的大男人，但是這時，不但沒有人敢動手，就算是說話也不敢，只是互相望着。林達三心念電轉，道：「那麼，你是什麼人？」

那女人道：「我不願人家知我來歷，若不是你剛才提起了玉娘子，我也不會管這件事，現在，我可要看看那死人，看是不是玉娘子下的手！」

林達三略猶豫了一下，心忖那女人要是打，或許打不過他們那麼多人，可是看她的身手，要逃，總是逃得出去的，圍住她也沒有用處，不如帶她到大堂上，去看看那離奇暴斃的鏢頭，看她有什麼話說。

他主意打定，向各人一使眼色，裝成很爽快地道：「好，死者在店堂裏！」

他說着，大踏步向前走去，那女人立時跟着，其餘的鏢頭，仍然圍在她的身邊，進了大堂，店掌櫃雙手按住了櫃，身子在簌簌發抖，開客店的人都知道，店裏發生了命案，衙門一層層地來查，這店，整個賠上，只怕還不夠哩！

一進大堂，那女人便道：「掌櫃的，將刀還給我！」

掌櫃的像是沒有聽到，仍然雙眼發直，林達三一聽，立時搶前一步，在櫃上，將那條腰帶，抓在手中，那女人向林達三嫣然一笑，道：「這是女人的腰帶，你要來有什麼用？」

她說着，伸出手來，林達三望着她雪白豐腴的手，心中正在思索着，是不是應該將這柄利刃，交到那女人的手中，那女人已突然一翻手，中指疾彈而出，「拍」地一聲，正彈在林達三的手腕上。林達三只覺得五指一麻，腰帶脫手，已被那女人順手接了過去，緊接着，「錚」地一聲，腰帶已扣上了她的纖腰。

那女人扣上了腰帶，身形看來更是婀娜，這才轉過身來。這時，那死了的鏢頭，早已被人用兩張桌子併了起來，放在桌上，頭前，脚後，也都燃上了蠟燭。那女人來到桌前，皺着眉，伸手撥了撥死人頭，回過頭來，向林達三道：「你來看！」

林達三手指兀自在發麻，勉強走向前來，那女人指着死者的右耳，死者通身沒一絲傷痕，只有右耳之中，有一絲鮮血，滲了出來，已然半凝，不是那女人伸手指着，當眞誰也不會在意。

一時之間，各人面面相覷，半晌，才有人道：「這一點傷，怎能令人致死？」

那女人一聲冷笑，道：「這種死法的人，我也不是第一次見到了，這是玉娘子下毒手，一根鋼針自耳孔直刺腦門——」

她講到這裏，轉過身來，面對着各人，臉帶着幾分嘲弄的神氣，道：「各位爺們，你們之中，誰經得起這樣的一刺？」

衆人只感到一股寒意，一面用疑惑的神色，望着那女人，一面心頭，實在駭然。因爲那女人說這是玉娘子下的毒手，那麼，玉娘子一定已經來了，可是，她在那裏？

那女人的神情，也變得很冷艷，道：「我和玉娘子，有點過節，我看，玉娘子既然能在這裏殺人，一定還在這座客店之中！」

這兩句話，自然令得林達三等衆人吃驚，而那女人接下來的話，却更叫各人震動，只聽得她道：「我要逐間房間搜，將玉娘子搜出來！」

她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伸手按在腰前的銅扣之上，誰都見過她腰際的那柄鋒利無匹的緬刀，一時間，各人彷彿已經看到了一重殺氣，林達三忙道：「不必搜房，房中住的，全是自己人！」

那女人「哼」地一聲冷笑，道：「你們保的客商，就沒帶着女人？你們誰見過玉娘子，誰知道她是什麼樣子？怎知道她不混在裏面？」

林達三瞪着眼，有幾個鏢頭，已經心中活動，大聲嚷叫着，林達三一頓足，道：「好！我們一起去！」

那女人在前，大幫鏢頭在後，眞的一間房一間房，搜了過去，搜的自然是那十來個客商所住的房間，客商藏在房間的粉頭，全被那女人拉着頭髮，拖到燈光下細認一番，一時之間，哭叫喝罵之聲，吵翻了天，不一會，便來到了那小媳婦住的上房之前。

在逐間房搜尋之際，那女人出手極快，而且下手又狠，總是一把抓住了那人的頭髮，臉上冷艷無比，一點也不留情。林達三等衆人，一面跟着她，一面心中，仍然不斷地在嘀咕，因爲他們猜來猜去，仍然猜不透那女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客店裏儘管亂，可是北霸鏢局的人却不亂，楊胖子躺在門口的竹椅上，堵着上房的門，鐵雄坐在窗下，有幾個鏢頭想去看熱鬧，全叫楊胖子喝了回去。

那女人和林達三等一干人走了過來，楊胖子坐了起來，道：「怎麼了？」

林達三道：「這位大……」他略爲猶豫了一下，才道：「這位大姑娘——」

他本來想說這位大姐的，因爲看那女人的樣子，誰都可以看出她早已不是大姑娘了，但是爲了怕對方嗔怪，他還是改了口。他道：「這位大姑娘說，突然死了的李老七，是遭了玉娘子的毒手，叫一支鋼針，從耳中直刺進腦門刺死的，玉娘子還在，要逐間房搜。」

楊胖子瞇着眼，道：「搜完了？」

林達三道：「是，不過，沒有找到什麼！」

楊胖子道：「那就行了，這裏沒有事，不必再來騷擾了，走吧！」

林達三忙點頭，道：「是，不必騷擾了！」

那女人却雙眉一揚，道：「慢着！」

她一面說，一面伸指向門一指，道：「這裏面，住的是什麼人？」

林達三道：「是靈邱李家，李四爺的遺孀。」

林達三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神情十分嚴肅，態度也十分恭敬，可是那女人一聽，先是一怔，接着，便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她笑得腰肢亂顫，極其輕佻，當然也十分動人，胸脯起伏，看得人發怔，只有鐵雄這愣小子，陡地大喝道：「有什麼好笑！」

那女人陡地止了笑聲，向鐵雄瞟了一眼，沉聲道：「讓我進去！」

這四個字一出口，楊胖子霍地一下，站了起來，別看他人胖得出奇，這一下行動，眞是快得出奇，他和鐵雄兩人，異口同聲，喝道：「不行！」

楊胖子還加了一句，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那女人道：「我是什麼人，你去問問靈邱李四，自然就知道了！」

各人聽得她那樣說，都是一怔。

靈邱李四爺已經死了，靈灰在那屋子裏，他們也全拜祭過了，那女人却叫他們去問李四，這不是開玩笑麼？而且，那絕不是可笑的玩笑。

楊胖子的眼睛，瞇得更細，那女人道：「你讓不讓我進去？」

楊胖子沉聲道：「我們保着李四嫂，你想，爲的什麼？能讓你進去麼？」

這句話，簡直透着指眼前這女人，就是玉娘子，只見那女人口角向上一翹，似笑非笑，手一按，錚地一聲響，眼前精光疾閃，那口緬刀，已然掣在手中，各人只看到她掣刀在手，却未曾看到她是如何揮動的，刹那之間，只覺得冷森森的一股光芒，陡地閃了一閃，接着，便是「刷」地一下響，和「拍」地一聲，又是錚地一下響。

衆人一起定睛看去，精光已斂，那柄利刃，已然歸鞘，腰帶也還扣在她的纖腰之上，她仍然似笑非笑地望定了楊胖子。

而楊胖子在躺在竹椅上的時候，胖子怕熱，手中一直在不停地搖動着那柄大芭蕉扇，赤着上身，當他站起身來，對那女人講話的時候，或者認爲挺着大肚子，對着這樣的一個美人，很不雅觀，是以他手中的那柄芭蕉扇，緊貼在大肚子之上。

剛才那女人閃電也似揮出一刀，就削在那柄芭蕉扇上，將那柄芭蕉扇，削下了一半來，「刷」地一聲響，自然是刀鋒掠過芭蕉扇之時的聲響，而「拍」的一聲，便是半柄芭蕉扇落地的聲響了！

楊胖子在那女人疾揮刀向他削來之時，看來連一點躲逃的機會也沒有，只是泥塑木雕也似站着，直到那女人收起了刀，他仍然那樣一動不動地站着，只是眼珠向下，略低了一低。

他手拿着的那柄芭蕉扇，是緊貼着他的肚子的，那女人一刀將芭蕉扇削斷，可是他的肚子上，却是一絲傷也沒有，這一刀之快，準，穩，實在已到了令人駭然的地步！

別看其餘的鏢頭，平時個個威風凜凜，楊胖子看來絕不起眼，只不過是一大堆肥肉，可是他能當上北霸鏢局的總鏢頭，也眞不含糊，在人人駭然之下，他反倒像是沒事人一樣，雖然額上立時佈滿了汗珠，可是一開口，聲音居然很是鎭定，脫口道：「好快刀！」

那女人聽得楊胖子說了這三個字，又笑了起來，露出兩排雪也似白的牙齒，道：「楊總鏢頭，原來愛讀聊齋！」

這話一說，各人更覺得背樑之上，直冒寒意。

山東蒲松齡，所著聊齋誌異，三百餘則故事之中，有一則便是「快刀」，這一個劊子手，有一柄快刀，一日行刑，一刀將一大盜的頭砍下，大盜頭在地上滾動，口中猶高叫「好快刀」不已。剛才楊胖子脫口叫出了「好快刀」三字，恰如聊齋之中，那人頭落了地的大盜一樣，各人一想及那女人語中的深意，如何不心涼？

楊胖子面上的肥肉，也不由自主，跳動了兩下，呵呵地笑了起來，伸手在自己的頦子上，拍了兩下，道：「還好，這吃飯傢伙還在！」

那女人揚眉道：「怎麼，讓不讓我進去？」

那女人再一次問楊胖子是不是讓她進去，這一次問，和上一次問的口氣，似乎沒有什麼不同，語音也同樣動聽，可是有了剛才的那一刀，這再一次相問，人人皆知，實在是大不相同了！

而且，那時候，人人心中，都在納罕，爲什麼那女人要一問再問，因爲看情形，那女人若是要硬闖進去的話，楊胖子絕止不住她！

楊胖子可也豁出去了，他揚起手來，手中的半截芭蕉扇，在額上揮了一下，揮下了一大把汗來，道：「不讓！」

楊胖子這「不讓」兩字，是抱定決心，自口中直迸了出來的。那女人在那刹間，身形倏然後退，人人都當她一定要立時再抽刀攻擊了，在那電光石火之間，好幾個人，都忍不住發出了一下呼叫聲，守在窗前的鐵雄，更怕那女人轉向窗前來，是以握住了刀柄的手，緊張得手指節骨，發出格格的聲響來。

可是那女人後退了一步之後，却忽然嘆了一口氣，像是在自言自語，可是却又人人可以聽出她在講些什麼，只聽得她道：「爲什麼壞人，總是遇到好人，而好人總是碰上壞人？」

在這樣的情形下，也沒有人知道這個如此美艷動人的女子，忽然說了這樣一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只見她話一講完，便轉過身，向外走去。

林達三等衆人，不禁盡皆一怔，他們本來在那女人身後，那女人一轉身，他們就變成攔在她的身前，雖然他們心中驚駭，但是却並沒有讓開的意思，因爲死了一個鏢頭，不明不白，絕不能就此算了！

那女人走了兩步，看到這種情形，又停了下來，像是在打算如何對付。而也就

在這時，突然聽得楊胖子身後的那扇門門「匡」地一聲，門打了開來，小媳婦臉上白得一絲血色都沒有，站在門口。

一見那小媳婦現身出來，北霸鏢局中的鏢頭，莫不駭然，原來在房頂上的三人，身子一縱，立時落了下來，橫刀桀馬，護在那小媳婦的身前，鐵雄更是一聲大喝，他爲人魯莽，一心向着那小媳婦，那女人雖然艷美無匹，令得每一個男人看了，都目眩心馳，但是他可不理會那一套，一面喝着，一面仗着刀，奔過了楊胖子的身前，便向那女人直衝了過去。

鐵雄直衝過去之際，楊胖子已心知不妙，疾伸手去拉，可是鐵雄的去勢極猛，天熱多汗，楊胖子的手指，雖然搭到了鐵雄的手臂，但是却未曾抓住，一滑滑了開去，鐵雄已然來到了那女人的身後。

鐵雄的手中操着刀，他是挺着刀向前直衝過去的，那女人並沒有轉過身來，鐵雄到了那女人身後，心中陡地一轉念，倒轉刀柄，用刀柄向那女人的腰際，直撞了過去。

要是有人問鐵雄，爲什麼這一刹那間，他會忽然倒轉刀柄，不用刀尖去刺那女人，楞頭楞腦的鐵雄，一定瞪着眼，答不上來。

在鐵雄的心中，或許認爲人家背對着他，他在人背後出刀，不够光明正大，又或許他認爲這女人美艷得出奇，一刀殺死了，未免可惜，所以才改變了主意，又或者鐵雄根本無意殺人，只想教訓一下對方的。

總之，陡然之間，以刀柄向那女人的背後，撞了過去，那女人倏然轉身，在她轉身之際，又是「錚」地一聲響，鐵雄只覺得眼前精光一閃，自己的那柄刀，已被對方格住，非但格住，而且一股大力，反震了過來，連防都來不及防，「拍」地一聲，手中的刀，反彈了回來，本來向前擊出的刀柄，重重撞在他自己的額上。

那一撞，直撞得鐵雄眼前，金星亂迸，大叫一聲，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額上立時腫起了一個大包。

那女人這一次，並沒有立時收刀，只是望着被撞得還看不清眼前東西的鐵雄，也看到鐵雄手中的刀，是揑着刀身，刀柄向外的！

她臉上透着一股訝異之色，隨卽哦地一聲，像是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向着鐵雄一笑，道：「你這人，雖然莽撞，良心倒不錯！」

鐵雄大口喘着氣，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那女人也立時一揚頭，看到了站在門口，由三個北霸鏢局的鏢頭護着的那小媳婦！

那小媳婦的臉色，看來更蒼白，襯得她的眼珠也更烏黑，她聲音很弱道：「你終於找來了！」

小媳婦一開口，四周圍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人人都在心中揣摩，小媳婦那一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而刹那之間，北霸鏢局的那些鏢頭，心中最明白，因爲小媳婦才找上門來時，就已經說過，玉娘子，毒觀音，要對李四爺的靈灰不利，那麼，這一句話還會有什麼別的意思？

這時，那女人只是揚着眉，望着小媳婦，一聲不出，小媳婦的聲音聽來更弱，幽幽地，她那種脆弱的樣子，和那女子形成了强烈的對比，她又道：「四爺已經死了，已經成了一罎灰，你還不放過他？」

本來，或許還有人不明白小媳婦剛才那一句話的意思，但等到這句話一出口，却是人人都明白了！

林達三首先一聲冷笑，道：「玉娘子，毒觀音，果然名不虛傳！」

但是那女人却像是全然未曾聽到林達三的話一樣，仍然定定地望定了那小媳婦，忽然開口道：「我現在還不知道你是什麼人，不過遲早會明白的！」

她說着，手畧向上一揚，手指在那柄緬刀的刀尖之上，輕輕扳了一下，將緬刀彎成了半圓形，然後又立時鬆手，「錚」地一聲響，將刀彈得筆直，刀尖透着寒光，直指小媳婦，道：「這些鏢師，看來全是可憐人，你要是玩什麼花樣，我決不會放過你！」

那小媳婦像是受了這兩句不明不白的話，心中大感委屈，口唇顫動着想說話，可是却又沒有發出聲來，兩眼圈兒則已紅了起來。

那女人話一說完，立時轉身，向前走去，她剛才指着小媳婦講的那幾句話，更是人人莫名其妙，可是她要走，衆鏢頭却也是不依，林達三凝立不動，立時又有四五個鏢頭，各仗着兵刃，踏前一步，那女人像是根本不曾看見一樣，手腕翻動，手中的緬刀，閃起一片精光，幾個鏢頭急忙舞刀自衞，只聽得「錚錚錚」一連串響，四柄刀早被格了開去，那女人身形婀娜，可是去勢極快，已經來到了院子的月洞門前。

林達三急叫道：「快追！」

他才講了這兩個字，那女人已然走出門去了，小媳婦輕輕嘆了一聲，道：「算了吧！」

在這一停頓之間，有幾個鏢頭，已經追了出去，但是立卽又奔了回來，道：「走了！騎馬走的，好快！」

楊胖子瞇着眼，直到那女人走了，他想起剛才的情形才眞正感到害怕，一時之間，直向外冒虛汗，全身像是被水淋過一樣。

那女人一走，所有的人，個個都鬆了一口氣，本來被各鏢頭攔着，躲在客房裏不敢出來的那一幫山西客商，聽說人走了，也紛紛推門走了出來，七咀八舌，議論紛紛，店掌櫃更是哭喪着臉，也湊了過來，連連頓着脚，道：「各位爺，這可怎麼好！唉，這可怎麼好！」

林達三大叱一聲，道：「誰也別多話！我們自會料理！」他叫着，向小媳婦道：「四嫂，剛才那位——」

小媳婦的雙眼之中，泫然欲淚，點了點頭，道：「是，四爺就是死在她手裏，我……講句不知輕重的話，各位鬥不過她，還是讓我自己上路吧！她今天只殺了一個人，明天就不止殺一個了！」

小媳婦這幾句話一出口，衆客商立時點頭稱善，有的還催那小媳婦，快快搬出這家客店去。這幫客商，奔波千里，爲的無非是銀錢，有能使他們銀錢受到損失的事，哪有商量的餘地？這和江湖好漢，在



馬上艷婦一提韁，白馬陡地向前竄去，唐登那凌厲迅快的一棍，還是掃了個空。

江湖上走動，講的是一個「義」字，截然不同。

在那些客商說話之間，個個鏢頭全寒了臉，不出聲，楊胖子首先道：「各位，你們那些金銀，依我看也不在玉娘子的眼裏！」

一個年紀較大的客商，聞言立時道：「你知道什麼，我們還帶着紅——」

他才講到這裏，在他身邊，那姓閻的客商，伸手在他的背上，便重重拍了一下，拍得他連聲嗆咳了起來，想說的話，自然再也說不下去了！

這種情形，瞧在久歷江湖的衆鏢頭眼裏，實在像是肚中有着千百隻螢火蟲一樣，心中雪亮，知道這幫客商，除了那十幾口赤金箱子裏的洋錢之外，必然每一個人的身上，還有着極值錢的紅貨在。所謂紅貨，自然是價值連城，稀世的珍寶！說不定，一顆徑有寸許的明珠，拿出來，就比一箱洋錢，值得更多！

本來，客商找鏢局保着財物上路，究竟財物所值多少，一定要如數講與鏢局知曉，而鏢局的收費，也視財物的多寡而定，可是幾乎任何客商，都不會對鏢局直說，一來，可以省下些保鏢費，二來，有的稀世奇珍，得到手的人，不是至親好友，也不會告訴，如何肯隨便對人家講？

那年輕客商，露了口風，數十鏢頭，人人心中大是不滿，林達三也悶哼了一聲，但是他却向各人擺了擺手，道：「各位，除非你們不想回山西去，不然，最安全的，還是跟着我們走！而我們，也一定要設法將李四嫂，和四爺的骨灰，送回靈邱去！」

那年輕的客商揚聲道：「可是，剛才只來了一個女人，就鬧了個天翻地覆！」

林達三冷笑道：「各位爺們可曾少了一條毛？」

這句可是粗話了，那小媳婦立時半轉過臉去，鐵雄也衝林達三瞧着眼，衆客商透着一般焦躁不耐煩的神色，那姓閻的道：「各位鏢頭，等我們商議一下！」

衆客商全進了一間大房，林達三，楊胖子，以及其餘四家鏢局的總鏢頭，也全在商議着，小媳婦已經回到房中，鐵雄站在門口，衆鏢頭在商議着什麼，他可一點也沒有聽到，只是聽到了那小媳婦自房中隱隱傳出來的啜泣聲，聽得他眉心打了老大一個疙瘩。過了一會，一個客商自大房走了出來，道：「請各位總鏢頭，進去一談！」

五家鏢局的總鏢頭俱點頭答應，那客商又向楊胖子道：「請楊總鏢頭也——」

他話沒有講完，楊光逵已然大聲道：「不必了，我又沒爲你們保鏢，和你們有什麼話好說的？」那客商碰了老大一個釘子，臉漲得通紅，可是又無奈楊胖子何，只好轉過身，訕訕地走了開去，楊胖子又在竹椅上躺了下來，左顧右盼，看他的神情，像是想找一個人來講講話，可是看了片刻，他不禁暗嘆了一聲。

他手下那些鏢頭，要說遇上了劫匪，奮勇上前殺敵，那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若是遇上了什麼疑難，想和他們談談，那還不如悶在肚子裏算了！

旁人看來，楊胖子躺着，搧着那半截芭蕉扇，一副安閑，好像天塌下來，也有他的大肚子頂着，可是他心裏那份翻騰，眞是別提了！

李四爺的靈灰，他的未亡人，那有着一口如此鋒利的緬刀，身手又這樣高超的美人兒，玉娘子，毒觀音，艱險的前途，一世的聲名，不大不小的家產，老婆兒女，一切的一切，全纏成了一個解不開的結，他可以什麼都不管，讓那小媳婦自己走

，不理會她一路上會遇到什麼事！

可是他不能那樣做，或許這是一個鏢頭的悲哀，明知前面是龍潭虎穴，隨時隨地，就可能肚上開了口子，頭上開了花，但是他還是不得不向前闖！

楊胖子雖然閉着眼，可是他實在，一點睡意也沒有。已經死了一個人，明天會不會死得更多？那女人究竟是什麼人？她對那小媳婦講的那幾句話，是什麼意思？李四爺的人也死了，爲什麼玉娘子還不肯放過他？這許多問題，像是要將他一身的肥肉，全都熬了出來一樣！

在那間大房裏，衆客商圍成了大半圈，五位總鏢頭，圍成了小半圈，恰好圍成了一個圓圈。

姓閻的老客商在講話，他皺着眉，聲音很沙，很慢，道：「各位總鏢頭，我們瞞着各位，實在不該，而且現在看來，還是和各位實說的好！」

林達三冷冷地道：「你們各人又帶了些什麼珍寶？」

各客商的神情都很尷尬，還是由閻百萬開口，道：「我們在北京，搭通了清宮的路子，由太監手裏，買到了一些東西，老實說，要不是有這些東西在手，我們那些洋錢，可以票匯到大同去，也不必請各位聯保了！」

這年頭，請鏢局保鏢的人，本來就已經不多了，像這種五家聯保的大事，直叫五個總鏢頭想起來都高興，可是如今一聽這話，各人都拉長了臉。

閻百萬又道：「東西呢，只有十二件，我們每人一件，是準備帶回去，當傳家之寶的！」

林達三揮了揮手，像是不耐煩聽他解釋下去，道：「總共值多少錢？」

閻百萬略爲猶豫了一下，才壓低了聲音，道：「三十六萬大洋。」

五家鏢局總鏢頭，一聽得「三十六萬大洋」這幾個字，人人的身子，都不禁向上一挺。外面十幾口箱子裏的洋錢，金條，他們全驗過了，算起來，不到兩萬大洋，可是這幫客商的身邊，却還帶着值三十六萬大洋的紅貨！

五位總鏢頭，越想越氣，禁不住全都嘿嘿冷笑起來，閻百萬忙道：「只要安然到大同，我們一定照付！」

林達三氣得臉色有點異樣，說道：「你們本領倒大，這些紅貨，收在什麼地方呢？」

衆客商面有難色，閻百萬伸手在袖中摸了一陣，道：「旁人的我不敢說，也許不願叫各位看，我的那份，一直帶在身邊，各位請看！」

說着，他已然摸出了一隻小小的布包來，他的手指在發着抖，解開了那布包，裏面是一隻小盒子，盒子打開，人人都覺得眼前一亮，只見深紫色的絨上，是一塊四四方方，足有寸半見方，紅得如同才從心口裏滴出來的鮮血一樣的紅寶石！

五個總鏢頭倒吸了一口氣，這樣的紅寶石，別說親眼看到，連聽也未曾聽說過。閻百萬的手指抖得更甚，伸手拈起了那顆紅寶石來，向着燈光，各人的眼光，一起隨着那紅寶石，等到紅寶石向了光，各人臉上神情之駭異，簡直難以形容！

只見那塊紅寶石的底面，刻着一個維妙維肖的西洋人，雖然只有一寸半見方，但是那西洋美人，簡直像是要從紅寶石中走出來一樣，這份手工的價值，只怕不在紅寶石本身之下！

閻百萬吸了一口氣，道：「據宮裏的人說，這是乾隆年間，波斯國的貢品，一到就叫和坤留下了，終乾隆爺的一生，也未曾見着，後來嘉慶抄了和坤的家，才抄出來，又歸大內的。我這件最貴，五萬大洋，聽說若能帶到上海，賣給洋人的博物館，十萬也值。」

五位總鏢頭你望我，我望你，半晌說不出話來，林達三才道：「好啊，什麼事全叫我們遇上了。」

閻百萬急急地道：「五位看，我們有這麼值錢的東西在身，你們怎能半途不顧而去？」

其他客商，也七嘴八舌，說了起來，林達三揚了揚手，道：「這件事，你們可曾漏了風聲？」

閻百萬連忙道：「沒有，只有我們知道！」

林達三道：「和你們搭綫的人呢？」

閻百萬道：「靠得住的，聽他說，錢是宮裏大伙兒分了的，反正遲早有人逼宮，不如先偷點值錢的出來賣了，大家得個好處！」

五個總鏢頭，半生闖蕩江湖，也保過不少次鏢，可是如今，却第一次感到肩上的重担，非同小可，他們心中全知道，鏢局這一行，實在是幹不長的了，這一趟鏢，要是順利走成功了，可以說是鏢局這一行之中，名垂千古的大事，若是走不成，只怕誰都得成爲路邊的白骨，一時之間，各人面色不定，心內驚喜參半。

過了半晌，才聽得唐登道：「這事，我看得請楊胖子來商議商議！」

另一個總鏢頭忙道：「李四嫂我們是保定了的！」

唐登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楊胖子主意多，見的世面又廣，請他來出個主意的！」

各人一起點頭，唐登便走了出去，不一會，和楊胖子一起走了進來，楊胖子聽了各人說了緣由，又將那塊紅寶石，揑在手中，翻來覆去，看了半天，臉上，身上的汗，像是小河一樣地向下淌着。

好一會，他才緩緩地道：「這麼貴重的東西出京，黑道上一定得了信息，各位若是想寶物不失，請一起拿出來，交我胖子管着。」

衆客商一聽，個個大搖其頭，閻百萬也是面有難色，皺住了雙眉不說話。

楊胖子一見這等情形，將紅寶石還了給閻百萬，淡然笑道：「列位要是不肯，那也就算了，如今的情形，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閻百萬欲語又止，終於道：「楊總鏢頭，你莫見怪，我想，我們這一次，黑道上人，未必知道，倒是那位小娘子，我看會惹麻煩，要是連累了我們──」

閻百萬不住苦笑，並不再向下說去，却不住地苦笑起來。楊胖子拍着那半截芭蕉扇，回答得倒爽快，道：「那我們就各走各的好了！」（未完）

離魂俠

血光崩現五絕谷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阿福嚇跑假明燈俠後，眞的明燈俠到來，魯老爺將有人假冒他要殺死柳步風和凌天鳳的事說出，眞明燈俠自願與魯老爺主僕護送柳、凌二人往五絕谷挑戰，進入五絕谷後，依着魯老爺的安排，向棋宮挑戰，雙方落子不久，魯老爺的詭計便被隱身幕後的卓五絕識破，但碍於魯老爺和明燈俠的面子，卓五絕破例接見柳步風和凌天鳳，魯老爺將柳、凌二人的遭遇和有人認出他們的劍招酷似卓五絕所傳說出，卓五絕向柳詢問，柳因耳中塞着棉花，茫然不知所對，魯老爺解說他們耳中塞着棉花，是以聽覺發生障碍，其原因是防阻被人叫魂，否則今天也不能來到這兒了──

卓五絕一側頭，以困惑的表情望着他，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於是，柳步風和凌天鳳在魯老爺的指示之下，再一次的把他們的遭遇說出來。

卓五絕靜靜的聽完之後，始知他們此來之意，不禁仰頭大笑道：「老夫明白了！你們懷疑老夫是施法術陷害你們的人，是麼？」

魯老爺點頭道：「是的，有三種情況顯示你脫不了關係，一是他們的劍術與你的劍術極爲相似，二是他們兩次進入你五絕谷之時，都被人施法驅離，三是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對你可能很有用處！」

卓五絕聽了並不生氣，笑問道：「第三點老夫聽不懂，怎麼說那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對老夫可能很有用處呢？」

明燈俠插口道：「這一點老夫想到的，老夫猜想那兩樣東西可能會治癒你殘廢的雙足。」

卓五絕面容一動道：「哦，能麼？」

明燈俠道：「如果那眞是一株萬年神參的話，別說你那雙足，就是垂死之人亦可救活。」

卓五絕笑道：「那麼，你們已認定老夫是施法術借刀殺人竊取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之人了？」

明燈俠笑道：「尊足仍不良於行，可見兇手非你。」

卓五絕忽然哈哈大笑道：「你怎知老夫雙足仍然不良於行？說不定老夫雙足已能行走了呢！」

明燈俠搖頭道：「老夫不信！」

卓五絕道：「打個賭如何？」

明燈俠道：「賭什麼？」

卓五絕道：「老夫如能起立行走，你便怎樣？」

明燈俠道：「你說吧。」

卓五絕道：「罰你打掃敝谷一遍，怎樣？」

明燈俠道：「可以，但如不能呢？」

卓五絕笑道：「替你明燈俠提燈一個月！」

明燈俠眼睛一瞟他那掩蓋在錦袍擺下的雙足，再看看放在他身邊的兩支義杖，確信他絕不可能起立行走，乃點頭道：「就這麼辦！」

卓五絕轉對魯老爺笑道：「魯老爺，你是見證人！」

魯老爺點頭道：「好，本老爺做見證，誰要不遵守諾言接受處罰，本老爺必予嚴懲！」

卓五絕含笑應喏，接着轉對一美女道：「白蘭，去取掃帚和畚箕來！」

那叫「白蘭」的美女應了一聲，起身而去。

明燈俠面色微變道：「嘿，你好像贏定了似的！」

卓五絕道：「當然！」

說着，突如生龍活虎般，挺身站立了起來！

明燈俠一見大驚，失聲道：「咦，你果然好了！」

一個自小雙腳殘廢的人，到了晚年竟告痊癒如常人，這的確是個奇蹟，魯老爺也吃驚的叫起來：「啊啊，這樣看來，你果然是……」

卓五絕在草蓆上龍行虎步着，哈哈大笑道：「果然是施法借刀殺人並竊取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之人，對不對？」

魯老爺沉下臉孔，冷笑道：「難道不是？」

卓五絕正要回話，看見「白蘭」已取來一把掃帚和一隻畚箕，乃接過掃帚畚箕轉遞給明燈俠笑道：「明燈俠，請吧。」

明燈俠默默的接去掃帚畚箕，默默的起身下樓而去。

柳步風看不過去，猛可拍桌跳起，戟

指卓五絕，罵道：「卓老賊，你莫欺人太甚！」

卓五絕態度變得冷峻而傲慢，以極其輕蔑的語氣道：「欺負你們又怎樣？」

柳步風已認定他即是施法陷害自己和凌天鳳的人物，積壓了數月之久的怒火和怨氣，至此爆發，奮然拔劍出鞘，厲聲道：「我跟你拚了！」

全身眞氣一提，便欲撲上去。

魯老爺一拍桌子，大叫道：「別忙，等下再拚！」

柳步風雖已怒火塡膺，對魯老爺的話仍不敢不聽，聞言收住了撲出之勢，轉對他道：「魯老爺，他分明是施法陷害在下的兇手不錯，現在還跟他客氣麼？」

魯老爺冷靜的說道：「他尚未親口承認，等他親口承認，再採取行動不遲！」

他說到這裏，輕咳一聲，轉望卓五絕道：「卓老兒，你承認不承認？」

卓五絕冷森森地道：「承認什麼？」

魯老爺道：「承認你是施法攝取他們的魂魄，並驅使他們殺害長白王夏侯祺和青衣活佛乘機窃去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的兇手！」

卓五絕冷笑道：「你姓魯的以爲老夫是那種人物？」

魯老爺道：「你不承認？」

卓五絕道：「老夫沒幹過那種下三濫的勾當！」

魯老爺道：「那麼，你的那一雙脚是怎麼復元的？」

卓五絕道：「這是老夫個人的事，用不着告訴你！」

魯老爺道：「你不說，怎能使我們釋懷？」

卓五絕冷冷一笑道：「老夫不怕人懷疑，甚至即使有人認定老夫是兇手，老夫也不在乎！」

魯老爺嘆道：「唉，老卓，此事非同小可，你莫跟我使性子，如你不承認幹過那種事，就把你雙足復元的原因，說出來吧！」

卓五絕道：「老夫的雙足，絕不是因服食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而治好的，你們只要知道這些就够了！」

魯老爺皺眉不悅道：「老卓，你何不通人情至此？」

卓五絕嘿嘿怪笑道：「你要是不滿意，悉聽尊便，老夫等着就是！」

魯老爺道：「你最好仔細想一想，這世上把你老卓視爲朋友的，也只有明燈俠和本老爺兩人，你決心不要我們這兩個朋友麼？」

卓五絕道：「若要老夫解釋雙足痊癒的原因，老夫寧可不要朋友！」

魯老爺沉聲道：「哼，就算你那雙脚是以不正當的方法使之痊癒的說說又有何妨，你還是怕本老爺四處去宣傳不成？」

卓五絕似感不耐，冷冷道：「現在你聽着，如果你們不追究此事，老夫仍願視你們爲朋友，你們高興住幾天就住幾天，否則老夫要下逐客令！」

魯老爺冷峻的注視他良久，忽然哈哈大笑，說道：「也罷，咱們暫時不追究你那一雙脚的事——你坐下來，咱們好好談一談！」

卓五絕乃在原位坐下，舉盅飲乾，道：「這樣最好，您說吧！」

魯老爺見柳步風仍仗劍對卓五絕怒目而視，乃拉他坐下道：「你也坐下，人家卓五絕乃是一代奇人，他雖然不通人情，却也從不說謊，所以你不可馬上認定他是施法陷害你的人！」

柳步風只好收劍坐下，他經過短暫的冷靜思考後，覺得既有魯老爺和明燈俠出面，自己實不宜貿然動手，何况自己萬萬不是他的對手，一旦動武自己必敗無疑。

魯老爺拉他坐下之後，即回望卓五絕笑道：「咱們不妨心平氣和的來探討一下，首先談他們兩人的劍術，你認爲他們有可能從貴谷的什麼人學得你獨門劍法？」

卓五絕沉思有頃，道：「只有一個人，但她並未學全老夫的整套劍法……」

魯老爺道：「誰？」

卓五絕道：「美丐娘。」

魯老爺道：「她跟你是什麼關係？」

卓五絕道：「十年前，她是老夫的金屋藏嬌之一，老夫發現她悟力過人，便傳她一些功夫，可是她後來爲了爭寵，竟謀殺了老夫最喜愛的一個女子，老夫一氣之下，便將她趕出五絕谷。」

魯老爺道：「這個女人，似乎不是傳授他們劍術的人，因爲她曾企圖殺死柳步風，後來反被柳步風擊敗。」

卓五絕道：「除她之外，老夫想不起第二個人了。」

魯老爺道：「你願不願證實一下？」

卓五絕道：「證實什麼？」

魯老爺道：「看他們兩人的劍術是不是你卓五絕的獨門絕技。」

卓五絕頷首而起道：「好，請到劍宮來！」

他領着魯老爺主僕及柳，凌二人下樓出了賓閣，一路往劍宮行來，走到半路，看見明燈俠正在一處花架挑燈掃地，他乃住足笑道：「明燈俠，明天再打掃？」

明燈俠搖搖頭，繼續打掃。

卓五絕又笑道：「敝谷能勞動老兄打掃，不勝榮幸之至啊！」

明燈俠冷冷道：「少賣乖，總有一天，老夫也要你爲明燈俠提燈！」

卓五絕哈哈大笑，一拂袍袖，大踏步朝劍宮走去。

不久，已到劍宮門口。

這座劍宮，形勢比棋宮更巍峨雄峻，宮外四周，圍着一道形若竹籬的欄桿，臨近細看，竟是使用千百把鐵劍編圍而成！

宮門兩側，也有兩尊石雕裸女像，像棋宮一樣，一尊舉着一個大鼓，一尊捧着一支鼓鎚。

卓五絕拿起鼓鎚「通通通」的一連擂鼓五响，隨即將鼓鎚放回原處，領魯老爺四人進入劍宮。

魯老爺問道：「一般挑戰者在入宮挑戰時，要擂鼓三响，你現在擂了五下，這是何意？」

卓五絕道：「這是通知劍宮宮主『谷主駕到』之意。」

魯老爺又問道：「如今的宮主，仍是以前那位公孫艷娘麼？」

卓五絕道：「正是。」

魯老爺道：「她年紀也不小了。」

卓五絕笑道：「三十五，正值狼虎之年！」

魯老爺笑道：「看來你的愛好似在改變以前你只是喜歡十七八歲的姑娘……」

卓五絕道：「是的，而今老夫已不大欣賞那些小丫頭了。」

說話間，五人已走入一間比武室。

這間比武室，大得像一片練武場，頂上吊着數十盞琉璃燈，把整個比武室照得明亮如晝，地上鋪着整齊的厚草蓆，可容兩三百人立於其上，四面的裝飾陳設亦以古樸清雅爲主，給人一種莊嚴的感受。

就在五人進入比武室時，對面一道門中亦適時走出了一位麗人和兩個侍婢來。

那麗人，年約三十多歲，容貌清麗，有一股令人十分欣賞的端莊之美，她穿着一套金黃色的勁裝，充分顯露出其婀娜的體裁，對於中年以上的男人來說，她的確是個極具誘惑力的尤物。

她，正是劍宮宮主公孫艷娘！

而隨在她左右的那兩個侍婢，一個捧劍一個執巾帨，她們年紀很輕，也長得嬌美動人，可是跟公孫艷娘一比，却是那麼的渺小。

公孫艷娘先向卓五絕行禮，然後轉對魯老爺行禮，啓動朱唇脆聲道：「魯老爺，好久不見你老了，這次是什麼風把你老吹來的？」

魯老爺笑道：「是一股邪風！」

公孫艷娘淺淺一笑道：「你老善謔之風，依然不變啊！」

魯老爺哈哈笑道：「有一天妳若發現本老爺改變了，那一定是個假的！」

公孫艷娘美目一掃柳，凌二人，轉對卓五絕問道：「谷主，是要妾身接受挑戰麼？」

卓五絕道：「不是，這一對青年男女，男的叫柳步風，女的叫凌天鳳，他們失去了記憶力，以前的一切通通想不起，有人指出他們的劍術是老夫傳授的，因此老夫要妳跟他們印証一下，看他們的劍術是不是老夫的劍術。」

公孫艷娘一哦，驚訝的回望魯老爺和柳，凌二人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谷主的獨門劍術從不外傳，二位怎會練成我們谷主的劍術？」

魯老爺笑笑道：「天下無奇不有，有時不可能的事會變得可能哩！」

卓五絕揮揮手道：「艷娘，不必多言，下場與他們印証一下吧！」

公孫艷娘應了一聲，自侍婢手上拿過寶劍，然後轉對柳，凌二人問道：「二位是一個一個來抑或是一起來？」

柳步風聽不清她在說什麼，後經魯老爺大聲複述，才向她拱手答道：「就由在下先向公孫宮主討教幾招試試好了。」

公孫艷娘一笑，說道：「好，請到場上來。」

她轉身走到比武室的中央，再轉身面對柳步風站定，緩緩拔出了寶劍。

柳步風舉步迎上，在她面前尋丈處立定，也慢慢拔劍出鞘。

公孫艷娘含笑道：「請！」

柳步風欠身道：「宮主先請，在下不善於主動攻擊人。」

公孫艷娘笑道：「既如此，奴家放肆了！」

嬌軀一側，右足向前跨出半步，便見劍花爆現，宛如一下潑出滿天星斗！

柳步風舉劍一格，却聽「錚！」然一响，反被她寶劍擊中劍身，登時被震得顚出數步。

公孫艷娘乘機直欺過去，劍如龍飛鳳舞自上而下，倏忽又攻出數招。

柳步風沒有一招能够以高明的劍法予以化解，又被震退了四五步。

卓五絕看得直皺眉，轉望身邊的魯老爺道：「他當眞練過武功麼？」

魯老爺微笑道：「他曾經擊敗過普光上人和長白派的幾位高手！」

卓五絕懷疑道：「可是，看他的出手，根本不像是個練過武功的人。」

魯老爺道：「是的，原因是他記憶全失，以前所學武功均已忘記，不過你看下去就知道，每當他遇上險招，在生死關頭一刹那，他以前所學的武功却會突然觸發出來，而一舉克敵！」

卓五絕不大相信地道：「哦？有這等怪事？」

他把視綫回到場上，看見柳步風被公孫艷娘攻得手忙脚亂，不禁「嗤！」的一笑道：「我看不然，不出十招，他就要敗了！」

一語甫畢，驀聞身後有人接口道：「不對，他至少還可以支持五十招以上！」

卓五絕掉頭一看，哈哈笑道：「明燈俠，你打掃好了麼？」

來的正是明燈俠，他提燈進入比武室，一面點頭笑道：「嗯，打掃好了，卓老邪，咱們再來打個賭如何？」

卓五絕大笑道：「你不怕再打賭一次麼？」

明燈俠微微一笑道：「不怕，這一次老夫定可獲勝，只要你敢賭！」

卓五絕見他滿面自信，倒反不敢立刻應允，聳聳肩笑道：「我看算了吧，玩笑只能開一次……」

明燈俠「哼！」的冷笑一聲，說道：「你這個老奸巨滑的東西，老夫就知道你不敢！」

卓五絕聽了並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就在此時，柳步風已被迫到比武室的一隅，公孫艷娘出手異常凌厲，突然的殺手連施，似欲一舉將柳步風刺斃於劍下！

魯老爺看得胆戰心驚，忙的叫道：「公孫宮主，妳可要手下留情啊！」

公孫艷娘充耳不聞，使了個花招震開柳步風的劍，緊接着振劍直刺而出！

這一劍，可說是她對柳步風所發出的致命一擊，因爲她與柳步風的距離很近，而且柳步風已退無可退，任何人處此情況下，要想逃避這一劍是難乎其難了。

說時遲，那時快，眼看她的劍尖已即將刺入柳步風的心窩之際——

「嘿！」

柳步風突然暴叱一聲，但見他身形猛挫，右脚「呼！」的來上一個掃堂腿！蹲身，出腿，快如電閃！

公孫艷娘口發一聲驚噫，疾忙將身一縱，仰飛開去。

但是不，她只仰飛出數尺，突於空中

一翻嬌軀，再以奇快無比的身法向柳步風飛撲過去，手中寶劍更如一道霞光，再度攻擊柳步風胸口！

臨此局面，柳步風潛伏於身上的絕學又激發出來，只見他左足一滑，身子傾向左方，手中的長劍一豎，竟反先攻到了公孫艷娘腹部。

公孫艷娘臉色微變，寶劍立時改刺爲削，錚然迎截住了柳步風奇妙的一劍，身子則借力橫飄出尋丈開外。

明燈俠喝采道：「好劍法！」

公孫艷娘大感難堪，突然柳眉倒豎，怒目嬌叱一聲，三度猛撲過去。

看樣子，她已鬥得性起，要跟柳步風徹底鬥個明白了！

卓五絕突然開聲道：「好了，到此爲止！」

公孫艷娘撲出的身子一刹而住，打一旋轉飄下，臉呈困惑道：「谷主……」

卓五絕神情嚴峻地道：「這是印證，不是拚命！」

公孫艷娘「哦」了一聲，臉上的戾氣頓時一掃而光，收劍入鞘，朝柳步風微微一福，脆笑道：「艷娘失態，柳壯士請勿見怪。」

柳步風連忙還禮道：「不敢，宮主手下留情，在下感激不盡。」

卓五絕道：「艷娘，沒事了，妳回內宮歇息吧！」

公孫艷娘應了一聲，向魯老爺和明燈俠告退，即與二侍女入內而去。

魯老爺隨向卓五絕道：「怎麼樣？」

卓五絕還沒有回答他，面色變得很陰沉。

魯老爺道：「到底怎麼樣啊？」

卓五絕目注柳步風好一會，才沉聲道：「柳步風，你過來！」

柳步風隱約聽出他在喊自己過去，當即趨前一拱手道：「谷主有何賜教？」

卓五絕目中透射出異常嚴厲的寒芒，問道：「你確實失去記憶力麼？」

柳步風點頭道：「是的。」

卓五絕以咄咄逼人的語氣道：「沒有說謊？」

柳步風聽了頗不愉快，道：「在下沒有說謊的理由，谷主何出此言？」

卓五絕道：「你不記得你的劍術是何人所傳授的？」

柳步風苦笑道：「在下若是記得，又何必來此求證！」

卓五絕冷哼一聲，轉對魯老爺和明燈俠道：「這的確是怪事，他的劍術，確是老夫手創的『三十六路斬妖劍！』」

魯老爺道：「這麼說來，你姓卓的眞個脫不了關係了！」

卓五絕滿面怒容道：「老夫的劍術傳女不傳男，而公孫艷娘與『十八女侍衞』又從未離開五絕谷一步，這小子竟練成老夫的劍法，寧非怪事！」

魯老爺道：「那美丐娘——」

卓五絕搖頭道：「不可能是她，老夫的『三十六路斬妖劍』她只學了前面十路，而且那十路也只不過懂得一點皮毛而已，絕不可能是她教的！」

魯老爺道：「那麼，這事情的確透着古怪了，難道說武林中有那麼一個人也創出了與你的『三十六路斬妖劍』完全相同的劍法？」

明燈俠笑道：「這更不可能。」

卓五絕低頭陷入沉思中。

魯老爺問道：「你的『三十六路斬妖劍』確實未曾錄成劍譜麼？」

卓五絕搖搖頭。

魯老爺笑笑道：「我看，要想解開這個謎，只有一個辦法了。」

卓五絕抬目道：「嗯？」

魯老爺道：「你懂不懂法術？」

卓五絕搖頭道：「不懂。」

魯老爺道：「要知道是誰傳授他們『三十六路斬妖劍』，只有施法恢復他們的記憶力。」

卓五絕面容一動道：「說到法術，那美丐娘倒懂得一些……」

魯老爺道：「她的法術，是跟誰學來的？」

卓五絕道：「她告訴老夫是跟她叔叔學的，至於她叔叔是誰，老夫却未曾追問她。」

明燈俠道：「爲何不問她呢？」

卓五絕道：「老夫不喜歡邪術！」

明燈俠笑道：「你自己邪氣得緊，却反不喜歡邪術，怪事！」

卓五絕不悅道：「老夫哪一點邪？」

明燈俠道：「別的不說，光是建蓋那座『美人宮』即可謂邪到登峯造極矣！」

卓五絕道：「哼，你不好色？」

明燈俠道：「食色性也，誰人不愛，然荒淫無度，便非正道。」

卓五絕冷笑道：「你咀巴說得好聽，只怕背地裏做得比老夫更絕哩！」

魯老爺哈哈笑道：「好了，好了，現在先別談色，先研究正經事要緊——你知不知道美丐娘的叔叔住在何處？」

卓五絕搖頭道：「不知道，老夫只知他姓韓。」

魯老爺道：「何以知他姓韓？」

卓五絕道：「因爲美丐娘姓韓啊！」

魯老爺道：「你宮中的女人，可能有人會知道美丐娘家世，問問她們如何？」

卓五絕點頭道：「好，明天老夫召集她們問一問，現在夜已深，你們且去賓閣過一夜吧。」

魯老爺道：「好的，這幾天長途跋涉，本老爺也確實疲倦了。」

於是，卓五絕親送他們五人回到賓閣，各給他們一間臥房，即告退離去。

老少五人等他走了後，一齊到賓閣的廳上聚談，把卓五絕提出來討論，魯老爺道：「明燈俠，你認爲卓五絕有無可疑之處？」

明燈俠道：「好像沒有。」

魯老爺道：「我也覺得他沒有什麼嫌疑，如果他是兇手，絕不肯承認柳步風的『三十六路斬妖劍』。」

明燈俠道：「不錯，我看問題必出在美丐娘，她是個有法術的女人，卓五絕可能在某一段時候中了她的法術，把『三十六路斬妖劍』傳授給她了。」

魯老爺道：「你認爲施法使柳步風和凌天鳳失去記憶的是她？」

明燈點頭道：「可能。」

魯老爺道：「如果是她，爲何那天在

破廟她要殺死柳步風呢？」

明燈俠道：「理由是她聽說柳步風要來找卓五絕，她怕被查出眞相之故。」

魯老爺道：「這理由有些牽强。」

明燈俠道：「此外，她的借刀殺人之計已經得逞，故打算除去柳步風兩人，以湮滅其罪嫌。」

魯老爺道：「這理由也有些牽强。」

明燈俠笑道：「你做過七品小官，辦過不少案子，經驗比老夫豐富，說說你的見解吧。」

魯老爺道：「本老爺的見解只有一個，她如是施法蠱惑柳步風和凌天鳳之人，絕不肯在柳，凌二人神智清醒的時候現身與他們相見，而她如欲除去他們兩人，只要唸動咒語即可，大可不必動武，再其次，她如是傳授『三十六路斬妖劍』給柳步風之人，那天她在動手刺殺柳步風時，便不致失手。」

明燈俠點頭道：「有道理。」

魯老爺忽的一笑道：「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說美丐娘與此案毫無關係，那又未必。」

明燈俠道：「她的叔叔怎樣？」

魯老爺道：「値得追查。」

明燈俠追問道：「你打算如何着手追查？」

魯老爺道：「卓五絕這兒既無任何綫索可尋，明日咱們一起到京城去。」

明燈俠道：「到京城何爲？」

魯老爺道：「那天美丐娘曾告訴柳步風說，她將去京城行乞，所以如要找她，只有上京城。」

明燈俠微笑道：「這是窮餘之策。」

魯老爺道：「是的，但目前也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明燈俠轉顧柳步風問道：「柳兄有無意見？」

柳步風搖頭道：「沒有。」

明燈俠起身道：「那麼，咱們回房睡覺吧。」

魯老爺跟着站起，打了個呵欠道：「啊呟，說到睡覺，本老爺就不禁眼淚直流——阿福，咱們回房尋周公去也！」

他轉身欲走，忽似想起了什麼，立刻又回對柳，凌二人道：「對了，今夜你們要提高警覺！」

柳步風沒有聽清，問道：「什麼？」

魯老爺乃以手指蘸茶水，在桌上寫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夜裏謹愼一些。」

柳步風點頭表示明白。

魯老爺接着又寫道：「不論發生了什麼事，都不可將耳中的棉花取出。」

柳，凌二人一齊點頭。

於是，老少五人各回房安息。

× ×

凌天鳳由於連日跋踄疲困，一上了床，很快就進入夢鄉，以致當這夜三更時分，有一把薄刀伸入她房間的門縫時，她仍酣睡如故，絲毫沒有警覺。

薄刀，是一把緬刀！

它很慢很慢的伸入門縫，再很慢很慢的往下切，不久便將門閂切斷！

然後，房門被輕輕推開，一女子一閃入房！

這女子，身着黑衣，但仍可看出她有一副美好的體裁，只有臉部看不出美醜，因爲她臉上罩着一方黑紗！

她進入房中後，先將緬刀藏到身上，然後才移步走到床前來伸手推醒凌天鳳。

凌天鳳遽然驚醒，當她看清黑衣女子之際，不禁大爲驚奇道：「是妳——」

黑衣女子連忙以指豎唇，示意她禁聲，然後輕輕說道：「起來，快跟我走！」

凌天鳳聽不見，也感滿頭霧水，輕聲問道：「妳說什麼？」

黑衣女子仍低聲說道：「妳若想活命，趕快跟我走！」

凌天鳳從她表情上看出「事態嚴重」，忙將耳中的棉花挖出，急問道：「妳再說一遍，發生了什麼事？」

黑衣女子低聲道：「我是來救妳的，快跟我走吧！」

凌天鳳吃驚道：「救我？」

黑衣女子道：「不錯，明燈俠，魯老爺主僕和柳步風已齊遭卓五絕殺害，妳快跟我走吧！」

凌天鳳睜大了眼睛，駭然道：「嗄——他們……已被卓五絕殺害了！」

凌天鳳登時心慌意亂，疾疾忙忙的下床穿衣，一面穿一面顫聲問道：「卓五絕爲什麼要殺害我們？」

黑衣女子臉泛冷笑道：「到了這時候，妳還想不明白麼？告訴妳，卓五絕就是施法術攝取你們魂魄的人啊！」

凌天鳳穿好衣裳，又疾疾忙忙的將包袱和長劍提起，道：「妳爲何要救我？」

黑衣女子面露恨色，說道：「因爲我恨透了他，而妳是女子，我不忍見妳被他殺害。」

凌天鳳道：「那柳步風，他的屍體，我……我可以去看看麼？」

黑衣女子道：「卓五絕養了三頭金錢豹，他們四人的屍體已被卓五絕扔入豹洞——快走，卓五絕可能就要到了！」

說畢，轉身疾行出房。

凌天鳳方寸已亂，立即隨着她跑了出去……

× ×

天亮不久，柳步風，明燈俠和魯老爺主僕已先後醒來，在賓閣侍候他們的是兩個美麗的侍婢，她們端水送巾給他們盥洗之後，其中一個侍婢向柳步風問道：「柳壯士，那位凌姑娘哪裏去了？」

柳步風一怔道：「她不在房中？」

侍婢道：「是的，剛才小婢見她的房門虛掩着，推門看了一下，好像已不在床上。」

柳步風道：「可能到外面散步去了，麻煩妳去找她回來好麼？」

侍婢道：「好的。」

說畢，即出賓閣而去。

另一侍婢由外端入早膳，擺上客廳桌上，即向他們四人一福道：「諸位請用早膳，敝谷主一向不習慣早起，未克親來作陪，幸勿見怪。」

魯老爺笑道：「不妨，他的老毛病本老爺清楚得很，不到日上三竿是不肯起床的。」

那侍婢笑笑不語。

魯老爺笑問道：「最近他比較寵愛哪一個？」

那侍婢笑道：「棋宮的司馬宮主。」

魯老爺道：「上次本老爺來的時候，最得他歡心的是劍宮的公孫艷娘。」

那侍婢道：「公孫宮主已失寵了。」

魯老爺道：「爲什麼？」

那侍婢搖首微笑，道：「小婢也不明白……」

正說着，只見那出去尋找凌天鳳的侍婢已轉回賓閣，柳步風不見凌天鳳跟她進來，不由的心頭一抽緊，急問道：「沒找到她麼？」

那侍婢道：「沒有，小婢四下找過了，沒見到凌姑娘的人。」

柳步風詫異道：「奇怪，她哪裏去了呢？」

明燈俠問道：「凌姑娘怎麼了？」

柳步風一指那侍婢道：「這位姑娘說，凌天鳳不在房中，也不在賓閣外面，這不奇怪麼？」

明燈俠目光一凝道：「她不致於亂跑吧？」

柳步風道：「她又不是三歲孩子，應該不會。」

明燈俠立刻自草蓆上跳起，沉聲道：「快去她房中瞧瞧！」

說着，快步往凌天鳳的房間走去。

魯老爺也感情況有異，急與柳步風隨後跟去，幾個人一起來到凌天鳳昨夜睡臥的房間，明燈俠當先推門進入，一看門內地上掉着一截被切斷的門閂，登時面色一變道：「不好，出事了！」

柳步風撿起那截門閂看着，駭然道：「噫，昨夜有人進入她房中？」

明燈俠走近床上，看了看道：「她的兵器和包袱都已不見，奇怪……」

魯老爺自床上撿起一團棉花，向柳步風問道：「這是她塞在耳中的棉花吧？」

柳步風看到棉花，心頭一沉道：「不錯，這更怪了，她爲何取它下來？」

魯老爺沒有回答，而立刻轉對那二侍婢道：「快去請貴谷主來，說凌天鳳被人刼走了！」

那二侍婢惶恐的應了一聲，一齊轉身出房，奔告卓五絕去了。

柳步風心亂如麻，望着二老道：「二位老前輩，你們看這是怎麼回事啊！」

明燈俠滿面嚴肅的沉吟道：「哼，此事十分怪異，昨夜有人破門而入是可以斷言的，但是爲何沒聽到她抗拒的聲音？」

柳步風道：「正是，昨夜在下睡在她隔壁房間，根本沒聽到一點聲响！」

魯老爺察看被切斷的門閂道：「這門閂是被利刃切斷的，手法十分高明……」

明燈俠道：「來人入房之後，凌姑娘可能尚未醒覺，而被來人點了穴道。」

魯老爺頷首道：「對！」

明燈俠道：「魯兄認爲對方是誰？」

魯老爺冷笑道：「卓五絕大概能够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明燈俠道：「此事恐非卓五絕所爲，他不會幹這種『欲蓋彌彰』的傻事。」

魯老爺道：「不錯，但是五絕谷只有一條出路，來人若將凌天鳳刼持出谷，絕難逃過那守洞門的鳳姬的眼睛！」

明燈俠點點頭道：「這倒是眞……」

他還想往下說時，房外走廊已傳來一片緊急的腳步聲，俄頃便見卓五絕大步入房，只見他神色充滿驚怒，急急的問道：「那凌姑娘怎麼了？」

魯老爺面露乾笑道：「老卓，明人不做暗事，快把她放出來吧！」

卓五絕變色道：「你胡說什麼？」

魯老爺冷笑道：「嘿嘿，絕對不是胡說，本老爺可不相信有人未經報名而能潛入五絕谷，更不相信他能帶着一個姑娘從容離去而不被你們發現！」

卓五絕面上湧出狂怒之色，但沒有發作出來，而轉對明燈俠道：「明燈俠，你說說，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明燈俠道：「怎麼發生的老夫不知，凌姑娘失踪，還是貴谷侍女先發覺的。」

當下，就將發現凌天鳳失踪的情形說了一遍。

卓五絕神色嚴峻地道：「哼，居然有人能偷入本谷刼擄人，這樣的本事可眞叫老夫佩服了！」

魯老爺道：「你的五絕谷只有一條出路對不對？」

卓五絕點頭道：「對，本谷四面環山，形勢絕險，任何武林高手要想帶着一個人飛越出去，都是絕難辦到之事，而來人竟能辦到，這就叫人佩服了。」

魯老爺轉望明燈俠問道：「明燈俠，你能挾帶一人飛登谷壁逃出去麼？」

明燈俠搖頭道：「不能！」

魯老爺道：「既然你都不能辦到，本老爺敢說當今天下無一人能辦到，因此那人如已將凌天鳳刼出五絕谷，必是由出入洞道出去的無疑！」

卓五絕道：「如果有人由出入洞道闖出去，鳳姬一定會立刻向老夫報告。」

魯老爺道：「是呀！但結果她却沒有，由此可知凌天鳳尙在谷中！」

卓五絕眉頭一皺，不悅地道：「魯兄，你再是懷疑老夫，老夫可要叫你滾！」

魯老爺冷冷一笑道：「事情發生在你這座固若金湯的五絕谷中，你要本老爺懷疑誰？」

卓五絕冷哼一聲，回對侍婢喝道：「去叫鳳姬速到賓閣來見老夫！」

那侍婢應聲欲出，却在房門口與一人撞了個滿懷，來的乃是劍宮宮主公孫艷娘，她神色惶急的衝入房中，叫道：「谷主出了事了！」

卓五絕面色遽變，道：「何事？」

公孫艷娘道：「鳳姬被人殺害了！」

卓五絕面容收縮了一下，神情變得冷峻無比，冷冷道：「誰下的手？」

公孫艷娘道：「不知道，剛剛送飯的侍女跑來告訴妾身，說她送飯去洞口時，只見鳳姬滿身鮮血，倒斃於洞口上！」

卓五絕靜立有頃，突如一陣風般的衝了出去。明燈俠，魯老爺主僕及柳步風等人也跟着奔出，一行人疾疾忙忙的奔向出谷之路。轉眼間，奔入出谷的洞道。

又一轉眼間，奔到了洞口，一眼望去，果見鳳姬倒在靠近洞口的洞壁下，兩顆眼睛睜得大大的，似乎在告訴人她死得不明不白！

致命傷在胸口，鮮血自胸口流下，染紅了下半身，而死亡時間似已在一個時辰以上，因爲血都已凝固！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省城荒屋發生奪寶戰，最後獲得寶畫而又能平安離去的只有一個人，這人雖能生離現場，但他的身份可也落入暗中窺伺的錢如命眼中。七星棧後院的上房中，小孟嘗吳才正與飛腿追魂宮寒及其獨孫宮少奇和獨眼龍賀雄、黑牡丹辛玉姬圍坐一桌，正在商量奪寶大計之際，錢如命已自省城趕了回來，同時，艾鬍子也適時送來酒食，他藉擺設杯箸之際向吳才報告了此項消息後離去。錢如命也把目擊一切說出，指明最後奪得寶圖者就是那冒牌一品刀，辛玉姬詫異地問，原來那一品刀竟是冒牌貨——

花香惹淚蝶　燈亮引飛蛾

錢如命微笑道：「這一點早已不成爲秘密了。」

紅衣少婦道：「這是誰說的？」

錢如命道：「誰也沒有說過，因爲誰也沒有資格說。一品刀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根本就沒有人親眼見過！」

紅衣少婦道：「既然誰也不知道那位眞正的一品刀生做甚麼樣子，又怎知道現在的這一位一定就是冒牌貨？」

錢如命笑道：「這個妳問問宮老就知道了！」

紅衣少婦果然轉向紫衣老人道：「宮老也認爲目前這位一品刀身份有問題？」

紫衣老人點頭道：「是的，是有點問題。」

紅衣少婦道：「指那方面？」

紫衣老人捻着鬍梢，緩緩道：「清楚一品刀過去這幾年種種作爲的人，都知道兩件事。」

他喝了口酒，接下去說道：「第一件事是：眞正的一品刀，有一個最大的忌諱，就是不論在何種情況之下，決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錢如命笑着插口道：「這一點也可以說是這位冒牌貨最大的仗恃，因爲他知道只要言行檢點些，絕不會有人出面拆穿他的戲局！」

紫衣老人點點頭，接着道：「是的，從這件事上，你就可以想到，現在的這位一品刀，絕不是眞正的一品刀。因爲眞正的一品刀，說甚麼也不會公開參加這種動機不明的品刀大會！」

紅衣少婦道：「第二件事呢？」

紫衣老人道：「第二件事是：眞正的一品刀，絕不貪非份之財！四年前淮揚帮總瓢把子被一品刀殺死時，身上懷有一匣明珠，價值以百萬計，事後大家發現，那匣明珠竟然一顆未少！」

錢如命嘆了口氣道：「難就難在這種地方，要如果換了別人，誰能辦得到？我只知道，若換了我錢某人，我錢某人第一個就辦不到！」

這幾句話，倒是老實得可愛。

辦不到的並不是他一人，有勇氣承認辦不到，恐怕還沒有幾個。

至少吳才就沒有這份勇氣。

紅衣少婦點點頭，沒有再問下去。

獨眼漢子忽然望着紫衣老人道：「如今大局已很明朗，依宮老之見，下一步我們應該如何行動？」

紫衣老人沉吟道：「依老夫之見，那幅明妃畫像，我們可以暫時撇開不管。」

紅衣少婦一怔，說道：「吳公子不是說那幅畫像，足值五六十萬兩銀子嗎？這麼貴重的東西，既然有了下落，爲何置之不管？」

獨眼漢子忙道：「玉姬，你聽宮老說下去，宮老當然還有下文。」

紫衣老人點點頭，說道：「是的，老夫話還沒有說完。老夫的意思，只是暫時不管，並不是說眞的就讓那傢伙白白檢個便宜。」

他摸出旱烟筒，裝上烟絲，點着了火，深深吸了幾口，噴着烟霧，又道：「大悲遺珍，不止一件，我們應該先從大處着想。」

錢如命點頭道：「錢某人昨夜隱忍着沒有露面，也正是這個意思。」

紫衣老人道：「至於那幅明妃畫像，我們根本不必担心。那廝跑不掉，飛不了，我們只須派人釘牢了他，早晚還是我們的！」

吳才忍不住道：「宮老的意思，是不是認爲我們應該先想法子把那個錢麻子弄到手？」

紫衣老人點頭道：「老夫的意思，正是如此。」

吳才道：「這樣一來，我們豈非要跟黑鷹帮鬧翻了臉？江西流那老傢伙，可也不太好惹。」

紫衣老人噴了口烟，徐徐道：「關於這一點，老夫也想過了，所以老夫認爲這事應以智取爲宜。」

錢如命道：「如何智取？」

紫衣老人道：「智取的方法有好幾種，比較躁急的一種方法，是先打聽那痲子的藏身之所，然後出其不意，斬關奪人，再把那痲子火速送離七星鎭，等風頭稍過，從容迫供，一網全收！」

錢如命點頭道：「這個主意不壞。」

紫衣老人道：「這主意壞是不壞，不過仍然有個很大的缺點。」

錢如命一哦道：「甚麼缺點？」

紫衣老人道：「這個方法已有人試過了，弓無常便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錢如命道：「姓弓的粗人一個，怎能跟我們派出的人手比？」

紫衣老人道：「老夫顧忌的，便是這一點。」

錢如命一楞道：「怎麼呢？」

紫衣老人道：「剛才老艾的報告，你們全聽到了，黑鷹帮又來了人手。這正表示，錢痲子無論安藏在甚麼地方，護衞都必然嚴密得很，我們若想一舉成功，就必須要傾盡全部力量。」

錢如命道：「這又有何不可？」

紫衣老人道：「如此一來，我們縱然得手，身份亦必隨之敗露，我們身份一敗露，勢必就要牽連到吳公子。你錢兄想想，像這種事，我們又怎能將吳公子牽涉進去？」

小孟嘗吳才總算交到了一個好朋友！在這種緊要關頭，他竟然還能處處爲吳才的聲譽着想，吳才聽到這番話，應該引以爲慰了。

錢如命沒有開口。

枱面上交朋友，講的便是義氣，紫衣老人說得如此明白，他當然不便反對。

吳才要大家喝了一杯酒，又進了點菜餚，才朝向紫衣老人問道：「那麼，除此而外，宮老還有沒有，較爲緩和的一點方法？」

紫衣老人點頭道：「當然有。」

大家等着。

紫衣老人緩緩接着道：「這個方法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先來個坐山觀虎鬥，然後坐收漁人之利！」

仍然無人開口。

話人人聽得懂，方法也的確簡單。但要怎樣才能看到虎鬥，才能收到漁人之利呢？

紫衣老人捻捻鬍梢，露出一種只有獵犬爭骨頭才差可比擬的笑容道：「你們想不出來，對吧？好，那就由我來告訴你們：還是第一個老方法——只是稍稍修改一下。」

錢如命望着他那仍舊露在外面的一排黃牙，遲疑地道：「如何修改？」

紫衣老人笑着道：「那痲子的藏身之所，照找不誤。找着之後，只於風，不動手，現在懂了老夫的意思沒有？」

錢如命怔得一怔，突然一拍桌子道：「妙！妙！這個法子太妙太妙了！」

不論別人見解如何，至少他昨夜就曾親身體驗過採取這套辦法的妙處。

在一場多邊的寶物爭奪戰中，很明顯的，出手愈遲，愈是有利。

等別人損兵折將，元氣大傷，然後看準時機，以逸待勞，一湧而出，輕輕鬆鬆的將寶物搶到手中，豈不比一開始就加入戰圈，合算得多？

吳才等人，也認爲這一着很要得。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了，一個很聰明的決定。

聰明的決定，當然只有聰明人才想得出來；然而，誰又是傻瓜呢？

× ×

品刀大會第十二天。

天氣晴和。

七星廣場上，人如潮湧，到處都是一片竊竊私議之聲。

只要看看每個人臉上那種興奮而又詭秘的神情，便不難猜想得到，大概又有什麼重大的事情發生了！

七星鎭上又發生了什麼大事呢？

因爲又死了一名刀客？

錯了！大家談論着的，原來竟是那位突告失踪的熱窩主人：錢痲子！

消息不知是誰先透露出來，只不過眨眼工夫，一個驚人的秘密，便傳遍了整座廣場，進入每個人的耳朵。

大悲寶藏出現，不是謠言。誰獲得了那些寶藏呢？錢痲子！

只不過知道錢痲子目前下落的人，似乎還不多。

所以，如今大家談論着的——也可以說在彼此打聽——便是那錢痲子目前躲去了什麼地方？

如今，經過一再誇張渲染，錢痲子幾乎已成了一位活財神。

好像只要誰能設法找到這位活財神，誰便可以平地一聲雷，馬上變成百萬富豪一般。

由於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太刺激，每個人的情緒都顯得很熱烈。這使得生意本就不惡的白酒担子，生意又不知好了多少倍！

一張張紅通通的面孔相繼出現，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話，也相繼出籠。

人人感覺相同：那痲子眞他奶奶的太豈有此理！數以百萬計的財富，居然想一口獨吞？嘿嘿走着瞧吧！痲子，看你他媽的吞不吞得下！

這時廣場上，有些沒有人，對這件事不太熱衷呢？

有——只有一個。

× ×

那是一名十八九歲的黃衣少年。

這少年也在喝酒。

他端着一碗酒，坐在遠遠的一角，面孔火紅，神情呆滯。

他一口一口慢慢的喝着，兩眼像死魚般瞪着右邊耳台上的貴賓席。

距離品刀開始，大約還有一刻時左右，這時貴賓席上，只坐了一男一女。男的是小孟嘗吳才，女的是久未露面的消魂娘子楊燕！

消魂娘子楊燕今天穿的一身水綠色緊靠勁裝，曲綫玲瓏，身段顯得份外迷人。

她落落大方的緊傍着小孟嘗吳才，宛如一對新婚夫婦。

黃衣少年望着一雙品貌出衆的年輕男女，呆呆地出了好一會兒神，突然一口氣喝乾餘酒，霍地站起身來。

他過去把酒碗還給酒担子，然後一聲不响，轉身走出廣場。

× ×

隔不多久，這名已有六分酒意的黃衣少年，忽於七星客棧後院悄悄出現。

後院的住客，好像都走空了，四廂寂然無聲。

黃衣少年站在院子裏，四下縱望了片刻，然後突如狸貓一般，躡足走進了小孟嘗吳才居住的那排房間。

他輕輕叩着左首的一間臥室。

房中傳出一個嬌慵的聲音道：「是誰呀？」

黃衣少年嚥了口口水，微喘着道：「大……大嬸，是……是我。」

房中道：「少奇？」

黃衣少年道：「是的……大嬸……你快開門。」

房中那女人似乎怔了一下，道：「什麼事？」

黃衣少年道：「快點，大嬸，我找到黑鷹帮藏人的地方了！」

房中那女人似又怔了一下，道：「眞的？那麼你怎麼不去告訴你爺爺？」

黃衣少年道：「我不曉得我爺爺去了什麼地方。」

「你賀叔叔呢？」

黃衣少年道：「我到處找過了，找不到。」

女人道：「也找不到吳公子？」

黃衣少年道：「吳公子在貴賓席上，跟很多人坐在一起，我怕過去招呼露了痕跡。」

女人嗯了一聲，停了片刻，又道：「那是一處什麼樣的地方？」

黃衣少年道：「地點很偏僻，我說不上來，看來像是一座土地廟。」

女人道：「你是怎麼找到的？」

黃衣少年道：「我在七星廣場上喝了一碗白酒，心裏悶得慌，沿着小河往前走，忽然間一抬頭，就看到了那座小廟。」

女人道：「你進去看了沒有？」

黃衣少年道：「沒有。」

女人一嗯道：「你說你沒有走進裏面去看？」

黃衣少年道：「是的，我怕冒冒失失的走進去，會壞了事情。」

女人道：「你既然沒有進去看，怎知道裏面藏了人？」

黃衣少年道：「我是根據種種跡象，判斷出來的。」

女人道：「哦？」

黃衣少年道：「我看出小徑上的雜草，有被踏折的新鮮痕跡，同時我還在草叢裏看到了幾顆飯粒。如果小廟裏沒有藏人，應該不會有人把飯菜送去那種地方。」

女人像自語似的道：「這樣看起來，倒是的確有點可疑。」

黃衣少年嚥了口水忙道：「是的，請大嬸換一身不太惹眼的衣服，我們馬上過去，趁現在無人注意，仔細去偵察一下，萬一被小姪料對了，這件功勞可不小。」

房中女人道：「好，你等一下，讓我換套衣服。」

黃衣少年連忙說道：「不，大嬸，我去棧後河邊等你，這樣，可以避免給別人看到。」

× ×

被獨眼漢子喊作玉姬的紅衣少婦，如今已變成一名靑衣農婦。

如果她低着頭，不讓別人看到她那張迷人的面孔，相信誰也不會對這樣一名農婦多瞧一眼。

她在黃衣少年帶領之下，很快的便找到了後者指稱的那座小廟。

黃衣少年所說的「小廟」，其實就是鎭後小河對面荒林中的「五通祠」！

五通祠內，除了幾束發霉的稻草，連鬼影子也沒有一個。

黑牡丹辛玉姬走進去，四下張望了一眼道：「那裏有人？」

她剛剛轉身，黃衣少年突然一躍上前，張開雙臂，一把將她緊緊摟住。

辛玉姬吃了一驚道：「少奇，你這是幹什麼？」

黃衣少年雙目火赤，喘息着顫聲道：「大嬸……玉姬……美人兒……我騙你的，我想死你了……求你做做好事……我只要一次……一次就好……」

辛玉姬秋波一轉，終於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

她站着沒動，好奇似的望着黃衣少年道：「少奇，你好大胆！難道你就不怕你賀叔叔要你的腦袋？」

黃衣少年雙眼緊張得直發抖，語不成聲地道：「不……不怕，只……只要，你讓我……我……死也願意……」

辛玉姬眉尖微皺，雙頰慢慢的紅了起來，一種新奇的刺激似乎正在侵襲着她。

過去，她被很多男人糾纏過，她也曾主動的找過男人；但是，那些男人都是成熟的男人，被一個急色的大孩子摟着求歡，這尚是這一次。

第一次發生的事，當然總有些不同的感受。

她顯得有點難以取決。

黃衣少年顯已無法克制，這時不再說什麼，雙臂一緊，便將辛玉姬向牆角上那堆稻草頂逼着推過去。

辛玉姬怒聲道：「少奇，你瘋了麼？快放手，不然我非告訴你爺爺不可！」

她口中雖在發着恐嚇，但身子却在跟往後退，絲毫沒有掙扎。

她的武功比黃衣少年高得多，如果她要黃衣少年放手，難道就沒有任何別的方法？

她的脚下已經踩着稻草。

「不行，少奇……」

語氣已慢慢軟了下來。

「會被人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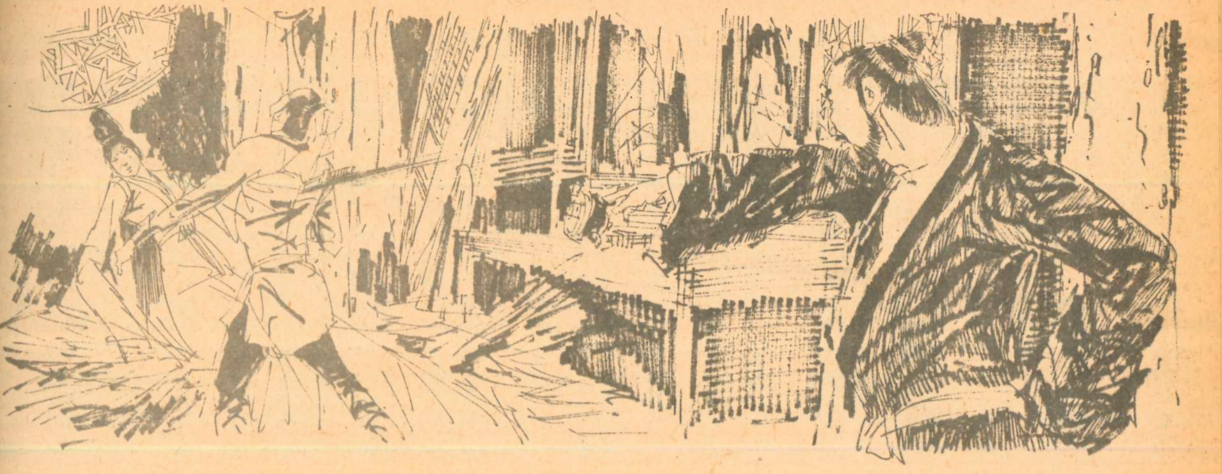
當一個女人說這種話時，就跟點頭答應沒有什麼分別了！

但黃衣少年却在這時慢慢鬆開雙手。

辛玉姬像被突然潑了一盆冷水！

這種事，她以前也遇上過，不僅遇過，而且還不止一次。

很多男人在開始時像一頭餓虎，極像



是連你的骨頭也能嚼碎了吞下去。

但當你剛剛有了一點意思時，他已完了！

完得像一團爛泥。

×　×

黃衣少年像一團爛泥似的，慢慢倒了下去。

脚底下濕濕的一大片。

濕濕的。

粘粘的。

紅紅的——不是泥水，是血水！

黃衣少年就躺在這灘血水中，一支七首插在後背心上，只剩下一段烏油油的木柄露在外面。

血就是沿着這段木柄冒出來的。

辛玉姬呆住了！

接着，她便看到了一張閃着油光的面孔——艾鬍子！

×　×

艾鬍子帶着滿臉邪笑，慢慢的走了進來。

辛玉姬看清了來的不是自己的男人，才稍稍鬆了一口氣。現在，她只有一個希望，希望艾鬍子沒有看見她早先那種欲拒還迎的曖昧態度！

她定定神，沉下臉來道：「老艾，你這是什麼意思？」

艾鬍子嘻嘻一笑道：「這意思你不懂？救人呀！否則，你大嫂的名節，豈不眼睜睜的要敗在這小子手裏？」

辛玉姬板着面孔道：「你知不知道，飛腿追魂宮寒就只這麼一個孫兒？」

艾鬍子笑道：「當然知道。」

玉姬怒道：「你一刀斷了宮家香火，不怕宮老兒找你算帳！」

艾鬍子笑道：「當然怕，那老兒發起火來，就有十個艾鬍子，也不够他老兒當頓點心。」

辛玉姬道：「你既知道那老兒不好招惹，為什麼還要下這種毒手？」

艾鬍子依然笑着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為了你大嫂的名節呀！」

辛玉姬道：「你以為我黑牡丹連這麼個毛頭小伙也應付不來？我不過是看在那老兒情面上，才沒叫他難堪，大家都是熟人，有事盡可好說，現在你殺了這小子，我倒看你怎麼向宮老兒交代！」

說着，輕輕嘿了一聲，轉身便向門口走去。

艾鬍子橫身一攔道：「大嫂留步！」

辛玉姬向後退了一步，瞪眼怒聲道：「你敢不放我走？」

艾鬍子嘻嘻一笑道：「豈敢，豈敢，大嫂言重了。」

辛玉姬道：「那你為什麼要擋住我的去路？」

艾鬍子嘻嘻笑着道：「大嫂這一走，我鬍子怎辦？」

辛玉姬冷笑道：「那是你的事！」

艾鬍子道：「哎呀，大嫂，你好狠的心，我鬍子原也是一片好意，如今好處沒落着，還要賠上一條命，我的好大嫂，你倒說說看，這——」

辛玉姬打斷他的話頭道：「我能幫你什麼忙？」

艾鬍子微笑道：「當然能，除了你大嫂，這個忙誰也帮不了！」

辛玉姬眼珠一轉道：「你要我回去不提這件事？」

艾鬍子道：「是的。」

辛玉姬點頭道：「好！」

說着，身子一偏，又待移步。

但還是被艾鬍子攔住了。

辛玉姬柳眉一豎道：「咦！你這人講話算數不算數？」

艾鬍子微微一笑道：「我不放心的，正是這一點！」

辛玉姬眨了眨眼皮道：「你可是要我起個誓，你才放心？」

艾鬍子道：「用不着。」

辛玉姬道：「用不着什麼意思？」

艾鬍子道：「我一向不信這一套！」

辛玉姬道：「你不相信我會遵守自己的誓言？」

艾鬍子笑笑道：「我自己便是個起誓專家，如果我起的誓一一應驗，我早不知要死多少次了。」

辛玉姬道：「那要怎麼樣，才能使你相信？」

艾鬍子笑道：「靠得住的辦法，只有一個。」

辛玉姬道：「什麼辦法？」

艾鬍子笑道：「讓我也抓住你大嫂一點把柄！」

辛玉姬道：「我有什麼把柄？」

艾鬍子笑道：「現在還沒有，但我們可以製造一個。」

辛玉姬道：「我聽不懂你的話。」

她其實應該懂的。

就算她不懂他的話，她也該懂他此刻的那種神情和眼色。

男人有了這種神情和眼色，永遠只代表一種意義。

艾鬍子逼攏一步，猥瑣地道：「馬上你就懂了，我可以教給你，簡單得很。」

辛玉姬雙頰飛紅。

她懂了！

艾鬍子又上一步，嘻笑着道：「在你大嫂來說，這種事是駕輕就熟，卽使我不說，你也該明白……」

辛玉姬向後退了一步，怒斥道：「艾鬍子，少奇他年輕不懂事，你難道也瘋了不成？」

艾鬍子緊跟上去道：「是的，我瘋了！這是天上掉下來的便宜，我不能不檢。沒有一個男人見了你黑牡丹不動色心，今天若是換了別人，諒也好不到那裏去。」

辛玉姬又退出一步，戟指道：「獨眼龍賀雄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你鬍子心裏應該有數。你如果動了我，他不剝了你的皮才怪！」

艾鬍子笑道：「這正是我最放心的地方，獨眼龍賀雄醋勁奇大，他如果曉得我們有過一手，我們的下場必然相同，我固然是死路一條，你想活大概也不容易！」

辛玉姬呆住了！這一點她倒的確沒有想到。

她的男人脾氣如何，她當然清楚。

獨眼龍賀雄樣樣都好，就是一股醋勁叫人不敢領教。

別說是自己的女人被人佔了便宜，就是她平時多看別的男人一眼，或是被別的男人多看一眼，事後，都有好幾天不得安寧。

這正是艾鬍子送酒菜時目不邪視，以及當大家交談之際，她老是望着自己脚尖的原因。

這個忌諱，人人都得遵守，就連小孟嘗吳才亦不例外。

否則她又怎會不趕熱鬧，一人躲在客棧裏睡覺？

辛玉姬輕輕嘆了口氣，乏力地坐了下去道：「寃家，唉唉，都是些寃家！」

艾鬍子笑了，眞心眞意的笑了！

他走過去，併着坐下，拉起她一隻手，笑撫着道：「別把事情看得太嚴重，我只是了個心願，又不會在你身上留下什麼記號，只要你我不提，是絕不會有人知道的。」

辛玉姬垂着頭，默默不語。

艾鬍子曖昧地又道：「有道是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等下，我會讓你知道，你便宜了我老艾，包管你自己也絕不喫虧。」

辛玉姬仍然一聲不响。

她知道這是男人的通病，事前不說幾句髒話，總好像不够意思。

艾鬍子完全滿意了。

女人露出嬌羞之態，便是最動人的時候。

假的也一樣。

艾鬍子沒有再浪費時間。

他很快的脫掉了兩個人的衣服，然後便像一條狗似的爬了上去。

辛玉姬完全任其擺佈。

艾鬍子沒有吹牛。

因為沒過多久，辛玉姬便放棄了矜持，她的一雙手慢慢移上他的背部，從頸後開始，緩緩向下滑動。

艾鬍子漸入忘我之境。

辛玉姬的右手，也摸到了她要尋找的地方。

敲尾。

死穴！

然後，她的手抬起，拍下，一根藍光閃閃的毒針，滋的一聲全部送進了艾鬍子的尾脊骨！

艾鬍子像出水蝦子一般，突然弓腰跳起，隨又叭噠一聲摔落。

辛玉姬曲腿一蹬，艾鬍子便像肉球似的滾開了。

他瞪大眼睛，結結巴巴的道：「賊婆娘，你，你……」

辛玉姬欠身坐起，冷笑道：「老娘就是歡喜男人，那也得老娘心甘情願，憑你這個臭鬍子也配！」

艾鬍子全身慢慢發紫，咀巴張得大大的，却發不出聲音來，終於手脚一攤，悠然閉上眼皮！

×　×

兩邊的好戲，同時開始，同時收場。

七星廣場那邊，人潮慢慢消退，黑牡丹辛玉姬也低着頭，沿着小路，離開了那座五通祠。

當辛玉姬身形於小路盡端消失不久，五通祠旁的亂石堆後，突如野兔般跳出一個人來。

這人探頭祠內打量了兩眼，帶着遺憾的神氣，嘶着口水，搖一搖頭，聳肩嘆了口氣。

然後，這人便由祠後，沿另一條小路，繞道回到七星鎮。

×　×

熱窩後院，美鳳對門的一個房間內，七步翁魚山谷正躺在炕上抽煙。

這時，門口人影一閃，一名短衣漢子忽然帶着一臉詭秘之色，躡足走了進來。

來的這名漢子不是別人，正是七星客棧那個八面玲瓏的棧伙：葛大！

七步翁點點頭。

葛大關上房門。

七步翁道：「站過來一點。」

葛大道：「是！」

他只走上一步，便站定下來。

這表示他完全依吩咐行事，一點就是一點，如果要他再站近一點，他就再站近一點，怎麼吩咐怎麼做。

他伺候過的客人多了，什麼樣的客人，什麼樣的脾氣，他全清清楚楚。

大爺們歡喜他必恭必敬，誠恐誠惶，唯唯應是。

他歡喜的，是大爺們的銀子。

人各有志。

有一件事，總錯不了，只要有了銀子，總有一天，換個地方他也一樣會變成大爺！

七步翁道：「那邊情形怎麼樣？」

葛大道：「早上來了六個人，兩位是古老爺的朋友，四位是吳公子的朋友。」

七步翁道：「我怎麼吩咐你的？」

葛大道：「是的，小人已經打聽過了

。古老爺的兩位朋友，一個叫形意拳吳德，一個叫鬼鏢段如玉。吳公子的四位朋友，是一對祖孫，一對夫婦。祖孫倆老的叫飛腿追魂宮寒，小的名叫宮少奇；那對夫婦男的叫獨眼龍賀雄，女的叫黑牡丹辛玉姬。」

如果換上一個主顧，他必然會賣賣關子，碰上這位太爺，他可不敢。

所以，他只有老老實實的，一口氣說了出來。而且說得非常有條理，非常簡潔，先後次序，一點不亂。

七步翁點點頭道：「很好。」

葛大心花怒放，因爲這是很不容易聽到的兩個字。

依他估計，這兩個字，一字最少要值五十兩銀子！

七步翁望着他，又道：「還有沒有別的什麼事？」

當然還有別的事。

葛大本來不想說，因爲他不知道這種事說出來討好不討好？

不過，現在他敢說了。因爲現在老傢伙看上去，心情似乎很不錯。一個人心情愉快時，當然不在乎聽點題外文章。

於是，他陪了個笑臉，裝作很難爲情的樣子道：「吳公子的四位朋友……咳咳……恐怕……現在……咳咳……只……只剩下兩位了。」

七步翁一哦道：「這話怎麼說？」

葛大搓着手，把在五通祠偷看到的一幕，以非常拘謹的語氣，描述了個淋漓盡緻。

七步翁如老僧入定，默默靜聽，不言不動。

葛大最後道：「小人該死，居然在您老面前說出這種髒事情，還望您老千萬不要見怪，只當小人放屁……」

這正是他的狡猾處，他其實早看出老傢伙聽動了心，不過是替老傢伙圓個顏面罷了。

七步翁又裝了一袋煙，緩緩吸了幾口，才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好，這是閒事情，我們不去管它，你去喊上官兄弟進來一下。」

葛大道：「是！」

七步翁又道：「要他們先付你三百兩銀子，再打聽到什麼事，隨時報告，還有重賞！」

葛大一躬到地：「是，是！」

× ×

大廳中賭局已經開始。

這是每天的老規矩，品刀會散場，這邊馬上開場。

跟錢麻子失踪之前，完全沒有兩樣。

現在熱窩裏當家的人是老蕭。

老蕭只是一名普通伙計，他眞的能當得了家？

因此，大家益發相信，錢麻子一定還沒有離開七星鎮，一定還在暗中秘密主持着熱窩的業務！

大家不明白的，也許只有一件事。

錢麻子既已獲得大悲寶藏，八輩子也喫喝不盡，他爲何還要經營這家熱窩？

人各有志？

葛大慢慢走向牌九枱子。

他停下來，看了兩條牌，一把沒押，看完轉身，又向大廳門口慢慢走去。

一個賣白酒的漢子，忽然離開賭枱，悄悄跟了上去。

葛大沒有回頭，聲音很低，只有跟在他身後的人才能聽到：「魚老吩咐：交三百兩銀子給我，他在後面等你們！」

那賣白酒的漢子一聲不響，摸出一張銀票，向前快走幾步，趁擦身而過之際，塞在葛大手上，然後轉身朝後院走去。

另一個賣白酒的漢子，也跟着藉故離開賭枱。

他們便是：「上官兄弟」！長白道上最最毒辣的一對殺手：「上官龍」和「上官虎」！

他們也是七步翁魚山谷兩名眞正的心腹！就連金雨和梁强等人，都不知道老魔頭另外還安置了這樣一支伏兵。

上官兄弟走進房間，七步翁剛裝好第三袋煙。

兩兄弟走在炕邊坐下，上官龍道：「魚老有什麼吩咐？」

七步翁緩緩吐了口煙，道：「我們原先的計劃，現在必須稍稍改變一下了。」

上官龍道：「爲什麼要改變？」

七步翁慢吞吞的道：「因爲我現在忽想到一個更好的主意。」

兩兄弟立卽露出傾聽的神氣。

七步翁不慌不忙的接着道：「你們好好聽着：從這兒的後門出去，沿小河往西走，不遠之處，有座木橋，過了橋可以看到一片樹林，林中有座五通祠。」

他停下來，吸了口煙，才又接下去說道：「祠內如今躺着兩具死屍，等天黑之後，你們帶了傢伙，去把這兩具屍首弄到鎮外荒僻之處，找個地方埋起來，行動小心一點，千萬不能讓別人看見。」

上官龍道：「這兩人是我們的人殺死的？」

七步翁道：「不是。」

上官虎忍不住插口道：「人既不是我們殺死的，我們幹嗎要多此一舉？」

七步翁問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飛腿追魂宮寒這樣一個人？」

上官虎道：「沒有。」

七步翁嘆了口氣道：「你們兩兄弟實在早就該到中原道上來磨練磨練了。」

上官虎道：「這姓宮的，手底下是不是很厲害？」

七步翁又嘆了口氣：「單是手底下厲害，倒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是這老兒的心計，在老一輩人物之中，如談運謀鬥智，恐怕誰也不是這老兒的對手！」

上官虎道：「這跟五通祠內死了兩個人，又有什麼關係？」

七步翁道：「關係太大太大了！因爲兩名死者之中，有一個便是這宮老兒的獨孫。」

上官龍道：「獨孫？」

七步翁道：「是的，宮家三代單傳，獨子早死，就只留下這麼個寶貝孫子。」

上官虎道：「如今這僅有的一名孫兒又死了，宮家豈不要絕後？」

七步翁道：「這正是我要你們今晚去偷偷收屍的原因！」

兩兄弟眨着眼皮，顯然都沒有聽懂老魔這句話的意思。

（未完）

新穎俠情長篇故事

朱唇令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迷宮春色艷　神君百密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雙絕郎中方仁傑因數遭暗算，險遭不測，激使他怒施辣手，力殲虎倀，與方文英返抵富陽，入居倪小娟爲他等所預備的房屋。翌日，突有一自稱神君家將的蔡義到來，聲稱白天虹、倪小娟已爲他們神君派人擄去，要脅方仁傑隨往與他們神君相會，方仁傑以義不容辭，囑咐方文英小心照顧自己後卽隨蔡義前往，抵埗後被騙入機關室中，未幾一自稱神君者在隔室藉竹筒傳聲與方仁傑交談，要方仁傑實答他之所問，方仁傑拒之。未幾，一女婢捧餐進入，竟以眞氣傳音告訴方仁傑不可妄動，方仁傑不禁一怔——

＊＊＊＊＊＊＊＊＊＊＊＊＊＊＊

那青衣侍女傳音接道：「飲食無毒，可放心食用，注意碗底紙糰不要發問。」

如是借着搬動桌椅，和將托盤中的食物搬出來時的動作作爲掩護，才傳音說話的，因而說得非常急促。

這當口，方仁傑已趁機向青衣侍女深深地打量了一下。

只見她年紀決不會比乃妻古文英大，面目也頗爲平凡，最多勉强可以算是中上之姿。

但那一雙大而靈活的眼睛，却非常動人，身裁也相當美好。

青衣侍女擺好酒菜之後，才發覺方仁傑目光炯炯地在打量她，不由俏臉一紅，並下意識地，抬手一掠鬢邊青絲道：「方公子，還有甚麼吩咐？」

方仁傑仍然故裝冷漠地說道：「豈敢！在下已成了這兒的堦下囚，怎能向妳有甚吩咐哩！」

青衣侍女嬌笑道：「方公子是這兒的貴賓，婢子是下人的身份，您這麼一說，可眞是折煞婢子啦！」

「是麼！」方仁傑這才微微一笑道：「我可不可以問妳幾句話？」

青衣侍女道：「當然可以，不過，婢子是下人，您如果想向婢子問問有關本宅的事情，可能會使您失望。」

方仁傑微微笑了笑，說道：「妳很會說話。」

青衣侍女嬌笑道：「方公子誇獎了，婢子最笨不過，這兒主人，常常罵我笨丫頭的。」

方仁傑「哦」了一聲道：「我可以知道妳的名字麼？」

青衣侍女抿唇媚笑道：「婢女名叫菊兒。」

方仁傑注目問道：「菊兒姑娘……」

菊兒截口嬌笑，道：「方公子，菊兒就是菊兒嘛！不必再加甚麼『姑娘』二字了。」

「好的，那末在下是恭敬不如從命了。」方仁傑淡笑着說道：「菊兒，方才貴上跟我談得好好的，怎麼一下子就要走了呢？」

菊兒含笑答道：「那是因爲臨時有貴客趕來。」

方仁傑注目問道：「那貴賓，是甚麼人？」

菊兒正容答道：「這個，婢子不知道，縱然知道了，也是不敢說的。」

方仁傑微一沉思，才揮揮手道：「好，我不必再問甚麼了，姑娘請便吧！」

「是！」

菊兒嬌應着襝衽一禮，又向那側門姍姍地走了回去。

方仁傑記着菊兒方才以眞氣傳音所說的話，急須一看那碗底的紙糰中，究竟寫了些甚麼，才忙着將菊兒遣走了。

菊兒所送來的酒菜，算得上是既精美，又丰盛。

但方仁傑因心不在焉，雖然表面上怡然自得地，在享受着美酒佳餚，實際上却是食而不知其味。

他，心中很想立卽打開那紙糰來瞧瞧，却又担心暗中有人在監視他，只好强忍着，但心中却實在不是味道。

忽然，他腦際靈光一閃，揚聲問道：「有人麼？」

那側門中探出菊兒的半邊頭部，笑問道：「婢子在這兒，方公子有何吩咐？」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道：「在下忽感內急，須要如厠。」

菊兒掩口媚笑道：「厠所就在大門外，向右拐，走到甬道的盡頭就是。」

方仁傑笑問道：「姑娘放心我一個人去麼？」

菊兒嬌笑道：「當然放心，不過，婢子要提醒您，可不能生甚麼歪念頭。」

方仁傑含笑起身道：「我知道。」

菊兒含笑接道：「您別看這兒表面上毫無戒備，但只要您存心想逃，可就够您受的啦！」

方仁傑已到了大門外，並邊走邊笑道：「多謝姑娘提醒，我不會自找麻煩，我也不妨正告妳，如果我自己不想走，縱然貴上排儀隊恭送，我也不走哩！」

他像是感到非常內急似地，向厠所方向，疾步走去。

在厠所中，他僞裝小解，一面却就着那盞微弱的青油燈，將那紙糰匆匆地打了開來。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一個用胭脂印上的唇印，這情形，不由使他心頭一震地，暗中一「哦」道：「原來這位菊兒也是朱唇令的門下……」

那紙條上的字，是用眉筆草成的，既潦草，又簡單：

不可逞血氣之勇，聽候我的通知，再採取行動。

看完之後，却禁不住感慨萬千地暗忖着：「我眞差勁，人家已打入敵方的組織中了，而我却懵然無知……」

順手將紙條納入口中，又從容地往回走。

當他回到堂屋中時，菊兒仍然站在側門邊，向他媚笑道：「方公子可眞是識時務者的俊傑啊！」

方仁傑笑道：「姑娘莫諷笑我，對我方仁傑之爲人，妳總有個耳聞。」

說着，仍然是安詳地，在他原先所坐的位子上坐了下來。

菊兒嬌笑道：「是的，婢子早就聽說過，你方公子名震江湖，而從來不會有過敗績的大俠，只是，現在……」

忽然頓住話鋒，抿唇媚笑着。

方仁傑已明知對方下面該說些甚麼了，却仍然故意蹙眉問道：「現在，怎麼樣啊？」

菊兒含笑漫應道：「現在麼，你將打破不敗的紀錄了。」

方仁傑一挑劍眉道：「好！妳等着瞧吧！」

菊兒淡笑接道：「不用等，以往我瞧得太多了，凡是進入本宅的外人，除非經我家主人特准，還不會有人闖出去過。」

那怪異語聲，忽然又從圓洞中傳出道：「丫頭討打！」

菊兒連忙恭喏一聲道：「是！神君，婢子錯了。」

說着，並向方仁傑扮了一個鬼臉。

那奇異語聲道：「還不給我滾開！」

「是！」菊兒又向方仁傑扮了個鬼臉，才消失側門之內。

那奇異語聲的話鋒轉向了方仁傑：「年輕人，你，好像沉着得很。」

「是麼？」方仁傑笑了笑道：「我自己倒並不覺得。」

那奇異語聲道：「方才，我們說到甚麼地方了？」

方仁傑道：「方才，已說到我要見白天虹，倪小娟兄妹，你說還不到時候。」

那奇異語聲笑道：「對了，經你這一提醒，我也想起來啦！」

方仁傑接道：「現在，我再問一句，幾時才可以見到他們兄妹？」

那奇異語聲道：「毋須等得太久，總在今晚，你就可以見到他們。」

忽然，那圓洞中傳出另一個語聲道：「啓禀神君，方仁傑的妹妹方文英，闖了進來。」

那奇異語聲顯得很平靜：「那不是他妹妹，而是他夫人，姓古，叫古文英。」

那邊語聲道：「是的，是古文英。」

那奇異語聲接問道：「古文英到了哪兒？」

那另一個語聲道：「目前在第二進中，被截住了。」

這時，方仁傑也已隱約地聽到了第二進中，傳來的金鐵交鳴與呼喝之聲。

那奇異語聲道：「好！你先下去，將進展情形，隨時報告上來。」

「是……」

那奇異語聲，又向方仁傑微笑道：「方仁傑，你該已聽到第二進傳來的殺伐之聲了吧？」

「不錯。」方仁傑點首接道：「我早已聽到了。」

那奇異語聲笑道：「那麼，我恭喜你，你們小兩口，馬上就可以團聚了哩！」

方仁傑笑了笑道：「閣下已肯定拙荊，也被你扣留了？」

那奇異語聲道：「這是毫無疑問。」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恐怕未必見得。」

那奇異語聲道：「那麼，我們暫時停止談話，靜靜地聽聽外面的戰況吧！」

方仁傑毅然道：「不！我要去看。」

話聲中，人已霍地站起。但他剛剛站了起來，却是連人帶椅，一齊向下面掉了下去。

方仁傑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但變出意外，根本沒法採取應變的措施，只好提氣凝神，順勢下墮，以減少自己受傷的可能。

還好，這陷阱的深度，也不過十來丈，由於他臨危不亂，應變神速，落地時，也並未受傷。

當他落地的同時，那圓洞中傳出那奇異語聲的呵呵大笑道：「方仁傑，現在，你第一次嚐到失敗的滋味了吧？」

方仁傑一面冷眼向四週打量，一面哼了一聲道：「現在，未免言之過早。」

接着，又冷笑一聲道：「我眞替你感到可惜。」

奇異語聲似乎怔了一下道：「可惜甚麼啊？」

方仁傑道：「你既然僭號『神君』，並故意裝出這一副怪異語聲來，想必是在武林中頗有地位的人。」

那奇異語聲道：「有地位又怎樣？」

方仁傑道：「一個有地位的人，剛剛說過的話，就食言自肥了，你說可惜不可惜哩！」

那奇異語聲笑問道：「我幾時食言自肥過？」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方才，你說過不以土木機關取勝的，現在你却以土木機關來暗算我，這還不能算是食言自肥？」

那奇異語聲「哦」了一聲道：「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接着，又呵呵一笑道：「你且仔細瞧瞧，這兒算不算是土木機關……」

說到這裏，又傳出一個蒼勁語聲道：「啓禀神君，古文英跑掉了。」

這句話，對方仁傑而言，可使他心頭卸除了一種無形的重壓。

那奇異語聲深感訝異地問道：「有這種事？」

不等那蒼勁語聲的人接腔，又沉聲問道：「咱們死傷多少人？」

那蒼勁語聲道：「回神君，咱們死了十二個，輕重傷共二十五人。」

那奇異語聲道：「那臭丫頭竟如此厲害？」

「不！」那蒼勁語聲道：「咱們死傷的人員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古文英所造成。」

那奇異語聲道：「古文英另外還有幫手？」

那蒼勁語聲道：「是的，那是一個靑衣蒙面女人。」

那奇異語聲道：「那蒙面女人與古文英是甚麼關係？」

那蒼勁語聲道：「不知道，他們之間，很少說話，但那蒙面女人，身手奇高，手段更是既狠且辣，屬下爲免造成更大的傷亡，只好下令不再攔截她們。」

那奇異語聲「唔」了一聲道：「好，你下去吧！」

「是……」

那奇異語聲又向方仁傑笑道：「方仁傑，那蒙面女人是甚麼人啊？」

方仁傑冷冷地一笑道：「不知道，知道了我也不會告訴你。」

那奇異語聲哼了一聲道：「你不說不要緊，我有辦法知道的。」

接着，又笑道：「現在，你看清了這兒的機關沒有？」

方仁傑道：「看清楚了，四週都是厚達一寸的鐵板。」

那奇異語聲笑道：「這就是了，既然四週都是鐵板，所以操縱的機器，也是屬於鋼鐵之類，像這情形，怎能算是土木機關，既然不是土木機關，又怎能說我是食言自肥！」

方仁傑怒叱一聲道：「簡直是强詞奪理！」

那奇異語聲呵呵大笑道：「年輕人莫發脾氣，我是就事論事啊！再說，如果是土木機關，又怎能困得住像你這樣的年輕高手哩！」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道：「你，是否永遠這麼龜縮着，不敢見人的？」

那奇異語聲笑道：「笑話，我，化身千萬，經常在外面走動，不過，一般人對我，都是相見不相識而已。」

方仁傑蹙眉問道：「你我之間，也曾見過面？」

「當然！不然的話，我怎會認識你們。」那奇異語聲接道：「好了，我們的談話，暫時到這兒爲止，現在，我讓你開開眼界，見識見識我這所謂土木機關的偉大之處。」

語音才落，他右邊的鐵壁立卽向左側縮了進去，並傳出一陣「軋軋」地機關開動之聲。

等那鐵壁完全縮入一旁之後，現出一道可由兩人並肩通過的甬道。

甬道內沒有火把，但每隔丈許，卽於頂端嵌着一顆夜明珠。

在那不算太明的柔和珠光照耀之下，甬道約莫以三十度的坡度，向上延伸，並向右成一個半月形的弧綫。

也由於甬道是一個弧形彎道，因而一眼看不到盡頭，不知它究竟有多長。

不過，由於它是向上向右延伸，估計它應該是通往這古老巨宅的後山。

方仁傑擧目凝神之間，那奇異語聲又起：「年輕人，你可以放心進去，任意瀏覽，我保証不會有危險……」

方仁傑截口冷笑道：「你的保証，能値幾文錢！」

那奇異語聲苦笑道：「好！那就算我沒有保証過吧！」

方仁傑冷冷地一笑道：「你這地下室的工程，可的確是相當偉大。」

那奇異語聲笑道：「那可不是我自己吹牛，你慢慢地去參觀吧！你將發現一些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實，而且，也可以看到你想要會見的白天虹、倪小娟兄妹，可以暢談一切。」

方仁傑接問道：「白天虹兄妹，也在這地下室中？」

那奇異語聲道：「現在，你還是少問多看吧！」

方仁傑沒再發問，冷冷一笑，緩步進入甬道之中。

甬道雖然是深處地底，但却並無氣悶之感，顯然地，這地下室的通風設備，一定很好。

他，循着甬道前進了約莫二丈遠時，却被右邊牆壁上一個名牌吸引住了。

那名牌，白底黑字，上面寫着「五絕神君」南宮俊。

名牌旁邊是一道與牆壁的顏色，很近似的鐵門，如非是那塊白底黑字的名牌吸引住他，很可能會忽畧了而走過去。

他，目注那名牌，低聲自語着：「五絕神君？五絕神君？」

接着，好像是忽然想起來似地，身軀一震道：「『五絕神君』南宮俊，不是傳聞中失踪已久的黑道第一位魔頭麼……」

鐵門內忽然傳出一個蒼勁語聲道：「事隔多年，居然還有人知道老夫的名號，老夫也足以值得自豪的了。」

那鐵門上，有一個半尺見方，用鐵條隔開的窗口，上面還透出微弱的珠光。

方仁傑就着窗口，向室內一瞧，只見裏面是一間約莫八尺見方的房間，在柔和的珠光照耀之下，一位鬢眉全白，臉色也頗爲蒼白的灰衣老人，正盤膝坐在一張木床上，向他注目微笑着。

這灰衣老人雖然是形同囚犯似地，被關在一個小房間中，但衣衫整潔，房間內也收拾得一塵不染。

很顯然，這位老人，除了失去自由之外，似乎還頗受優待。

方仁傑目光一掃之下，蹙眉問道：「老人家就是南宮前輩？」

灰衣老人笑道：「門外的名牌上，寫得清清楚楚，你這不是多此一問麼！」

方仁傑禁不住訕然一笑道：「老人家責備得是，小可委實是多此一問。」

南宮俊目光烱烱地，凝注方仁傑，蹙眉問道：「聽你這語氣，好像不是這兒的牢頭禁子吧？」

方仁傑苦笑道：「不瞞老人家說，目前，小可的身份也一如老人家您一樣。」

南宮俊「啊」了一聲道：「原來你也是這兒特別貴賓。」

接着，也苦笑了一下道：「不過，你能够自由活動，比較起來，你老弟還是舒服得多了。」

方仁傑淡然一笑道：「南宮老人家這一句話，可並不一定對。」

南宮俊笑問道：「此話怎講？」

方仁傑道：「目前，小可好像是比老人家您自由一點，但待會是一種怎樣的情況，可就很難說了。」

南宮俊笑道：「對了，老弟你年紀輕輕的，怎麼也會被他們看中的？」

方仁傑不自然地一笑道：「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爲了家師的緣故吧！」

「令師是哪一位高人啊？」

「家師『賭王』陶陵。」

南宮俊「呵呵」一笑道：「原來老弟是賭王高弟，老朽失敬了……」

方仁傑截口苦笑道：「此時此地，老人家還好意思，尋我的開心。」

南宮俊笑道：「老弟台，此時此地，愁眉苦臉的，又何濟於事哩！」

接着，又注目問道：「老弟，貴姓大名？」

方仁傑連忙接道：「小可敝姓方，草字仁傑。」

南宮俊「啊」了一聲：「原來是方老弟。」

一頓話鋒，又自語似地接道：「奇怪，這匹夫居然對賭徒也發生了興趣。」

這「賭徒」二字，對方仁傑而言，實在有點刺耳，但他咀唇牽動了一下，忍住了沒作聲。

南宮俊似乎忽有所悟地，接問道：「對了，令師想必也是一位武林高人？」

方仁傑不答反問道：「原來老人家根本不認識家師？」

南宮俊輕輕一嘆道：「老朽被幽囚多年，對江湖上很多的人和事，都陌生得很。」接着，又注目問道：「方老弟，橫直你我都是閑得無聊，能否替我解說一下江湖現勢呢？」

方仁傑點首笑道：「當然可以，不過，小可也有一個要求……」

南宮俊截口笑道：「好啊！居然跟我談起條件來了。」

方仁傑笑道：「不是談條件，小可說的是要求。」

南宮俊笑道：「老夫不慣咬文嚼字，你還是乾脆一點，說出要求來吧！」

方仁傑笑了笑道：「其實，小可的要求，也簡單得很，僅僅是請老人家說明被囚居這兒的原因和經過而已。」

「這個麼！」南宮俊笑道：「即使你不要求，我也會告訴你的啊！」

方仁傑苦笑道：「那又是我多此一說了。」

南宮俊笑道：「老弟台，還是先說你的江湖現勢吧！」

「好的。」方仁傑沉思着接道：「簡單點說來，目前的武林局勢，可由三方面的人物來作爲代表。」

南宮俊接問道：「是哪三方面呢？」

方仁傑道：「資格比較老一點的是有『南天王』之稱的飛虎寨寨主黃飛虎。」

南宮俊點首接道：「唔！黃飛虎，我倒是好像還記得有那麼一個人物。」

方仁傑接道：「新近崛起的一方面，是一位『朱唇令』令主。」

南宮俊笑道：「『朱唇令』這名稱，倒是別緻得很，那位令主，想必是很漂亮的女人了？」

方仁傑道：「『朱唇令』令主，小可還不曾見過，但她的手下，却都是一些武功高强，綺年玉貌的姑娘家。」

「啊！」南宮俊接問道：「還有一方面的人物呢？」

方仁傑苦笑道：「這另一方面的人，還是小可到達這兒之後，才發現的，就是這兒的主人，那位叫做甚麼神君的神秘人物。」

南宮俊「呵」了一聲，才笑道：「關於這兒的主人，也許我可以提供你一點消息，現在，還是先說你的吧！除了上述的三方面的人物之外，還有沒有值得一提的人和事呢？」

方仁傑道：「這個，一時之間，我倒想不起來。」

南宮俊道：「譬如說，所謂各正大門派方面？」

方仁傑笑了笑道：「各大門派方面，一向都是自掃門前雪，不大過問江湖中是非的……」

說到這裏，又忽有所憶地，「哦」了一聲道：「對了！最近發生的兩件大事，其中一件，倒是惹上了名門正派中的『少林派』。」

南宮俊笑問道：「那是什麼大事？」

方仁傑道：「第一件是武林盟主石補天的石家堡被毀，石盟主本人，也生死不明，第二件大事，是『少林派』的俗家長老，『中州大俠』白振宇，陳屍於『南湖

』烟雨樓。」

南宮俊始則一怔，繼則蹙眉笑問道：「老弟台，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啊？」

「是最近三天之內。」

「你是由哪兒得來的消息？」

「是由『朱唇令』令主的一位朋友口中聽來，那是絕對可靠的。」

「可靠是不錯，但却並非絕對。」

方仁傑不由一怔道：「此話怎講？」

南宮俊笑道：「你聽來的消息，可能不假，但事實上，石補天與白振宇二人，可還都活得好好的……」

方仁傑禁不住身軀一震，道：「眞的嗎？」

「老夫爲什麼要騙你。」

「可是，老人家囚居這兒，又怎會知道外間的消息呢？」

南宮俊神秘地笑道：「因爲那兩位也是我現在的芳隣啊！」

方仁傑心中一動道：「如此說來，這些都是那個什麼神君的傑作，所謂石家堡被毀，陳屍烟雨樓，不過是欺瞞世人的障眼法而已。」

「是的。」南宮俊點首接道：「我也是這麼想。」

方仁傑蹙眉接道：「那麼，那位神秘的什麼神君，將石盟主和白大俠二人囚到這兒，有什麼作用呢？」

南宮俊道：「那自然是有作用，比方說老朽吧！你能說他把我關在這兒，是爲了好玩麼！」

方仁傑蹙眉接道：「老人家，那究竟是什麼作用呢？」

南宮俊道：「就是爲了搾取這些人的不傳絕學。」

方仁傑一聲驚「哦」，道：「原來如此。」

南宮俊苦笑道：「這沒什麼值得你大驚小怪的，事實上，被囚禁在這兒的，各門各派，以及無門無派的武林高手，連我老頭子在內，至少也在十人以上。」

方仁傑不勝驚訝地道：「看來，那些人，也都是如同石盟主、白大俠等人一樣，被以障眼法弄來，才能瞞住世人耳目，不被洩漏？」

南宮俊點點頭道：「是的，這廝不愧是一代天驕，野心大，胃口大，人更是聰明絕頂，什麼事一學就會……」

方仁傑截口問道：「老人家說的，就是那位什麼神君？」

「不錯。」南宮俊苦笑道：「他自號『十絕神君』，比我這個『五絕神君』，要高出一倍。」

方仁傑蹙眉接道：「十絕？是哪十絕呢？」

南宮俊道：「大致說來，所謂十絕，應該是包括劍、拳、掌、醫術、土木機關等等，實際上，他會的絕藝，可不止於十項，不過是由於『十絕神君』叫起來比較順口，所以只稱『十絕神君』而已。」

方仁傑注目問道：「南宮老人家，知道這位『十絕神君』的來歷麼？」

南宮俊搖搖頭道：「不知道，不但我不知道，恐怕所有被囚禁於這地下迷宮中的人，都沒有人知道。」

方仁傑道：「那麼，老人家是如何被騙到這兒來的？」

南宮俊道：「那廝精於易容術，只要他看中了你，他就可幻化你的親朋或手下人，隨時隨地，都可使你上鈎。」

方仁傑不禁苦笑道：「那可眞是防不勝防了。」

接着，又注目問道：「到了這兒之後，那廝還不肯顯示本來，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南宮俊道：「這一點，我也問過，那廝說得好，智者千慮，也難免一失，他這地下迷宮中，人多份子雜，萬一百密一疏，出了沘漏，那他以後在江湖上行動起來，就不方便了，所以，別說是我們這些形同囚犯的貴賓，即使是他的親信手下，也很少有人會知道他的本來。」

方仁傑不禁長嘆一聲道：「這倒眞算是一代奸雄了。」

南宮俊長嘆一聲道：「像你這樣太陽剛出山的人，就被幽囚在這等地方，可實在太可惜。」

方仁傑笑問道：「老人家斷定我不能出去了？」

南宮俊「唔」了一聲道：「那種奇跡，不可能出現。」

方仁傑笑了笑道：「老人家爲我可惜，難道就不爲自己可惜麼？」

南宮俊笑道：「據老朽所知，被囚禁於這地底迷宮中的人，最少也是四十歲以後才被『請』來，這也就是說，他們都在江湖上風光過一段時間，而你，却是才不過二十郞當歲，唉！不說也罷！」

方仁傑含笑說道：「這問題，我也同意不去說它……」

南宮俊揮揮手道：「好了，你繼續看下去吧，看過以後，如果還能自由回來的話，我們再談談。」

方仁傑點點頭道：「好的，小可暫時告辭。」

方仁傑繼續循甬道前進，根據那些懸掛在外面的名牌，他看到了在江湖上都哄傳着，業已生死不明的武林盟主石補天，「少林」的「中州大俠」白振宇，「武當派」的玄眞子，「崑崙派」的呂一鷗，「峨嵋派」的一瓢大師，「長白派」的帥復倫。

這些人，除了石補天之外，其餘五位，包括了當今五大門派，而且不是長老，就是掌門人的身份。

除了石補天、白振宇二人，曾在江湖上傳出生死不明及死亡的消息之外，其餘四位，可根本不曾有什傳聞，如非是此刻親目所覩，誰會相信他們會被幽禁在這等所在哩！

令人不解的是，五大門派中，除了「少林派」的白振宇是最近發生，可能還來不及採取什麼行動之外，其餘四大門派，也一直不曾聽說過，有什麼特殊行動。

是外弛內張，各大門派都在暗中活動，還是另有原因呢？

當然，方仁傑也曾同那些人分別交談過，但那些人所說的，都和「五絕神君」南宮俊所說的大同小異，對方仁傑心中的疑團，可並無幫助。

不過，有一點却是與南宮俊所說的，有點出入的，南宮俊曾說，這地底迷宮中

，至少被囚禁着十人以上，但方仁傑實際所看到的，却一共才是上述的那六位。

方仁傑邊走邊在心頭暗忖着：「可能是還有人被移囚於別的地方，也可能是有些人被折磨死去了……」

沉思之間，甬道作了一個九十度的折轉，但拐角處，却被一道鐵門阻擋住了。

他，一蹙眉峯，苦笑了一下道：「看情形，我該往回走才對了。」

話聲才落，甬道中又傳出那奇異的語聲道：「不！你該繼續參觀下去。」

方仁傑循聲投注，語聲是來自甬道拐角處頂端的一個小圓洞中。

他一蹙眉峯「唔」了一聲道：「你這兒鐵門當道，教我如何參觀下去？」

那奇異語聲道：「我自然會叫他們開門放行，現在，我先要問你幾句話。」

方仁傑點點頭道：「好！你問吧！」

那奇異語聲道：「現在，你已經知道我叫什麼神君了？」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不錯。」

那奇異語聲道：「現在，你對我這個人，有何感想呢？」

方仁傑一披咀唇道：「你好像很了不起。」

那奇異語聲道：「這是說，你還不服氣？」

方仁傑一挑劍眉道：「如果你能以眞正本領折服我，我才服氣。」

那奇異語聲笑道：「你眞倔强得可惱，亦復可愛。」

一頓話鋒，才「唔」了一聲道：「好！待會，我會讓你如願以償的。」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但願你言而有信。」

那奇異語聲道：「方仁傑，你想不想知道，我這『十絕神君』的名號，爲何還不對外公開的原因麼？」

方仁傑又哼了一聲：「沒興趣。」

那奇異語聲道：「那我就自動說明吧！我想你會對它發生興趣的。」

一頓話鋒，才呵呵一笑道：「老實告訴你吧！方仁傑，我之所以還不將『十絕神君』的名號公開，主要原因，就是爲了你們師徒倆。」

方仁傑不由一怔道：「此話怎講？」

那奇異語聲道：「因爲，令師陶陵，以『賭王』爲號，賭技冠絕天下，但武功却並不怎麼高明……」

方仁傑哼了一聲，那奇異語聲立卽接道：「年輕人，別不服氣，我說的是過去的事情，現在的情況，當然不同啦！」

方仁傑冷哼一聲道：「有何不同？」

那奇異語聲道：「這就是你自己方才所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令師來說，我要借重曹孟德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所說的話，『數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懂了麼？」

方仁傑笑道：「閣下如此推重家師，小可深感榮幸。」

那奇異語聲笑道：「老夫還有使你更感榮幸的話，不曾說出來哩！」

方仁傑笑了笑，道：「小可正洗耳恭聆着。」

那奇異語聲道：「老夫這『十絕神君』的綽號之所以還不向外公開，就是因爲令師還在江湖上活動之故。」

方仁傑一怔，道：「家師在江湖上活動，跟你的綽號公開與否，又有什麼關聯呢？」

那奇異語聲道：「這關聯可大啦！因爲，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令師才是我的唯一勁敵，而我這『十絕神君』的綽號，是代表十全十美之意，令師不除，就是美中不足……」

方仁傑截口笑道：「所以，你的『十絕』綽號，就不敢在外公開？」

那奇異語聲道：「不是不敢，而是不願。」

方仁傑笑道：「不敢也罷，不願也罷，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你過份推崇家師，同時，却也過份小覷了其餘的武林人物。」

那奇異語聲道：「老夫自信老眼未花，觀察決不會錯，年輕人，你方才所說的其餘武林人物，可能指的是當今五大門派，飛虎寨，以及新近才崛起江湖的什麼『朱唇令』等，是也不是？」

方仁傑點點頭道：「不錯。」

那奇異語聲道：「當今五大門派，固然是人多勢衆，歷史悠久，但老夫自有對付他們的良策，至於飛虎寨，不過是屍居餘氣，『朱唇令』更是一羣婦人女子，絕對成不了什麼氣候。」

方仁傑笑道：「閣下這種目無餘子的語氣，倒的確是有點像一位英雄人物。」

那奇異語聲也呵呵大笑道：「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你將家師列爲第一號勁敵，可是，你有什麼辦法，能將他老人家除去呢？」

那奇異語聲「哈哈」怪笑道：「小的已經入網了，還怕老的不來上鈎麼！」

方仁傑冷哼一聲道：「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那奇異語聲道：「縱然令師不來上鈎，也不要緊，因爲，儘管令師已算是猜中了我在這兒落脚，但他却還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但我對他却是非常瞭解，也算得上是敵明我暗，你想想看，在這種情形之下，明爭暗鬥的結果，是誰吃虧呢？」

方仁傑笑了笑道：「這問題，還是留待以後的事實來解答吧！現在，我還想繼續參觀下去。」

「可以，」那奇異語聲沉聲接道：「將鐵門打開！」

「是！」一聲恭喏，立卽響起一陣機關開動的「軋軋」之聲，鐵門也隨之而起，那奇異語聲也爽朗地一笑道：「好好參觀過我這地底迷宮之後，我會給你一個公平一搏的機會。」

方仁傑冷冷一笑，舉步前行，旁邊閃出一位身着紅色宮裝的少女，向着他含笑點首道：「方公子請隨我來。」

方仁傑笑問道：「妳就是這地下迷宮的宮女？」

宮裝少女點首媚笑道：「是啊！」

方仁傑接問道：「我可以知道妳的芳名麼？」

宮裝少女點首笑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奴家名叫梅兒。」

方仁傑含笑問道：「梅兒姑娘，有一

位菊兒姑娘，妳也認識麼？」

梅兒掩口媚笑道：「方公子，你別酸啦！梅兒就是梅兒，可不必加什麼姑娘二字了。」

「好！我不加姑娘二字就是，梅兒，妳該回答我的問題了吧？」

梅兒却不答反問道：「就是那菊兒的問題麼？」

「是啊！」

「你認識菊兒？」

方仁傑笑了笑道：「本來我不認識菊兒，是因爲方才我進入大廳時，由菊兒負責接待，才認識的。」

梅兒含笑「哦」道：「原來如此。」

接着，又含笑問道：「方公子，你看奴家與菊兒，是哪一個比較美？」

方仁傑不加思索地答道：「二位都很美，算得上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場。」

一聽到方仁傑讚美她，梅兒的眼睛都笑得瞇起來了：「方公子謬獎啦！其實，咱們這地下迷宮中的春桃、夏荷、秋菊、冬梅等，四名宮女領班，奴家排名最末，武功、面貌等，也是最差勁的一個。」

方仁傑「哦」了一聲道：「原來梅兒妳還是四大宮女領班之一，在下倒是失敬了。」

梅兒掩口嬌笑道：「方公子怎麼同奴家客氣起來。」

「理當如此，理當如此。」方仁傑點首笑道：「梅兒，據妳說，四大宮女領班中，以誰的武功和面目最好呢？」

梅兒脫口答道：「菊兒。」

不等方仁傑接腔，又立卽接道：「在所有宮女當中，菊兒也是最受神君寵愛的一個……」

只聽那奇異的語聲又忽然傳來道：「梅兒討打，還不帶方公子去參觀。」

「是！」梅兒嬌應着，向方仁傑扮了一個鬼臉，才含笑接道：「神君，方公子要問奴家，奴家可不能不答話啊！」

那奇異語聲道：「少廢話！」

「是。」梅兒含笑接道：「神君，奴家這就走啦！」

接着，才扭頭向方仁傑笑道：「方公子，走吧！」

兩人循甬道前行，梅兒邊走邊問道：「方公子，你要去看些什麼啊？」

方仁傑苦笑道：「我也不知道這兒有些什麼，還是由妳這位美麗的嚮導看着辦吧！」

梅兒笑了笑道：「其實，這兒除了女人，還是女人，要說有什麼新奇的東西，那也不過是聲色享受上的一些別出心裁的花樣而已。」

方仁傑「哦」了一聲道：「既然如此，那就不看也罷！」

梅兒訝問道：「不看？至少也得走馬看花地瞧瞧，才算是不虛此行呀！」

方仁傑道：「對於這些聲色上的新奇享受，我不感興趣。」

對話之間，陣陣脂粉幽香，已迎面撲了過來。

梅兒神秘地一笑道：「事實上，你已進入本宮的心臟部份了。……」

她抬手指點着兩旁那些珠簾深垂，透出醉人幽香和蕩笑聲的房間，含笑接道：「這是正宮娘娘的寢宮，那是東宮，那是西宮，另外那一間是貴妃……」

方仁傑忍不住截口笑道：「你們神君，儼然是以皇帝自居了？」

只聽那奇異語聲呵呵大笑道：「皇帝哪有我這樣享受，這樣自由自在的。」

方仁傑蹙眉笑問道：「看情形，這整個地下迷宮中的一切動靜，都在你的洞察之中？」

那奇異語聲道：「這問題，請恕我不答覆你。」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並不是神仙，靠土木機關，也只能在裝有機關的地方，你才能看到和聽到，而並非是每一寸地方都在你的洞察之中，你說是麼？」

那奇異語聲道：「我不能不承認你够聰明，現在，我要考考你的定力。」

一頓話鋒，才沉聲說道：「梅兒，帶他去水晶宮。」

梅兒點首恭應道：「是。」

方仁傑忍不住笑問道：「這山腹之中，還會有水晶宮？」

梅兒嬌笑道：「方公子，請向這邊走，到了那邊，就自然會明白啦！」

只聽那奇異語聲笑道：「只要你能通過我這一關的考驗，我就會立刻親自接見你。」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咱們走着瞧吧！」

梅兒低聲媚笑道：「方公子，這一關，可不容易通過哩！」

方仁傑一挑劍眉道：「方仁傑自出道以來，所經歷的凶險，太多太多了，我不相信，竟然會經不住土木機關的考驗。」

梅兒神秘地一笑道：「可是，水晶宮不是土木機關。」

方仁傑蹙眉接道：「就算是刀山劍池，我也不怕！」

梅兒抿唇媚笑道：「也不是刀山劍池，但却比刀山劍池更難闖，而且，古往今來，很少有人能闖得過這一關的。」

方仁傑若有所悟地，心頭一動之間，梅兒却以手肘碰了他一下道：「到了。」

珍珠串簾一掀，但覺眼前一亮，已進入一個奇異的房間中。

這房間，約莫三丈見方，除了洋溢着醉人的幽香，和輕微的靡靡之音的樂聲之外，上下四週，全是整幅光可鑑人的銅鏡，在室頂那柔和珠光照映之下，但見上下四方，都是自己和梅兒的人影，而且顯得清晰異常。

梅兒的美目斜睨着他媚笑道：「這就是水晶宮，方公子，梅兒任務已完了，要告辭了。」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接班的還沒來，妳慌什麼！」

梅兒媚笑道：「接班的人，馬上就來啦！」

說着，人已一溜烟似地溜了出去。

方仁傑冷眼向四週打量之間，那奇異語聲又呵呵一笑道：「年輕人，你該已明白這一關的關鍵所在了吧？」

方仁傑冷笑一聲道：「你是準備以醇酒美人來麻醉我？」

那奇異語聲笑道：「對了，能够不被

醇酒美人所迷醉的，才算是眞豪傑，大丈夫！」

方仁傑道：「這個，待會自見分曉，現在，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兒，閣下是用什麼理由請我來的，大概已經忘記了吧？」

那奇異語聲笑道：「你說的是那白天虹與倪小娟兩兄妹？」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不錯。」

那奇異語聲道：「我再鄭重保證，不論這兩場考驗的結果如何，只等考驗完畢之後，你一定可以見到他們。」

方仁傑無可奈何地一嘆道：「好吧！我也只好姑妄信之了。」

那奇異語聲沒再接腔，但那靡靡之音的樂聲，却逐漸高昂起來。

接着，左邊的銅鏡牆壁上，開了一道門，四個青衣侍女，手捧托盤，魚貫而出，很熟練地，將托盤中的美酒佳餚，杯碟碗盞，陳列在一張古色古香的紅木方桌之上。

剎時之間，在這水晶宮中，除了那原有的醉人幽香之外，更瀰漫着一片酒肉之香。

方仁傑冷眼打量着，酒是很名貴的百花露，菜則一共八道，算得上是南北混和，水陸雜陳，單是那色、香，已令人垂涎欲滴，不難想見，其味道，也絕對錯不了吧。

那四個青衣侍女，默默地擺好酒、菜，又默默地離去，對於方仁傑的存在，竟然是一個個視如未見，自然，方仁傑也懶得理她們。

四個青衣侍女離去之後，那奇異語聲又起：「方仁傑，上面的那一張虎皮交椅，就是你的座位，現在，你可以就坐，開始享用美酒佳餚了。」

方仁傑坦然就座，並伸手取壺，給自己斟酒。

那奇異語聲道：「酒菜之中，絕對無毒，你儘管放心享用。」

方仁傑呵呵一笑道：「如此美酒佳餚，縱然是穿腸毒藥，我也甘之如飴。」

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那奇異語聲也呵呵大笑道：「好！好！有胆量！够豪爽！」

方仁傑笑道：「閣下，別廢話了，光有美酒佳餚而沒有美人兒奉陪，那是多無聊啊！」

那奇異語聲爽朗地笑道：「年輕人別急，美人兒馬上就來啦！」

那靡靡之音的樂聲，更爲柔和，也更爲冶蕩了。同時，左邊銅鏡上所開的門內，還傳出一串少女們的蕩笑聲。

那奇異語聲又笑道：「年輕人，美人兒馬上就來，你好好的盡情享用吧！我不打擾你了。」

樂聲中，傳出了女聲合唱的曼妙的歌聲：

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記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花空枯折枝。

歌聲清脆悅耳，有如珠走玉盤，而且還隱涵着無限蕩意，配合着那靡靡之音的樂聲，令人乍聞之下，意蕩神馳。

歌聲甫歇，一行八位披着輕紗的少女，載歌載舞地魚貫而出，那道側門也隨之關上了。

這八位少女，年紀都是十七八左右，八人相同的一點：都是身裁苗條，體態輕盈，面目姣好，秀髮披肩。除了外面所披的那一件薄如蟬翼的輕紗之外，裏面都是全裸。所不同的，是那輕紗的顏色，八個人，就有八種顏色。

在那上下四方的銅鏡反映之下，但覺滿眼五彩繽紛，粉腿如林，那若隱若現的乳波臀浪，令人目不暇援。

方仁傑故作意亂情迷狀，呵呵一笑，道：「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僅僅是這一場歌舞，就值得我浮三大白呀！」說完，果然自斟自酌地，一連飲了三杯。

那羣歌女中，一位算是最美，也是最冶蕩的，披着粉紅色輕紗的少女，離羣姍姍地走了過來，掩口媚笑道：「公子爺，這百花露最少也有五年以上的火候，後勁很大，喝急了，更是容易醉哩！」

方仁傑笑道：「醉了，那不正是你們主人，所希望的麼！」

那女郎嬌笑道：「可是，奴家却不希望你醉。」

方仁傑笑問道：「爲甚麼？」

那女郎媚笑道：「這場合，如果公子爺喝醉了，那是多煞風景啊！」

「那麼，」方仁傑含笑接道：「依妳之見呢？」

那女郎道：「依奴家之見麼！自然是慢慢的喝，而且得換一換喝酒的方式。」

說着，竟然投懷送抱地將那整個半裸的嬌軀完全投向方仁傑的懷中，慌得方仁傑手足失措地嚷道：「使不得，使不得……」

那女郎像扭股糖似地纏住他，一面「格格」地媚笑着問道：「爲何使不得？」

方仁傑苦笑道：「我不是柳下惠，可沒那種坐懷不亂的功夫啊！」

那女郎却媚笑道：「方公子，別迂啦，這是要如何，便可以如何的場合，誰要你學柳下惠那個生理上有毛病的人哩！」

接着，又給了他一個媚眼道：「來，奴家敬你一個胭脂杯。」

說着，仰身將方仁傑自斟的一杯酒，喝了一大口，向方仁傑的口邊湊了上去。

方仁傑呵呵大笑道：「最難消受美人恩，這個胭脂杯兒，雖然並不新鮮，却是盛情難却，我只好照單全收啦！」

以下的話被那女郎的胭脂杯堵住了。

這種敬酒的方式，並不新鮮，也不別緻，但却令人不容易把持得住。

何況，旁邊還有七位半裸的妙齡女郎在輕歌曼舞着，更有那冶蕩已極的樂聲在助興。而最最令人受不了的，是那位偎在方仁傑懷中的女郎的媚勁和騷勁。

她，敬過胭脂杯後，兩人四片咀唇却是膠在一起分不開了。

而且，她的鼻孔中更發出，令人蝕骨銷魂的「唔唔」之聲，一雙纖手，也頗不安份地，在方仁傑的身上，活動起來。

這情形，饒是方仁傑定力奇高，也不由他不禁怦然心動了。（未完）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編者·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在破廟中，驚走二太子李竝及松金大喇嘛，救下歐陽空之後，正當他要將毒神夏鞏仞置之死地之際，公羊馥萍突地闖了進來，哀聲向白雲飛求情，白雲飛經不起公羊馥萍的哀告，終於只把夏鞏仞擊傷後縱之使去。白雲飛偕歐陽空在點蒼山上清觀，爲無量宗門下所騙，飲下毒酒，未幾無量宗主吳劍南率領一羣弟子趕到，命門下將正在運氣迫毒的白雲飛和歐陽空囚在枯井，白雲飛匆忙間將毒迫於一處，出其不意挾起歐陽空衝出，把一阻攔漢子踢飛，吳劍南怒吼如雷，出掌向白雲飛追擊——

少俠中劇毒 嬌娃陷危機

白雲飛悶哼一聲，移形換位，避過這致命的三擊，他拔起身形，以劍開路，如飛的向點蒼山下馳去。

吳劍南氣得哇哇大叫道：「白雲飛，你縱然逃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捉你回來。」

沉重的喝聲如雷的傳了開來，响澈整個點蒼門，在那空曠的山谷裏，廻盪起連串不絕的回音。

白雲飛忙亂的闖進山林裏，身形突地一個踉蹌，在額上現出顆顆豆大的汗珠。

他痛苦的哼了一聲道：「沒有想到『落紅露』發作得如此之快，看來我今天非被困在點蒼山不可，唉！想不到點蒼派一敗如此，連自己師門都不能回來……」

他凄涼的一聲大笑，震得林中樹葉簌簌抖落。

歐陽空變色的道：「小子，你……」

白雲飛只是凄涼的大笑……。

無量宗宗主吳劍南目注白雲飛和大烟桿歐陽空向一片幽林之中奔去，登時大怒，身形向外斜穿而出，沉聲喝道：「給我把那二個女子截住，不管是死是活……」

無量宗各弟子暴喝一聲，各自閃身追去。正在這時，空中突然响起一連串琴韻之聲，「叮叮」之聲繚繞而起，那時無量宗的高手陡地身形一頓，竟痴痴地聆聽起這陣幻化如夢的美妙琴聲。

吳劍南怔了怔，腦海中疾快的忖道：「這陣琴聲來得太怪異，不知是誰能彈出這樣悅耳的曲子……」

他遠遠一望，但覺這柔若流水似的琴音來自四面八方，空中除了這清脆悅耳的琴聲外，竟沒有一絲人影。

在那片大林中白雲飛和歐陽空的身形很快消逝而去，他心神一震，怒吼道：「你們都想死了，還不快追那二個……」

那些無量宗的弟子正在沉迷於這縷縷如絲的琴音之中，驟聞這聲沉重的暴喝，神智不由一清，紛紛奔馳而去。

那知這些無量宗的高手方要穿進那片大林，自林中突然响起一聲幽幽的嘆息，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女子緩緩走了出來。

她懷抱古琴，面覆黑紗，僅露出一隻黑而明亮的眸子，冷怨的注視着那些一飄而落的高手，手指間跳躍在那五根細細的琴弦上。

「叮！叮！叮！」之聲不絕於耳，使得那些無量宗的弟子一呆，俱被這個神奇莫測的女子所吸引住了。

黑衣女子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你們都是能人，我練琴至今還沒看過有這麼多的人來聽女子這種粗俗的曲子……。」

她聲音極緩，字音又柔和細脆，說來使人心裏有種舒暢心怡的感覺，這時無量宗的弟子平時都受吳劍南的束縛，沒有到過聲色場所，這時驟見一個這樣的女子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不禁被她那種俏麗的樣子所吸引。

吳劍南身形一飄而至，大聲的道：「妳是誰？可知道這是點蒼山……」

黑衣女子冷冷地斜覷了他一眼，道：「這位仁兄好沒道理，點蒼山又不是紫金城，你們來得，我們就不能來……」

無量宗主吳劍南一怔，細細的在這身份莫測的女子身上一打量，頓知這女子來得太過於突然，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他冷哼一聲道：「妳不要故意刁蠻，這裏可不是好來之處……」

黑衣女子忽展顏輕聲一笑，銀鈴似的道：「我們何必因這點小事情傷和氣，算小女子不是，我這厢有禮了……」她微微一襝衽，輕笑道：「荒山古刹太凄涼，小女子彈一曲替各位散散心……」

她也不管對方同意不同意，撥動五弦，一縷清音破空響起，但見五指如飛，奔行於琴弦之間……

吳劍南斜舒一指向那女子身上彈去，咀裏故道：「姑娘好手法！」

那黑衣女子身形一移，輕笑道：「你指節太粗，不是習弦的材料……」

她這一閃甚是巧妙，輕靈的避過吳劍南的一指，吳劍南見這女子閃避的身法，心裏一驚，道：「眞沒想到妳還是個大行家……」

他一連拍出七八掌，俱被這神秘莫測的女子一一避過，心中一凜，急忙飄身後退，冷冷地道：「姑娘何必要和我無量宗過不去，請你趕快讓開，我們還要追踪本門的要犯……」

那女子輕輕一笑道：「你們在追誰呀！也許我知道……」

吳劍南見這女子始終擋住入那片幽林的去路，頓知這個身份不明的女子有意刁難，他一掌推出，道：「走開！」

黑衣女子掄起古琴一點，冷冷地道：「這裏不准你們走！」

吳劍南見對方一琴向自己腕脈處點來，心中陡地一震，他疾忙收手一退，叱道：「妳是找死！」

他正待施出煞手，那女子陡地一退，冷冷地道：「這裏沒有你們要追的人，前面是小女子先人靈幃之處，你們若敢驚動死去的老人家，我找你們拚命……」

吳劍南一愕，沒料到這女子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來，他身為一宗之主，自然不會輕信這女子胡謅之言，雙眉一聳，冷笑道：「點蒼山週圍百里內沒有人家，姑娘太會玩笑了……」

黑衣女子冷冷地道：「你如果不信盡可去看，如果我沒說錯，你可得跪在先人的棺前磕頭認罪，否則我必不饒你……」

吳劍南冷哼一聲，領着門人弟子向林中行去，幽暗的深林裏飄來一陣腐蝕的惡味，沒有多久，在深林底處現出一間茅屋，一縷燈燭的光影自屋中透出，斜斜投落在地上。

吳劍南冷笑一聲，推門而入，笑意未歛，突然一呆，只見屋中素幔佈起，二具紅漆棺木，端放在正中廳上，香燭高燃，素花陳列，氣氛極為肅穆。

在靈堂之前，一個白衣少女倚桌而坐，默默地望着靈堂上幾個大字，對他的進來不聞不問。

他怔了怔，方待退出之時，背後突然有一縷勁風襲來，吳劍南心中一驚，疾挫身一擰，飄了開去，他回頭冷冷一瞧，只見黑衣女子懷抱古琴，冷冷地守住門口。

她冷漠如冰的，說道：「你現在該信了吧！」

吳劍南一時語塞，腦海電轉，靈機一動，指着那二具紅漆棺木，道：「這裏面是什麼人？」

黑衣女子冷笑道：「我的先人，你私闖靈堂，使泉下的人都不能安寧，從今以後便是我的仇人還不趕快磕頭謝罪……」

吳劍南雙眉一鎖，走至二具紅漆棺木中間，左右手各持在棺木之上，冷漠的道：「在下得罪了！」

白衣少女和黑衣女子臉色同時一變，白衣少女怒叱一聲，身形一掠而起，斜伸一掌拍出，叱道：「你敢！」

吳劍南閃身躍起，躍至門檻之處，說道：「在下告辭了，打擾之處，容日後請罪……」

說着一揮手，無量宗派高手緊隨吳劍南身後，向深林裏奔出，眨眼之間便消失了身形。

黑衣女子凝立門口高聲喝道：「吳劍南，這筆帳可記在你頭上啦……」

清脆的語聲如電般的傳了出去，震得枝葉簌簌作響，良久方逝，白衣少女望着棺木上的五個指印，潸然的掉下兩行清淚，那種凄楚的神情，連黑衣女子都覺得一陣心酸。

黑衣女子幽幽地嘆了口氣，輕輕地道：「瓊霜，妳不要難過，吳劍南那一手『大力陰爪』雖然絕毒異常，但也無法傷着白雲飛分毫……」

她緩緩走至棺前，輕輕一掀棺蓋，只見冷血劍客白雲飛面色金黃，垂落雙目，靜靜的躺在棺中。

黑衣女子將臉上面紗一拉，露出一張俏麗美艷的臉龐，在神情肅默的在白雲飛臉上一掃，黯然嘆道：「眞沒想到，吳劍南功力達到借物傳力的階段，白雲飛身中『落紅露散功』烈藥，自然無法用功抗拒『大力陰爪』功，瞧他臉色，淡如金紙恐怕傷勢不輕……」

衞瓊霜聽得心神一顫，恍如五雷擊頂一樣，搖晃着身軀，悚然的退了五步，她神情慘變，哀傷的道：「師父，請妳想辦法救救他……」

金筠音閉目沉思了一會，搖搖頭道：「當世之中，將『大力陰爪』功列為五大

毒功之一，白雲飛身遭此危，一時間恐難以解救……」

她低沉的緩緩說出，直急得衞瓊霜花容失色，淚珠顆顆自眼角上滾落下來，惶悚的望着金筠音。

金筠音幽幽的嘆息一聲，說道：「只因我們來晚了一步，致使他受了吳劍南的慘害，我又因事不便露面，這事，倒也難辦……」

衞瓊霜閃身拔出長劍，但見一道劍光輕洒而出，她這時神情特異，臉上愁容一掃淡去，露出一種冷煞恐怖的凶光，道：「我去找吳劍南拚命，逼着他拿出解藥，如果他不拿出，我拚着血濺點蒼山，也要殺他個够本……」

金筠音搖搖頭，道：「這樣做，雖能一逞復仇之快，但對白雲飛，一無益處，只有加速了他的死亡，況且，吳劍南一派之宗，和你師祖極有淵源，為師實有許多不便之處，如今之計，只有另想辦法，尋找解藥……。」

她突然一笑，招了招手，道：「孩子，妳進來！」

衞瓊霜不解的望了師父一眼，緩緩的走上前來，恭身垂手而立，長劍斜斜點在地面上，哀怨的道：「什麼事？」

金筠音凝重的端詳着衞瓊霜，輕輕的問道：「孩子，妳老實告訴我，妳愛白雲飛麼？」

原來愁容滿面的衞瓊霜，聞言之後，蒼白的臉龐上立時浮現出一層淡淡的紅暈，她羞紅着臉，低頭道：「師父，這妳還用問嗎？」

老於世故的金筠音幽幽的嘆了口氣，輕聲道：「妳可曾知道白雲飛情刼無數，多少的女孩子都會捨命追求，不計任何手段，多少女孩子會失望……」

她歷刼情場，對男女之間的事看得透澈異常，尤其感情豐富，痴情怨女，大多情海揚波，沒有好的下場，所謂紅顏薄命，魂斷情海，便是這個道理。

由於金筠音對愛徒衞瓊霜的期望甚高，不願一個純眞無邪的少女為情所累，而誤了自己的前途，事前拿話開導，將來之事殊難逆料難免愈陷愈深，而不克自拔。

衞瓊霜低頭垂目，只覺心頭狂跳不已，一股衝動湧上心頭，但覺四海雲烟，茫茫一片，未來前途是凶是吉，是福是禍，殊未可知。

她眼角沁淚，凄然苦楚，搖搖頭嘆道：「孩兒的心只有一個，不管他將來待我如何？我對他的愛心絲毫不變，師父金言，徒兒當謹記心頭……」

金筠音黯然的道：「但願妳能凡事想開一些，莫像師父痴情惹恨，空負了大好青春，至今一無所得，而空留惆悵……」

她斜睨了棺中的白雲飛一眼，道：「吳劍南一路追去，若是沒有追尋得到他倆，必會去而復轉，誓得他倆而方罷休，乘着無量宗高手未回之際，我們先將他倆隱藏起來……」

她伸手將白雲飛和大烟桿歐陽空自棺中提了起來，瞬快的輕掠而出，向林中躍去，衞瓊霜望着師父馳去的身影，突然有一縷淡淡的憂愁掠過臉上。

她思前思後，總是無法拂去，白雲飛那張豐朗如神，令人沉醉的臉上，一種關懷之情，漾溢在她的臉上，那個飄渺淡淡的影子，始終在她眼前晃動，是那樣的清晰……

「唉！」

她自己也想不通何以會發出這樣一聲沉悶的嘆息，只知胸前有一股憂傷的悶氣阻塞其間，借着深長的嘆息，慢慢的吁發出來。

怔怔的出了一會神，茫然的望着門外，幽傷的道：「我的心中怎會這樣惦念着他，自從第一次見他之後，我的腦海中便時時有着他的影子，那次……」

她想起自己在大眉山莊赤裸着身軀和白雲飛擁在一起的情景，臉上便成熟透了的紅桃，紅紅的一片，一陣熱燙，心中怦怦的跳動，羞得低頭擰着羅衫的衣角，恍如有無數的人在偷偷看她似的……。

正在自我害羞，沉思那一幕情景的時候，眼前人影晃動，金筠音像幽靈似的凝立在她的眼前，衞瓊霜紅暈未褪，但覺羞不可抑，整個身軀有如坐在針氈上一樣的難過，不知該如何掩飾自己尷尬情形。

金筠音臉上微現詫異之色，她訝異的道：「孩子，妳在想什麼？」

衞瓊霜驚慌失措的道：「我……」

金筠音搖搖頭道：「孩子，現在時間緊迫，我只能簡畧的告訴妳去找聖手藍衫討取二顆『千年參丸』！」她稍一頓又道：「一下點蒼山向東奔行四十里有一條小河，河對岸有一片花樹，妳去那裏求見聖手藍衫，拿着我的信物，他或會不刁難妳，但那人怪異孤僻，妳要小心應付，拿着東西趕快奔回……」

衞瓊霜見師父拿出一條粉紅色的披巾，遞到自己的面前，臉上憂急之色稍稍一減，接過披巾揣進懷中，道：「師父，我走了！」

「慢着！」金筠音臉上輕輕掠過一絲淡憂，道：「聖手藍衫並不是什麼正派人物，他隱匿白沙灘，據為師所知，正進行着一件大事，妳這一去雖無多大風險，但也要自己留意！……」語聲突然變得激動，道：「我因和他有一段恩怨，不願見他，妳見着他後盡量避免提起我，省得招些無謂的麻煩……」

衞瓊霜這時心憂如火，巴不得趕快趕到白沙灘，討得「千年參丸」，早些給意中人服下，她連忙頷首稱是，轉身向幽林之外馳去。

一路上急馳，眼看就要到達點蒼山脚下，陡地一聲如雷的喝聲在耳邊響起，只見二個黑衣大漢從山路上一躍而來，橫劍胸前，擋住了去路。

她雙眉一皺，在臉上湧現出一片怒意，冷冷地道：「你們要幹什麼？」

那二個漢子都是無量宗派的弟子，兩人四目在衞瓊霜的臉上一掃，滿臉詫異的神色，那為首之人，冷笑道：「妳上那裏去？」

衞瓊霜冷漠的道：「滾開，我不願殺你們……」

她神情冷煞，漠然無情，目光對這兩個漢子輕輕一掠，昂然的舉起步子向前行去，根本沒把這兩個漢子放在心上。

寒光如芒，佈空躍起，二隻長劍斜斜

指在她的眼前，顯然這二個守山的漢子，不敢放她下山。

那爲首的大漢冷冷一笑道：「宗主有令傳下，點蒼山不管是誰，決不准上山或下山，除非我們把二個逃去的東西抓回……」他臉色稍微一緩，目中突然掠過一絲詭異之色，道：「姑娘也是聰明的人，不會和我們爲難……」

衞琮霜冷哼一聲道：「你們宗主是什麼東西，也配有這樣大的力量……」

她深深爲白雲飛的傷勢担心，不敢多加躭擱時間，冷哼一聲，身子突然迫欺而來，對着那兩個擋住去路漢子拍出一掌。

這兩個漢子在無量宗派是二代弟子，對自己的武功非常自負，驟見這個俏麗的少女出手迅速，暗中頓生凜駭之意，身形一分，各自飄退五尺。

那爲首的漢子長劍一轉，沉聲道：「妳敢硬闖！」

他見這個俏麗的少女全然不把宗主放在心上，氣得通身一顫，暴吼一聲，長劍化作一縷寒光疾劈而出。

衞琮霜冷笑一聲，身形移轉，左掌兜一大弧，右手斜斜劈去，只聞一聲慘嗥，那個漢子的頭顱被劈碎而死，擲劍倒在地上。

另一個漢子心中大駭，虛幌一劍，閃身而退，他怒吼一聲，拿出一短笛，撮在嘴上吹了起來。

刹時，四週笛聲大作，此起彼落，廻盪而起，那笛聲三短一長，來回傳送，遙遙相接，連續不斷。

衞琮霜見笛聲綿綿不斷，四處山頂都隱隱出現人影，她目光一寒殺機頓時湧現眉梢，怒叱道：「你找死！」

一聲輕叱，身形如電射至，揚起手掌向那個正在吹笛漢子拍去，激盪的掌風一湧而出，響起一聲銳利嘯聲。

「呃……」

那個漢子慘呃一聲，身子連着被擊出七八步，一根黑色的竹笛，立時斷爲數截，飄落在地上。

衞琮霜忿怒出手，二招不及三下連斃二名高手，她眼角輕瞥，陡地心神一顫，只見無量宗宗主吳劍南長衫飄飄冷煞的疾馳而來。

吳劍南冷哼一聲，說道：「原來又是妳！」

在他身後緊跟着二個漢子，牽着四隻黑白相雜的大犬，狂亂的犬吠聲，使衞琮霜突然陷於一片驚慌之中，腦海之中疾快的忖道：「這種藏土獒犬最善於追踪人跡，不知師父把白雲飛藏在何處，會不會讓這些嗅覺靈敏的獒犬尋得到？」

她冷冷地一笑，道：「是你不准我下點蒼山麼？」

吳劍南見這個身着白色羅衫的美麗少女，嗔怒中帶有一片清秀之氣，無法摸清她到底是何來歷，濃眉一皺，漠然的道：「不錯！」

衞琮霜哼了一聲，道：「這是那裏來的規矩？」

她說話之際，那四隻高大的黑獒犬在她身上亂嗅一陣，並不停的吠叫，衞琮霜心裏煩悶，抬起一足，將撲來的那隻大獒犬踢得翻飛而去。

那隻大獒犬亂吼一陣，作勢又要撲將過來。

無量宗宗主吳劍南並不直接答覆衞琮霜的問話，他目光朝那二個死去的漢子畧畧一掃，道：「他們是妳殺的麼？」

衞琮霜深知吳劍南一派的宗主，那一身詭譎莫測的功夫，非常人所能力敵，她暗將功力凝聚於雙掌之上，小心的注視着對方。

她毫無懼色的道：「殺死二個濃泡不如的東西，也不算什麼？」

吳劍南神色一變，道：「好狂妄的丫頭！」面色一冷，喝道：「妳下點蒼山幹什麼？」

衞琮霜冷冷地道：「這是我的事你管得着嗎？」

突然有一縷極細的聲音鑽進她的耳中，只聽金筠音的聲音道：「妳還不設法趕快下山，和他在那裏嚕嗦什麼？爲師已隱藏在附近，暗中會助妳一臂之力……」

衞琮霜沒有料到金筠音會暗藏在這裏，他心神大定，在嘴角上浮現一絲冷傲的笑意。

腦海中却極快的忖道：「我要找一個最適合的機會，向吳劍南出手……」

吳劍南這時早已被對方所激怒，他冷哼一聲道：「妳太不知進退……」

他身形方動，衞琮霜已乘着他沒有全神貫注的時候，遙空擊出一掌，這一掌快得眩人耳目，一閃而至。

吳劍南氣得怒笑一聲道：「妳還敢先動手！」

他身爲一派之尊，不便向一個小姑娘施出辣手，身形斜移，五指如勾，陡地向衞琮霜的身上抓去。

那知他的手臂才遞出一半，距離衞琮霜身上尙有半尺之遠的時候，突覺手臂一麻，整條手臂都垂落下來。

他閃身連幌三次，沉聲喝道：「何方高人？」

空山寂寂，那有一絲人影，吳劍南滿面詫異之色，冷哼一聲，四下搜索，連着又問了一次。

衞琮霜見其師父暗中相助，立即精神一振，乘吳劍南疏神之際，揉身揮掌而上，逼擊六掌之多。

這六掌都是畢集全身功力所發，吳劍南爲一代高手，由於正在疏神之時，不覺被喝擊得連退了幾步。

他憤怒的一聲大笑，喝道：「妳這是找死！」

他毒念一生，手下再不留情，幌身一閃，掌指兼施，陡地斜跨一步，上身躍起，閃電的拍出一掌。

衞琮霜到底經驗太差，捉摸不出對方這幻化擊來的一掌，她顯得極爲驚慌，右掌迎空擊上！

「砰！」地大聲傳來。

衞琮霜身形連着退出七八步，方始穩住幾乎要倒下去的身子，胸前一起一伏，額上已泛現出顆顆汗珠。

「嘿！」吳劍南目光一寒，冷笑道：「小娃兒，妳還不束手待擒……」

他身子有如一隻大鷹一樣，在空中一個大旋身，頭下脚上，張開雙臂，朝着衞琮霜的身上撲來。

「咻……」

一聲尖銳的聲音響起，一縷黑影勢快勁疾的朝吳劍南墮落的身子射去，眼看射在他的身上。

吳劍南心中大駭，反手一掌拍出，一根枯枝被震飛開去，就在身子這一緩之際，衞琮霜已閃避而過，反手掣出掛在身上的長劍，向山下奔去。

吳劍南怒吼一聲道：「是那個鼠輩暗箭傷人？」

他知隱伏暗中之人功力極高，不易追踪其藏身之處，冷哼一聲，只見衞琮霜已奔出四丈之外。

他怒吼道：「截住她，要想抓着白雲飛只有從這一個女子身上追尋……」

他肩頭幌動，身形一瀉而下，追馳而上。

衞琮霜對身後吳劍南的吆喝完全不理，她斜抖長劍，掄起一片劍光，衝進二個持劍攻來的漢子，連着傷了二人。

突然，一陣犬吠在她身後響起，只見那隻兇猛如虎的獒犬，由二個漢子指揮向她身上襲來。

衞琮霜一劍刺死一頭獒犬，躍過衆人的頭頂，像一縷淡淡而去的輕烟，逐漸消失於點蒼山脚下。

但那三隻大獒犬却追踪不捨，犬吠聲響澈了整個的山間，吳劍南冷哼一聲，倏地刹住追去的身形，冷煞的向四處羅列的弟子一揮手，那些弟子紛紛向樹林中搜去，尋找那個藏於暗中之高手。

吳劍南突然漾起一絲笑意輕笑道：「妳們沒有一個逃得掉……」

冷漠的話聲傳了開來，使點蒼山倏地罩上一道陰影，那靈山古刹又掀起一場不平凡的浪潮。

×　　×

車行四十里，便是白沙灘。

一條淺淺的溪水潺潺的流過，白瑩如雪的細沙，像是一條白色的大地氈伸展開去，小溪對岸，一排排低垂的柳枝，垂進溪水之中，像女人髮絲，青綠一片……。

輕來的晚風拂面，衞琮霜只覺心神一鬆，有種舒暢的感覺，她凝目一望，只見一條拱形的小橋橫過小溪，直通對岸柳樹之前。

她舉步緩緩走去，經過小橋來至柳樹之前，正要舉步行進之時，陡見二個藍衫配劍童子從一排柳樹之中緩步而出，迎面前來。

這二個年齡不過十二三歲的藍衫童子冷冷地望着她，臉上沒有一絲童子的幼稚，陰沉的眸子直似一個終年在江湖走動的行家。

左側的那個童子伸出一手，冷冷地道：「拿來！」

衞琮霜一怔，不知他要什麼東西，怔怔地道：「什麼？」

那童子眼睛一瞪，道：「請帖！」

他自始至終都是簡短的兩個字，語音冰冷直使人不敢相信世間的童子有這樣冷漠之人，衞琮霜訝異的哦了一聲，搖搖頭道：「我沒有帖子。」

那童子冷冷地道：「出去！」

這二個配劍童子當眞與普通頑童不一樣，左側那個童子說完話後，二人俱是仰頭望天，雙手背負身後，正眼也不瞧衞琮霜一眼，竟悠閒的踱着方步。

衞琮霜沒有想到在這裏遭受兩個童子的冷落，心裏頓時有一股怒火湧上，但一想到自己有求於人，只好把滿肚子的怒氣，强自壓了下去。

她婉轉的道：「請二位通報一聲，我要見聖手藍衫……。」

這個一心委屈求全的少女一連說了幾次，那二個童子恍如未聞一樣，始終不屑於理會，衞琮霜涵養再好，也不禁生起氣來。

她怒叱道：「我說的話，你們聽到了沒有？」

這時那二個傲慢冷漠的童子正好走了過來，兩人冷冷地斜覷了怒氣冲冲的衞琮霜一眼，同聲道：「不行！」

衞琮霜冷笑道：「你們蓄意刁難，姑娘只好自己找了……」

她心中有氣，未等語音消逝，身形已一拔而起，向二個童子的身傍閃去，直朝裏面闖進。

「妳敢！」

這兩個童子身手竟是不弱，肩頭微幌，分左右向衞琮霜攻到，出手之快，不亞於一流高手，衞琮霜心中一寒，竟被逼退回來。

二個童子見衞琮霜被逼退後，倒也不再動手，兩人並肩而立，各按劍柄，冷煞的望着衞琮霜。

這一刻倒使衞琮霜驚異了，她自小在金筠音的身邊，可說是打記事起就練功，可謂有十幾年的火候，但與這兩個十二三歲的童子相較，她那份苦練又還算得什麼？對方雖是兩人却僅一招便將她逼退，這份功力也够令人駭異。

她冷哼一聲道：「看不出二個看門童子，也有幾分眞學，怪不得你們敢目空四海，不把江湖朋友放在眼裏……」

右邊那個童子怒容滿面，喝道：「快滾！」

衞琮霜不屑的輕笑一聲，陡地揮出二掌，分別襲向這二個童子的胸前，她原以爲這兩個童子必會閃身退避，那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那二個童子身手如電，在掌勁襲體之間，如電掣出長劍，化作二縷寒光，對衞琮霜的腕上射去。

衞琮霜輕叱一聲道：「我連你們二個小鬼都對付不了，也枉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了……」

她化掌爲指，在靈光石火間彈出二指，那二個藍衫童子一呆，手臂上一麻，長劍叮然落地。

衞琮霜冷冷一笑，朝柳道上行去，那二個童子也不追趕，望着她逝去的身影，怔怔發愣。

穿過兩排垂柳，眼前陡現一個植滿各種花卉的大花園，淡淡郁馥的花香紛紛縷縷的飄進衞琮霜的鼻中，她深吸了口氣，抬頭望去，只見一條碎石鋪成的小道直通一座輝煌碧宇的閣樓之前，一塊金字横匾嵌在上面，寫着「醉花樓」三個大字。

衞琮霜疾快的忖道：「這必是聖手藍衫賞花觀月的地方，看這種氣派此人好像是雅士，懂得清淡自娛，植花爲樂……」

她移動蓮步緩緩而行，一陣細碎的腳步聲響起，只見一個青衣小婢從醉花樓出來帶着詫異的望着衞琼霜，像是被對方美麗的臉靨所吸引。

青衣小婢眨動了大眼睛，道：「妳是敝東主的朋友？」

衞琼霜頷首一笑，道：「是的，貴東主在那裏？」

青衣小婢恭身的退過一旁，道：「樓上！」

衞琼霜輕聲一笑，蓮步輕移，向醉花樓行去，輝煌的燈影照耀下，一條長長的大紅氈直通頂上，在閣樓上並排立着四個綠衫的婢女，俱腰懸長劍，守在門口。

衞琼霜緩緩而上，那四個婢女露出訝異之色，望着這素未見過的白衣少女，八道眸光如電，投落在衞琼霜的臉上，頓覺對方艷麗照人，使她們黯然失色。

衞琼霜含笑道：「請通報東主一聲，晚輩衞琼霜求見……」

那凝立在衞琼霜身旁的侍女冷冷地道：「東主不見客，除非妳是二種人中的一種，他才會見妳……」

衞琼霜愣了一愣，道：「二種人！那二種人？」

那侍女冷笑道：「一是有請帖的朋友，一是經過選拔前來應徵的美女！妳是屬前者還是後者？」

衞瓊霜搖頭道：「我兩者都不是。」

那四個姿容不惡的婢女一聽對方並非是東主邀請來的同道，臉上登時浮現出一層煞氣，那個發話的婢女冷哼一聲，問道：「妳是怎麼進來的？」語聲一轉，道：「春蘭，妳趕快去查查守門童子，如果他倆敢私放外人闖進『醉花樓』，先殺之後再奏明東主……」

一個婢女領命一躍而去，衞瓊霜尚未決定是硬闖還是設法引動東主出來的時候，遙遠之處已傳來二聲慘嚎，想那二個童子已遭春蘭毒手。

衞瓊霜暗暗一嘆，沒有想到聖手藍衫戒律如此之嚴，只因放進一人而將二個無辜的童子殺死。

她冷眼旁觀，腦海之中疾快的忖道：「這時花樓高手密佈，形踪詭異，想那聖手藍衫定非是什麼正派人物，師父怎會和這種人攀上交情？」

忖念未逝，春蘭晃身轉了回來，她冷冷的斜視了衞瓊霜一眼，對那爲首的綠衣婢女，恭身的說道：「據守門童子所報，此女是憑武功闖進來，我恨他倆平日疏忽怠懈所教導的武功，遂各廢了他們一條手臂，……」

她輕描淡寫的說出來，絲毫不覺得殺人殘臂是件殘忍的事，可見這四個婢女平日所見司空見慣，並不認爲這是大悖人道的事情。

衞瓊霜聽得心裏熱血沸騰，一股義憤在她臉上瀰漫佈起，彎彎如菱形的咀角上浮起一絲淡淡的冷笑。

她冷笑一聲道：「對二個不懂事的孩子也下如此的毒手，虧妳還是婦道人家，我眞不知道，妳的心是什麼做的……」

春蘭冷冷地道：「如果我們女人通通都像妳這種婦仁之心，天下男子豈不都騎在我們的頭上，我們正要表示女人本非是弱者，有許多地方要强過那些男人……」

衞瓊霜遭她一頓搶白，竟不知如何反駁，她深知今日決難善了，正準備出手之時，耳際忽然飄來一陣竹絲之聲，縷縷的細音清心悅耳，沒有想到聖手藍衫不但是個賞花清淡的雅士，還是個玩笙弄簫解律的高手。

衞瓊霜傾耳凝神聽去，問道：「東主可是在宴客？」

春蘭冷哼一聲道：「妳只要闖過我們這一關，東主自然會見妳。」

衞瓊霜冷笑一聲，說道：「我只好得罪了！」

她身形晃動，長劍輕掣而出，但見一片寒光抖顫而起，顫動的劍光伸吐如電，逼得那四個婢女連退二步。

春蘭神色畧變，叱道：「怪不得敢來『醉花樓』撒野，原來還是個練家子。」

她們都是經過嚴密訓練挑出來的高手，身形一退之際，陣勢已經穩住，這一聯手，劍光佈成一道暴虹，衞瓊霜要想攻進去，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雙方互換十招，獨自勝負難分。

陡地，衞瓊霜一聲冷喝，說道：「住手！」

那個自恃功力甚高的婢女一愣，不覺得停下身來，衞瓊霜身形一閃而出，掄劍在空中劃了十下，道：「妳們輸了！」

四大婢女在一怔之間對方劍刄斜劍而出，欲閃已經無及，怒叱一聲，各人身子羅衫被削下一大片來。

春蘭怒叱道：「妳施詭計！」

「兵不厭詐，我知勝妳們不易，只得畧施小計，這只能怪妳們對經驗太差，輕易的相信敵人！」

這四個婢女雖覺她的手段不太高明，對方之言倒是眞情，四女面面相覷，只有任她行去。

一道瑩綠的長幔直垂地上，掀起長幔，衞瓊霜只覺燈火輝煌，在這間大廳上高高燃起四支火燭，熊熊的燭花暴裂開來，映在石壁上泛起一道光影，使石壁上立時倒映着幾個人影，正揚聲傳出醉亂笑聲。

只見一個身穿藍衫的中年文士，坐在一翡翠般的大方桌正中斟酒狂飲，在他左右各倚着一個艷麗俏媚的女子。

眉角含春，春意蕩漾！身着薄如蟬翼似的粉紅色紗衣，露出晶瑩如玉的大腿，令人意亂神迷。

衞瓊霜差點被那兩個妖艷女子，那種放浪形骸的樣子所迷亂，她鎭定了一下心神，緩緩向那正在豪飲的藍衫文士行去。

那兩個放蕩女子突將目光聚落在衞瓊霜的身上，停止了向聖手藍衫斟酒，嚴厲的目光中含有無窮的敵意，恍如衞瓊霜和她們有着深仇大恨一樣。

聖手藍衫向衞瓊霜一招手，道：「妳過來！」

那兩個俏媚妖艷的女子見東主突然叫這個白衣少女過來，臉上同時掠過一層煞意，最左邊的那個環珠相配，身體畧肥的妖艷女人哈哈大笑，對衞瓊霜說道：「怎麼？小妹妹也想和我們雙夢二嬌，爭奪東主，……」

語音未落，身形斜斜飄了過來，纖纖的手指，撩起一片指影，向衞瓊霜的胸前

襲到，接着便有一縷脂粉的幽香飄進衞瓊霜的鼻息之中，使她心神一盪，絕沒有料到一個初次見面的女子向自己下如此重的手法。

衞瓊霜閃身一移，抬手一招拍出，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那個女子格格的一陣撩人心神的蕩笑，掌勢一招比一招神奇，也一招比一招凌厲，全是進攻招式，逼得衞瓊霜只能閃避退讓。

那女子一連揮出七八掌俱被對方躲避，臉上殺氣一濃，笑聲愈來愈大，她欺身直飄過來，冷笑道：「還手呀，光躲算什麼英雄？」

肩頭輕輕一晃之際，左掌倏地飄忽拍來。

衞瓊霜進來醉花樓後，早就鱉了一肚子悶氣。

這時見這個妖艷放浪的女子咄咄逼人，登時怒氣冲上胸間。

她怒哼一聲，說道：「我就接妳一招試試！」

當下運集全身功力，揮出一股大力迎了上去。

「嘭！」

一聲沉重的响聲傳來，兩人同時身形一震，各自退了三步，心中暗驚對方渾厚的功力。

聖手藍衫自始至終冷看着兩人捨命相搏，他臉色劇烈的抽搐一下，突然含笑持杯而起，道：「兩位請住手。」

語音倏地一頓，走到衞瓊霜的面前，道：「既來醉花樓便是老夫的朋友。」他一拉衞瓊霜的手，指着那個和她動手的女子，道：「這是雙夢二嬌的老大，蘇曉燕，那位是老二蘇凌燕，姑娘妳呢？」

雙夢二嬌是冷冷一笑，沒有說話。

衞瓊霜冷冷地道：「晚輩衞瓊霜。」

聖手藍衫目光如刄，逼在衞瓊霜臉上，道：「令師何人，剛才妳動手的手法好像是故人的……」

衞瓊霜微微一笑道：「徒忌師諱，恕晚輩不能奉告……」

「哼！」蘇凌燕坐在椅子上，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衞瓊霜冷漠的斜視了她一眼，不屑的道：「晚輩才疏學淺，未來醉花樓之前，想像中必是一個藏龍臥虎，通情達理之地，那知道，事實大謬不然，倒使人好生失望……」

雙夢二嬌臉色一變，同時移動身形向衞瓊霜逼了過來。

聖手藍衫抬手一揮手，兩女同時又退了回去。

蘇曉燕輕輕一笑，道：「東主既有貴客，賤婢只好告退了！」

聖手藍衫搖搖頭，道：「不妨事。」

他朝衞瓊霜一笑，道：「姑娘可是小犬選拔而來的應徵女子？」

衞瓊霜搖搖頭，道：「不是！」

聖手藍衫眉頭一皺，笑意洋溢的臉上突然一沉，倏地佈上一層寒霜，他乾咳了一聲，冷冷地道：「這就奇了，姑娘既不是小犬徵收的美女，也不是老夫的朋友，不知妳來醉花樓到底爲了何事？……」

語聲頓見嚴厲，如刄的目光直似要看穿衞瓊霜的心裏。

他這時笑時冷，使人不易捉摸出在弄什麼主意。

衞瓊霜咀唇啓動，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一時有許多話不便當着外人面前說了出來，冷冷地望了雙夢二嬌一眼。

聖手藍衫江湖經驗何等的豐富，鼻子裏便透出一聲輕微的冷哼，輕輕的一揮手，命雙夢二嬌退出。

蘇凌燕上前說道：「東主，你信得過她？」

聖手藍衫冷冷一笑道：「不妨事！」

衞瓊霜聽得怒火高熾，怒冲冲的道：「妳這是什麼居心，我衞瓊霜又非是大邪大惡之人，拿着美色去博取別人的歡心，而骨子裏存了什麼……」

雙夢二嬌聽得神色慘變，惶悚的看了聖手藍衫一眼，雙雙向對面退去，蘇凌燕回頭怒哼一聲，道：「妳胡言亂語，當心惹到殺身之禍……」

聖手藍衫揮手道：「妳們先下去，等會兒再會商大事……」

蘇凌燕歡色的道：「東主只要一聲相招，我姐妹定當前來陪伴東主！」

說着雙雙舉步而去，空中僅留下一縷淡淡的幽香。

聖手藍衫回頭過來，注視着衞瓊霜的臉上，細細的審視了一陣，冷冷地道：「姑娘這下可說出什麼事了！」

衞瓊霜自懷中拿出那條大紅披巾，遞到聖手藍衫的手上，非常慎重的望着聖手藍衫，道：「東主可識得此物？」

聖手藍衫目中浮過一絲激動之色，他並不伸手去接，冷煞的一笑，道：「姑娘到這裏有何事要求老夫？」

衞瓊霜肅聲的道：「晚輩不幸有二個朋友身中『大力陰爪』功，請前輩能忍心割愛二顆『千年參丸』救我二個朋友。」

聖手藍衫一怔，道：「這……」

他疾快的一把搶過那條大紅披巾，緊緊握在手裏，放在鼻子上嗅了又嗅，雙目緩緩的閉上。

時間在沉默中緩緩溜過，這雖是短暫的一刻，在衞瓊霜覺來倒有一年之久，她見聖手藍衫始終不言不語，心中大爲焦慮，不禁爲白雲飛担憂起來。

她焦急的道：「前輩是否答應晚輩所求，若不願贈丸救人，晚輩只好就此別過，再想別的辦法，如果願意……」

她的語音不疾不徐，但也鏗鏘有聲，可是聖手藍衫却恍若未聞一樣，獨自一個人垂目沉思，雙手緊緊抓住那條紅色的披巾，臉上現出一種激動的神色，可是却也有些蒼白，像是突然遭遇一件什麼疑難之事一樣。衞瓊霜心中大大的一凜，腦中疾快的忖道：「這條披肩的紅巾到底是含有什麼神奇，竟能使一個江湖上頂尖的高手陷於這樣痛苦的境地……」

聖手藍衫突然雙目一睜道：「她在那裏？」

衞瓊霜一愣，道：「前輩問的誰？」

聖手藍衫一揚大紅披巾，道：「給妳這條披巾的人！」

衞瓊霜正待說出師父的行藏！忽然想起金筠音臨走交代，不要輕易和對方說出自己的師承，免得招些無謂麻煩。（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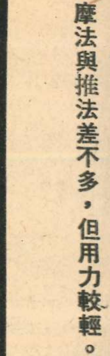
簡易推拿療治

蓋世雄・譯

推拿療法的臨床實用

摩法

摩法與推法差不多，但用力較輕。





拍法

拍法是指或掌輕輕拍打身體的一種推拿法，可以單手或雙手進行。

三　推拿療法的臨床實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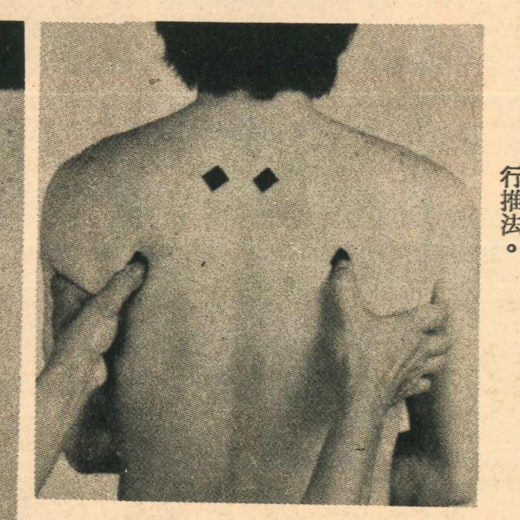
感冒

一：對背部進行捻法。

二：對肩骨外角和在第三節脊椎骨進行按法。

三　跟着進行全身普通的按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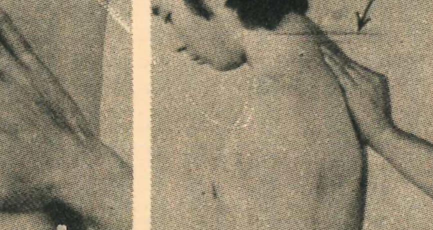
注意：如果病人腹部不舒服，得對病人腹部進行摩法，循時鐘的方向進行，並對骶骨（荐骨）進行推法。















月經痛

對背痛的處理：

一：在對與臍部平行的部位上面進行按法。

二：對肩胛骨進行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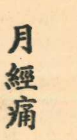
三：對骶骨進行推法（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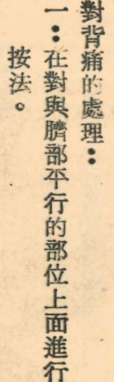
對下腹部疼痛的處理：

一：從背部以至脚部，進行一般的按摩。

二：對腹部進行摩法（如圖）。

預防辦法：在經前四至五日，用溫暖的手，對腰部和腎部進行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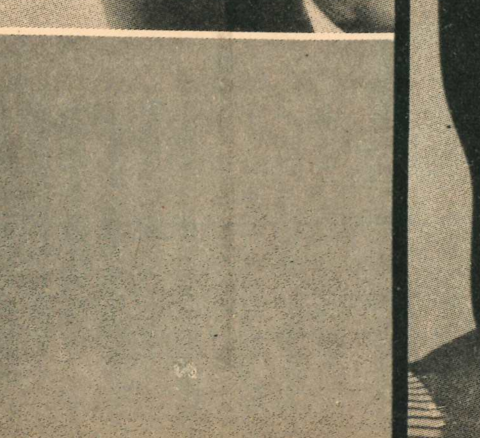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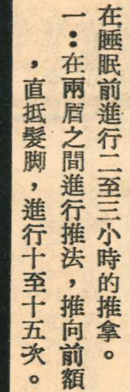














腿部抽筋

一：在脚拗處進行拿法。

二：對膝部內側進行捻法或拍法，在施行前，摩擦雙掌，使患處感到溫暖。

三：對脚肚包對行按法，在那層肌肉的內外兩側。

四：繼續進行推法，由上而下。

失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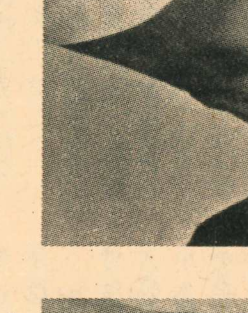
在睡眠前進行二至三小時的推拿。

一：在兩眉之間進行推法，推向前額，直抵髮脚，進行十至十五次。

二：一般的按摩。

三：在脚底進行推法。

四：在背部進行搯法，由下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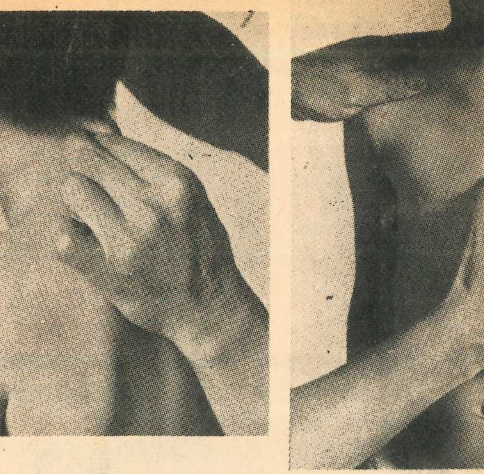




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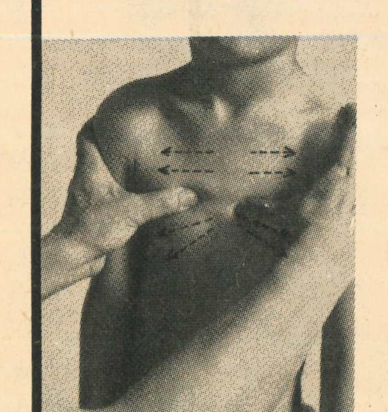
搯法的兩種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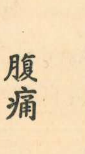
咳嗽

一：對肩胛骨進行按法。
二：對頸背進行捻法。
三：一般的按摩，只施用於上身。
四：對胸部進行推法。



腹痛

一：對腋肢窩進行拿法。
二：在臍部進行捻法。
三：對腰部進行推法。
四：對肩胛骨進行拿法。
在需要時，可從腰部起，向下作一般的按摩。



痢疾

一：對骶骨進行推法。
二：對肩胛骨進行拿法（如圖）。
三：對腰部進行推法。
四：對腹部進行摩法。
對小兒下痢處理：在病孩的腳板心進行按法。

頸痛

對頭部前部疼痛的處理：
一：作全身一般的按摩。
二：對前額進行推法。
三：對肩心進行捻法（如圖）。
對頭部兩側疼痛的處理：
一：對患處進行按法。
二：對頸部兩側進行推法或捻法。
對頭部中央疼痛的處理：
在頸後的中線上進行推法或捻法（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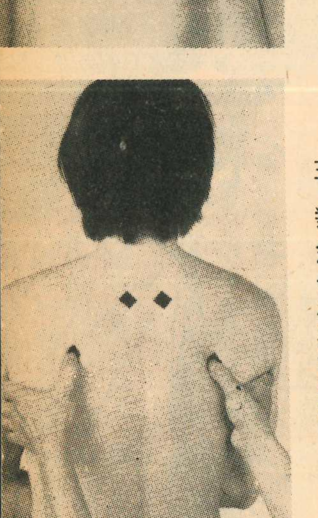


風濕痛

一：一般的按摩。
二：對前肢（腕臂）進行推法，緩緩地推進至患處。
三：使用溫暖的手對患處進行按法，手勢應爲深入淺出。







哮喘

一：對肩胛骨進行按法（見圖）。
二：一般的按摩。
在受到哮喘的侵襲時：
一：在胸部進行推法。
二：對胸部及喉部進行捻法（見圖）
三：對鼻官兩側進行按法。

項背强血

一：在肩膊上部進行推法。
二：對上身進行一般的按摩。
三：對頭部進行搖法，十至二十次，然後突然以一種快動作將頭部一扭。
施行前，使病人保持溫暖，安詳地仰臥。

小兒夜啼

一：對腹部進行摩法。
二：對背部進行掐法。
三：必要時進行全身按摩。
四：對腳跟和腳趾進行揉法。
五：在眉心進行推法。

嬰兒嘔奶

一：對前額進行推法。
二：對背部進行拍法。
三：對腹部進行摩法。
四：對腹部及喉部進行捻法。
五：如屬需要，進行全身按摩。

遺尿

一：用溫暖的手在臍下進行推法。
二：如屬女孩，一手輕按尾骶骨，另一手對其下腹部進行推法。
三：用溫暖的手對其兩邊之骶骨渦進行推法。
四：進行全身一般按摩。
五：對骶骨進行推法。

鼻溢血

一：對鼻官兩側進行按法。
二：對腳趾進行掐法。
三：對前額進行拍法。
注意：經期時常會發生大量溢血，此時應對骶骨及腰部進行推法。

腰部神經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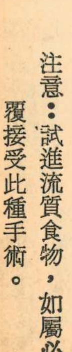
着令病人俯伏或站着：
一：使膝部屈至一百四十度至一百六十度，然後突然的在其膝部內側進行强勁的拍法。
二：對腰部和膝部進行按法。
三：對腰部和腹部進行捻法。
四：對背部進行捻法。
五：對背部進行掐法。
六：一般的全身按摩。

運動：

一：直站，全身重點落在腳跟上。
二：舉手過頭，重點微微傾前。
三：轉動身體三至五次。

喉痛

一：對頭背進行捻法或掖法，由頭背直下至脊椎。
二：對胸部及太陽穴進行捻法。
如果是右邊喉痛，在左邊進行手術。反之則反是。
如果吞嚥困難，如圖所示，醫者應以胸膛抵住病人背脊，使用三隻手指，在病人鎖骨進行擦法。自內而外。
注意：試進流質食物，如屬必要，反覆接受此種手術。





圍攻敗怪叟　獨鬥懾羣豪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谷寒香率領鍾一豪、麥小明等，圍攻武當青陽、白陽二道長及范玉崑，把白陽及范玉崑擊傷，並點了他們脈穴，放走青陽，逕自朝迷踪谷趕回，這日正奔馳間，突見天覺大師趺坐路中，阻住去路，聲稱要面晤谷寒香，李傑向谷寒香請示，谷寒香命霍元伽代表與談，詎天覺大師言中暗示霍元伽不够分量，不肯將來意說出，霍元伽大怒動武，不敵被摔，谷寒香乃親下車與晤，天覺禪師稱獻寶以換范玉崑，同時要谷寒香摒退羣雄始允將寶物出示，谷寒香着羣豪暫避，巴天義遙告谷寒香提防對方有詐——

谷寒香暗暗忖道：巴天義倒有點義氣，不枉自己捨去靈藥，救他一條性命。

轉念之下，只見天覺大師將一個長約六寸，破布小包遞了過來，神色之間，一片肅穆。她不加思索，隨手接住，緩緩地攤開破布，向其中之物看去，但見那布中裹的，不過是半截小刀，通體烏黑，似是牛角製成。

瞧這小刀的形式，原來的長度，最多不過八寸，如今齊中折斷，刀尖的一截已然不在，賸下這刀柄一截，統共長才四寸，看來看去，實無半點奇處。

谷寒香審視小刀半晌，突然雙目一抬，陰森森一笑，道：「老禪師乃是有道高僧，諒必不會有欺人之擧，谷寒香孤陋寡聞，無法看出此物的妙用。」說着將小刀重又包好，朝天覺大師遞了過去。

天覺大師自谷寒香將布包拆開後，一雙精光隱蘊的神目，就緊盯在她的臉上，他似唯恐漏掉了她絲毫的表情，這時接過小包，愼重其事的揣入懷內，一面訝聲道：「谷檀樾當眞不識此物的來歷麼？」

谷寒香搖了搖頭，道：「谷寒香識見淺陋，看不出此物的奇處。」

天覺大師似乎大失所望，輕歎一聲，自語道：「這麼說來是老衲估料錯了。」

谷寒香滿腹疑雲，道：「我雖不識此物的來歷，不過如果對我報仇之事有所裨益，咱們的交易也未始不能談成。」

天覺大師搖首道：「如果谷檀樾不知此物的根底，這筆交易，老衲不願談。」

谷寒香被他神秘謹愼之狀，惹得好奇心大起，故意冷笑一聲，道：「既然如此，范玉崑事，老禪師最好是不用管了。」

天覺大師眼光一轉，向囚禁范玉崑和白陽道長的那輛馬車望了一眼，忽然心意一變，試探道：「這柄小刀雖只半截，但是鋒銳異常，任何寶刀寶劍難以劈開之物，這刀只須輕輕一劃，立時應手而開。」

話才講完，突然轉面向西南方望去，雙目之內，倏地射出兩道亮如閃電光芒。

谷寒香暗驚老和尚內功的深厚，順着他的目光望了一眼，但見幾叢雜樹，數堆殘雪，和隨風翻騰的黃沙。

天覺大師突然轉過面來，匆匆的道：「濫造殺刼，上干天和，但望女檀樾速放屠刀……」刀字出口，人已雙肩一幌，飄出了十餘丈外，幾個起落，轉眼間消失於牧虎岡後。谷寒香驚疑未已，忽覺身後疾風撲到，趕忙雙足一挫，飄身閃出丈外，移目望去，原來那纏着自己，追討「問心子」的無名老叟，風馳電掣的到了場中。

無名老叟目光如箭，朝四處亂射，口中道：「丫頭，少林寺的一個賊和尚，是否剛剛離開此地？」

谷寒香莞爾一笑，道：「老前輩問的，是否少林派的天覺大師？」

無名老叟目射奇光，點頭道：「正是那個賊禿，他找妳何事？」

谷寒香一指馬車，笑道：「我抓住了

范銅山的兒子，和武當派的一個道人，那和尚攔路劫人，正要動手時，忽又不戰而退，老前輩問他則甚？」

無名老叟臉色一沉，踏上一步，厲聲道：「丫頭！妳敢在老夫面前弄鬼！」

谷寒香暗暗忖道：老怪物色厲內荏，似乎惶急得很，難道天覺大師與「問心子」有關麼？轉念之下，舉手向四外一揮。

羣豪散佈在十丈之外，一見谷寒香的手勢，頓時紛紛急奔過來，颯然風響中，時寅首先趕至，張敬安與麥小明同時跟到，分立在谷寒香兩側。

無名老叟冷笑不絕，環掠羣豪一眼，道：「酒囊飯袋爲數倒是不少。」

麥小明大喝道：「老兒何人？可是嫌命長了？」、

無名老叟勃然大怒，右臂一抬，即待揮掌劈出。

谷寒香笑叱道：「小明不得無禮！」

麥小明笑道：「今日怪事眞多，這老頭兒大模大樣，難道有什麼寶貝不成。」

此言一出，無名老叟雙眼一翻精芒亂射，谷寒香眼內神光隱隱，兩人各自盯住對方，似是都在忖測對方的心意。

麥小明大惑不解，眼望二人，訝然道：「你們鬧的什麼玄虛？難道又是事關重大，不能讓第三者知情麼？」

羣豪有的老成持重，有的心機深沉，誰也不願甘冒不韙，貿然開口，只他一人莽莽撞撞，放言無忌。

忽見無名老叟面色一冷，眼內兇光逼射，道：「丫頭，快將東西還給老夫，否則這牧虎岡下，即是妳畢命的所在！」

谷寒香暗暗忖道：那「問心子」明明是我大哥的遺物，老怪物偏講屬他所有？江湖中險詐重重，我可不能上他的當。

只聽麥小明大聲道：「老頭兒，什麼東西還給你，瞧你老氣橫秋，想必不知我師嫂的厲害。」

無名老叟陡地冷哼一聲，欺身直上，陡然一掌朝谷寒香襲去。

谷寒香看這一掌陰辣險狠，顯然是蓄勢而發，凜然之下，猛施一個「摘星步」，閃電般的橫飄八尺。

只聽麥小明大喝一聲，驚虹乍展，一劍刺向無名老叟的右腕。

無名老叟似是深知羣豪的底細，一掌襲空，雙肩倏地一幌，閃過麥小明的寶劍，啣身朝谷寒香撲去，瞧那焦急猛惡之狀，明是提防羣豪一哄而上，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將谷寒香制住。倏地，疾風震耳，張敬安與時寅雙掌同揮，齊向無名老叟襲去，這兩人一個手掌猩紅，一個手掌烏黑，單是顏色，已足令人心驚。

無名老叟咬牙一哼，顧不得追襲谷寒香，雙掌一挫，同時迎向時寅和張敬安二人。谷寒香再不待慢，蓮足微錯，一掌拍了過來，口中冷冷的道：「你既言而無信，怪不得我不仁不義了！」

無名老叟才將時寅與張敬安的掌勢逼開，忽感一股如山暗勁，直向自己脅下撞來。

只聽他冷笑一聲，左手一揮，擊出一股凌厲掌風，對着谷寒香的掌力迎去。

羅浮一叟霍元伽看了兩招，驀地青龍奪一揮，不聲不響，側攻而上，麥小明寶劍忽出奇學，一招「揮馬化龍」，撤出一片寒芒，這兩人原是對頭寃家，這聯手一招，竟然絲絲入扣，威力奇猛。

無名老叟怒不可抑，暴喝一聲，飆然疾拍數掌，硬以强勁無倫的掌力，將一劍一奪震退。

這是一場慘烈異常的搏鬥，交戰之人，俱都是江湖中一流的高手，只見掌影縱橫，劍光閃閃，青龍奪呼嘯作響，攻拒之間，險象環生，敵我雙方，危機迭起，看到化險爲夷之處，觀戰之人，也忍不住脫口喊好。

谷寒香雙掌翻飛，招招不離無名老叟的要害，心中暗忖道：今日若非有個時寅，接去了老怪物大部份的招數，「迷踪谷」濟濟羣雄，豈不要土崩瓦解。

轉念之下，奇招迭出，一面冷然道：「老丈再不見機，只恐悔之晚矣！」

無名老叟怒聲道：「丫頭，妳不將東西還來，老夫與妳誓不兩立。」

說話之間，雙方力搏已六七十合。

谷寒香暗自尋思道：他從不在人前提「問心子」三字，此中必然大有隱秘，那天覺大師與他避道而行，看來也與此事有關。

她本是絕頂聰明之人，畧一揣摩，已知其中的大要，同時暗忖道：老怪物武功之高，堪稱舉世第一，若能得他効力，報仇之事，也就指日可待了。

念起了夫仇，她的心腸，變得無比的鋼硬，當下掌勢一緊，峻聲道：「各自當心，誰手下走脫了人，我取誰的性命！」

話聲中，左手在腰間一搨，將那柄淬毒七首握於了掌中，張敬安見她手抄兵刃，也將自己的金環撤了出來。

刹那間，情勢急轉，金刃劈風之聲，淹沒了呼嘯澎湃的掌飆，耀眼精芒，遮斷了衆人的身影。

鍾一豪與搜魂手巴天義內傷未愈，拘魂索宋天鐸和多爪龍李傑自知藝差一着，插手不上，四人立在一旁，眼看這一場生平未睹的惡鬥，只感到目不暇接，身搖不已。

無名老叟被五大高手環攻，任他武功通神，亦感到力絀勢窮，岌岌不保，左衝右突，闖不出五人的圍困，急怒交迸之下，打定擒賊擒王的主意，掌勢一變，連連向谷寒香反擊。

張敬安渾渾噩噩，獨對谷寒香的安危反應敏捷，無名老叟心意才露，他的金環頓時如狂風驟雨一般，猛然向無名老叟攻去。

無名老叟逐漸感到自己掌上沉重起來，心中暗暗忖道：這蠢才神智已迷，對那丫頭死心塌地，看來非先將他擊斃，或是重傷在掌下，才有傷那丫頭之望。

心念一轉，殺機暗生，擺脫劍奪與時寅的掌招，朝張敬安連下十餘招殺手，迫得他手忙脚亂，閃避不迭。

忽聽谷寒香冷笑道：「老丈若不拚着自己傷亡，休想動咱們一毫一髮。」話聲中，淬毒七首藍芒如雨，挾着强凌的劍炁，疾湧而至。

無名老叟厲聲道：「老夫就拚着傷亡，先將妳這丫頭毀了！」反手一揮，倏地一掌擊去。

但聽時寅沉聲道：「你先接我一掌試試。」呼的一聲，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潮湧而至。

原來他生性好强，自念出道以來，單打獨鬥，從未遇上敵手，不料投身谷寒香麾下，初次出戰，竟然合五人之力，還制不了這個來歷不明的老叟，因而不顧內傷未復，暗將「黑煞掌力」凝足十成，捨命擊出一掌。

無名老叟目光雪亮，才一交手，即已瞧出時寅來頭，此時看他一掌擊來，知他業已用出全力，如果自己出掌反擊，縱能將他震斃，其餘的人，亦必趁機攻上，自己縱或不死，亦要身受重創。

他料敵機先，雖是快捷無比，叵耐薑桂之性，老而彌辣，好勝之念，較之時寅更强，腦中念頭尚未轉完，掌上却已凝足功力，猛地掃了出去。

但聽霍元伽與麥小明齊聲一喝，一劍一奪，同時向無名老叟身後襲至，張敬安亦是臨敵經驗車載斗量之士，此時神志雖然不清，武功本能却在，一見二人掌勢欲接，頓時仆身探臂，金環猛地掃出。

這交戰的人，無一是武學正宗，每人的武功，都是走的偏激詭辣之路，但看雙方招術一合之勢，凶險之狀，觸目心驚。

突然間，谷寒香喝道：「穩紮穩打！」淬毒七首一揮，直刺無名老叟的右掌。

無名老叟剛一逞强，心頭已自後悔，這時掌勢一沉，閃電般地與谷寒香交錯而過，擧手之間，與四人各自拆了一招。

時寅正待與無名老叟硬拚一掌，忽見谷寒香由身前一掠而過，忙將欲吐未吐的掌力一收，身形疾幌，搶了谷寒香原來位置，瞬眼之間，重將無名老叟圍在中央。

忽聽無名老叟冷冷地道：「臭丫頭，妳討好老夫則甚？」

谷寒香掄手一掌，淡然說道：「我覺得似你這般武功的人，死了未免可惜，再者也不願『迷蹤谷』的人，斷送在你的手上。」

無名老叟嘿嘿笑道：「妳爲夫報仇，倒是苦心孤詣，足以上格天心了！」

谷寒香漠然道：「你知道就好。」

說話中，雙方捨死忘生，重又打得如火如荼。

忽聽鍾一豪急急喝道：「抄傢伙，準備暗青子！」

聲未落，十餘條人影風馳電掣，直對此處奔來，轉眼之下，來人現出身形，居然男女老幼，僧俗皆全。

谷寒香耳目靈警，雖在激鬥之下，依然看出了來人的形貌衣着，與武功，身法的高下。

原來疾奔而至的人，共是一十二名，爲首一個緇衣老尼，畧後半步，一個是帶髮頭陀，一個是年約四旬，俗家打扮的男子，這三人身後丈餘，則是八名年輕的男女，這批人中，除那帶髮頭陀手提一根方便鏟外，其餘的人，俱都肩插着長劍。

嗖嗖幾聲，鍾一豪，嶺南二奇，多爪龍李傑，四人縱身到了大車之旁，手橫兵刃，據守當地。

谷寒香芳心之內，暗暗焦急，但見她掌勢一緊，冷然道：「原來你意在救人，我只得將你留下了。」話聲中，連攻八掌，招招襲向無名老叟的要害。

無名老叟怒哼一聲，道：「快將東西還給老夫，不然妳兩頭落空，未免不值。」雙手忽擊忽拿，忽指忽掌，力拒五人的攻勢。

忽聽鍾一豪大喝道：「來者何人？」

那緇衣老尼身法奇快，一掠數丈，當先馳到了近處，正欲答話之際，目光忽被谷寒香等人的搏鬥吸引，只見她眼神似電，緊隨着無名老叟的掌指閃動，容色之中，驚喜交集，鍾一豪喝問，恍若未聞。

谷寒香暗暗忖道：來敵身手不弱，夜長夢多，看情形只有大刀闊斧，先將老怪物收拾掉才行。

心念一決，殺機陡起，厲喝道：「一齊加勁，先將老怪剁掉！」聲出招變，三元九靈玄功疾變如風，招招俱是殺手。

張敬安似與谷寒香心意相通，谷寒香掌上威力一增，他的金環亦光道大盛，左手「血手印」幻起一片紅影，朝無名老叟連連猛攻。

只聽麥小明笑道：「老頭兒，你好本領，可惜今天要變鬼了！」刷刷兩劍，逼得無名老叟連閃兩步。

這五人手下加勁，無名老叟頓感不支，轉眼工夫，滿頭是汗，只見他左遮右架，岌岌危殆。

忽聽那緇衣老尼怒聲道：「誰叫谷寒香？以多勝少，算是那一門好漢！」

谷寒香冰冷的道：「誰叫妳不上來！」左手七首一撩，右掌疾掄，一招「幻影遊音」陡地向無名老叟擊去。

無名老叟手忙脚亂，勉强支持到現在，對這一招「幻影遊音」再也無力化解，危急之下，身子閃電般的橫移半尺，左手倏伸，直對霍元伽的青龍奪抓去，右掌猛揮，朝谷寒香劈空一掌。

但見時寅和張敬安出掌若電，兩掌同時擊到，麥小明劍如蛟龍搗海，奮力一劍，猛向無名老叟右臂絞去。這五人合圍，威勢驚人之極，無名老叟縱是脅生雙翅，也無法飛去。

那緇衣老尼突然暴喝一聲：「狂徒敢爾！」飛身一劍，直對麥小明寶劍撞去。

同時間，那帶髮頭陀和中年男子亦齊齊發動，鏟劍並揮，縱身朝場中撲去，鍾一豪等人早在一旁戒備，這時也揮動兵刃，分頭截向三人。

這幾人同時發動，喝叱聲中，只見鍾一豪緬鐵軟刀一揮，與緇衣老尼的長劍撞在一起，被震得悶哼一聲，登登連退兩步，胸上舊創疼痛難當。

拘魂索宋天鐸單刀軟索，與那帶髮頭陀迅捷無匹地對拆了三招，那頭陀的方便鏟雖然力猛招沉，功力雄厚，匆促之下，依然未討到絲毫便宜。

搜魂手巴天義截向那中年男子，却是一掌尚未攻出，被那中年男子的青鋼長劍刺到胸前，逼得閃開一步，讓出了道路。

這中年男子與緇衣老尼一招得手，立時向谷寒香等人撲去，只是就這眨眼工夫，場中的勝負已分，形勢已變。

原來無名老叟一看身陷絕地，知道再不見機，性命不保，於是猛地一個旋身，雙掌交錯，同時襲向麥小明，霍元伽，時寅，張敬安四人，一面功凝後背，準備硬

抗谷寒香一掌。

要知時寅的「黑煞掌」與張敬安的「血手印」，都是奇毒無比的功夫，一旦挨上，若無二人的獨門解藥，縱不當場身死，亦難保全性命，麥小明與霍元伽的一劍一奪，和張敬安的一隻金環，全都狠辣之極，着上一下，不死亦得重傷，因而無名老叟權衡輕重，寧願硬挨谷寒香一掌，話雖如此，錯非是他，旁人也不能在一招之下，化解麥小明等四人的招數。

說時遲，彼時快，但見谷寒香沉聲一哼，變掌爲指，猛地向無名老叟「三焦」穴上戳去！

這騈指一戳，凌厲懾人，尖銳的指風破空生嘯，彷彿一支疾勁的利矢！

無名老叟亦未料到谷寒香會變掌爲指，想那三焦兪爲昏穴之一，若讓她一指戳上，勢必被震散護身罡氣，將自己一指點倒。

間不容髮之際，無名老叟暗運神功，將背後諸大穴道，霍地橫移半寸。

這都是瞬息間的事，只見谷寒香纖纖玉指，倏地點到了無名老叟的背上，將他擊得機伶伶一個寒戰，身子猛朝霍元伽的青龍奪上仆去。

羅浮一叟應變之速，在羣豪中數得第一，一見無名老叟身軀一顫，頓時一招「蒼龍歸海」，青龍奪竭力往前一送！

無名老叟的武功，端的已臻化境，但見他怒叱一聲，雙手一分，右掌拂在霍元伽的青龍奪上，將他連人帶兵器震出了七八尺遠，左手扣指一彈，將麥小明襲近身前的寶劍蕩開了尺許。

場中這一瞬間的變化，簡直令人目眩神馳，難信自己的眼睛，原來無名老叟雖然武功通神，谷寒香等人亦是升堂入室的高手，尤其時寅一雙肉掌，非但掌底勁力奇猛，招術變化，亦玄奧萬分，無名老叟才被谷寒香一指點上，他的手掌，已跟蹤擊到。

霍地，谷寒香喝道：「且住！」只見她秀眉緊蹙，左手疾向時寅的腕寸拏去，右掌一翻，驀地截向張敬安的金環，瞧她的心意，似乎不想置老叟於死地。

谷寒香出手一擋，無名老叟疾若電掣，立時掠出了數丈之外，目光灼灼，悶聲不響地盯在她的臉上，谷寒香雙手一擺，止住羣豪追擊，目射冷燄，亦向無名老叟望着。

這二人的眼神，一個熊熊似火，一個寒冷如冰，兩人相互盯着，似怒非怒，似嘲非嘲，弄得四外之人，俱都莫名其妙。

忽見那緇衣老尼插還長劍，與同來的二人交換了一瞥眼色，三人走到無名老叟身前，同時深施一禮。

無名老叟目光一閃，打量三人一眼，道：「瞧你們武功家數，像是峨嵋崑崙兩派，這般勞師動衆，可是有什麼大事？」

他老氣橫秋，漫不爲禮，三人却絲毫不以爲意，那緇衣老尼雙掌合什，滿面虔敬之色，道：「貧尼峨嵋曼陀，另外兩位道友，乃是崑崙門下。」

那手持方便鏟的頭陀單掌打一問訊，道：「貧僧瞿道陵，與師弟展雲翼，老前輩尊姓大名，可否見示？」

這一尼一僧都是武林中知名之士，因見無名老叟的武功神奇莫測，又與綠林人物爲敵，因而料定必是一位久隱江湖，新近復出的前輩高人，是以言詞之間，恭謹有加。

無名老叟眉頭一蹙，道：「老夫的名姓久已不用，你們不問也罷，大概所謀不同，也難以携手合作。」

瞿道陵聞言一怔，用手一指時寅，道：「此人乃黑魔時佛之子，不知多少正派俠士，毀在他的手內，老前輩此來，是否與他有關？」

時寅濃眉一軒，敞聲道：「姓瞿的，時大爺人在此處，你待怎樣？」

那曼陀老尼似是火氣甚大，聞言猛一轉面，厲聲道：「你張狂什麼！若不砍下你的首級，老尼決不回轉峨嵋。」

時寅勃然大怒，雙肩一幌，倏進數尺，喝道：「大爺不信，幾日工夫，你的劍法進步了多少！」聽他言中之意，兩人似曾交手。

曼陀老尼身形一轉，抬手便拔肩後的長劍，瞿道陵伸手虛虛一攔道：「大師息怒，既已對面，忙也不在一時。」接着轉向無名老叟道：「老前輩與彼等有什麼過節，只要志同道合，瞿道陵願聽差遣。」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頭陀倒是厲害，單他一人，已勝過武當四陽了。

只見無名老叟將頭一搖，道：「老夫另有圖謀，不能說與人知，姓時的業已投入谷寒香旗下，依我看來，此事還是從長計議的好。」

曼陀老尼忽然冷笑一聲，道：「瞿道友，我們正事要緊，別再多費唇舌了。」

無名老叟知她對自己不滿，嘿嘿一笑，轉朝谷寒香道：「臭丫頭！妳是準備獨戰八大門派了？」

谷寒香冷笑一聲，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無名老叟「呸」的一聲，撇咀道：「口是心非，陰手一魔何曾惹妳？」

谷寒香陰惻惻一笑，道：「冰炭不同爐，註定的仇怨，想不結怨也難如願，閑話休提，老丈等着坐收漁人之利吧。」

說到此處，飄身上前，朝着曼陀老尼與瞿道陵二人道：「你們兩派之間，交誼諒必不淺，但不知今日之事，是由何人作主？或是商議行事？」

曼陀老尼目射精光，將谷寒香從頭至足，端詳一遍，口中緩緩地說道：「妳就是胡柏齡之妻，新任盟主的『迷蹤谷』谷寒香？」

谷寒香冷冰冰的道：「你何必明知故問！我聽人講過，峨嵋派靠你支撐門戶，看來你派中的事，你是作得主了！」

曼陀雙眉怒剔，道：「老尼雖與掌門人是一師之徒，遇事也不敢妄自作主，但若鋤奸衞道，又當別論。」

谷寒香陰森森一笑，道：「那就好辦，『迷踪谷』絕無正人君子，你不必担心錯殺好人。」轉眼一望瞿道陵，道：「崑崙派的事，自然是由你作主了。」

瞿道陵點頭道：「谷盟主只管劃道，瞿某但憑吩咐。」

谷寒香目光一閃，掠了幾個少年男女一眼，情知都是兩派的門下，於是指了時寅一指，冷然說道：「時朋友業已加盟『

迷蹤谷』內，他私人的恩恩怨怨，俱由谷寒香一肩承担，你們要人，須向我谷寒香要。」

時寅口齒啓動，似欲說話，旋又心意一變，默然退了幾步，立至鍾一豪身側。

曼陀老尼氣得面色鐵青，袍袖一振，躍至谷寒香身前丈餘立定，怒聲道：「武當，少林對妳容忍，峨嵋派却不必容忍於妳，妳亮出兵双，老尼先見識見識妳的本領。」

谷寒香哂然道：「你若勝了，我担保你將人帶走，你若敗了，又當如何？」

曼陀老尼厲聲道：「老尼仆劍自刎，够是不够！」

谷寒香將頭一搖，冷冷地道：「你們俠義之士，多如過江之鯽，又都視死如歸，我殺你一人，無補於事。」

曼陀老尼氣得手足俱顫，恨聲道：「依妳又待怎樣？」

谷寒香淡淡的道：「也沒有什麼，只要峨嵋派的人，從此不再過問我們『迷蹤谷』的事。」

曼陀老尼咬牙道：「好丫頭！妳想的好主意……」

要知老尼剛剛見過谷寒香的武功，雖是五人聯手，但在老尼這等人物的眼中，依然看得出各人武功的深淺，絲毫不因以五敵一，就低估各人的功力。

她既無必勝的把握，豈敢以峨嵋一派行動，作自己一戰的賭注，是以徒自氣惱，既無法答應，又想不出適當的說辭。

忽見瞿道陵跨上兩步，舉手一禮，道：「勝敗兵家常事，誰也未可逆料，事關峨嵋一派，曼陀大師就算自信必勝，也不便輕於嘗試。」

谷寒香冷笑道：「我早已看出，閣下智計不凡，有何高見，請講出來吧。」

瞿道陵口稱「不敢」，掠了無名老叟一眼，道：「聽說谷盟主擒了兩人，其中之一，乃是豫南范銅山之子，未知此事眞是不眞？」

谷寒香一指身後的大車，道：「人在車內，另一個是武當派的白陽道人，閣下有何見教？」

曼陀老尼怒聲道：「谷寒香，妳倒是橫得可以！」

谷寒香睨目而視，冷然道：「范玉崑左手已毀，兩人都被我點了厥陰心脈，你是立意救人還是索與替他們報仇雪恨？」

曼陀老尼雖曾遇上武當的青陽道長，早已得知二人受傷被擒的經過，這時聽她親口道出，依然忍不住血脈賁張，怒發如狂。

瞿道陵忽然低嘆一聲，道：「白陽道長之事，自有武當派出頭，用不着貧僧等越俎代庖，那范銅山皆與我等俱是舊識，他只此一子，這次又是爲了協助貧僧等追捕時寅，始遭谷盟主擒獲，於情於理，貧僧等俱難坐視。」

說到此處，頓了一頓，接道：「貧僧斗胆，請谷盟主釋放此子，倘蒙慨允，自今後崑崙派不再過問『迷蹤谷』之事。」

谷寒香縱聲一陣長笑，良久之後，始才哂然道：「出家人，你好厲害！」

瞿道陵正色道：「貧僧所講的全是肺腑之言，不知厲害在於何處？」

谷寒香獰聲道：「你是否知道，范玉崑與我有殺夫之仇？」

瞿道陵怔了一怔，嘆道：「谷盟主志切夫仇，貧僧聽人講過，但那范玉崑武功平平，縱然胡大俠死在他的劍下，其中亦定然另有關鍵，而且范銅山一條老命，也送在落雁谷內。」

無名老叟突然接口道：「丫頭，這頭陀講的也是正理，范玉崑無名小卒，妳便將他挫骨揚灰，也算不得報殺夫之仇。」

谷寒香玉面一轉，怒道：「你善善惡惡，究竟是什麼意思？」

無名老叟乾笑一聲，道：「老夫想殺妳而不忍，想救武林蒼生而不願，妳不將東西還給老夫，老夫又不能一走了之，行事顚倒，自己也不明所以。」

谷寒香冷笑道：「陰手一魔呢？時日無多，你守在此地何用？」

無名老叟笑聲道：「老夫覺出妳是個冷酷無情的人，這種人很難守信，據老夫推斷，縱能如期將那魔崽子抓住，妳也不會自動交還東西，思來想去，不如還是強索硬要的好。」

麥小明許久未曾開口，鱉得實在難受，這時再也忍耐不住，嘻咀一笑，道：「老頭兒，你到底想要什麼東西？强索硬要，自信要得着麼？」

無名老叟面色一沉，道：「乳臭小兒，此處那有你開口的餘地！」

麥小明點頭道：「好！你儘管臭美，下次交手，好歹要砍你一劍。」

谷寒香暗暗忖道：老怪物牆頭之草，隨風而倒，有他在此，大碍手脚，畧一轉念，朝着無名老叟道：「擒住了陰手一魔之後，我不守信，其錯在我，如今人未擒着，你不守信，其錯在你，如何自處，你自行打量便了。」

無名老叟嘿嘿一笑，沉吟半晌道：「丫頭，我勸妳得饒人處且饒人，當眞弄得天怒人怨，胡柏齡泉下有知，只怕也不諒解於妳。」

谷寒香秀眉雙剔，滿眼煞氣，一字一頓的道：「你放言高論，肆無憚忌，我總叫你多言招尤，後悔終身就是。」

無名老叟冷嗤一聲，轉朝瞿道陵道：「老夫不是俠義之人，懶得捨身衞道，你們估量情勢，好自爲之。」

說罷身形一幌，電閃雲飄，疾投西南而去，人影杳然之後，突地逆風送來一陣語音，道：「丫頭，妳竟敢作弄老夫，老夫管教妳化骨揚灰，死無葬身之地！」餘音搖曳，彷彿來自天外，聽得衆人面面相覷，驚凜不已。

在場之人，除谷寒香自己外，誰也不知她與無名叟之間，到底有些什麼糾葛，但見她僅憑三寸不爛之舌，竟能將老叟逐走，因而對他們言詞間所稱的「東西」，都紛紛暗加忖測。

谷寒香環顧全場一眼，只見自己一方的人，俱都精神疲憊，容色憔悴不堪，尤其時寅，鍾一豪，巴天義三人，身形萎頓，乏力欲倒之情，想起無名叟講自己冷酷無情的話，不禁暗暗一嘆。

忽聽瞿道陵朗聲道：「谷盟主爲夫報仇，志行可嘉，貧僧等原都佩服得很，只是寃家宜解不宜結，殺戮相尋，何日是了

？還望谷盟主三思而行。」

谷寒香微微一哂，道：「大頭陀勿須多說，范玉崑之事，谷寒香自知處理，諸位若不願節外生枝，最好是就此請便，免管閑事。」

瞿道陵未及開口，曼陀老尼陡地聲色俱厲道：「谷寒香！妳剛愎自用，老尼拚受掌門人的責罰，今日也非教訓妳一頓不可！」

只聽時寅夷然不屑的道：「哼，憑你那點微末之技，也不知誰教訓誰。」

曼陀老尼怒火倏熾，手指時寅，道：「老尼容你多活一時，你若不知後悔，就算你托庇在閻王殿下，老尼也要取你的性命。」

說罷抬手一掠，嗆的一聲，抽出肩後的長劍，朝谷寒香道：「老尼向妳討教幾招，只要妳勝得一招半式，老尼再不管妳的閑事。」

谷寒香啞然失笑，道：「我以爲你是降魔衞道，原來只是爭勝好强，鬥一口閑氣。」說話中，朝麥小明將手一伸，索取他的寶劍。

時寅忽然上前幾步，躬身道：「所謂名門正派之中，似老尼這等人物，少說點五十個總有，如果個個須夫人親手料理，還要我等何用？」

只見麥小明寶劍一揮，接聲道：「這話可對！打旗的先上，頭一場該是我！」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老尼肚皮已快氣脹，看來今天不見眞章，難以散場。轉念之下，向着曼陀老尼道：「你定要動手，就先與我這師弟門上幾合，大概勝得了他，也就有望勝我了。」

麥小明大喜過望，一躍而上，橫劍當胸，道：「老師太請！」

忽見那展雲翼緩步向前，向曼陀老尼將手一拱，道：「大師壓陣，頭一場就讓給雲翼吧。」

麥小明咧嘴一笑，道：「也行！也行！瞧你溫吞勁兒，功力雖不如老師太深厚，劍法可能還高明一點。」

他外粗內細，谷寒香等知之有素，倒不覺得什麼，展雲翼聽入耳中，却是暗暗心驚。

曼陀老尼鼻中一哼，朝展雲翼道：「點子並不眞傻，展老弟多多留意。」說罷飄身後退，立至場外。

展雲翼微微頷首，轉身拔劍，氣定神閑，道：「小英雄請！」

麥小明朗笑一聲，道：「別鬧客氣。」既無起手式，亦不亮開門戶，劍化驚天長虹，直向展雲翼刺去。

展雲翼暗暗一皺眉頭，左手劍訣一領，一招「蓮台起駕」，向麥小明右臂「內關」穴刺去，身隨劍走，巧妙絕倫地避過了麥小明的寶劍，以攻爲守，輕輕巧巧的一劍，端的乾凈俐落，無半點瑕疵。

麥小明大喝一聲：「好劍法！」廻劍上挑，猛削展雲翼的腕寸。

這一劍又狠又快，火辣辣凌厲驚人，與崑崙劍法的穆穆隸隸相較，又是一番氣象。只見展雲翼曲臂龍行虎步，連換三個方位，震腕掄劍，倏地向麥小明肩肘削下，一片劍炁，帶起了一股嘯空之聲。

麥小明精神大振，做聲道：「試一招！」寶劍一揮，霍地向着展雲翼的劍上撞去。展雲翼曲臂沉肘，驀地一個旋身，一招「挾山超海」，猛地橫劍削去。

麥小明本想與他拚一拚內力，見他縮劍變招，忽然想到自己的寶劍佔了便宜，不覺連叫兩聲「可惜」。

但見他口中嚷嚷，左膝一低，曲肘竪肱，一招「起鳳騰蛟」的架式，刷的一聲，陡然一劍撩了過去。

片刻間，二人越打越快，展雲翼劍法工穩，毫無破綻，麥小明詭招迭出，極盡撩撥之能事，對拆了五十餘招，依然無勝負之分。

曼陀老尼亦是使劍名家，眼看麥小明年歲不大，劍上的功力却雄渾非凡，進攻退守，既老且辣，簡直不像出諸少年人之手，驚詫之餘，不覺頻頻向谷寒香瞥去，想她身爲師姊，身畔又不帶劍，若非另有造詣，就必是劍法更爲了得。

「迷踪谷」的羣豪，都難得見着規規矩矩劍鬥，因而此時凝神歛氣，靜觀兩柄劍上的變化，尤其谷寒香，全神貫注，目不旁瞬，心不旁騖，看得比誰都仔細。

就在衆人心神專注，留意場中的打鬥之際，岡脚下一叢亂草之內，突地鑽出一個身披黑袍，髮挽道髻，白鬚垂胸的高大之人來。此人非是別個，正是被無名叟追得狼狽而逃，無處安身的陰手一魔。

只見陰手一魔躡手躡足，悄無聲息的溜到那馬車之旁，輕輕地撩開車簾，微一幌身，進了車內。

片刻間，麥小明與展雲翼搶制先機，力搏六十餘合。

展雲翼的崑崙劍法大開大闔，果有正宗劍法的氣概，麥小明劍下狠辣詭異，專走偏鋒，雖屬旁門，但却登峯造極，了無瑕疵，幾輪疾攻之下，展雲翼大有防不勝防，顧此失彼之勢。

麥小明見久戰展雲翼不下，不禁激起了驃悍之性，大喝一聲，功凝劍身，緩緩一劍削去。

這一劍由快而慢，大異尋常，除了谷寒香外，誰也不知其玄奧所在。

但是，展雲翼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只見這一劍斜削而下，簡直遮斷了敵我兩方，令人無懈可擊，無隙可乘，若不出劍硬架，就只有閃身後退，然而這兩條路，展雲翼都不能走，出劍硬架，他的青鋼劍定必爲麥小明的寶劍削斷，閃身後退，麥小明勢必追着又是一劍。

無奈之下，展雲翼雙足猛頓，激射而起，口中大聲道：「展某有僭，尊駕留意了！」

但聽麥小明笑聲道：「不必担心，這樣才算有意思！」說話中，兩足一丁，踏了一個子午步，寶劍向天，劍訣指地，凝目以待展雲翼的劍到。

要知崑崙派的「雲龍八式」飲譽江湖，其威力之大，已是衆所周知的事，若非過份自大的人，與崑崙門下交手，總是竭力將其纏在地下，避免其施展「雲龍八式」，令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

說時冗長，展雲翼却是轉眼即下，但見他掉頭下撲，長劍電疾輪轉，挽起六尺方圓一片寒光，朝麥小明當頭罩下。

麥小明雙目暴睜，大喝道：「好一招



『蒼龍入海』！」

話聲中，左足一邁，腰肢驀地一扭，寶劍迎頭一揮，一個撒花蓋頂，倏地向上迎去。

兩股劍氣一交，激起了一陣風雷之聲，展雲翼左掌一按，霍地昂頭而起，姿式美妙，確有「潛龍昇天」的模樣。

只聽麥小明笑道：「你慢慢的使，不待你『雲龍八式』用完，我決不取你的性命。」

谷寒香聞聽此言，不由又驚又怒，又不好出言點醒，恨極之下，只有陰森森的低笑一聲。

笑聲甫出，展雲翼業已二度撲下，但見他青鋼劍伸縮如電，撒下一片光雨，寒光明滅，令人眼花繚亂。

這一劍千頭萬緒，亂刺之下，實不知其敵何處，一叟二奇等雖與麥小明素來不睦，此時也不禁暗為捏着一把冷汗。

但聽麥小明喝道：「來得好！」足尖點地，身形倏地轉動，其勢之快，無與倫比。

展雲翼正欲虛為實，震腕刺下，突感眼前一花，敵人僅賸一團光影，此時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匆促中，長劍一震，直對麥小明頂心處刺去！

驀地，劍光之下，响起麥小明的暴喝之聲，緊跟着一聲金鐵相擊，接着「拍」的一响，想是二人對了一掌！

人影倏分，只見麥小明反握寶劍，卓立原地，雖然咧嘴一笑，臉上的凝重之色，卻未退盡。那展雲翼則翹首望空，斜刺裏飛了出去。

原來展雲翼一劍刺下，麥小明不敢用劍去削，以防敵人以斷劍順勢而下，因而他偏着劍身，千鈞一髮之際，猛地向展雲翼的劍上一撩將刺到臨頭的一劍，硬生生的擊開，左手則舉臂一揮，一掌向展雲翼拍去。

這一招危險之極，如果時間有毫厘之差，或是兩柄劍的力位有一絲不對，麥小明勢非傷亡在展雲翼的劍下不可。

展雲翼與麥小明一掌接實，借勢騰上了兩丈多高，他對這年輕的敵手，已是既驚又佩，此時深吸一口長氣，倒轉身形，徐徐向麥小明撲去。

忽聽鍾一豪冷聲道：「麥小明，你若無還手之力，乾脆滾下來吧！」

最後一句話尚未講完，展雲翼已自長劍震得嗡嗡作响，帶着數尺長的一片驚芒，三度向麥小明襲到。

這一招「龍戰於野」，隱蘊無窮的變化，乃是「雲龍八式」中，極具威力的一招。

麥小明先時大話出口，兩招過後，心頭已生悔意，耳聽鍾一豪發話，頓時倚歪就歪，寶劍一揮，一招保命絕學「朱雀化鳳」，猛地迎空推出。

只聽展雲翼朗喝道：「好劍法！」喝聲中，含胸拔臂，左掌向下一按，又自騰空而起。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一仗勝了也無意義，谷中尚還有事，看來還是自己出手的好。

心意一決，立即縱聲道：「小明，退下！」

麥小明正欲騰身躍起，與展雲翼狠拚幾招，聞言飄身退出丈外訝聲道：「姓展的不是我的敵手，師嫂幹麼命我退下？」

谷寒香玉面一沉，冷冷的道：「我另有計較，你不必多問。」接着轉向飄身落地，惑然不解的展雲翼道：「展朋友，你是否一定要打？」

展雲翼眉頭一蹙，道：「那位兄弟未露敗象，展某也毫無制勝的把握，至於是否再戰，任憑谷盟主吩咐。」

谷寒香冷然道：「你知道彼此的高下就好，谷寒香統率的是天下綠林，依我良言相勸，你們在未得掌門人承諾之前，最好是不要輕啓戰端，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使崑崙一派，淪於萬刼不復之地。」

忽聽曼陀老尼道：「天下綠林，雖然多於牛毛，妳怎知人人都會服妳，都肯聽妳調遣？」

谷寒香秀目一轉，哂然道：「你若不信，大可自己上前，何必使旁人做你的前驅？」

曼陀老尼縱身上前，冷笑道：「妳不必賣狂，老尼不向妳領教幾手，就是死也不能瞑目。」反手一撩，抽出了肩後的佩劍。

谷寒香將手一探，要過了麥小明的寶劍，道：「你勝了將人帶走，如果敗了，我就當着你的面前，將那范玉崑殺掉，事關重大，你仔細點。」寶劍一揮，斂然刺去。

曼陀老尼恨得牙關亂震，一面揮劍還攻，一面心念電轉，忖道：這女人好毒，自己勝了，固然無話可說，倘若敗了，眼看那范公子因我而死，自己還有何面目見人？

轉念之下，決定只要自己一敗，立時橫劍自刎，那麼一來，或許范玉崑的性命，還能暫時保住。

主意一定，心頭反而沉靜下來，當下展開峨嵋劍法，緊守門戶，同時留意谷寒香劍法的門路。

谷寒香所使劍法，與麥小明同一門戶，老尼是使劍名手，自然一眼即知，然而門路雖同，劍招却迥異，麥小明是狠辣詭異，谷寒香却是凌厲玄奇，顯然的劍法雖是創自一人之手，而前者屬於小乘，後者却屬大乘。

曼陀老尼暗暗忖道：瞧這女人的劍勢，尚是初窺堂奧，再過一年半載，其功力與經驗大進之後，只恐武林中無人再是她的敵手，自己年紀已老邁，何不以身殉道，與她拚個同歸於盡，為天下蒼生除一大患！如此一想，頓時斂双藏鋒，先自穩紮穩打，一面留意谷寒香的劍招之內，是否有破綻和罅隙之處。

二人出手都快，片刻工夫，五十合已過。

谷寒香與曼陀老尼拚鬥正酣，忽聽鍾一豪揚聲道：「老尼姑心懷鬼胎，夫人若是不耐煩瑣，不如下令我等，來個快刀斬亂麻吧。」

谷寒香絕頂聰明，臨敵經驗雖然不够，却也看得出老尼姑腹內藏有機謀，不下殺手則已，一旦下手定是石破天驚，孤注一擲。因而也凝神一志，既不貪功躁進，也不理會鍾一豪主意。（未完）



定價$2.70

怪談千一夜
恐怖小說
第七集
汎卡迪譯

第八集已經出版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